

第一章

当木谷上等兵服满了两年的刑期，从陆军监狱回到自己的中队的时候，联队里的情形和他在的时候完全不同了。那时是两年以前，他在联队军需室当杂勤兵^①，正在值勤的时候被宪兵逮捕起来押往师团司令部军事法庭。他入伍后头一次没有打绑腿，也没有带刺刀；相反地藏在上衣里的双手却给带上手铐，腰间系上捕绳，被带出营门。当时，他蹒跚地走出营门，还抬头望过的那棵营门旁边的白杨树，现在也被砍倒了。和他同时入伍的现役兵^②，多半都调到中国中部去了。现在联队里除了陆续被征来的各种补充兵^③以外，还来了初次被征入伍的学生兵^④。在他入伍的那天，检查过身体以后，由内务班发给的面包，和他在监狱里当

① 临时由班里派去听候使唤的兵。

② 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进行侵略战争实行征兵制度，自十七岁到四十岁的男子，都有当兵的义务。在平时，凡到了二十一岁，除了中等、高等学校的学生和身体不合格者以外，一律入伍受训两年。这些被征入伍的兵叫做现役兵。在战时，他们的义务兵役期均被无限期地延长。

③ 在现役兵缺额时被征入伍的兵。补充兵往往岁数很大，体格也不好，在部队里常受现役兵的歧视和欺辱。

④ 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由于兵员大量缺乏，特下令征集在校学生入伍，名为“学徒出阵兵”，皆为在专科以上的学校里读书的青年知识分子。

伙伙的时候，每逢週末和節日做的包子，現在联隊里也都不見了。不消說，在这期間里木谷本身也同样有了很大的变化。這不僅是說他已經沒有了从前戴在肩上的三顆星的肩章。当然，这對於木谷來說，肩章上的星星从三顆減到兩顆，真好像是从胳膊里抽骨头似地感到难堪。

清晨很早，木谷一等兵就坐押送汽車从石切監獄被押送了來。当他和監獄的看守一起在休息室里等候釋放的时候，前來接他的中隊人事股准尉和軍事法庭的軍法警察一道走了進來。这准尉好像是在他离隊后从别的部隊調來的，因为他从來沒見過这个人。一个兩顆星的随从兵也畏畏縮縮地跟在准尉后面走了進來。这个兵看起來身体格外瘦長，皮帶下的軍服打了好多折，样子很难看。看慣了这种場面的人事股准尉，並沒有被这个师团司令部的建筑物、進進出出的軍法官和走廊里手铐的閃光等等嚇住；同时，也許因为这几天他仔細研究过即將出現在自己眼前的出獄囚犯的報告文件吧，因而只是近乎冷淡地瞥了木谷一眼。这馬上引起木谷心里的反射作用，他立刻把头垂下來。但是，看守一看見軍法警察們進來，却好像理應如此似地馬上改变了态度，木谷对他非常气忿。

看守繼續說：

“喂，木谷，要好好幹。無論遇到什么情况，可決不能再有以前那种念头呀。”他向上翹着那滿是皺紋、像老头兒一样干巴巴的鼻子。“喂，知道了嗎？”这种口气不像是一个看守对一直在一个監獄里受刑达兩年之久的犯兵說的。因为在監獄里，看守要盜窃公物，是非有老犯人作帮手不可的。这个看守也是一个乍看既寬大又嚴格、而骨子里却狡猾、足夠成为看守榜樣的人。木谷一等兵曾經被他选中，做他侵吞木材勾当的帮手。看守把長長的战刀

弄得直响。

年輕的軍法警察压根兒沒有理睬这个看守。他輕快地繞着木谷的身边，巡視了一周。他戴着黑色的套袖，長着一副神經質的臉。

“那么，好啦。手铐取下來了吧，受苦了吧。保留的东西，好，也領回來了，对吧。那么，馬上就可以讓他們帶你回去了。回到中隊后該注意的事情，就是剛才講过的那些，不多講了。”他的手指在胸前輕輕地彈动着。“头不能再剪得干淨一些嗎？今天要回隊啦。”

准尉向看守殷勤地道完了謝，一見木谷已經把随从兵帶來的刺刀佩好，便对他說：

“那么，走吧！”

准尉又叫了正向休息室里面裝着鉄絲網的拘留所張望着的随从兵，最后，好像为了表示尊重，又听取了軍法警察的一番叮囑：“回到部隊后，在一个短时期內要注意他的飲食。因为監獄里的給养是照章規定的，食量已經固定了。往往有些人滿期后，一回到部隊就乱吃起來，把肚子弄坏了。”

木谷从这样温和的准尉的态度上，不曉得怎样判断他这个人。不过，人事股准尉这样的职位他是害怕的。这是他必須巴結的人物。

他們走过了大阪城里的好几座城門。准尉因为懶得执行軍隊敬礼^①，就和兩個兵稍微离开一些走着。於是，随从兵内村一等兵一路上就好像把“軍隊礼式令”^②先在头腦里整理几次似地，好

① 日本士兵一出营門，只要有兩名以上在一起时，就被視做一个分隊，一切行动都得遵守“隊伍規則”。

② 日本軍隊有关軍人礼節方面的規則。

容易才喊出沒有把握的口令，正步走着：

“正步走！向——右——看！向前看！齊步走！”

木谷正步走着，把頭轉向右邊，注視迎面走來的佩着戰刀的軍官。他心里知道每個從對面走過來的軍官的視線，都盯在自己的身上，因為他今天仍然沒有打綁腿。他不滿意那個一等兵只給他帶來刺刀而忘記帶綁腿來。他感到軍官們的眼睛逼得自己沒有打綁腿的雙腿直想縮起來。的確，就只這一點已足夠說明他是剛從陸軍監獄里出來的了。

走到十字路口，很擁擠，和准尉離得更遠了，木谷便和隨從兵談起話來。

“喂，你是多嚙入伍的？”

“是！是去年五月。”

“補充兵嗎？”

“是！”

“你知道我的事嗎？在部隊里聽說過沒有？”

“不知道，我什麼也沒聽說過。”

補充兵的雙頰凍得通紅。他每說一句話，都像女人似地左右搖擺着腦袋。很明顯，他不是老兵，這從他傾聽別人說話時的謹慎態度和答話時的儒怯口氣，就可以確鑿地看得出來。

“隊里沒有現役兵嗎？”

“是！有的。”

“有？不，我說的是四年兵^①呀，他們是十×年入伍的……？”

“是，不是的，是現役的各位三年兵^②。”

“一個四年兵也沒有嗎？”

“是！一位也沒有。”

出獄日期愈是接近，木谷在監獄里就愈是擔心地想：自己回

隊的時候，最好是連一個熟人也沒有。他雖然從中隊長最後一次來信里，已經知道和他同年入伍的兵都調往中國去了；但他仍然擔心其中也許有少數人還在。

木谷一面說話，一面不斷地望走在前面的個子矮小、搖晃着肩膀走路的准尉。隊長和准尉是木谷不得不畏懼的兩個人，尤其是准尉，而眼前的這個人就是那個准尉呀。

“是個酒鬼吧？這家伙恐怕不好對付？”木谷打量着他的身體，這樣推想着。他一定是個不講情面的固執人……可是，那副傻相又表示什麼呢？……准尉站在十字路口，等着交通燈，用茫然的、好像不知道望着哪兒似的眼神望着天空，下巴鬆弛地向前伸着。當一個高個兒的少尉從左邊橫穿過來的時候，他好像猛然想起似地敬了個禮。接着，突然又回過頭來望了望木谷。木谷冷不防地被她這麼一望，心裡一怔，連忙閉上嘴；可是，准尉已經掉過頭去了。

准尉剛才在師團司令部的休息室里並沒像木谷從昨晚就猜想的那樣，向他做冗長的說教和訓話。不但是說教，就連簡單的叮囑的話也都不願說。甚至於當木谷站起來，向他行室內敬禮的時候，也沒有正經還禮，只在鼻孔里“嗯嗯”地哼了兩聲。儘管這樣，木谷卻覺得准尉是個認真的人。木谷的大眼睛狡猾地溜着准尉的脖頸。

“立正！”在衛兵室里等着換崗的衛兵一齊站起來喊着。准尉瞟

①、② 日本兵入伍時稱一年兵，第二年新兵入伍時昇為二年兵。但戰時，由於兵員缺乏，往往一年幾次征兵，每一次征兵，他們便昇一級，因此出現三年兵、四年兵等等。老兵有絕對的權力對待新兵，可以任意毆打辱罵。新兵稱呼老兵時，必須用尊稱。並且，軍齡短的兵即使是上等兵，也要服從軍齡長的一等兵。

了一下立正站着的衛兵班長，走过去說：

“是戊隊的，我把他帶進去。‘每日命令’送過來了吧，就是他——木谷利一郎。”

“禮畢！是，送來了。請進，稍息！”衛兵班長轉身說。

軍需室就在右邊。那裏面充滿了木谷的交織着憎恨的回憶。

走進營門的隨從兵和木谷，站在准尉背後，等着他辦完手續。

“好，進去！”衛兵班長重新向他們兩人命令着說。准尉對着兩人一晃頭：

“好，跟我進去。內村，辛苦啦！你先回去。我把木谷帶去。”

兩個人向着左邊的聯隊本部樓上走去了。他們走進了彎彎曲曲的辦公室的最裏邊。

二

在副官室裏圍爐聊天，是聯隊本部的軍人們認為最濶氣和值得誇耀的事情，也是各個中隊最羨慕、最向往的事情。聯隊副官被貪圖聊天和取暖的工作人員包圍着，讓准尉和木谷等了很久，他不時地回過頭來說：

“什麼事，稍微等一下不行嗎？”

副官懶洋洋地坐在一張絲絨面子的轉椅上——這是別人沒有的。他既老練又柔和，看起來真是和副官的職務太相稱了。

“我是戊隊的，把木谷利一郎帶回來了。”准尉放低聲音，重復地報告說。

副官前面的黑色火爐裏燃着火。副官只把臉轉過來，什麼也沒說。他的臉上還殘留着笑意。木谷右手提着皮靴、垂着頭用立正姿勢站在准尉背後，一面望着火爐，一面心里想：回來了！這

兒是他兩年前被捕后交憲兵隊拘押之前，被帶着來過的地方。那時接受他“報告”的副官是上尉，但現在的副官却是中尉了。木谷望着從爐口隙縫噴出的火苗，心里雖然和兩年前不同，已經不那么恐懼；但由於過分警惕，却發生了肉體上的戰慄。……曹長^①們探身伏到排列在左邊的辦公桌上，理好復寫紙，移動着大洋鐵墊板。他們的腳上都穿着好幾雙士兵襪子，從桌下露出勤務兵用鞋油細心擦亮了的薄皮拖鞋。

“喂，該發的東西快點拿出來！什麼，不在這兒？在中隊？別騙人！我可要叫勤務兵去拿啦！拿出來呀！不拿出來，下回的酒票可就不發給你們了。”副官正向叉着手、伸出腳來坐在火爐煙筒那面的高個子少尉吵着要昨晚多發的面包。可是，他又皺着眉頭轉過臉來，望了望還在自己背後等着的兩個人。

“哎，怎麼搞的，還在這兒？回頭再說不行嗎？嗯，原來是木谷呀。”

“是木谷利一郎。”准尉有意地用呆板的聲調說。

“嗯，是啊，回頭再說不行嗎？”

“我想先讓他報到。”

“報到？啊！那麼……好吧！”

准尉回過頭來向木谷說：

“木谷，向副官大人報到！”

木谷感到屋子里所有的人的視線，都一下子集中在自己的臉上來了。剎那間，一種錯覺襲上心頭，他覺得自己的臉彷彿就是那些每當用飯的時候，從監房的方窗里伸出來的囚犯的臉。那些臉，由於陸軍監獄嚴格的獄規，大半都變了相，又干又瘦。本來

^① 日本陸軍下士官中次於特務曹長之軍官。曹長下面還有軍曹和伍長。

木谷是懲役犯，在監獄里也受操練，明明知道自己的臉上不會有那種痕跡；可是，他的臉眼看着就發起燒來。

“報告！陸軍一等兵木谷利一郎於昭和××年一月十×日假釋出獄，奉命歸隊。謹此報到！”

副官好不容易才想起來：這就是三天前從師團司令部軍法處來過通知的木谷利一郎。他向前探出身子定睛望着盡力保持立正姿勢的木谷的臉，那臉上長着鼓囊囊的鼻頭、低矮的鼻梁、稍微突出的印度尼西亞型的厚嘴唇、四方的腦門；那灰白色的頭上還留着沒有剪干淨的几小撮疎稀蜷曲的短髮。副官想從這臉上發掘一個罪人的特征，他移開視線問：

“假釋嗎？”

“是！”

“什麼案子？”

“……”

“判了幾年？”

“兩年三個月。”

“嗯，所以現在假釋出來了。”

屋里的人彷彿到現在才明白假釋的意思，都中途停止了談話。一個臉色難看的動員室少尉伸開兩隻長統靴，交叉着雙手，身子向前伸出，朝着木谷問：

“什麼案子？”

“是……”木谷鬆勁了兩手，把它們伸得直直的。“是罰的勞役……”

“不，不是這個，你幹了什麼事？”

“哦，是……”

“這一點，我想過一會兒親自向您報告。”准尉又放低了聲音

說。他裝出一副老老实實的神態。這是他對待軍官們的一種輕蔑的表現。

副官盯着准尉望。

“是的，過一會兒，……現在我想先把他帶回中隊休息一下。過一會兒再帶來見您。今天，師團部軍法官大人有過指示，說讓他先安靜一下。”准尉的態度已經變得很謹慎了。

“副官大人！聯隊長大人請您。”聯隊長的勤務兵推開後門走了進來，他穿着嶄新的軍服，戴着嶄新的襪領。副官露着莫名其妙的神氣，望了准尉一眼，但終於說了聲“好！”

“木谷！行了，回去吧！”准尉向副官敬過禮後說。正低頭向副官那邊偷看着的木谷，把頭更低下去，但是他已經敏捷地從地上拿起了皮靴。他聽見身後有個事務曹長把准尉喊住說：

“立澤准尉！他編在你們隊里了嗎？”

“還問什麼‘編在你們隊里了嗎’，不明明是你隨便把這樣的傢伙撥給我們隊的吗？真給送來了一個好樣兒的。”

木谷退出聯隊本部，經過軍需室前面，走上上坡路向中隊走去。一路上他好像每走一步都要量一量和准尉之間的距離似地邁着步子。

三

木谷在中隊办公室里，等了中隊長很久。他搬了一條小長板櫈，低着頭坐在准尉的辦公桌前，這兒是房間正面、向陽的窗邊。准尉喊來人事股文書上等兵，叫他找出木谷入伍當時填寫的自傳登記表，但他只在上面加添了幾筆。

“父親是在你七歲的時候去世的吧？”

“是！是的。”

“可以坐着回答。母親改嫁了，你哥哥是家長，他知道你出獄嗎？”

“我想是知道的，因為那邊給家里去過通知。”

“哥哥忙嗎？鶴見橋……在西成區開帽店……。你是在哥哥家里的吧，入伍以前？”

“是！是的。”木谷一面回答一面捉摸著准尉的性情。准尉在辦公室里，顯得很舒暢，他支配並且控制著整個房間，屋里的空氣好像是通過他那兒交流的。在左面窗下一個塗了漆、活像明治時代的衣櫥似的舊櫃子前面，坐著一個管給養和現金出納的曹長。

“准尉大人，今天您一早就出去了，可把您給凍著了吧。我，這幾天老是提不起精神來，應該到營門外邊去跑跑了。”曹長說。

“不，沒什麼！”准尉回答。

正和曹長談話的被服股軍曹，幾乎把頭都扎在桌子上了。“勤務兵，中隊勤務兵！”他大聲地喊起來。“勤務兵，幹什麼吶，笨蛋！不知道准尉大人一早就上師團部去了，才回來嗎？還在那兒懶貓似地偎著爐子，趕情好，暖烘烘的。中隊勤務兵！你應該說：‘准尉大人！請用茶吧。’送上一杯熱茶。勤務兵，明白了嗎？瞧著，這麼一來，這個禮拜天准尉大人就一定會准我外宿啦。——對吧，准尉大人！”軍曹說著就給准尉送過去一杯茶。

“這小子，勤務兵，笑什麼！可笑嗎？有什麼可笑的。”他說著用右手把那又高又尖的鼻子往上一推，露出大鼻孔來，閉上右眼，向蹲在門口通火爐的中隊勤務二等兵睜眼。但是，他馬上又把視線移回坐在准尉面前的木谷身上。抹腰上打著綁腿、穿著拖鞋的勤務兵，給軍曹這種硬逗他發笑的怪樣兒弄得坐立不安，儘管准尉旁邊的人事股上等兵笑起來，但二等兵的他卻是沒有資

格笑的。木谷有些不放心这个軍曹。因为这个軍曹不时地回过头來看他，然后又和曹長交談着什麼。——曹長是他所害怕的、唯一知道他过去歷史的人。他从前在中隊的時候，每回都从这曹長手里領餉。这个曹長，也和別的部隊里的曹長一樣，很愛挑剔領餉圖章是不是弄得干淨。木谷有一次挨过这个曹長的竹板子，並且受命用頭髮把圖章踏干淨。

“噢，你回來啦。”曹長看見他的時候說。接着，口气又變得非常親熱。“我直盼你早点回來，嘿，你回來得很好。”

曹長長着一副窄腮、細梁鼻子的瘦弱的臉龐，但是因为他臉上泛着一些桃紅色，而把这瘦弱的缺陷彌補了。木谷認識的只有这曹長一個人，他想為什麼這家伙沒和大家一道到國外去呢？曹長不時朝着他溫和地笑，並且把身子前後搖晃着。但是木谷並沒相信他的笑。

木谷在这个办公室里只認識曹長，不，他还認識这个房間。他曾在这間办公室里当过中隊勤務兵，給办公室燒茶、傳令、打雜跑腿兒。那時，也和現在的勤務兵一樣，難挨地面向房間左邊的牆壁（哎！宛如向着單人監房的牆壁似地）坐着，不管什麼時候，不管聽到怎樣刁難人的命令，也都必須用自己的身體去執行。那時，燒爐子用的是煤，可是現在的中隊勤務兵却拿劈柴往爐口里添（這和監獄里一樣）。放在曹長背後的那個塗漆的櫃子，那時候也是沒有的。

四

“呼嚕嚕，呼嚕嚕嚕。”“呼嚕嚕，呼嚕，呼嚕嚕嚕，呼嚕，呼……”在办公室外面，馬在哼鼻子，接着是“得，得，得，”的馬

蹄声。馬蹄声突然停下來以后，就听见馬夫大声呵斥：

“混蛋！阿鉄！阿鉄！”

这时，砰地一声，隊長室的房門打开了。

“喂，勤务兵，勤务兵！倒杯热茶來！热茶！”隊長尖着嗓門喊。从長統靴后跟踏地的响声，可以猜出隊長正在狹小的房間里急躁地繞着圈子，想來压住寒气和肝火。隊長室就在办公室对面，因此办公室的气氛也快要变样了。

“喂，勤务兵！勤务兵！谷田！谷田哪兒去啦？他不在別人也行，倒杯茶來！”

“是！”中隊勤务兵答应了。“隊長的勤务兵哪兒去啦！”他一面嘟囔，一面推开門，跑進隊長室拿茶杯去。

准尉在桌子下面叉开兩条大腿，悠然坐着。只有他一个人在隊長帶來的緊張的空氣里，还照旧地泰然自若。当中隊勤务兵在隊長的茶杯里斟了茶，送到隊長室，又回來后，准尉开口說：

“喂，去吧，木谷！站起來，去向隊長报到！”

木谷站起來。他發覺在房間右边——曹長对面的牆壁下面，有个一等兵正坐在办公桌前目不轉睛地望着自己，不禁一怔。一等兵細長的臉上長着一对大眼。木谷不由得垂下头來。一等兵手托着下巴，好像还在死盯着他。

“报告！陸軍一等兵木谷利一郎求見。”木谷从办公室走進隊長室。里面，身材苗条、一看就是風流人物的（在木谷看來是这样）隊長勤务兵——谷田上等兵已經回來了，正向火盆里添火。

“报告！陸軍一等兵木谷利一郎……”但是隊長勤务兵使木谷感到一种重压，說到這兒就哽住了。

“等一等！勤务兵谷田，你先出去！”准尉向隊長的勤务兵說。

勤务兵对准尉的命令有点不服，他向隊長望了一望，这才小

声地说：

“我出去了。”

“报告！陆军一等兵木谷利一郎……”木谷做完报告，小心翼翼地看着还在那儿很神气地点完头又摇着头的队长。在他的前面又彷彿看见了那单人监房的格子门。

“今天早晨，是我上师团部把他领回来的，并且听来几件注意事项。他们说：木谷是已经服满刑期的兵，因此，要特别注意，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要和别的兵两样看待。”准尉轻步走到队长跟前，像松了劲儿似地低声报告说。

队长身材矮小，特别是两条腿长得更短。他穿着一身特制的、横裆特别肥大的马裤和窄袖上衣，再配上一双细长的马靴，想借此弥补他的缺陷，但是看来这种先天的生理缺陷似乎没法改变了。他又很神气地摇晃那长着小鼻子、小眼睛的小脸说：

“几件注意事项？好，知道了。辛苦了，立泽。就这样吧。”准尉微微地笑了。

“干了什么事？”队长突然走到木谷面前说。“干了什么事，嗯？”

“是偷盗，在担任卫兵值勤的时候。”准尉说。

“嗯！”队长这声音高了一些。“是哪儿的卫兵？”

“枚方火药库。”

“偷谁的？”

“偷巡察值星官的。”

“嗯！”队长的声音又有点高了。

木谷和在学校、在服务的机关、在军队、监狱，以及所有的地方学来的一样，深深地垂下头去。

“我想把他编进第一班。”准尉说。

“叫班長來！”隊長說。

“班長正在上操。”准尉的聲音放得更低了。看來，他也是看不起這個隊長的。

“那麼，告訴他一會兒到我這兒來。知道了嗎，立澤？”隊長伸長了脖子，用一對兔子似的小眼睛盯着准尉。准尉照樣肅立着回答：

“是！知道了。”

“木谷！你是叫木谷吧。以後不許再偷人家的東西啦！你是不是已經鍛鍊好這種精神了？怎麼樣？”

准尉走出隊長室，把中隊勤務兵叫來命令說：

“叫一班班長！大概是在軍械庫里睡覺吶。”

中隊勤務兵走到挨着隊長室的第三個房間，敲了敲軍械庫的門。

“誰？誰也不在呀！”從里面傳出粗獷的聲音。

“吉田班長大人，吉田班長大人！”

“不在！告訴你沒有人！”

“吉田班長大人！准尉大人請您。”

“什麼！准尉大人？這要早說，這要……勤務兵！告訴你要早說呀！”里面的聲音變得像撒嬌的女人似的了。

五

木谷跟在吉田軍曹後面，向樓上的內務班走去。在走廊的槍架上，冷冰冰地擺着一長排步槍。一個像深邃的山谷一般向里凹進去的陰暗的房間^①里，並排放着很多牀鋪，上邊擺着折成四疊的毛毯。到處發散着油質氣味——濃重而冰冷的气味。木谷心想：

又回來了。他因為准尉已不在身旁，而感到有些自由了。

在樓梯口的右邊有兩個班長室緊挨着，靠左邊的一個是一、二班的班長室。吉田軍曹在這兒向他問過話，但他只問木谷“坐了幾年牢”“吃苦了吧”“給養好不好”“你看中隊也變了樣兒吧”……等等一些簡單的事情，盡量避免談到木谷的罪情。他忙忙叨叨地從一張桌旁奔到另一張桌旁，在班長室內焦灼地到處繞來繞去，嘴里嘟囔着：

“這是怎麼搞的，實在是沒有辦法的家伙——大瀧伍長這個混蛋！隨便用別人的雪花膏，用完了還亂丟。哎喲喲，瞧，真不像話，麵包上抹了這麼多菓醬！”

在屋子一角的桌子上，扔着一塊抹了厚厚的一層紅色菓醬的麵包。

“等他們回來，也給你領需要的東西。”吉田軍曹邊照着桌上的鏡子邊說。“准尉先生也說了，你過去的事，我們決不讓隊里的人知道。所以，這一點你完全放心好啦，要是還有什麼擔心的事，隨時來對我說，知道了嗎？”他眼睛仍然沒有離開鏡子。“哎？咄咄，這個混蛋。真他媽的，大瀧伍長這個混蛋，死到哪去啦！非教訓教訓不可了。”

木谷聞到從他臉上飄過來的香氣。那張瘦削的圓臉，雪花膏擦得浮起了一層白色。他前額刮得圓圓的，耳根子上面也刮得齊齊的。在部隊里呆過一年多的木谷，光看這些，也就清楚地知道他已經放縱到下士官所能放縱的地步。他是軍隊的二流子，是軍隊的懶漢。軍隊里常常有像他這種根本與教練無關的人。木谷看

① 日本兵營里為了便於監視士兵的行動，每個班的房間都設在中央走廊的兩側，而且面着這走廊的一面沒有牆壁，只以兩排槍架來代替，中間留出一條路（班走廊）。士兵的牀從這左右兩個槍架，沿着班走廊，往里排放兩排。

不起这个軍曹，但他还是規規矩矩地坐着，当吉田軍曹放下鏡子，走向裝在旁边牆上的板架的时候，他一直死盯着軍曹的圓圓的脊背。他觉得內心里又泛起了要从軍曹背后行动起来的念头，就像在監獄里作苦工的时候，忽然想从看守的背后扑上去的念头一样。而現在，軍曹竟毫不关心自己的后背，这更加有力地喚起他这种念头。

“劳駕，木谷君，替我看看爐子好嗎？”吉田軍曹从放在板架上的小箱子的抽屉里拿出一塊白領布。木谷心里一怔，悶悶地站起來默然向爐边走去。

“哎，真麻煩你呀。啊，还是我自己來吧，不該支使你。和你一起入伍的兵一个也不在了吧？”

木谷慢騰騰地走到爐边，打开不倒翁似的火爐的爐門，把放在爐边的碎木头塞進火爐。

“喂！有人沒有？”吉田軍曹突然站起來，用拳头敲着牆喊。

“有！”士兵們从內务班跑到門外，敲着門。

“進來！”吉田軍曹喊。“看看！劈柴沒啦。赶快多給我弄來一些！啊，你們究竟是管什么的？打算把我冻成冰棍放到夏天嗎？”

“报告！”一个瘦瘦的兵吊兒郎当地行个礼就走進來。

“誰？是誰進來了？重來！出去，出去！”

“班長大人。是今井哩。”

“‘今井哩’，什么話！我可不知道是誰進來了。”

“班長大人，您別这么挑眼。我說班長大人。”

“你說啥，今井？你，小看我嗎？当上了三年兵不小看班長就过不去嗎？”

“班長大人，真要我的命呐。”三年兵嘻皮笑臉，扭扭捏捏地作出諂媚的神气。“真难办呐，班長大人。”

“难办？好。那么，有劈柴吧？拿劈柴來，劈柴！弄來劈柴就饒你，不然馬上把你赶出去操練。今井，你，这个混蛋，今天你又搗乱了？逃过值星下士官的眼睛在班里睡懶觉了吧。喂，劈柴，拿劈柴來。”

“怎么办呐，班長大人。我这只脚都腫成这个样子啦！請了練兵假，診斷过了。”

“什么？請假了？好，好，那么下禮拜天就禁止外出。”

“这，班長大人，您別說这么狠心的話呀！”

“那么，拿劈柴來！”

“班長大人，要我命呐。”

“好，等一年兵回來，馬上叫他們拿劈柴來。你們一定要等班長開口才去拿劈柴，根本講來就是不对的！好吧，你就躺着吧，不过禁止外出。哎，咱們言归正傳，今井，有什么好吃的沒有哇？”

今井連忙扭着身子三番五次地直行禮，嘴里嘟嘟囔囔地說：“真是，一年兵这輩混蛋，愈來愈懶了。好小子，晚上非揍他們不可！”就从屋里退出去了。

“哎哟，哦，你，添上火了。”吉田軍曹回到木谷身旁，声音非常冷淡，又把水壺放在火爐上：“累了吧，木谷，回班里休息去吧。”可是他已經連头也不轉向木谷这边了。

“是！”木谷回答說。“是！”他抬起腰來小声說：“我回去了。”

吉田軍曹为了送人情，几乎是从背后跟上来說：

“木谷，關於班里的情形，你已經明白了吧，有什么不懂的，我告訴你。”

木谷对这态度很是生气，但他压住了心里的火，說了一声“是！”

六

木谷來到班里，坐在北面^①窗台下的牀上，等着中午的到來。

“哎，弄來弄去還是一個兵！”如同他在監獄里反復計算過的一樣，雖然滿了兩年的刑期，但因為不能算在現役兵兵役年限之內，結果是還有再服一年兵役的義務。不，正確一點說，還有一年零三個月。因為他得到假釋，提前一個月被放了出來……如果在這一個月里出了什麼事兒，那就有可能再回到監獄里去。

剛才在下士官室碰見的今井上等兵和其他的兩個老兵，正把腳伸進牀上的毛毯里，聚在一起懶洋洋地躺着。當他進來時，他們賊目鼠眼地盯着他，好久不想移開視線。等木谷走到窗旁，他們還不時輪流從牀上伸起頭來望他，低聲交談着。木谷感到今井上等兵的視線一直死盯在自己臉上，可是他並不理睬這個，只是俯望着展開在窗下四四方方的操場（他覺得今井上等兵的視線是在要求他去作入班的報到）。——漸漸放晴的天空發着灰色的光亮。這兒已和監獄不同，沒有遮擋囚人們視線的混凝土高牆。那堵清楚地看得出木板紋路的高牆，曾整天地壓抑着他們的心，只有下雨天，那灰色的牆壁在蒙蒙的水流中，方顯得有些朦朧，給人以柔和的感触。而且在那監獄的操場里，到處都整整齐齊地留着竹耙掃過的痕跡。典獄長說，這是為了薰陶犯人養成有秩有序的習性，但對担当清掃的犯人來說，要一面掃一面在地上留下一條條的痕跡，這實在是件很痛苦的工作。木谷被判處徒刑以後，一開始就被分配做這件打掃操場的苦工。

① 班房間靠近走廊的地方叫“舍前”（南面），把相對的地方叫“舍后”（北面）。

木谷想到聚在屋子南面^①的士兵們那兒去，但是終於沒有動彈。他在監房里，曾夢想着出獄后首先要打听許多在監獄里無法知道的事情，其次是要痛痛快快地吸一頓紙煙。可是，現在他却不能主動地去接近他們。他雖然決不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他的嘴却給一種什麼東西封住，腳也不動彈了。他從監獄里一出來，就發覺了“外頭”恰像他在“里頭”想像過的那樣，冷冰冰的空氣把他包圍了。

不一會兒，聚在屋子南面的一個士兵走過來說今井上等兵叫他。木谷回答一聲“是”，但是他睜大了眼睛。“要我上他那兒去？”從前是上等兵，現在降到一等兵的木谷，對上等兵懷着一種特殊的情感。可是，他還是走過去對這個要求自己報到的上等兵報了姓名，說了自己從今天起被編在這班里，請多加照顧的話，說完又走回來了。對方分明對木谷的言詞不太滿意，不過還沒弄清木谷是幾年兵的他，彷彿一時竟毫無辦法對木谷說幾句強硬的話。看來，他好像把木谷看成了出院的病號，因為出院的病號里常常有像四年兵或五年兵那樣的老兵。木谷清楚地看出對方是在設法弄明白他是幾年兵。

“哪個醫院？你也是金岡嗎？”

木谷沒做聲。

“多嚙入院的？”

“我並沒有住什麼醫院。”木谷用敷衍的口吻回答說。他覺得自己的舌頭和口腔都有些不靈活了。這些家伙，想用什么態度對待我呢？

今井上等兵也沒再深問就扭過頭默默地鑽進毛毯里去了。在

① 請參照 18 頁註。

他們頭的前面，兩張飯桌中間安着一個火爐，不過一年兵拾來的劈柴燒光了，火已經滅了。

“一年兵這羣混蛋，最近連砍柴都不大愛去了！”

他們唧唧咕咕罵了一陣子，冷瑟瑟地縮在毛毯里不動彈了。可是，木谷在屋子裡却覺得身子倒滿暖和的。

午飯前，出勤務和值雜勤的士兵回來了，班里頓時熱鬧起來。老兵們都圍在火爐旁，把拆下來的營房圍牆的木板在牀腳上敲斷，生着了火。去年四月和五月入伍的現役兵和補充兵在準備開飯。他們得挨次走到每張牀前，從板架上的小箱里拿出裝着碗筷的小口袋，扔在牀上，還要把箱蓋照規矩橫放在板架上。鋁制的食具在牀上發出了鈍拙的響聲。

雖然木谷眼睛望着士兵們把碗筷擺在飯桌上，但在驟然喧囂起來的氣氛中，却覺得一堵單人監房的厚板牆又把自己包圍起來了。他忽然覺得自己還是在監獄里，正對着放在作業房西窗下的縫紉機修補囚衣。從嵌着鐵格子的窗戶看到的是一片種着卷心菜的菜園，和那阻擋他的視野的高牆。——在班里，因為出操的一年兵也回來了，更加喧囂起來，只有木谷一個人仍舊沉湎在孤獨的境地裡。

“田川現在操練完畢，回來了！”

“哦？田川，你究竟從哪回來的呀？”

“田川現在操練完畢，回來了！”

“哦？難為你回來了，啊，田川先生。”

一年兵在老兵們帶着威脅的喊聲中，畏縮地走到自己的牀邊，把綁腿解下來挾在牀腳間，把皮靴並放在牀底下，又把皮帶解下來掛在板架下面的掛鈎上。他們還在喘着氣，用喉嚨呼吸着，但卻慌做一團，因為他們的脖頸正敏銳地感到班里就要鬧起來的

險惡氣氛。他們跑步出去了。他們要提着水壺上一號廚房去倒茶，還要到下士官室去拿班長的碗筷……。最後，他們還要上石砌走廊去，把值星上等兵帶着補充兵送來的飯和菜湯提回來。

一個戴着一副大眼鏡、下腮很寬的一年兵來到木谷旁邊的牀前，木谷吃了一驚。他回來的比誰都晚。他放下皮靴，却找不到放在牀底下的拖鞋，正在那兒磨蹭着的時候，一個正站在走廊中間、環視全班的身材高大的兵，立刻跑過來把他打倒了。一年兵嘴里嚷着：“我錯了，上等兵大人，請原諒！”雙手拚命抓住牀沿不放。

“起來！不起來嗎？他媽的，這個混蛋！”

“是！是！我起來！”

“‘請原諒’，什麼話！”

“是！”

每當一年兵發出鈍拙的響聲倒在牀上時，為了逃避對方的毆打，總是又用右手捂住自己的臉，隄防着站了起來。這使木谷覺得很奇怪，這真是一個奇特的兵。一年兵嘴里流出一條粗粗的口水。木谷覺得自己的胸膛里突然湧起了一股力量，幾乎要把自己推向前去。

“趕快去！”一年兵組長喊。

“是！是！”一年兵往前晃動着上半截身子，帶着哭聲輕輕答應了一句，一面撫摩着臉頰，一面跑到南面的勺子箱前面去拿湯勺和飯勺，可是早就都被別的一年兵拿走了。

“安西，大混蛋！你幹什麼了？快些，把劈柴送到班長室去！”圍着火爐取暖的今井上等兵喊着。

“是，是！”安西二等兵答應說。他向後一轉，呆呆地向周圍掃視了一陣子，一看圍着火爐的老兵們腳旁堆着劈柴，就伸出手去。

他的右手立刻被前边一个老兵穿着拖鞋的脚踩住了。

“混蛋！你到底要混到什么地步哇！你打算把人家辛辛苦苦撿來的劈柴說是‘嘿，班長大人，我給您送來劈柴了’送到班長室去嗎？”一个吊眉細眼的兵，伸出下巴說。

“是，是！我实在不对，桥本二年兵大人，是因为我不知道。”安西二等兵說。

“要当心！”

“是！今后一定要当心。”安西二等兵晃动着上半截身子說。“安西……，安西……現在上操場撿劈柴去！”他走到中央走廊上，唯恐声音低了受申斥，便結結巴巴地使勁放开嗓門喊着，敬过礼，就拖着拖鞋向楼梯走去了。

“兵長^①这家伙，又把他的任务推給我啦。我哪有功夫替他搞这些。真是，沒有办法。”过了一会兒，跟踪安西二等兵、查明他的去向后归來的担任一年兵組長的上等兵大声喊着，一直向木谷走过来。“是你嗎？今天回來的……”他站在木谷的緊跟前，从头到脚打量着木谷。“是出院回隊的？你，還沒領碗筷和箱子吧？沒有碗筷怎么吃飯！你，到底怎么搞的？好吧，我帮你領去。”他吩咐身旁的一个現役兵說：到楼下倉庫去找吉井上等兵，就說是他說的，班里新來了一个剛出院的兵，要發給碗筷和箱子。然后便打發那个現役兵走了。

“不是金岡的陸軍医院？那么是哪个呢？是岡山，还是？……”

木谷不知怎么回答他，茫然坐在牀上，默默地察看上等兵那張平坦、肉皮很厚、長得浮腫的單眼皮和扁鼻子的臉。

“听不懂我的話嗎？头一次听的人也許不容易懂，是吧？”

① 每个班里都有一个兵長，輔佐班長管理士兵，一般是从上等兵里选出來担任。

“今后給你添麻煩了。”木谷縮緊短短的脖子說。

“哪里話，你沒什麼可麻煩我的，我的对象是一年兵。因为今天第一兵長^①出公差，这件差使便落到我头上來了。第一兵長回來，你再好好向他申請補領沒發足的东西。好吧，被服什么的也那时再領行吧？嗯？你，想不到穿着料子这么好的軍服，比班長的強多啦。”上等兵說，便伸出右手，用粗粗的指头撫摩木谷的呢子軍服上衣。木谷早就注意到这点，他入伍当时所有的士兵都領过的这呢質的甲种軍服（外出用的），現在除了班長以外，可說是沒有人再能領到了。这时，經他这么一說，木谷又重新端詳起自己的軍服來。

“拖鞋也沒有穿着嗎？”过了一会兒，上等兵从領东西回來的士兵手里接过碗筷和小箱子，說。“拖鞋和便鞋，我馬上叫人給你領去。”他又吩咐剛才的那个現役兵，到楼下被服倉庫去借拖鞋和便鞋，然后为了監視一年兵把飯和湯分盛到每个人的碗里去，就向走廊走去了。

木谷感到从湯碗里冒出來的热气，在温暖地扑着自己的臉。暖烘烘的热气，热騰騰的湯，这兒再沒有值班看守喊“准备吃飯！吃飯！停止！放下筷子！”的号令了。可是，他总觉得坐在自己四周的士兵們，好像要从他飯碗冒出的白色的热气里，聞出特殊的气味來似的。当他吃了一半的时候，一个平常坐在現在木谷坐着的位置上吃飯的上等兵，出勤务回來了。这上等兵一看自己在飯桌一个角落上的位置被一个陌生人佔据着，就喊起來：

“怎么搞的，沒有我的位置啦？真沒有办法啊，一年兵先生們！”他說着就爬到牀上去，从小箱子里拿出筷子盒，又走过來，

① 原文为前任兵長。“前任”系对同一階級的軍人中資格最老的人的尊称。

“往那边挪一挪！”推了一下木谷的身子說。“真对不住，請原諒啊。”

木谷望着上等兵那平平正正的臉，終於默默地挪了挪屁股，把桌角上的位置讓开了。不料他抬头一看，剛才在办公室里坐在北面牆壁下盯着自己的那个一等兵，正站在飯桌对面屋角里的牀前，向他輕輕地点头，打个招呼。木谷吃驚地顫抖一下身子。於是，他再也不能安靜了，时而从長椅上抬起屁股，时而扫視着飯桌的四周。本來他就貪心地想要很快地認識全班的每个士兵，但是，像这样他想要認識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出現在眼前时，他却再也無法裝進腦子里去了。这一天，他整天被大家撇在一旁，孤單單地坐在屋角的牀上，默默地观察班里的情形。他打算想点什么，但思想总是不集中，想的很乱；当他並不打算想什么的时候，却忽然又想出了什么；但当清醒过来追踪剛才的思路时，却又想不起是在想什么了。尽管这样，他还是断断续續地回想起自己的战友。因为他已經知道他所怕見面的战友們已經都不在这兒，这些和自己一起入伍的士兵的姿影就不帶一点痛苦的回憶一个挨一个地在腦海中出現了：那腦袋長得像栗子似的小森——他曾因为始終不敢从操場尽头的十三階楼梯跳下來，而被一年兵組長推下去跌伤，在医务室里整整躺了一星期；接受第一期^①师团长檢閱时，因为忘記帶防毒面具，臉色發白，張皇失措的曾良木；第一期上等兵昇級測驗时，虽然木谷怎样努力，但在学科方面还是沒有赶上的山田等等……。可是，在他眼前，突然又出現了一片天空——那从監房窗口透过蛛網对面梧桐樹枝望見的天空；还有那張小窗——那当他在監房里蹲下身抬头望着的时候，可以望見掛在屋簷上的一窩鳥巢的小窗。

① 一期大約为半年，第一期檢閱是新兵在入伍半年后所受的檢閱。

七

黄昏，出去領軍械的第一兵長回來后，木谷被他帶到被服倉庫去，領了毛毯、飯盒、襯衫、襯褲等全套被服回來。被服庫雜亂到極點，堆在里面的襯衣之類比監獄的囚衣還壞得多。曾在監獄里做過一個時期補衣工的木谷，一眼就注意到襯衫的疎稀、粗糙的布料，和脆弱到頂、一點力量都經不住的纖維很細的料子。但是他却渴望把身上的衣服趕緊換下來。這些軍裝外衣、襯衫和襯褲都是他被捕時穿在身上的（當然，他被捕時，脫下軍用便服——室內服，才換上軍裝外衣的）。因為在服刑時，一直穿着褪了色的藍色囚人勞作服和綠色襯衣，這套軍裝和他的私人物品——裝着十四圓五角二分錢的錢包、手帕、手紙和照片等，被擱在私人物品代存室內，一直沒有動過（不用說，在他被提到軍事法庭接受宣判時，是穿過一次軍裝外衣的）。這些衣服因為布料很好，當他表示願意換掉的時候，被服倉庫的士兵們都覺得很奇怪。狹窄的倉庫充滿紙煙的煙霧，直嗆木谷的喉嚨。被服倉庫在營房中央樓梯下面的石砌走廊的左邊，是一間普通房間改成的。第一兵長把木谷帶進來后，只向担任被服股助理的兵長說明來意，就逕自鬼鬼祟祟地四下張望着。

“用水兵長，不管你怎么眼饞，反正那雙皮靴和你是沒有緣分的。”翹嘴唇、大腦袋的被服股兵長的聲調却像女人一樣。饞得第一兵長直叨唸“叫人流淚，哎喲，叫人流淚”這句士兵口頭語的三雙嶄新的十文號^①皮靴，就放在從右面牆壁伸出來的板架上的

^① “文”是日本量鞋、襪尺寸的單位，“十文”約合我國市尺八寸。

几捆綁腿上面。

“哼！媽的……誰稀罕这样的破皮靴！”用水第一兵長停頓一下，但又接着說：“不过，我是想要啊！”

正坐在地板上，把一件件的襯衫和襯褲鋪開來按平縐紋的補充兵，一齐笑起來。

“喂，那邊的綁腿，你們可要小心看着點。这家伙一來，每回都要少點東西的哩。”被服股兵長說。

木谷的心馬上被這句話刺痛了，从脖頸直冒涼風。他回頭望望被服股兵長，但是兵長只是閃着近於諂媚的眼光，向用水兵長笑着。

用水兵長伸出右腳踢了一下放在地板上的裝皮靴的大木箱說：

“哼！別亂彈琴！这种破爛被服，算得了什麼！瞧着，下回你們班里的家伙若是把軍械弄坏了一点試試看，叫你們一个一个都要寫檢討書！”

“別做这样的傻事，老鄉。”用水兵長走到正在領口袋、背包、被服縫補袋等的木谷身旁來說。

“把这些軍裝還給他幹嗎？这位被服股兵長早就睜大他那夜盲症的眼睛盯着哩。他一心想穿上你的軍服，在下回外出的時候，上飛田的山海樓去，好叫人家心上的人兒乐得流淚呢。”

一听飛田的山海樓，木谷就一點也沒把對方的話再听下去。入獄時交給私人物品保管室負責人三村看守的那張花枝的照片，为什么直到現在還不還給他呢？木谷又想起這件事來。三村看守时常为這照片开木谷的玩笑，不过，他还說过出獄時，那張照片也一塊兒還給他。可是，虽然他的私人物品已經都領回來了，那張照片却没有回到他的手里。

領完東西，用水兵長說牀和其他的東西回頭從營具股長那兒給他領來，叫他先回到班里，就上軍械庫去了。木谷回到班里，又把領來的東西堆在原先坐的北面窗台下的牀上，倚着旁邊的牆坐下來，一心等待黃昏的到來。班里，和上午一樣，只留下了今井上等兵和其他兩個老兵，他們在一点一点地往火爐添劈柴。等火爐燒旺，又穿了一件新領來的襯衫，木谷的身子好像漸漸暖和起來，也變得柔軟了。可是，他却開始感到有點冷了。他要吸煙，想和今井上等兵去要一支，但忽然又改變主意，起身踱到營房對面的販賣部去。當然，那里是不賣煙的。這就是他在監獄里經常反復着各種想像的出獄的一天。他想：出獄后要馬上跑到紙煙舖去飽吸一頓，然後就去找花枝。的確，今天在這兒，是不会有身體檢查的了。四周漸漸發暗，班里到處晾着的襪子，都有點看不清了。就是這個時候啊，在那單人監房的東邊，囚兵們赤腳踏著地板的聲音，從澡堂右邊的寬大的檢查場傳遍了整個監獄。那腳步聲，現在也聽不見了。也再不需要伸直腳，雙手按在前面，蹶著屁股匍匐在地板上。一半是屬於看守的肛門，現在已完全屬於木谷了。“喂！屁眼子太髒，混帳，再擦乾淨點！這要叫別人瞻仰的呀！”看守的辱罵聲，也聽不到了。

可是，儘管這樣，既沒有随心所欲地吸煙，也沒有會到花枝，木谷心里不免有些不安。他又想起花枝的照片，總覺得除了准尉以外，再不會在別的人的手里。他雖然不相信花枝現在還在飛田的山海樓，但是他覺得只要去找一下，總是會找到她的。

值勤兵又下勤務回來，開始準備晚飯，接著一年兵也練完兵回來了，到處響起叫喚聲，班里頓時喧囂起來。木谷遠遠離開這種喧囂，獨自倚牆觀望着。但那個在吃中飯時因錯佔了坐位而用屁股把木谷推開的瀨戶上等兵，又把他推開了。

瀨戶上等兵偵勤回來，一看木谷坐在自己的牀上，便把一綑信紙和鉛筆扔到木谷的腳邊。他跨過木谷的腳，爬近自己的小箱子，從抽屜里拿出煙盒來打開一瞧：

“又幹了好事啦！”他站在那兒一面囁一面四下望了望，叫來一個補充兵，問他誰打開了他的箱子。接着，他就問木谷：

“你是一直坐在这兒的，沒看見有人打開這小箱子嗎？”

“我，可沒有注意這種事。”木谷回答。

“可是，你不是一直呆在这兒的嗎？”

“不錯，一直坐在这兒。”木谷說。

“走開！”上等兵彎着背，伸出長胳膊來推開木谷的肩膀。

木谷默默地推開他的手，對他說：

“借點地方給我吧。”

“我要在这兒辦點事，給我讓開些。”上等兵說。

木谷把臉逼近在微暗的空氣中浮現着的對方的臉。他憎恨對方留着像用刀割過似的長痕的面孔，但是他控制自己，如同控制對看守的憎恨一樣，把這憎恨強忍在心裡……。瀨戶上等兵在木谷旁邊坐下來，把背靠着牆，在膝上展開信紙，開始寫了些什么，但忽然又用肩膀推了一下木谷，木谷也回敬了一下。木谷無論如何也沒有從牀上下來。

八

不一會，開了電燈的班里，喧囂聲更擴大了。原來一個一年兵正要把飯桶和湯桶提到班里來往碗里倒的時候闖了禍。

“你們瞧，妙極了。一年兵這羣混蛋弄撒了一桶菜湯，今天晚上可光咱們第一班沒有菜呀！”一年兵組長的臉上掛着一絲奇怪地

高兴的笑影，回到班内幸灾乐祸地说。“在哪呀？哼，就在那边。不信到楼梯口去瞧瞧，……把菜汤撒了一地，安西那个混蛋正爬在菜汤里，张开大嘴拚命舔呢！”他的脸由于内心的兴奋显得更加油亮了，他夸张地晃着脑袋。

“这小子，还要怎么笨呀。到底又是怎么弄的？妈的，一年兵先生们可真干得太妙啦。”今井上等兵向火爐伸出手來說。

“对呀，因为一年兵干得妙，我这一年兵组长在班里可真体面啦。好，你们悄悄地瞧着，瞧瞧一年兵先生们到底怎样办。”一年兵组长又舔湿了厚嘴唇说。“补充兵！你们还不快去帮帮忙，呆在这兒干吗？别以为这是一年兵干的，和你们没关系，那就想错了！”一年兵组长说着，又挤进老兵们中间，叨咕起来：“太对不住大家啦！说实在的，这回入伍的一年兵先生们倒给我们打了不少的气呢。就说昨天吧，叫他们擦枪筒，就把两根探条都弄断了，并且还毫不在意地这样说呢：上等兵大人，探条断了，请给我换换吧。这都是大家喊什么‘学生入伍’‘学生入伍’，简直把他们惯坏啦。”

“喂，回来啦，你们瞧着！大个子田川的那张大脸。别瞧他那样，骨子里可滑透啦。”一个现役兵说了一声就走进来。一种含着强烈的憎恨的、异样的情感涌在每个老兵的心头。这情感整个儿落在提着半桶菜汤回来的安西和田川两个二等兵身上。安西二等兵走到地野上等兵面前，照例稍微弯着腰，隔着眼镜直眨眼。高个子田川用尽浑身的力气，把方下巴伸到胸前来，想努力作出立正的姿势；但是他的身子却偏偏向右面歪着，惹得大家哄笑起来。

“田川，安西，不小心把汤桶弄翻了。请原谅！”他们反复地陪着罪。“上等兵大人！请指示我们该怎么办？”

“谁知道！”上等兵把本来就粗的脖子鼓得更粗了。他的脸被火爐的火燄照的变成红黑色。“回大学问你的教授去吧！”上等兵压

低嗓門，發出討人厭的聲音。他光是動着下巴，背着臉說。“在樓梯上把湯桶推來推去，把菜湯撒了一地，這究竟怎樣‘修理’呢？我呀，在部隊里還沒學過；所以說，叫你在大學里去請教請教哩。我這個小學畢業生是不懂這些的呀！”他用了最大的力量來表現這種冷酷的諷刺。他那平板的厚皮臉眼看着泛起了興高采烈的神氣。如果喜和怒像這樣交織着的話，那麼，這正表示他是在憎恨一年兵。他叫一年兵摘下眼鏡，用拳頭照准兩腮暴雨似地打下去，終於把他們打倒在地上。之後，他命令他們爬到班里每一個老兵面前去懇求饒恕他們撒了菜湯的過失。兩人在執行命令當中，照例又遭到老兵們的種種責難。地野上等兵在後面監視他們。

他們爬到木谷的身邊來。但木谷奇怪他們那種慢騰騰地爬着的姿勢。“上等兵大人！我再不敢了，今天就饒了我吧。”中途跪起來的安西二等兵的咬緊牙關、充滿痛苦的表情，更使木谷不忍看下去。曾受過舊式軍隊教育的木谷，覺得像安西這個樣子，簡直不能算是一個兵。

木谷真想把這兩個人的腦袋按在地板上，嘎登嘎登地碰出响声來。他們哭咧咧的求饒聲引起他的憎惡。

“我沒什麼。”他粗聲說。田川沒向他道謝就立刻爬開了。他瞪眼望着田川那往后凸着的后腦勺。兩個人不一會兒就爬到木谷在中隊辦公室遇見的那個一等兵的身邊去了。一等兵默默地搖了搖頭，側着臉向窗外吐了一口唾沫。木谷望着一等兵，但一等兵這回卻沒有回望他。兩個二等兵就這樣在班內爬了一周。

“一，盡忠報國為軍人之本分！”從隔壁二班傳來一年兵背誦“軍人勅諭”的聲音。接着就聽到喊：“謝賜飯！”

地野上等兵又着腿站在中央走廊當中面向二班說：“瞧，準備晚飯的工作又輸給二班啦。還有些碗沒盛上飯哩！還要搞到什麼

时候呀，傻瓜！田川，安西，你们究竟多嘴才能爬完？问问大伙可不可以吃饭，要是大伙都说可以，就回到自己的坐位吃饭吧！”

“一，尽忠报国为军人之本分！”一年兵也开始背诵了。在刚刚闹下了乱子之后，生怕声音小了又要挨骂，因此声音简直像在哀号，彷彿想把某种情感借这激动的声调发泄出来。不久，从中央营场传来愈来愈大的号声。号声第二次又在营房附近重新响了起来，最后号兵又来到营房东面，吹了第三次号。这是木谷回到中队后，第二次听见的号声。当听见中饭的号声时，木谷曾回想起那吊在监狱正门旁卫兵室屋檐下的钟声，现在他又想起了那钟声。吊钟在他耳朵里“当，当，当……”地响着。哎，那钟声，在两年的岁月里，曾不断地折磨着他的身心呀。那是一只不大的吊钟，吊在像电影院的售票房似的卫兵室的屋檐下。卫兵每隔半小时，就得打一次。早晨六点钟，当钟声在梦境里“当，当，当……”地响起来的时候，木谷的身子便开始投入被钟声所控制的生活中去。那钟声深深地留在他的耳鼓里，但现在却把位置让给了号声。

九

晚饭后，木谷立刻下楼到贩卖部去。贩卖部在戊队的正对面，楼上是下士官俱乐部。贩卖部的房间用隔板从中间隔成两间，贩卖部委员的助理兵和包商呆在隔板里面那间屋子里。他们从隔板上的小方洞递出点心。刚出狱的木谷，一看见这些小洞，就不由得厌恶起来，彷彿看守又忽然打开小洞的门向里望着似的。在这间可以随意买到的只有咖啡了。在监狱里，他听看守说过好几次，现在外面什么也买不到，所有的商店因为没有商品，都干

淨得很。但是，那时他並不能体会这句话的真正意义。他買了五瓶咖啡，馬上就都喝光了。他觉得出獄后头一回嚐到了自由的滋味。好像積存在肚子里、直脹肚皮的这些水分，就是这自由的象征。一羣士兵在販賣部門口排着隊，他們冒着入夜的寒風，拿着毛毯來領取分配給各中隊的點心。但因为天色完全黑了，虽有一盞小电灯从販賣部里面漏出微光，却辨別不出他們的面孔。

木谷的肚子裝滿了咖啡，几乎都要从胃囊里溢到嘴边來。但是，他又買了兩瓶，立刻又喝光了。尽管这样，他还要把咖啡从舌头上灌到肚子里去。他的舌头还在要求接触更多的咖啡。他感到肚子飽脹了之后，原先那种不安的感觉逐漸被驅散了。他挤進聚集在屋角長椅和長桌旁的士兵里面，探听一早起就掛在心上的隊里現在資格最老的士兵的軍齡。据說軍齡最長的是兩年半到兩年八个月。他把空咖啡瓶裹在上衣里退回去，又買了三瓶裹在上衣衣襟里，弯着腰，正想繞到販賣部的房后去，却突然嗅到从早上起一直警惕着的、最需要警惕的人的气息。啊啊，是他！哎，木谷渾身一冷，更清楚地感受到安靜而鎮定的那个人的气息。他在望着木谷！

“喂，木谷！”

木谷眼前出現了一張臉，果然是准尉的声音！这在木谷還沒听見他的声音，還沒有看清他的面孔的輪廓以前，就已經本能地猜到了。

“是木谷吧，喂。”“喂，喂，木谷。”准尉用溫和的声音喊着，就对着回过头來的木谷，好像是因为沒看清他的身影而弄錯了距离似的、大踏步地走过來，把挺出的前胸靠近他。木谷不由得往后退了几步。木谷感到从准尉身上發出一股热气向自己扑過來，这家伙，直到剛才还像監獄的看守那样，暖呼呼地偎倚着火爐的

吧。准尉的胳膊上搭着斗篷。

“是！木谷。”木谷說完，又為了沒有更恭敬地回答“我是木谷”而有點不安。

“你拿的什麼？買到了嗎？”

“是！”

“買了什麼？咖啡嗎？”

“是！是咖啡。”木谷感到准尉的眼睛在望着自己的腰部。

“買了幾瓶？給我看看！”准尉查看木谷打開的衣襟。“幾瓶？”

“是三瓶。”

“喝了幾瓶了？”

“是？”

“咖啡好喝嗎？”

“是……”

“噢，噢，要是想吃什么，你可以對班長說，給你買點包子。不過，可別吃壞肚子呀。”

木谷感到准尉雖然定着雙眼，身子也豎得筆直，但聲音却是溫和的。

“我回去啦，好好睡吧。”准尉轉過身說。他左右擺動着身子，帶着馬靴的聲音從後門走出去。他在門口猛地打開斗篷，裹好身子，走到環抱着火藥庫的小土崗那兒就看不清了。

木谷呆呆地站着望了他一會兒，心裡罵了一句“狐狸！”他感到好像准尉突然鑽進自己的身軀里來，又突然走出去了。他打開衣襟，望望裏面的咖啡瓶。黑色的瓶里浮動着空氣，咖啡黑得像墨汁。他拔開瓶塞，好久才把已經不想再喝的咖啡一瓶一瓶地喝光了。“准尉跟着我”這念頭長久地留在他的心裡。

當他喝完咖啡還過瓶子，上趟廁所又回到販賣部的時候，看

到一个兵从蹲在后門旁昏暗的灯光下的人堆里站起来，躲开了。
“躲着我幹嗎？这家伙！”木谷想，留在他眼帘的是这个兵模糊的臉上的一副厚眼鏡。这是安西二等兵。安西好像每只手里都拿着一瓶咖啡，上衣的兩個口袋里也藏着兩瓶。

十

班里，一年兵在飯桌上鋪了一張擦槍用的毯子，对坐在兩边擦着步槍和刺刀。現役兵和补充兵每人身前也同样擱着一支槍，一会儿拉开槍栓，一会儿又卸下来，弄得卡卡直响。木谷彷彿觉得自己進來的时候，班里所有的人都是一齐抬头向他望着。他又走向緊挨着窗戶的那張牀，但是躺在牀上的瀨戶上等兵沒等他走过去，就瞪他一眼，告訴他說：木谷的牀，用水兵長已經給領來，叫一年兵放在第二和第三个牀中間了。他把四肢伸开來，看那样子好像是在防备木谷爬上自己的牀。瀨戶上等兵真像那个关在裝二十名犯兵的东一号混合監房的犯兵系井，大家就寢时若有人稍微挨一下这家伙的毛毯，他就不高兴，嘴里叨叨咕咕地罵个不休。上等兵又告訴他說：

“你的东西也都給搬到那牀上去啦。”

木谷默默地走到自己的牀前，爬上去坐了下來。他抬头一望瀨戶上等兵，剛巧看到对方也正在怒气冲冲地瞪着自己。木谷轉移視綫，从擦槍的一年兵的头頂一望对面的牀，看到正站在那兒望着这边的那个在办公室里碰見的一等兵趕緊把視綫移开了。这时，正在擦槍的面貌丑陋的現役兵，回过头來問一等兵：“三年兵大人！明天輪到我值夜哨了吧，三年兵大人？”

“是啊，大概輪到了吧。”一等兵正在伸着腰从小箱里拿出紙

煙，一聽便轉过头來回答說。看那樣子他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

“哎哎，又是這樣。”年輕的現役兵邊說邊把那寬闊的肩膀傾向左边。這是他向老兵討好的表示。“問到三年兵大人，多嚙都是這麼說。真够受的。是吧，曾田三年兵大人。每逢問您多嚙值夜哨，就一定要派在當天晚上，再不就是第二天。”

“不會吧，值夜哨就是值夜哨嘛。”三年兵的心彷彿剛從遙遠的地方收回來似的。他這時才低頭望了望坐在身旁的現役兵說：

“岡下，有這樣的怪事？那我可不知道啊。”他微笑着。這麼一笑，他的眼光就變得非常溫和了。“值夜哨的班次是計算好了畫在表上的，不會有那樣的事。”

接着，木谷聽到岡下一等兵“是，嘿嘿嘿……”的陪笑聲。他回頭一瞧，發覺原來排放在牀上面板架上的小箱向左右移開了，當中騰出了一點空位。他便把丟在牀上的中午領來的襯衫、襯褲和軍用便服等照規矩折好，擺在空位上。起初，他怎麼也想不起襯衫的疊法，但拚命回憶，首先把袖子從肩縫橫折回來，再把它豎折，使袖子外縫綫和腋下的衣縫對齊，然後從領子的中間折成兩折……折到這兒，就連下邊的疊法也都想起來了。於是，他把折好的襯衫再從中腰折成兩半，在每個折口上弄出稜角來，把襯褲夾在裡面，使襯衫的折綫向外，一起放在板架上。但逐漸熱中於這工作的木谷，竟把另外的襯衫和軍用便服也照樣疊起來。

“喂，那不對啊，讓我疊給你看。”

木谷抬頭一看，是一個肩上戴着星星上有污斑的一等兵軍階章的士兵。“是這樣哩，忘了吧？來，讓我疊給你看。”他從木谷手里拿過襯衫，一甩就全給攤開了。“是這樣。得疊得和背包一樣大，若不，上邊就不能放背包啦。連一年兵幹的事都忘啦。”他把襯衫和軍用便服疊得和背包一樣大，整整齐齊地放在一起，遞

給木谷。

“在醫院里呆久了，真的什麼都會忘掉的。從前也有個出院病號對我說，他忘掉了怎樣‘整理’被服哩。”他的話聲稍帶鼻音，聽起來又嬌又柔，好像女人的聲音。木谷從這下巴細長、鼻梁平正的男人臉上看到了女人的特征。

儘管他的眼睛細小而又凹陷，看起來卻顯得亮晶晶的；這是因為睫毛長得活像玩偶的一般，整齊地向外伸着的緣故。

木谷把這一等兵“整理”好的襯衫和軍用便服一件一件地落在板架上，把背包放在上面，再把紅沿軍帽帽遮朝外放在背包上。然後按照規定在被服右邊擺上小箱子，又把飯盒倒放在小箱子右邊。

“這樣可以了吧？”木谷像鬆了一口氣似地回頭說。

“媽呀，你怎麼領來這麼糟糕的背包，就贖了這麼幾根毛了。是從誰手里領來的？”

“誰？這我也說不上來，就是那個管理被服的兵長發給我的。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若是兵長，那一定是成山兵長啦。向他領這怎麼行。咱們班不是有個叫坂田的兵在那兒值勤嗎，你向他要就好啦。要不，那個成山兵長可就光想抬高他們的成績，把好的發給自己的班，對別的班就發這種磨得光光的背包哩。”

“離開部隊久了，就連‘整理’呀什麼的都忘光了。什麼都摸不著頭腦。”木谷說着，發覺對方的視線正落在自己的手上，就下意識地把還留着鞭痕的右手縮回去了。

一等兵的表情顯得更隨便了。“不曉得你手邊有紙煙沒有？要是……”他說完就張望一下四周，臉上浮起了一層微笑。

“紙煙嗎，這個……就是少了這個。”木谷說着，從衣袋里掏

出錢包來。“我也正想吸煙哩，我去買點來。”

“那就算了吧。我去找找看。”對方露骨地表示出失望的神情。

“喂，染！傢伙，‘羣福’的蹄子，你刷洗牲口的时候檢查過沒有？”

從走廊上傳來喊聲，染一等兵一聽，便想走開，他回頭答腔說：

“那種蹄子早不中用啦，都爛了。”

“是患了腐蹄病吧？”

“不但蹄子爛了，連腳也要爛了啊。干脆明天用硫酸泡上吧。”染一等兵回答說。

站在走廊喊染的，是一個圓臉的一等兵。

“這傢伙，別胡搞！”

“我說，你告訴我這兒的班長是誰？我要報到，可是不知道該從哪一個班長開始。”木谷問。“是有三個班長吧？”

“班長只有三個，可還有軍官什麼的一大堆人吶。向隊長報到過嗎？我就得走了……你要想報到，可以問那個曾田三年兵大人。——是吧，三年兵大人？”染說到一半就回頭大聲喊起來。坐在對面牀上的、在辦公室工作的那個一等兵答應一聲之後，染又接着說：“我說，他想向您打聽報到的順序。三年兵大人，拜託您——指點指點呀。”

正在擦槍的一年兵一齊回過頭來。木谷不願意到三年兵（一等兵）那兒去。但是因為這個叫做“染”的兵已經大聲喊出來，為了叫他不再喊下去，不得不跟染走過去。染替他向那個三年兵打聽了報到的順序。回答是應該先從隊長開始，再按順序向曹長、自己的班長、軍械和被服班長、隔壁的二班班長報到，不過現在不必那麼着急。染沒聽完三年兵的話就走開了，剩下他們兩個人，都覺得有點不自然。他們互相望望對方的眼睛和身板。木谷移開

了視線，三年兵好像也把視線移開了。

木谷向他說自己在隊的時候，對軍官和每個班長一律都要報到，不過報到的順序是怎樣，要向他請教。三年兵的回答是：也可以這樣做，不過也不一定要特意這樣做。

木谷覺得對方說這話，好像是特別考慮了他的處境。他抬頭望了一下站在牀上的對方，對方說話的速度快起來，有時又忽然停頓下來。他說：重視這些禮節的班長，這兒不太多，現在他們都不在乎這個，風氣可能是變了。

“只要向咱們班長正正式式的報一個到就夠了。班長里面松市班長最麻煩些，不過他現在出差領馬去了，得一個月才能回來。一回來，我馬上告訴你。他回來的那天若不報到，他就會罵開了：‘怎麼啦，我可不知道咱們班里有這樣的傢伙！’”

“是，那要拜託你啦。”木谷發現對方的手指、面孔和身體都不太茁壯。

“大住班長有點上了年紀，是個明白道理的班長。吉田班長是咱們的班長，大住班長和松市班長都是副班長。這回聽說上邊要調吉田班長去當軍械班長了，這樣一來，大住班長就要從副班長升到班長了。你只要把這些放在心上就行了。”三年兵說話的聲音逐漸鎮靜下來。

“下回外出的時候，我真想到學校去看看……”從他倆背後傳來一年兵的聲音。

“上學校去幹麼？雖然，我也並不是不想去，但是，我呀，還是情願回家去躺一天。”

“你們怎麼啦，他媽的，我真不知道你們盡想些什麼鬼事！”又傳來老兵的叱責聲。

“三年兵大人！值星下士官叫您。要您上辦公室去一趟。”在

走廊上，一个中隊勤务兵把双手放在嘴边大声喊着。

曾田一等兵的臉色眼看着陰沉起來：

“喂，豊濱，什么事呀？”

“值星下士官大人叫……”

“值星下士官怎么啦，不好讓我休息一下嗎？啊，讓我休息一下。”三年兵叨咕着，但他还是对木谷打个招呼，說是勤务兵在叫他，便走出房間去了。

木谷回到自己的牀上，从火爐那边又傳來吵鬧声。

“喂，安西，你瞧瞧，这是什么呀？喂，你以为这样就是撿回劈柴來了嗎？什么呀，这么一点点，一回就燒光啦，啊？”

“是！上等兵大人！全营場我都找遍了，可是只撿到这么一点点。”

“什么？全营場都找遍了？好，你都从哪到哪，在哪幹了什么，从头到尾都講給我听听。”

“是！我說，首先从砲厂背后繞到馬厩附近去，打算拆掉对面的籬笆，可是早給別人都拆光了，一根也沒留下，所以我就……”

“胡說八道！”

十一

快到就寢前的点名時間，班里开始扫除。一年兵和补充兵一齐动手，把牀一張張地搬到屋子的另一头去。

“喂，这懶虫，連搬牀都害怕，该怎么办呐！这些玩藝兒要一下子搬过去呀！”染站在一年兵背后，像女人似地撇着嘴，叫罵着。

“喂，一年兵，这些家伙又沒有一个拿抹布的。真他媽像約好了似的，一个拿扫帚就都拿扫帚，还挺不錯似的呐。一年兵！你

們瞧瞧，是誰拿着冰涼的抹布幹活吶？是老兵大人們！”地野上等兵手里拿着头上打了弯的敲打毛毯用的籐条，一面拍答拍答地敲着自己的屁股，一面悠然自得地繞着蹲下身擦地板的士兵走着。圍爐站着的三年兵向一年兵閃爍着挑剔錯处、百般責難的眼光。从三年兵這兒發散的陰沉的空气緊緊地包圍着一年兵，使得他們愈發感到恐懼，簡直連手脚都不敢輕易動彈了。

“幹啥，幹啥，連一張牀都抬不動嗎？滾開，滾開些，一年兵真碍事！”从隔壁二班傳來叫罵声和沉重的脚步声。

“喂，一年兵！咱們也要像隔壁那樣嗎？你們要說不會掃除，那我們就親自下手。这么一点点事，我們一動手，要不了三分鐘，那就連地板帶走廊都搞得雪亮，管保一點塵土也不留哇！可是啊，要是讓我們拿抹布，那你們可就遭殃了，明白了嗎？”地野上等兵好像是先用嘴唇把要說的話嚥了一陣，然後才撇着嘴進了出來，在那兒喋喋不休地吼叫着。

一个一年兵兩手推着抹布，爬过木谷的脚边。因为他蹶着格外肥大的屁股爬着，木谷不禁伸头望望他的臉。原來又是那个安西二等兵，正在慢騰騰地擦地板。这家伙，連擦地板也这样笨！木谷想着，眼睛尋找剛才和安西打翻湯桶的那個高个子，一看他正蹲在走廊上，獨佔一个水桶，兩手伸到里面洗好抹布，把水擰出來。可是那擰抹布的動作又是多么慢吶！

臨到搬開木谷的牀打掃的時候，木谷从牀上下來，走到房間的一角去。他望着不時對着凍紅了的兩手呵氣，一面把抹布伸在面前推來推去的士兵們，心里总是暗暗地想着那個曾田一等兵。他後悔沒有在他上辦公室以前，向他打聽一下是否知道自已的事情。昨晚，木谷在監獄的單人監房里，用毯子裹着身子，反復地想着今天的事，但他根本沒想回隊後要對班里的伙伴隱瞞自己的

事情。他想回隊后班里要問他，他就直截了當地說：“偷了軍官的錢被捕啦”；又想先說：“慢慢就會明白的”。後來，他想到時候看看情形再說。所以，昨天晚上，他的身心都很輕快。總之，我將要到較能自由活動的地方去——他被這種想法鼓舞着。可是，回到部隊一看，他才知道自己的想法太幼稚。不知為什麼，在他心里逐漸滋長了隱瞞的念頭；而且從早晨起，他的心就完全被這思想佔據了。——一直到一年兵對他說要往回搬牀，請讓開些的時候，木谷才發覺已經打掃完了。他着急地等待着曾田一等兵，希望回來的愈快愈好，但是曾田却一直不回來。他回來的時候，大家已經站在點名的位置上，正在排隊了。木谷一看到他，便想點完名后立刻去找他，要求別對旁人洩露自己的秘密。可是，後來點完名，他的雙腳却不向前動了。他終於沒有到曾田一等兵那兒去。

“在點名位置上集合！”第一兵長站在走廊的盡頭，掃視班內，用低沉的做作的聲音喊着。所謂“點名的位置”就是靠近中央走廊的四張牀前的空位置。士兵們背向着這四張牀，往右排成兩排，空出當中的班走廊位置來。兵長喊了兩三次“報數”，整理了隊形。報數報到二十一名。正在兵長嚷着“怪事兒！”的當兒，曾田一等兵回來了。他跑到木谷對面行列的右端去站到隊伍里。兵長重新喊了一次“報數”之后，好容易才想起來似地自語說：“今天多了一個，是吧，好嘍。”今晚監獄的伙伕將因減去一個人而少做一份飯吧——木谷想着——那麼今天中隊的值星下士官到底怎樣填寫日報呢？要寫“增加士兵一名，系從陸軍監獄轉來”吧，還要上面清楚地註上：“編進第一班”的呀！木谷從前擔任值星上等兵的時候，曾把值星下士官開的伙食傳票拿到司廚班去打飯。哎，這一回，傳票上一定會寫上“木谷一等兵，從陸軍監獄轉來”。“他媽的！”木谷心里罵着，瞪着站在斜對面的曾田一等兵許久沒有理髮的頭。

“向右看齐！”兵長喊口令，於是再一次地响起了一陣鞋底擦着地板的嘈雜的聲音。

“喂，誰呀？老是把肚子挺出來，不懂得怎样看齐嗎？”兵長喊。从木谷这隊的右边跑出一个兵來，一看挺肚子的是木谷，就說：“喂，你的肚皮伸出來了，注意一下！”說完就跑回原位。“他媽的！”木谷罵着。站在他左右的士兵都轉頭向他望去。

“报数！”兵長又喊起來。

“一，二，三，四，五……十九……”

“喂，曾田，曾田。”对面排尾的一个上等兵伸出頭來，小聲喊，“喂，今晚你又把我搞上值夜哨啦，等着瞧！”

“我，不知道哇。”曾田一等兵稍伸出頭來回答。

“好，等我今晚站夜哨，在你睡熟了的時候，若不往你被子里灌涼風才怪呢！曾田，你这个混蛋！”

“好小子，你看我鑽到別人的被窩里去睡。”曾田一等兵答腔說。班里响起了笑声。

火爐滅了，班里开始冷起來。一年兵縮着双手和身子，“稍息”站着，时时冷瑟瑟地搓着手。可是，木谷的皮膚却接触了柔和的空氣，好像体内的肉也在暖得發脹。——虽然他似乎还覺得聽見了那吹击監獄大門的風聲，頭腦里还跳动着監房昏暗的燈光、看守躡足走过鋪在走廊上的篋子的脚步声、犯人哀訴的呻吟聲和那出人不意地在監房監視孔里出現的看守的大眼睛。

隔壁二班的士兵也报完数，四周完全寂靜了。

一会儿，走廊那边出現了班長。班長今晚好像一点精神都沒有，又好像故意做出懶洋洋的樣子，拖着沉重的脚步叭达叭达地走來。他走進班里，不像其他班長那样扫視四周，也沒到对着走廊的牀旁去摸摸架在槍架上的步槍槍机。

“唔唔，冷死人！啊，免掉点名吧，啊。”他故意用又低又粗的声音說。“喂，喂，这不可笑嗎？怎么沒人笑哇。”

“立正！”兵長喊着口令，向他行了室內敬禮。“本班总数三十一名，缺席九名，实到二十二名。报数！”士兵們报完数，兵長又繼續报告：“缺席九名是：司厨班勤务一名、馬厩勤务兩名、軍官俱乐部勤务一名、出差領馬的兩名、医务室勤务兩名、本部勤务一名，共計九名。”

“嗯，总数三十一名。嗯，增加了一名。”班長說着站在中央走廊上，挨个端詳面对面排着隊的士兵的臉。他的視綫掠过木谷的臉，一直扫到最后一个兵，然后又扫回來。立正站着的木谷虽然看不見他，却感到他是在尋找自己。

“好，稍息！”班長喊。这时木谷才看到了班長的有斑点的臉。他的臉色很难看，鼻子尖溜溜的，鼻梁中間好像缺了一塊肉。

“喂，田川！背背‘联隊長訓話’！”班長忽然轉过身，指着一个站在木谷这排的一年兵說。木谷清楚地感覺到在他左边、隔着兩三个人站着的安西二等兵的身子直發抖。

“是！一、互相勉励；二、舍己为人；三、不說謊話；四、正心誠意。完了！”田川二等兵背誦着。他的眼睛望着天花板。

“大傻瓜！一年兵組長！”班長喊。

“有！”地野上等兵回答了。

“一年兵組長！你的一年兵先生真聰明。媽的，重來！”班長說。

“是！”一年兵組長說。“田川，你这个色鬼！班長大人問話的時候，为什么不先立正？”

“是！”田川二等兵的声音和平常一样悲壯。田川“立正”站好。他清楚地知道点完名就要降臨自己头上的厄运。

“媽的，太晚了！”班長說。“喂，曾田！”他回头又喊曾田一等兵。

“有！”曾田一等兵答应說。

“你是怎么編派勤务的？怎么咱們班里会有兩名被派上馬廐勤务了？还有司厨、軍官俱乐部，所有的人都派走了，班里給掏空啦。媽的，对我的班有仇嗎？傻瓜！該把你大卸八塊，醃起來。”班長走近曾田一等兵，但他忽然用又細又嬌的声音說：“喂，怎么样？这回，我的外宿可靠嗎，准尉先生怎么說的？喂，要是再不准我外宿，这回一定把你大卸八塊。”

士兵們哄笑起來，但曾田一等兵却只微笑了一下。木谷目不轉睛地盯着他。

“点名！”从楼下走廊傳來值星下士官的喊声。“点名！”

点名号响了起來。

“立正！”班長回到走廊上喊着。兵長也連忙走到一直为他留着的牀前空位上。

肩上斜掛着紅白兩色值星帶的值星官，帶着值星下士官，威風凜凜地，以猛烈的“前來点名的氣勢”冲了進來。班長向他敬礼，报告总人数，又叫大家报数，最后报告：“沒有事故！”

大团眼、矮个子的值星官走到隊伍前边，查看每个士兵的臉色。之后，按照規矩又望望槍架和整理的情形。

“喂，大住！班長怎么啦，吉田班長为什么不來接受点名？”值星官問。

“是！您問的是吉田班長嗎？他感冒啦，現在休养。”大住班長用低沉的做作的声音回答。这是他抗拒这少尉的表示。

“嗯，好啦。”值星官說。接着，他灵巧地弄响馬靴，來了一个向后轉，回到二班那边去了。木谷因为值星官始終沒有提起他，松了一口气。可是这还太早。那个五官端正却像患了淋病似地劈着腿慢慢迈步的值星下士官的伍長，臨走时向班長說：

“大住班長，今天有个新回來的，是在这个班吧。在吧？”

值星下士官走后，班長自語般的小声說：

“哎……哎，真慘！明天我也要感冒啦。”

十二

点完名，木谷的念头又变了：“随它去吧，求那个曾田一等兵还不是白費？”可是，虽然这样，他还是想抓住走过來的染一等兵，向他打听曾田的为人。

“有煙沒有？有煙沒有？”染一等兵像唱歌似地嘟喃着。他把兩手縮到袖子里，左右搖擺袖筒，在班里踱來踱去的，不一会又走了過來。据染說，正像木谷一眼就感觉到的一样，曾田一等兵是个大学畢業生。他是补充入伍的三年兵，現任人事股文書。並且染一等兵还讚揚他說：“哎哟，他呀，可真是个好入哩。”从这話里，可以充分看出他对曾田的好感。可是，知道曾田是大学生以后，木谷覺得在他和自己当中，已經豎起一堵不可打破的牆壁。他不得不以新的眼光重新望望坐在对面牀上的曾田。

在那兒，右手抱着操典和大筆記本的田川二等兵，正伸出高大的身子向曾田借东西：

“三年兵大人！我要上課去。那張山砲分解圖，請再借我用一次。”

“就要到軍官室去嗎？如果是去上課，就趕緊走。不然，又要倒霉啦。”曾田一等兵一面从小箱子里拿出薄薄的分解圖，一面对他說。“用完放在这小箱子里。”

这时对面的一年兵組長又喊起來了：

“田川，喂，田川，來一下！怎么叫你來，还不趕快來嗎！”

“是！”田川二等兵走过去。“是！是！”看他那样子，他好像早就等待这个呼唤似的。

“害怕嗎？哼，害怕嗎？”地野上等兵走近田川說。“想逃跑嗎？這羣家伙！”他又轉向正要走出房間的士兵們喊。“上軍官室，哼，軍官室又怎麼樣？躲在軍官們背後，等着吧，我馬上就進去捉你們。好吧，今天就便宜了你們，讓你們逃掉。聽說你們每天晚上光在軍官室自自在在地喝茶，看雜誌。——佐藤、谷、弓山，你們明天早起都到我這兒來！”

“安西，你也來！”地野上等兵對走遲了一步，還在槍架附近磨蹭着的安西二等兵說。

染一等兵又像唱歌似地嘟喃着，在房間里來回走：

“世界分為五大洲：亞洲、歐洲、北美洲、南美洲……。有誰給我一口煙抽？真的讓我抽口煙吶！哎哎，哎，一個怪影在歐洲遊蕩着。”

“染！你這小子，這是什麼態度，媽的！”地野上等兵罵起來。

“別這麼的，上等兵大人。我就要上馬廐了，去給牲口飲水呀。”

“飲牲口的出來！各班飲牲口的都出來！”從樓下傳來外勤偵星上等兵的喊聲。

“一年兵！一年兵！”

“找一年兵？想請他們去侍弄牲口嗎？真是做夢。現在呀，一年兵正在軍官室里圍着火爐吸煙哩。咱們可倒在這兒凍得發抖。”

“一年兵這些家伙，至少也得給牲口飲完水再去呀。剛點完名就喊着學習，急忙跑到軍官室去啦。”

“學習還不是為了將來拾掇咱們①！”

“哼，一年兵簡直是隊里的客人！”

“還是頂重要的貴賓吶。”

“对呀，真是頂重要的貴賓哩。”

“放把火把軍官室燒掉得啦！”

田川二等兵和安西二等兵好不容易才从班里逃出去。

還沒吹息灯号，士兵們就都鑽進毯子里。木谷也学他們，鑽到剛才染一等兵帮他鋪好的毯子里，但是他睡不着。他左边牀上的毛毯，在值星兵喊飲牲口的时候，被這張牀的主人卷好搨走了。因为今晚輪到他当馬廐勤务。牀上赤裸裸地露出稻草垫子，給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

木谷右边的牀主人直到要息灯时候，才回來。他向木谷說了兩三句話，就不响了。他是去年五月入伍的补充兵，長着个細尖的腦袋。这个兵現在在一号司廚班值勤，要在清早四點鐘就起牀上司廚班去。他用粉筆在牀前地板上寫了几个字：“明早四點鐘叫我。”

毛毯里暖呼呼的。躺下以后，体温逐漸積存在毯子里，慢慢暖和起來了。因为木谷的監獄在石切的深谷里，昨晚值班看守在交班时，对接班看守报告說：气温降到零下八度。監房的天窗虽然天黑前被看守关上了，寒風却仍然吹進來。房頂盖得很高，並且为了防备犯人伸手够到，沒有加天花板。厚厚的地板透过毛毯吸去了睡在地上的犯人的体温。“冻死了，冻死了，睡不着啊。看守大人……”从監房里傳來哀訴声。但木谷能忍受这种痛苦（陸軍監獄里被判处長期徒刑的犯兵們唯一的願望，就是从这地獄里轉到地方監獄去。但以現役兵的身份入伍，還沒有服完义务兵役年限的木谷，根本沒有被轉去的可能），連懲罰監房的生活，他都忍

① 在高等学校讀書的日本青年知識份子，从学校畢業入伍后，如能申請自己負擔入伍期間的一切費用，可成为一年志願兵，將二年的义务服兵期縮短为一年，並受特殊訓練，經過考試后可獲得伍長以上少尉以下的官銜。这些一年志願兵又叫做幹部候補生。

受了。典獄長在這兩年的時間內，每月總是向師團軍法處彙報“該犯尚無悔改之意”。在每星期一召开的看守會議上，他的分數也从沒上升過。可是，儘管這樣，當臨近滿期的時候，木谷却非常強烈地希望趕快得到釋放。

三天前，木谷在典獄長會面室里聽到假釋的預告。他從勞作房出來，被歌班看守緊跟着，走過淋浴場和單人監房，從看守值班室向右拐，斜穿過營場的一頭，來到通往衛兵室的路右邊的樓房前面。這樓房只有一扇綠色的門。“進去！”看守說。木谷進去後，對着正面的講台立正站着。“敬禮！”看守喊。木谷一抬頭，看見高顴骨、下腮格外瘦陷的那位典獄長擺出一副溫和的面孔，站在那裡。“你這回表現得很好。我一直想讓你早一天回隊，好得到為國効勞的機會……，可是，只有你，我不敢馬上放你回去。我曾幾次為你考慮，甚至為你哭過好幾次。我和看守長都哭了。雖然這樣，遞上去的申請書都被師團部退回來。這回好不容易才得到批准，三天以後你就可以回去了。我也就放下肩上的担子哩。在這三天的時間內，你要深刻反省以往的行為，考慮考慮回隊後應該怎樣為國効勞，希望你思想上有個準備……”典獄長的訓話很長。木谷很清楚他每句話都是在說謊，而且他也並不怎麼想從這位典獄長嘴里探聽什麼消息，因為關於假釋的事，值夜班的看守早已對他說過了。木谷耳朵听着典獄長的說教，心裡却懷念着女人的姿影。這兩年來，他所見過的、聽過的、想過的，到底都是什麼呢？他懷念着那個胸部丰腴的女人，渴望着出獄後馬上去看她。這位典獄長叫犯兵趕制的衣櫃、梳粧台和箱子等都送到哪兒去了？這些木谷都很清楚。典獄長刺死了自己妻子這件事，已經在犯兵之間廣泛地傳開了，但他本人却還不知道，仍然照舊擺着威嚴的架子，支使犯兵。哎！把這些回憶都拋到腦後去吧！

然而，他总是想尽可能赶紧找到林中尉的住址，冲到他家去。虽然他听说过林中尉已经不在原队，可是，不管他调到哪个部队，他都非找到他不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得先去见见军需室的金子伍长（在监狱里，木谷从新犯兵的嘴里，知道金子伍长已升为军曹）。……林中尉那张活像蜡人般的灰白色面孔，就是现在还仍旧浮现在木谷的眼前。就是这个林中尉，把木谷送进那所每天响着钟声的监狱里，关了两年的岁月。木谷不能忘记林中尉那支形状匀称、细细的高鼻梁和那向两旁伸出的招风耳朵。木谷在监房里，每晚都梦想着一出狱就马上跑到林中尉那兒去，狠狠地揍他一頓。他想捣碎他那张活像加了工的蜡人般的脸孔。

如果可能，木谷还想去那个岡本检察官——那个完全听信林中尉的片面申诉，提出虚伪的控诉的检察官。……还有中堀中尉和山屋上尉——他俩为了不把木谷押到军事法庭，而热心奔走过。

哎！在监房里天天梦想着的，出狱后要做的的事情还很多哩。他要找到经常打他的那个暴戾的看守的家，……要写信给在炊事班服役的犯兵谷，……还要自由地伸伸懒腰，舒舒服服地躺下来休息，……哎！真想立刻飞到外边去……。

今天，木谷的身体虽然疲惫不堪，但，却很难入睡。

不久，吹了熄灯号。

班里也渐渐沉静下来了。木谷又想起女人来。他感到不立刻跑出去见到她，就再也不能像在监狱里那样克制自己；不过，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花枝。

木谷爬起来向厕所走去。石砌走廊旁边的被服库对面的军官室还有灯光，从里面传来嘈杂的谈话声。

回到班里，木谷蹑着脚悄悄地走近曾田一等兵的床前，但是，却始终没敢摇醒他。

第二章

一

在火爐上烤得吱吱直响、發了焦的年糕的气味，把曾田一等兵帶出到他一向叫作“真空管”的“兵营”的外部來了。他深深地呼吸着，大口吸了兩三口年糕的焦味。这年糕是兵营里沒有，而是外面——“真空”外面的东西。（今年过年，隊上都沒有發給年糕。过年时，擺在士兵們面前的，只有八勺^①酒、干魚子、糖醋蔓菁和海帶卷。前天曾田吃的喜糕，是从家里帶來的。——曾田覺得兵营正是这样愈發加强着真空的特征。）因此，他覺得拚命吸着年糕焦味的自己，真好像把嘴伸出水面，一口一口呼吸着空气的金魚。

这些年糕，是坐在他身旁的小室一等兵在上回外出的时候，瞞过营門哨兵的眼睛从家里帶進來的。年糕的焦味猛烈地冲到屋里每个士兵的鼻管里。曾田一等兵用有些生疎的眼光，望着好不容易才烤得鼓起來的年糕。想來，这年糕可說是外界生活的片断吧。他的眼睛有点模糊了，这是因为他要从年糕發出來的气味中，追遡往事。

^① “勺”为日本的容量單位，一勺約合我國一·八勺。

“媽的，都吃了算了，沒意思！”小室一等兵近來即使对一点小事，也都愛用自暴自棄的口吻說話。“管它有沒有意思吶，吃，吃，吃光它！就是准尉先生進來啦又怎樣！管他呢！”可是，为了不使隔壁辦公室的准尉和曹長聽見，他还是放低了聲音說的。

時屋一等兵倚在曾田一等兵身后的辦公桌上，稍微翹起薄嘴唇的右角，默默地伸出蒼白的、細長的手指，按住鼓起來的年糕。

“上司廚班去要白糖好不？給司廚班打電話吧？”小室模倣軍需室市村中尉的口吻說，但是从缺了門牙的口里發出的聲音，好像漏了氣，聽不清楚。“‘喂，喂，司廚班嗎，大江在不？大江軍曹，哦，在嗎？我是軍需室市村中尉，現在在戊隊，馬上叫人送一罐白糖來。嗯，是啊，要馬上送來！’咱們也能這樣說了算，那有多好！曾田三年兵大人。”

“我也希望能這樣哩。可是啊，憑你小室這副嘴臉，司廚兵也要給你嚇跑啦。他們以為你的牙齒是吃白糖吃爛了的，所以若跟他們要白糖，他們就一定會說這兒沒有讓人吃爛牙齒那么多的白糖哩。”

“這話不錯。”小室高興地說。

“火爐，要滅啦吧？”時屋說着，從過大的領子里冷瑟瑟地伸出細脖子，把它往下一彎，探望着爐門。這時，小室一等兵突然從椅子上跳起來，慌張地拿起火爐上的年糕，扔到牀上的毛毯子上。

“糟了，快，趕快藏起來！來了，一定是大住班長。聽那拖鞋聲，聽！啪嗒、啪嗒、唰唰地響着哩。”小室說。

“不，不會到這兒來，不要緊。”曾田一等兵拿起牀上的年糕，扔進桌子的抽屜里去。

“不对，来啦，来啦，快点儿，三年兵大人！要在抽屉里放张报纸，把年糕盖起来才行呀！”

“怕什么，他来了又能怎么的。”

“哎哟哟，来了！”

“光藏了年糕，不开开窗户换换空气又有什么用。”时屋一等兵说着，隔着桌子把长长的胳膊伸过去推开了窗户。这时外边的脚步声已经来到门前，停住了。

“喂喂，让我进来，答话呀！喂，没人吗？喂喂！”大住班长在门外气势汹汹地敲了一阵门，因为没人给他开开，又使劲踢了兩三脚，结果是踢断了从屋里绑着的带子，闯了进来。

“喂，你们，我来了就不能给开门吗，啊？”

小室一等兵抬起双手，在班长举起的拳头下缩成一团：

“班长大人！这话从哪说起呢。要知道是班长大人，谁敢不开门。我以为又是那个二班的杉班长大人来要劈柴呢，所以才从里面绑上了。班长大人，这，太冤枉。”

“什么叫冤枉，这个混蛋！你这缺牙的嘴说得再周全也是没用的。喂，拿出来！混蛋！刚才吃的是什么？拿出来！”

大住班长伸出脖子，拼命瞪起陷下去的眼睛，推着小室一等兵，一步一步把他逼到房间的一角。小室一面倒退着矮小的身子提防对方的拳头，一面反复地用畏懼的口吻哀求说：

“班长大人，这太冤枉，太冤枉呀。”他的声音里含着士兵的媚气，有点撒嬌的味道。

“什么？混蛋！矮子！你这家伙别以为这回能和往常一样耍个花招就骗过去了。拿出来！不拿出来吗？”班长气势汹汹地喊。“你这家伙，也悄悄地呆在这儿干什么？喂，曾田！你也和他一伙是吧？还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可装得像啊。”

“我並沒有笑呀。”曾田一等兵回答說。

“是你嗎？時屋！”

“不是我，班長大人。”時屋一等兵一面提防着對方的拳頭，一面回答。

“像這樣怎麼樣？像這樣子，我也有點厲害吧？”說着，班長突然把臉伸到曾田一等兵的眼前說。他笑了，可是因為左頰的肌肉不能動，嘴的一角被吊上去，就變成一副可怕的嘴臉。這副嘴臉，好像是特為給自己留着在必要時才拿出來用的。

“嗚、嗚、嗚、喂——說話呀。啊，曾田哥，我呀，我寂寞壞了，你喜歡喜歡我吧。請求你，我是多么寂寞，多么寂寞呀！再也不能忍受啦。”他像女人一般扭動腰部抱住木然不動地坐在那兒的曾田一等兵，把油膩的臉頰緊緊地貼上去。

“喂，拿出來吧！小室，把抽屜里的年糕拿出來烤上吧。”曾田一等兵和平常一樣，好容易才從大住班長的懷里掙脫出來。躲避這擁抱是困難的。他的心已經冷冰冰的了，可是，這若讓對方覺察出來，他的遭遇將是不幸的。

時屋伸出細長的手，拿出藏在牀底下的劈柴。小室也重新把年糕放在火爐上。

二

曾田一等兵很清楚地知道大住班長為什麼時常纏着自己。這和別的所有的班長們、士兵們追蹤他和小室以及其餘的辦公室文書兵一樣，就是想打聽消息。——如果是班長，他們就想知道人事調動和外宿的消息；如果是士兵，他們就想知道復員的消息。可是，曾田一等兵每當比自己軍階高的人向他表示親熱時，就覺

得心情有些沉重，因為他們每次都從他心裡奪去些什麼東西。

“班長大人，明天，要下中隊命令了。”曾田一等兵說。

“又要下什麼命令！這小子。”大住班長已經把小室遞給他的年糕吃完兩塊，一聽曾田說，就大聲問。曾田由他的口氣里感到他好像已經大略知道了這個消息。

“到底還是決定叫班長大人當一班的正班長了啊。”曾田一等兵說。

“這和我有什麼關係！”

“准尉先生說一班班長很不容易幹，所以很久也沒決定。”

“那誰管這些！”

“要不是你老人家，那就很難制住一班吶，到底是准尉大人有眼光哩。”小室一等兵說。

“傻瓜，別胡扯！”班長說，他的臉上卻不禁浮起了笑容。

時屋好像根本沒有聽到他們的談話似的，竟自一個勁兒地削着鉛筆。

“說來，我不知向准尉先生提出過多少回，不愛搞一班，可是真……”

“不喜歡一班嗎？”

“當然吶，曾田，班里有你這光剩下了骨頭的瘦猴兒，每天每天都向准尉先生彙報：今天早上，我們班長大人睡了懶覺，沒有參加点名……”

這樣，帶玩帶笑地說起來，大住軍曹也就容易把自己被任命為一班班長的事引到話題上來。後來，他們的話題從班長的任務的繁雜，漸漸轉到關於隊長、准尉和曹長的閒話上去。當然，每當這種場合，引起話頭的也總是班長。這些下士官無論在什麼時候，對上級的一舉一動都怀着最大的關心，尤其是想詳細地知道

准尉的事情，哪怕僅僅是一点点。

“准尉先生在办公室里嗎？”班長問。“大概又在板着臉說：‘去看看，大住那家伙，是不是又鑽到毛毯里睡懶覺吶？’对吧？”

“准尉大人哪能說这种話，准尉大人不是那种人。”小室在椅子上坐下來說。

“这我早就知道！”班長說。

“又來了。”

“什么叫又來了，你这混小子！准尉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連我这眼神不太好的人也清楚，隊長和准尉先生有哪些不同，我总还看得出呀，是吧。”

大住軍曹对新任隊長沒有好感。这是因为新隊長改变了中隊的很多慣例，因此他也完全沒有理睬大住軍曹在中隊里經常橫行霸道，胡作非为，在人羣中顯示大住是个特殊人物的这种情况。这正說明隊長沒有具备在一个短时期里就能了解中隊原有的慣例和傳統的眼光。不僅如此，更由於隊長对各种問題指示得過於瑣碎，侵犯了下士官的权力，因而使班長再沒有向下屬發号施令的余地了。其实，也可能是因为前任隊長快要昇任大隊長了，並且有鑽營調到师团司令部的野心，而过分地放松了自己的职务。加之，又由於大住軍曹过去曾經和他一起作过战，並且又是当时的下士官中官階最高的一个，因而对他相当放任。

“喂，小室，倒杯茶來，倒茶！”班長吃完年糕說。“要机灵点兒，啊，要机灵！光叫我吃年糕，不預备糖，連茶也不預备，傻瓜！茶，茶，拿茶來！”

“又來了。”小室說。“准尉大人会听見的。”

“什么？准尉大人会听見？哎，哎，哎，哎哟，真嚇死人吶！”大住班長站起來，縮緊脖子，抖着臉說。“喂，曾田，別板着臉

孔，給我出点兒主意呀！已經決定讓我当一班班長，我也沒有办法。不过，我想这相当棘手，一班是个麻煩班呀。我最近担任的是副班長，不負什么責任。可是要当了正班長，情形当然不同了。喂，曾田！喂！”

“那倒也是这样。”曾田一等兵回答說。“不过像我这样的人是看不出什么問題的。”

“別說得这么簡單！”

“您是說一年兵嗎？”

“別說得这么簡單！問題很多哩。”大住班長站在曾田一等兵的后面，把双手按在他的肩上，使勁一按。“幹么，你的肩膀長得这么單薄？每天暖呼呼地烤火爐的人，到底和咱們不同啊。”

讓班長这么一說，曾田一等兵的臉頓時紅起來。

“別这么說，沒有火爐，那实在是不能幹什么啦。拿筆的手都給冻僵了，那就根本沒法寫字呀。”能这么爽直說話的，只有高等师范学校的畢業生、当数学教員时被征入伍的时屋一等兵一个人。时屋弯着細長的腿，蹲在火爐旁边，正在揉揉据說是刻蠟板累痛了的右手手指。大住班長臉上挂着奇怪的表情看他一会儿，就淡淡地說：“这，也許是这样。”接着又从曾田一等兵的背后伸过腦袋，望着曾田的臉說：“最近回來的那个木谷——他在班里怎么样？每回我到班里去，他好像总想躲着我，我看是这样。”

“那是因为还不熟吧。”曾田一等兵从肩上拉开班長的手指，回答說。現在，在这中队里，他最关心的便是这木谷一等兵了。但这和他內心里的情感一样，是决不能向队里的任何人洩漏的。而且，班長愈接近自己，他便愈想和班長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虽然並沒有任何逃避班長的理由，但是因为他知道班長对自己怀着錯誤的認識，而覺得班長在自己身上下功夫的那股勁头兒真太可憐了。

正因为这样，他在班長面前很少講話。但这位班長竟連曾田臉上的表情究竟意味着什么都不知道啊。

小室一等兵从办公室拿了茶杯和茶壺回來，給班長斟上一杯茶。

“真慢！”大住班長說。

“三年兵大人，請！”小室一等兵說。

“別这样呀。”曾田一等兵表示謝意說。

“哎喲，可別这样啊！”大住班長學着女人的口氣說。

“我呀，想把他……真的，想把他教育成人吶。不然，太可憐啦。”大住班長喝完茶又開口了。“好不，曾田，你也多少照顧他點？当了班長以後，還要求你。不過，沒当以前，我就求你這個。喂，小室！紙煙，紙煙，別小里小氣的！”

“這，當然啦，我一定會照顧他的。”曾田一等兵回答說。但在心里却这么想着：當然啦，我所說的照顧，和你所想的意思完全相反哩。曾田的臉色眼看着暗澹下去了。

“啊？不對，准尉先生來啦……”班長喊了一聲。只听从走廊里傳來了愈來愈近的緩慢的脚步聲，這除了准尉還有誰呢。

“這可不對頭。”班長突然慌張起來。当准尉開門進來時，“哎喲，難為情……”班長邊說邊从准尉腋下鑽過去，就連頭也不回，急忙跑出去了。三個兵看到准尉進來了，馬上立正站好。

“怎麼啦，空氣不好，快開窗戶！喂，曾田，那天回來的木谷怎麼樣？你給我喊來。我早就想跟他談一次，要是在班里，就叫他來。”准尉慢條斯理地踱到曾田一等兵的身邊，臉朝窗口，望着正在修筑的防空壕說。

“是！我去叫木谷一等兵來。”曾田一等兵回答說。

“要是在班里就叫他來，不在，就回頭再說。”准尉說。“大住

那家伙，怎么回事，有什么‘难为情’呀？”

准尉向曾田一等兵摇摇头，瞥了一下还留在室内的两个兵，但好像是沒有看到他們。他很知道办公室的文書兵为什么喜欢聚集在这个單間的准尉室。他們借口說办公室太吵不能办公，就帶着鋼板和鉄筆到隔壁这屋來。他們为了逃避办公室的上級和隸屬於上級的命令系統，至少每隔一小时总要來一次……这些文書兵除了曾田一等兵以外，其他軍齡都很短，因此即使离开办公室，也决不回自己的班；如果回到班里，就必然会受到老兵們的支使。他們的軍齡是还要从事打扫、整理、开飯等班內劳动的。

“喂，时屋，幹吧。”小室一等兵感到从准尉那边吹过來的空气，使他們再不能閑下去。他那張小臉上的肌肉好像收縮得更紧了。

“嗯，幹吧，把蠟板刻完算了。”时屋一等兵一面通着火爐，一面回答。他們在門口向准尉敬了个礼，走出門外，才敢互相望了望，噉了噉嘴唇，打了个寒顫。……他們放輕脚步跑進办公室里。

准尉若無其事地、默默地从窗口張望着士兵們在挖防空壕。可是，当剛才那两个兵走出去的时候，他向他們背后投去的眼光却是冷冰冰的。

三

曾田一等兵想跑步穿过走廊，但沒跑到楼梯口，就在軍械庫和被服庫門前被攔住了兩次。曾田本來是因为預料到会有这一招，所以才快步跑过去的，但他們却也像早就准备好了似地紛紛从門里伸出头來把他喊住。

“喂，曾田！等一会兒，等一会兒，等一会兒，來，進來呀！”

喂！”在軍械庫門前攔住他的是用水兵長。曾田一等兵把手掌打開來伸出去。

“給你。”對方把一個裝着糯米饅頭的紙口袋放在他手上。當然，用水兵長所想打聽的，不外乎是外出的消息，因為隊里傳說着星期日可能不叫外出了；同時，又散播着家在遠地的下士官可以外宿的命令也撤消了的消息。據說這主要的是為了要留下一定人數的防空員。

“喂，曾田，有沒有外出？沒有嗎？喂，能有吧？你要說：有！”用水兵長的話逗得在他身後正擦着槍械的雜勤兵哄笑起來。

“兵長大人，好像是有的。”曾田一等兵說。

“哦哦，有嗎？好，舒服，舒服！到底還是曾田哩。曾田，曾田——真甜，真甜！”

“喂，曾田君！”在庫的最裡面、靠窗口坐着的吉田軍曹一扭一扭地跳過攔在地板上的手槍，湊上來說。“喂，那位准尉先生，他說過給我幾夜外宿？兩夜？還是三夜？”

“這，這個……”

“這個怎麼樣？難道說……”

“說得是……”

“喂，曾田君，求求你替我狠命拍拍准尉先生的馬屁，求你啦！那個准尉對我，最近好像有點不太高興，求你啦。”

“像這種事，拿我的力量來說是幫不了忙的。”曾田一等兵回答說。

“別，別這麼說。就這樣，就這樣——求你啦！”吉田軍曹做出用雙手撫摩准尉后背的樣子說。“就這樣，啊，拍拍拍的，拍几下呀，求你啦！”

“沒有問題，班長大人。”曾田一等兵回答。這當然是敷衍。他

知道吉田軍曹是一个光为自己打算的人。

曾田一等兵从軍械庫出來，不一會兒又被站在門口等他的被服股兵長抓住了。

“喂，曾田！”兵長像女人似地扭着臉喊他。那張臉眼看着又帶上了哭相。“我說，外出的事怎样啦？有嗎？怎样啦？曾田，啊，有吧？”

“也許有吧……”曾田故意叫他着急。

“什么呀！曾田，哪有这么回答的呀？有嗎？究竟怎样？說呀，啊。”

“我不是說‘也許有’嗎？”

“每天搞这个像估衣舖似的玩藝呀，真可憐吶！这还不都是为了弄到外出嗎。”

“还是为了皇國吧！”曾田一等兵說。“外出是有哇！有，可是我这回輪上了防空員，得留下呀。”

“这是你个人的問題，那不是一回事。我問的是有沒有外出啊。好吧，那么……”兵長的臉又像是馬上要哭起來。他倆是同年入伍的补充兵，但因为其中的一个“勤勉忠实”、会說話，所以已經当上兵長了。

四

曾田一等兵回到班里來找木谷一等兵，但他却不在他那張放在北面东头的牀上。木谷一等兵回來已經三天多了，很少离开自己的牀。他不是坐在牀上，把上半身藏在板架下面昏暗的地方，就是把毛毯盖好伸在前面的双脚，把下巴放在支起的膝盖上望着屋內。不过，他回來后的第二天，倒是忙着上各班長室报到了。

曾田虽然把报到顺序告诉了他，但不晓得他是怎样报到的。只有一次他偶然听到木谷从下士官室传出来的报到的声音，虽然听不太清楚，却可以听出他是在说刚从陆军医院回来。那天，曾田看见他去过操场，不过从第二天起，就又整天呆在班里，默默地度过孤独的日子。曾田一等兵起初觉得木谷好像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可是到后来又完全不来找他了。虽是这样，曾田仍然时常主动地去接近他，想找个机会跟他谈谈，尽可能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并为此下了功夫，但到后来，他发觉木谷好像有了回避他的迹象。原来，从木谷回来的第三天起，班里就散佈了关于他的各种谣言。木谷当然知道这个，而且大概也正是为了这个，头一天就捉住一年兵或现役兵探问自己不在时部队里的各种情况，但到后来也渐渐地和他们疏远了。当然，关于木谷的谣言，只不过仅仅是谣言，并不是有什么明确的根据的。谣言的内容也只不过是这样：木谷原来在驻朝鲜的部队里当兵，半年前因干了坏事，被调回国内。他自己说是从陆军医院出来的，事实上是被关在精神病院里的，而且还没有完全治好，所以对他还要当心点……。别看这小子满了不起似地整天躺在床上睡懒觉……看样子顶多也不过是个二年兵。不过，听说和师团司令部的什么人有关系，就是前天回来时看到的那个陪他同来见班长的……。曾田注意了这些谣言，不过还从没有听到类似从监狱回来的话。就是这些谣言，也还不是那么普遍地传播在一般士兵里，只不过是老兵们，尤其是在三年兵当中传播着罢了。虽然这样，当有人向他谈起关于木谷的这一类的话，或是间接地听见有人在谈论木谷时，曾田就不知为什么总是心里一怔。他时常想着木谷的事，不知不觉地被这士兵佔住了心。就连在办公室里坐在准尉身旁的桌上动着铁笔的时候，脑子里也在想着什么，追踪下去，每次想的都和木谷有

关。

木谷未到这班以前，他主要关心着一年兵——大学生入伍的一年兵，现在却开始移到木谷身上去了。

曾田一等兵以为木谷或许是上厕所去了，便等了一会儿。可是很久也不见他回来。班里只剩下请了练兵假的今井上等兵，曾田却不愿意主动地向他开口。他又想到下士官室去看一看，但一想要进下士官室，又得在门口喊一声“报告”，又得敬礼，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曾田慢慢地拖着拖鞋的响声走下楼梯。到了楼下，他忽然想起顺便上厕所，这时他才发觉自己忘记戴帽子出来。如果回到办公室去拿桌上的帽子，就得向准尉报告没有找到木谷的事，这么一来，准尉一定会说不必再找了。于是他想向路过的一年兵借顶帽子，便走到走廊后面到厕所去的小道上等着。头一个走来的是一年兵弓山。他从后面操场穿过厕所旁边落光了叶子的樱树，拖着打绑腿的两只腿一拐一拐地走过来。看来他很疲倦，脸色很难看，他一看到曾田，就格格地笑起来。

“怎么啦？”曾田一等兵说。

“是！”弓山回答说。“练兵的时候发了一阵晕。教官大人叫我回来休息，我就回来了。”说完，弓山且不理曾田，解起绑腿来。

“够受吧？”曾田望着弓山的冻裂成瘡、流着膿的湿漉漉的手背问。“不要紧吗？”这句话，当然是问他今后能不能受得住军队生活。

“是！我想不要紧的。”

“军队，就是这样的地方。”

“是，我渐渐明白了。”

“怎样明白的？”

“是……”弓山的身子原来并不茁壮，现在又消瘦了一些，肩

膀就变得更窄了。他的臉虽不算是漂亮，但是他那結实的鼻子、臉頰的匀称的綫条和鮮潤的血色，入隊時曾給人以新鮮的感覺。可是現在，却像整天蒙着一層塵土似地，變得又黑又髒了。在一年兵里，他的思想最健全並且最能掌握自己。這一點，在最近更得到確實的證明。曾田不能毫不關心地看着大學生入伍後在班里的樣子，他的心不時為此顛抖着。軍隊生活是這麼快的使他們差不多全失掉了控制自己的能力，眼看着就把自己內在的弱點暴露出來了。曾田禁不住憎恨起這麼無情地把一個人心深處的一切都揭露無餘的軍隊；同時也開始厭惡那些學生兵。弓山是他們里面極少數沒失掉克己力的一个。

弓山把好不容易才解開來的綁腿，又重新打起，他沒有回答曾田的問話。“和從前想像的完全不一樣”，這是弓山半个月以前向曾田吐露過的想法。但從那以後，弓山並沒有再進一步談出自己的想法，曾田也沒有追問他。“軍隊就是真空管呀！”曾田感情一激動，幾乎脫口喊出，但忽又忍住了。染一等兵搖動着手里的擦馬工具袋走了回來，曾田叫住他，向他借皮鞋和帽子。

“染！喂，把你的鞋和帽子借我用一下。”

“好的。”染一等兵答應了。

“三年兵大人，您看我的行，就用……”弓山二等兵說，但曾田已經把染一等兵的帽子戴上，鞋也穿上，向廁所跑去了。他從廁所小窗口看見木谷正在靠廁所左邊、立在高高的射的台后面的樁子下面蹲着。曾田吃了一驚，睜大了眼睛仔細一看，他蹲着的地方，旁邊有一堵為了防止射的台的砂土坍下來、用木板和木棍搭的堅固的牆，後面還長着三四棵老白楊樹。蹲在那兒，除了從這靠靶場斜右邊的廁所里望過去以外，從別的地方几乎是無法看到他。曾田更仔細地一看，木谷好像是在用雙手挖着老白楊樹根

的泥土。

曾田一等兵撒完尿，喊了一声等着还帽子和皮鞋的染：

“喂！染，再借我用一会儿。你先把我的拖鞋拿去交给办公室的中队勤务兵。”

“三年兵大人，这要命呀。”染一等兵嚷起来，但结果还是说了一声“好吧”，便拿起拖鞋走了。

五

曾田一等兵想马上跑到射的台后面去，但等他穿过山茶树，快到靶场时，却又改变了主意。在斜前方，曾田看到木谷一等兵确是在用木片挖着地。木谷不时抬头四下望望，然后又继续挖着。曾田决定等他干完这莫名其妙的事情往回走的时候再截住他。出乎意外，木谷很快就干完走回来了。他并不从射的台后面直接走到这儿来，而是沿着射的台绕了一圈，然后从对面穿过营场，装作从营场回来的样子，出现在厕所旁的盥洗室里。

“木谷君。”曾田一等兵也装作刚解完手到这儿洗手的样子，扭开木谷身旁的龙头。木谷一怔便回过头来。他把双手放在从快要冻结的水龙头里流出来的细细的水流下面，洗起手来，刚巧这时从云层里露出的太阳，从前檐下射进来一道光线，照亮木谷的手。曾田头一回看到印在这手腕上的好几条伤痕，肌肉紧紧地收缩在一起，好像被火烧烂了。木谷不吱声，只把脖子伸出来翻着眼皮瞥看他一眼。接着，又伸出脖子点点头说：

“原来是曾田君呀？”

“准尉大人叫你，马上可以去吗？”

“准尉大人？”木谷慢条斯理地转着脸说，他的视线却越过曾田

頭頂，朝他身後望着。只見他的眼睛直往上移動，接着便聽到有人說：“喂，你，站在這兒發呆幹嗎，啊？”原來是一個身上斜掛着值星帶的軍官，從廁所那邊走了過來。

“喂，你是誰？哪一個中隊的？為什麼不帶隊章？哪個隊的？”長滿連腮鬍子的軍官問。他是另一個中隊的值星官。

“是？”

“為什麼不喊‘敬禮’？為什麼不敬禮？”

“是……”

“為什麼不敬禮？”

“是……”

“哪一個中隊？”

“是戊隊的。”曾田一等兵從旁邊回答。

“沒問你！”軍官說。“喂，為什麼不回答？”

“是！是戊隊的。”

“難道戊隊的兵沒有學過，當軍官走過兩名以上的士兵面前時，該怎樣做嗎？喂，你這是什麼姿勢，這就是立正嗎？看你這眼珠還老是滴溜滴溜地亂轉，再看你這身子，是什麼樣子？全歪到左邊去啦！”值星官大步走過來，粗暴地伸出手，把木谷的身子推向右邊，但他一鬆手，木谷的身子又歪到左邊去了，看起來，好像是故意這麼做似的，這真使站在旁邊的曾田暗暗替他擔心。

“喂，聽着嗎，你聽着我說的話嗎？”軍官擺出要動手打人的架子來，但木谷依然像瞄準似地定着眼睛默不做聲。“跟我來！”軍官嚷着，木谷還是一動也不動。軍官又訓了他一會兒，但也許是終於沒找到合適的揍他的機會吧，只是訓了他一番，就走開了。

“他媽的！”木谷說。他的眼皮惡狠狠地鼓了出來。但他一看曾田，馬上就微微地笑了。“他媽的！”木谷又喃喃地罵了一遍。

曾田沒能用微笑來回答木谷的微笑，與其這樣說，倒不如說是他錯過了微笑的時機。水龍頭已經完全凍結了，木谷就一下子把手伸進冰冷的積水里洗起來。他那長着稀疏鬍鬚的腮幫，看起來又髒又給人一種冷的感覺。曾田把手帕遞給他，但不再凝視木谷的臉。

“准尉先生叫我有什麼事？”

“這個……，聽說有點事情要和你談。他在辦公室隔壁的房間里等你啊。”

“是什麼事呢？”

“這個……，我可不太清楚。”

曾田好像讓木谷引路似地跟着他走去。來到石砌走廊的門前時，木谷忽然轉過身來，用肩膀推了一下曾田，硬把他推到窗口下。曾田給他的氣勢壓住了，摸不透他究竟要幹什麼。

“曾田君，你，大概聽說過我的事情吧？”木谷說。

這是曾田意想不到的問題。因為他問得太突然，他幾乎說出“不，我不知道”，但是，他終於深深地點了點頭。木谷伸出脖子來，眼睛直發光。

“曾田君，關於我的事大家在班里說了什麼？”

“這，不，沒有說……”

“可是，總有人談到我吧？”

“不，我想是沒有人注意你的事。”

“第一兵長呢？”

“他？也沒有說過什麼話。”

“班長怎樣？他們知道嗎？”

“吉田班長和大住班長知道。”

“別人呢？除了你以外，還有誰知道？”

“办公室的人都知道，不过他们决不会讲出去，所以……”

“是……吗？你，看见过值星下士官开的伙食传票吗？”

“伙食传票？怎么回事？我没有看过。”

木谷暂时默默把头低下，突然又用哀求的口吻说：

“我说，曾田君，准尉先生多嘴准我外出，你不知道吗？怎么样，还得等很久吗？你能不能帮我向准尉提一提，啊？”

曾田一等兵不了解为什么木谷能够这么快就在他面前拆掉了柵欄，曾田却还不能马上就取消原来的界限。他告诉木谷说像他这样的人无论怎样说也不会起什么作用，不过他愿意尽力帮忙。又说现在没有时间，等点名后再详细谈谈，劝他赶快上准尉那兒去。……等他走了以后，曾田想立刻返回射的台后面去挖开木谷挖过的地方看个究竟，但又怕正在挖的时候木谷突然走回来发觉，便改变了主意，回到班里来把皮鞋和帽子还给染一等兵。班里，染一等兵正在叱责弓山二等兵。弓山本来是带着苍白的脸躺在床上的，但为了准备中饭，他不得不爬起来，打开每个人的小箱子，取出碗筷，摆在饭桌上。

“你说病好了？别扯蛋！躺着，躺着吧！我替你搞，躺着吧！看你这副铁青的脸相，是什么样子！”

“老兵大人！我已经全好了。”弓山二等兵像鼓励自己似地说着，继续爬着每张床。

六

当曾田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准尉已不在屋里，只听得他在隔壁房间里低声说话。虽然曾田已经知道木谷确实在隔壁，但也没再到射的台后面去。不知怎的，说不定自己也要被押进陆军监狱

的念头忽地掠过他的脑海。他算出轮到今晚站夜哨的人数后，开始挑选明天的马廐勤务和下週的司厨班勤务；但是他很沒兴趣一頁頁地查看在中隊長名册下面寫着值勤人員姓名的值勤分配表。他想起剛才木谷提到的伙食傳票，便走到一進房門右边、和靠窗的准尉办公桌面对面放着的值星下士官办公桌，裝作要調查中隊的出勤人数和編制人数的樣子，翻开下士官桌上的伙食傳票，發覺在四五天以前的一張傳票上寫着：“增加士兵一名，姓名：木谷利一郎一等兵，由师团部調來”，这才領会了剛才木谷問他的本意。这么一來，他就更不能安靜地工作了。本來，只要准尉不在办公室里，不用說士兵，連班長、曹長也都覺得如釋重負地松了一口气，馬上就都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來。於是办公室立刻充滿紙煙的煙霧和吵鬧声，乱成一团。小室和时屋当然也早已圍起火爐一面喝茶一面打趣中隊勤务兵。曾田沒有参加爐边的談笑。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便从背后的板架上取下“每日命令案卷”來悄悄地翻看着。他在“每日命令案卷”里看到寫得清清楚楚的木谷的归隊命令（根据师团長的命令發表的）。命令明明指出木谷是从陸軍監獄归隊的。这“每日命令”歷來是記載有关部隊行动的一切重要事項並向各中隊公开发表的。曾田对自己一直沒有注意这一点的疎忽不禁有点好笑。想到这兒，他又記起前天从师团部送來一份關於最近部隊里存在的犯罪傾向及克服办法的通报，那上面有關於木谷的报告。虽然在通报里並沒有提出木谷的姓名——用了假名，但現在重新回憶起來，覺得通报上說的确是指的木谷。他連中隊勤务兵給端來的茶也顧不得喝，就立刻拿出“通报案卷”來查看。那是一个月以前發佈的，是犯罪情报的一部分。曾田重新又把它讀了一遍。通报用对照的方式举出一个士兵爭取悔过自新的例子，和一个士兵已經沒有自新希望的極坏的例子。从犯罪性質來推測，

可以看出后面这个最坏的例子正說的是木谷。有一名士兵曾因兩次犯罪被判处兩年零三个月徒刑。一次犯罪是在枚方火藥庫放哨时，偷了巡察官的錢包；另一次犯罪是洩漏軍事机密。該士兵在服刑中虽經典獄長和工作人員諄諄教誨，不但毫無悔过之心，反而前后三次对值班看守动手抗拒教誨；甚至更企圖用劳作工具从背后殺害看守，因而曾在獄內受过数次犯規处分。这种窮兇極惡的士兵，在以往处理的隊內犯罪案件中極為稀有。產生这种罪行的原因所在，归根結底仍是完全缺乏國家观念所致。由此可知，在培养忠实、优秀的士兵时，灌輸國家观念和皇軍的自覺性是如何的重要。希望各部隊吸取經驗教訓，作为教育士兵之参考。——通报的主要内容大致是这样。所用的大都是像“窮兇極惡”、“毫無悔过之心”、“兇殘暴戾”、“不知人情，全無为國尽忠之意”等語气十分肯定的詞句，使人明顯地感到执筆人是在企圖引起讀者憎惡的感情。当然，这些形容詞又是和前面好的例子上的“一旦悔悟，即恢复了温順之美德，經常認真反省並自責所犯之罪行，一心等待解罪自贖之日，誓死报國之心日益坚定，已成为獄內的模范犯人”等詞句一起，用对比的筆法寫成的。这寫的是一个从部隊逃走，遺棄了軍械之后，因無处吃飯，便闖進民房搶飯的士兵入獄后的表現。

曾田一等兵从这通报里得到的印象，比前几天閱讀时更深刻了。他把那个士兵还犯了未遂罪的事情記在心里，重新思考着木谷的面貌。他觉得也許这也很有可能的；但是，当想到“毫無悔过之心”这肯定的詞句时，他無論如何又不能从木谷身上看出这种特征。於是他又怀疑那可能是犯罪内容和木谷相似的一个士兵。这从木谷畏畏縮縮的动作里，無論如何也不能得到这么强烈的印象；即使估計到这种文章是出自認為寫文章就是誇張的軍人

之手，也覺得和具体的对象過於不相稱了。

“三年兵大人，可不可以把通报借我看一下？”当有人从对面伸出手來的时候，曾田好像要遮掩自己的犯罪事实似的，把拿着通报案卷的手縮回來，合上了案卷。

“三年兵大人，一会儿，我只看一会儿呀。”这是近海上等兵。“什么事，您看的是什么呢？”对方虽然是个二年兵，但却是个上等兵，因此說話总帶点威脅口气。曾田默然不語，把“通报案卷”遞給对方，但在這種場合曾田决不是对他表示回击的意思。

“三年兵大人！三年兵大人！”小室一等兵在火爐旁一面喊一面眨眨眼，暗示他那兒又有好东西吃了，但曾田却沒理他。过了一会兒，小室又走过來說：“三年兵大人，湖好了糖水哩。”曾田也沒有去。他还在想犯罪情报。当他想到那个士兵偷了軍官的錢包，和毫無悔过之心，因此已引起当局的憎恨的时候，虽然覺得凄慘，但却感到一种快感掠过心头。

“中隊勤务兵！喂，沒人嗎？”好像从隔壁房間里傳來准尉的喊声，但沒等听清，声音就消失了。过了五分鐘模樣，又傳來喊声，很清楚，这是准尉的声音。

“三年兵大人，您剛才不是沒事嗎，那么去一下好吧？”近海上等兵說。

“好，我去。”曾田回答說。

这时办公室的門被推开，有人在喊着“报告！”一看那正是木谷。他比回隊那天被准尉領着第一次進这房間來的时候更狼狽了——彷彿被四周的人压抑着似的。他把头左右轉了兩三次，望了一会兒，好不容易才認出中隊勤务兵，告訴他說：“准尉大人說了：近海上等兵或曾田三年兵，不管誰都成，馬上來一下。”

“好，我就去！”曾田走近木谷說。

“是！謝謝您。”木谷像對初見面的人說話似的，用一種拘泥的口吻說。小室起初像是有點懼怕似地躲開了，接着又用他那對敏捷的耗子眼，從頭到腳打量起木谷來。

曾田到隔壁去接受准尉的命令，從辦公室准尉辦公桌後面的重要文件箱里取出士兵履歷冊和兵籍簿，又走回來的時候，在窗下的辦公桌前看見木谷低著頭站在懶洋洋坐著的准尉身邊，用沉重的口吻說著話。

“那麼，說來說去，就是給你們家里去信，也不会有人來嗎？”

“是！不，這，我想阿哥會來……”

“剛才，你不是說阿哥……，你哥哥決不會來嗎？”

“是！我想他大概不會來……”

“怎麼搞的？到底會來不？愈說愈糊塗啦。木谷，啊，究竟怎樣？”

准尉的口氣像貓的腳掌似的那樣柔和，而且看來還要更柔和。准尉愈是這樣，木谷就愈是畏縮地搖著頭。

“好！就決定寫信叫你哥哥來，可以吧？”

“是……”

“哦，給我吧。”准尉伸手接過文件。木谷連看都沒看曾田一眼。曾田從准尉這柔和的口吻里，感到他正在對木谷施展他那老練的手段，想把他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原來，下士官們都被准尉這套手段迷住了，都認定准尉先生是個懂人情事故的有涵養的人。中飯後，曾田在班里從木谷的口里打聽出准尉和他交談的大概內容，他們並沒談什麼重要的事，主要的只是談了關於木谷的家庭。因為木谷的哥哥住的地方，准尉從前也在那兒住過一個時期，准尉就從哪一道街上有什麼舖子等等嘮起家常來，到末了決定叫

他哥哥來一趟。——當然，曾田對待准尉也和准尉對待木谷一樣，都採取了虛偽的態度。曾田回到辦公室，准尉的勤務兵正端出准尉的碗筷，用抹布揩拭着。曾田連忙寫出值夜哨的人員，用粉筆填在小黑板上的格子里，掛在走廊的牆上。這時，練完兵的一年兵也跑回走廊來了。他們為了給一年兵組長解綁腿，蹲在他的腳下要求着：

“上等兵大人！上等兵大人！請讓我給您解開綁腿！”有兩個一年兵正抱住地野上等兵的右腳，互相爭着說：“讓我解”“還是叫我解”。曾田一看，其中的一個是安西二等兵。

“哎喲喲，算了吧。安西，用您的貴手來解綁腿，我可有點害怕呀。”地野上等兵嚷着。

“上等兵大人！您別這麼說，請讓我來解。上等兵大人，上等兵大人！”安西二等兵用膝蓋爬在水泥地上，不斷地扭動着臉說。走過他旁邊的曾田不禁臉上熱了一陣。地野上等兵一看見曾田就歪着眼角，伸出翹起的下巴說：

“曾田呀，這回入伍的一年兵照顧我真周到，瞧瞧這個，嘖！”他甩開安西二等兵的手，惡狠狠地說：“幹麼？算了吧。沒什麼可麻煩你們的！”

七

曾田把地野上等兵的辱罵擱在心上，回到班里來。班里，飯桌上扔着兩個鋁制的大水壺，還沒有人去提茶，也沒有人到下士官室把班長的小飯桌端來，連燒火爐的劈柴也沒有了。弓山二等兵和一等兵們雖然忙着準備開飯，但很明顯，這趕不上開飯號。老兵們都喃喃發着牢騷，冷瑟瑟地抱着肩膀，把屁股靠在桌邊嚷

着：“哎，哎！快点兒讓我們吃飯呀！”

“喂，曾田！”一看曾田回來了，他們就異口同聲地嚷叫起來。
“喂！有沒有外出，到底怎樣了？”

“當然有啦！”曾田沒到他們圍着的火爐旁去，想走回自己的牀，但這時士兵們听他這麼說，馬上“哇！”地一聲一齊歡呼起來，他又站住了。是多麼歡喜呀！喜氣洋溢在每個士兵的臉上，他們不斷地狂叫着“叫人流淚！叫人流淚呀！”他們嚷得更兇了：“喂！曾田，你真有一手。是吧，曾田。真得求你啦，你帶來的消息太好了。喂！快点通通爐子，讓曾田暖和暖和呀！喂，曾田，到這邊來烤火呀！”

“喂！別走，別走，多講些好消息給咱們听听。外出，是几点鐘？”士兵們一听到有外出的消息，每次都要把已經知道的事情翻來复去地問个不住。無論用什麼方式都成，他們总要生方設法地談到外出的事情上來，就是光談一談也會給他們帶來可憐的喜悅。
“七点鐘，是嗎？八点鐘，在营房南邊集合！叫人流淚！叫人流淚呀！”

一個兵猛地用胳膊摟住另外一個兵的脖子往後一按使他坐在自己的懷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你這回把那條白領布借我用用。”

“說啥呀，不行不行。這回，我得把它縫在那件呢子軍服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在這一一二聯隊的營門前，

惜別的淚兒濕透了花手絹！

老兵們唱起歌來，歌聲愈來愈熱烈，眼看着就潰不成聲了。

他們拿起水壺敲打起來。

“來一個‘滿期操典’！‘滿期操典’！”許多聲音要求着。

有錢的條哥哥①無良心，

風流的上等兵沒有錢，
想煞人的兩顆星^②啊，呀伊啲，呀伊啲！

想煞人的兩顆星啊，呀伊啲，呀伊啲！

“喂，曾田哥，愛我吧，讓我外出吧，啊，求求你呀。”橋本三年兵模倣大住班長的聲調說。從前，當曾田以一年兵的身份入伍時，因為橋本是以現役兵的資格早半年入伍的，所以每天总是用他細長的吊眼從旁邊盯住曾田的行動，到末了兒又把他揍倒。現在由於曾田在辦公室准尉下面工作，橋本倒時常拍他的馬屁，公開地向他諂媚。可是他的所謂媚態，就是把曾田當做女人，不是去偎他的臉頰，便是把手伸進腋下，或者用大腿夾緊他。曾田每回都不得不從他胳膊下面鑽過去，嘴里喊着“哎啲，吃不消，來這麼一手，我可受不了哩”巧妙地躲開他。

“喂，曾田美人兒！讓我摸摸你的奶頭呀，好不！”橋本說着。

曾田今天一方面因為讓對方先下了手，另一方面他的心給木谷的事壓得很沉重，所以沒能像平常那樣機敏地回敬一句，打退對方的進攻，巧妙地逃過這一關。後來，他好容易才從橋本三年兵發出馬的氣味的懷里掙脫了，但又被性癖乖戾、經常從背後等待可乘之機的土谷三年兵捉住了：

“喂，謝謝你踩我一腳呀。謝謝你這一踩可就痛了。雖說你的身子苗條，輕飄飄的，可是痛還是痛呀。”

土谷三年兵的身上發出陰郁的油膩氣味，叫人惡心。曾田回答說：

“哎啲，對不住。因為這橋本哥，把我的脖子勒得太緊，弄得

① 指伍長。伍長的軍階章沒有星，只以條條表示軍階。

② 指一等兵。一等兵的軍階章上有兩顆星。

看不清放脚的地方了。”

土谷寬臉上的一對怒眼，已經完全變成白色的了：

“嘿，是嗎。哼，你給咱們帶來外出的消息，是吧！外出！哼！他媽的有什麼稀罕！”

“是嗎。”曾田學着他的語氣。

曾田的脖子立刻感到土谷猛地屏住了呼吸。

“喂，你以為這樣說就算了嗎？你以為可以用這種態度對待我嗎？”

“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呢？”

“喂，曾田君，你，照顧一年兵真周到啊。”

“是嗎。”

“喂，你這‘是嗎’是什麼話？把橋本三年兵叫做橋本哥，你這是什麼意思？橋本和你，雖都是三年兵，可不能相提並論！請問你還是一年兵的時候，是怎麼稱呼他來着？不是叫他橋本二年兵大人——規規矩矩地叫過‘大人’嗎？是咱們這些人，用這兩隻手教育過你的。你是不是還想像一年兵那樣挨一頓揍哇？”

“土谷君！就因為被你這樣沒出息的老兵揍了，到現在我還是一個一等兵，也一點出息沒有哇。”曾田一等兵用激烈的口吻回擊他，但是以他的軍齡來說，再不可能用更厲害的語句來對付資格比自己老的兵；而且，實際上，他已經感到老兵們就要向自己撲過來的氣息了。現在，他的言語雖然緩和了他們這種氣息，引得他們笑起來，但這只不過是偶然的現象。曾田沖破了難關，三年兵真都嘿嘿地笑起來。

“土谷，土谷，這回你不能外出，憑你怎麼嚷嚷也沒用啦。”

“嘖！喂，土谷，揍他！為什麼不揍他。曾田這傢伙，最近態度可真不像話呀！”

土谷东張西望地望了一陣子，随后就向曾田逼近一步：

“喂，曾田，你又派我馬廐勤务了，是吧？”

“这我可不曉得！編派值勤又不是我一个人搞的。”曾田敏捷地岔开对方的話，一轉身想逃到外面正在叫嚷着“一年兵，趕緊過來，打壺開水來”的人羣那兒去。

这时，地野上等兵走了進來。他照例从槍架旁边，像用自己的手把上半身抛了進來似地一面跳進來，一面問：“什么，什么，幹什么，是誰？啊，是曾田那个混蛋嗎？”等他弄明白了根由，就像喊什么骯髒东西似地喊曾田的名字。“曾田，在哪？叫他來！有趣！我早就想拾掇他一頓！喂，在哪呐？”

“那家伙，最近真太神气了。”一直保持沉默沒表示任何态度的今井上等兵开了口。

“喂！土谷，幹么給曾田幹倒了？”地野上等兵說着，喊了起來：“喂，曾田！”

曾田把这些罵声丢在耳后，想不理他們走回自己的牀，剛走到槍架旁又被从楼下上來吃中飯的用水兵長攔住了：

“喂，曾田，真有外出嗎？听說隊長打算取消星期天的外出，喂，这是真的嗎？喂，曾田，到底怎样？你这小子，幹么光是傻笑不吱声，別叫人着急……啊！”

“隊長本來是坚持取消外出的，可是，准尉先生向隊長申訴了，不叫士兵外出，士气就会不振的。”

“哦！所以还是决定叫外出啦。原來是这样，好，还是曾田有办法，曾田，有一手。小室那家伙剛才在楼下說隊長和准尉先生那么說这么說的，說得糊里糊塗的。我說誰管这些事，問的是外出到底有沒有？他又說什么，不，隊長說不叫外出……。我又問他，那么結果怎样了？偏偏这时軍官室有人把他叫走了，干等他

也沒回來。那家伙可真把我急坏了，鬧得我都出了一身汗。那么，不叫士兵外出，士气不振，准尉先生是这么說的？叫人流淚呀！真的，叫他取消外出瞧瞧，我就蒙着毯子躺他一天，軍械呀什么的，讓他媽的統統生鏽得了。”

“喂，什么事？用水兵長，又怎么的啦？外出怎样了？啊，又出了毛病？啊，喂！到底叫不叫外出呀！”逼近曾田的地野上等兵，伸出粗大的手問着。

“沒事，只不过真叫我耽心，曾田这家伙，啊，哎哎，出了一身汗呐！”用水兵長右手捏着鼻梁，像擤鼻涕似地用力一甩。“媽的，出了一身汗。”

“对呀，这家伙，最近，有点神气啦。”地野上等兵用充滿憎惡的眼睛，睨視着佇立在走廊当中的曾田，走了過來。揍就揍吧——曾田泰然不動。当曾田还是一年兵的时候，最常揍他的就是这个地野。因此，地野的厚皮臉，现在还帶着一种压力压抑着他。但是，曾田的心对这张臉噴出一股灼热的憤怒的火燄。

“喂，喂，喂，算了吧！地野！”用水兵長說。“哎哟，哎哟，叫人流淚！我呀，今井，要穿那件軍服外出呀。喂，地野，把鞋油借給我。”

“一年兵！劈柴还没檢來嗎？”老兵們又吵起來了。

“有人沒有？喂！”“有人沒有？喂！”傳來大住班長的喊声。他是在下士官室門口喊的，因为隔着二班，这兒好容易才听得到。

“喂，有人沒有？曾田，曾田在不在？”

八

曾田为了逃避地野上等兵的攻击，便趁这个机会离开他和用

水兵長，轉身跑了去。当他打开下士官室的門，走近大住班長的辦公桌的時候（這張桌子放在离窗口的右側吉田班長的辦公桌不遠的地方，也正靠着窗口），在門旁的牆壁前倒立着的一个兵呻吟着踣倒在地板上，發出很大的响声。“痛，痛，痛……”，曾田一看，是染一等兵。

“什么时候告訴你可以放下脚的？喂，染！究竟是誰叫你搬动我的小箱子和牀的？說說看！不說，就在这兒倒立着，多嚙說出來，多嚙放你！”大住軍曹把竹刀放在桌邊說。“喂，你还以为和过去一样，过一会儿就会放你呐，錯了。喂，媽的，这回我要搞到底。是誰命令你把我的牀搬到这种地方來？不弄清这个王八蛋的姓名，那就沒完。……真爱哭，要是疝气痛，揉揉肚子就好啦。等着吧，一会儿腦子里充滿血，臉也要变得像酸漿一般紅！——喂，曾田，你來啦？好，我命令你監視他，知道了嗎？”

“班長大人！發生什么事了？”曾田說。

“發生什么事了？你問發生了什么事嗎，瞧，这不是烏賊①嗎？一会儿就叫他仰着身子吐出黑水，拉出泥來。”

“染做了什么事情了？”

“‘做了什么事情了？’这是什么話！瞧这个，这个……”班長指他的牀。

“可是，这，到底是……”

“喂，曾田！你这小子，也想当烏賊？再不就是想当章魚②？”

“是！”曾田瞥了一眼坐在右边故意裝作若無其事、在文件上画着紅綫的吉田班長。这时，吉田班長驀地站起來，砰地一声推开門，气冲冲地迈步走出房間。

①、② 日本軍隊里有五花八門的賈罰士兵的方法，而且代代傳了下來，“烏賊”和“章魚”都是一種賈罰士兵的花樣。

“喂，染！要是吉田班長叫你幹的，就照實說出來。是吉田班長叫你幹的吧？喂，要想照實說，就可以不再倒立下去……站起來。”

看样子染一等兵仍然要繼續倒立下去，並沒站起來。

“好！那么就這麼着吧！”大住班長拿起放在桌邊的竹刀，橫着朝染向上伸着的雙腳打下去。

“噢稀，噢稀，噢稀稀……”染一等兵發出奇怪的叫聲，又砰地一聲向右边蹣倒了。

“喂，我沒說可以放下腳呀。噯！噯！噯！”大住班長一面用竹刀使勁刺着染的腋下，一面說。“好！曾田，我看中你了，当着這家伙的面拜託你。你能答應嗎？喂！問你能不能答應，怎樣？”

“是！班長大人，什麼事呢？”

“問你能不能答應呀，怎麼啦？”

“是！”

“答應嗎？答應嗎？”班長就在說這句話的時候，也不住地用竹刀抽染的脖子。每當竹刀打在脖子上，染就像要轉向班長這邊似的，“噢稀”“噢稀”地喊出充滿痛苦的聲音，像傀儡戲的傀儡似地動着脖子。

“班長大人，班長大人！請說吧。”曾田一等兵說。他聽着染那令人不舒服的難以形容的怪叫聲，方才感到自己對染的感情竟是這麼深。他緊接着又叫了一聲：“班長大人！”

“好！把這家伙帶回班里，讓他說出到底是誰把我的小箱子和牀弄到這種地方來的。這家伙，要像這樣弄死他，這樣，這樣，這樣！”

“噢稀，噢稀，噢稀……！”

“你給我死！死！死！死！”班長的臉眼看着鼓起來了，鼻頭愈

來愈尖，像是在癱擊着。突然，擲起的竹刀把火爐上的水壺打翻了。

“燙……燙！”染一等兵被熱水燙得倒下來，用雙手掩上臉。

“燙嗎？還活着嗎？還活着，就這樣，這樣，這樣！”

“咳稀，咳稀，咳稀！”

“好！曾田，帶他回去！隨你搞吧。趕快帶走！用什麼法都行，叫他說出來。可是不准對別人講。快走，別的班長就要回來了。”

曾田想扶起染一等兵，但是染仍然用雙手掩着臉，不站起來——一站起來，就又砰地一聲蹣倒了。於是曾田就把他背着拖出下士官室，帶回班里來了。但當剛走出下士官室，掩着臉的染便放下雙手，開口罵起班長來：

“曾田三年兵大人，對不住你。那個瘋子，媽的！”他不好意思地把歪扭着的臉轉向曾田。曾田感到這可憐的兵的臉在激動着自己的心。他眨了眨眼。

“我自個兒會走。這麼一點點事，算不了啥。那個死瘋子治不了我。”染一等兵說着，把雙腳站在走廊當中想迈步走出，但兩只腳却不聽話，不得已又把身子倚在走廊上的槍架上，深深吸了一口氣。

“三年兵大人，我已經好了，請您走開吧。要不，又得挨那些三年兵的揍。我自個兒走，請您……”染猛地咬緊牙關站起來，嘴里迸出“媽的！媽的！”的吆喝聲，一口氣走到自己的牀前，抓住牀上草墊的邊緣，蹲了下來。

“喂，染！怎麼啦，肚子痛嗎？”從火爐那邊飛來喊聲。

“是，是肚子痛。”染一等兵答應着，把臉伏在牀上的還是早晨折成四疊的毛毯上；不一會兒就抬起頭來用陰郁的眼神凝視着昏

暗的板架下面；接着又像快轉完了的陀螺似地晃动着头。远处傳來馬嘶声，不曉得他聽見了沒有。

曾田就讓他伏在那里。除此以外他還能做什麼呢？他知道大住班長和吉田班長之間早就存在的矛盾愈來愈尖銳了，他們倆已經公開地互相侮辱，露骨地互相仇視，互相爭奪班內的士兵。於是士兵們就常常莫名其妙地受他們的折磨。曾田大略知道一些他們對立的原因。吉田軍曹是五年來一直呆在這聯隊的下士官，而大住軍曹却是兩年前從前綫調來的下士官。恰像軍隊里的內地組與外地組的對立一樣他們也對立着。大住軍曹好像是特別憎恨吉田軍曹的怠惰；不，他憎恨的是吉田軍曹飄着香水氣味的漂亮的圓臉。但是兩個人對立的尖銳化，還是從一個月前才開始的。那時聯隊里有了一次大動員，幾乎在職的下士官都調到外地去，吉田軍曹就成了中隊里席次最高的老下士官，大住軍曹剛好在他之次。在這以前，他們都是一班的副班長。曾田知道，自從上邊內定把吉田軍曹暫時昇為一班內務班長的時候起，大住軍曹的行動就開始暴戾起來。他要求准尉把自己調離一班。可是准尉說服了他，叫他暫時留在一班，等聯隊內部安定下來再談。尤其是當吉田班長被任命為軍械股軍曹的時候，大住軍曹也被任命為被服股軍曹，但他借口不能勝任，拒絕接受這個任務。他的理由是：他自己願意永遠和士兵們在一起，繼續擔任教育士兵的工作。當然，這決不是真正的理由。雖然也不能斷定他是因為所期望的軍械股軍曹的位置被吉田軍曹搶去了，所以行動才暴戾起來的；但若說他是留戀士兵們，這無論如何也是不堪想像的事。正像軍隊里所有的下士官一樣，大住軍曹和吉田軍曹也都是極端任性的；因此，不可能想像他們除了自己之外會為別人着想。但是，儘管這樣，現在大住班長的要求卻被准尉批准，實際上他就要當上第一班的

內务班長了。这就是說，他已經掌握了立澤准尉；不，也許正相反，是准尉把他緊緊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吧。就是曾田本身也是被掌握在这准尉的双手里的呀。当他想到自己的处境时，無論怎么想都只有这一个看法。在这兒，他除了僅僅是准尉的助手而外，还有什么呢？

九

曾田受大住班長委派的这件事，是件挺麻煩的事情。染一等兵是奉了吉田班長的命令，才來移动大住班長的牀位，看來这已經毫無疑問的了。吉田班長为了把他們的牀位离开一些而叫染一等兵移动大住班長的牀，这完全是可能的；而且在这中队里能想到这样做的，再不会有第二个人。不过，很明顯，他也决沒打算像大住班長大声叫罵的那樣，把他的牀从下士官室搬到别的房間里去；因为吉田班長並不是一个意志坚决、敢作敢为的人；毋寧說能做出这种事的，倒是大住班長。这个大住班長假如相反地比吉田班長地位高，可以这样做的話，那他就一定会做得出來的。然而，曾田如果逼着染一等兵說出真情实話來，那就等於表明他离开吉田班長的陣营，而單單投靠大住班長了。曾田沒有任何理由必須这样做；而且，如果逼着染一等兵吐出真情实話來，染也要受到吉田班長的同样的打击。而且，曾田相信染無論受到多么厉害的毆打，或是遭到更殘酷的私刑，也是决不会开口的。——曾田的心被这个麻煩的任务压得很沉重。他覺得自己無法完成这个任务。因此，他想先把这件事放一下，等大住班長的怒气稍微平息时再說，虽然不敢說大住班長会改变主意，但也許不再这么嚴厉地追究了。何况曾田的心还被木谷的事佔据着，沒有工夫更多

地想染的問題。這時，木谷已經和准尉談完話，回到班里來。但今天却很稀奇，他並沒像平常那樣鋪上毛毯坐在牀上，而是站在窗前，默默地隔着玻璃向窗外俯視。曾田在走廊上就發現了木谷，注視了一會兒他的背影；木谷却好久也沒從窗口移開視線。一個念頭忽然閃過曾田的腦海：是不是從窗口能望到那射的台的白楊樹？曾田很想馬上搞清楚這個問題，就快步走向窗口，但還沒等走到窗前，就被人撞個滿懷跌倒了。他跌在兩張飯桌之間，肋骨撞在桌角上。原來，撞倒他的是個叫佐藤的一年兵。一年兵雙手抱着的五把刺刀掉在地板上，發出很大的響聲。他狠狠地拾起刺刀，放在左邊的牀上。

“佐藤！幹么！幹么！幹么呀！喂，佐藤！喂，佐藤！不懂我的話嗎！”地野上等兵把地板踏得山响撲了過來。“喂，幹么呀？”

“是！”看來佐藤在一年兵里動作最敏捷，又長着一副端正和善的面孔，好像很“聰明”似的，實際上却是最遲鈍的兵，他已經喪失了記憶力。佐藤好容易才做出立正的姿勢，但他的臉已被地野上等兵用刺刀鞘不停地打着。

“是！”

“混蛋！把曾田三年兵撞倒了，還不說一句道歉的話，啊，不說嗎？”

“是！”

“‘是’什麼！喂，趕快去請曾田三年兵大人狠狠地揍你一頓！”

“是！”

“趕快去！”

曾田望着站在面前的佐藤，又望了一下他那離得很近的鼓出來的一對眼珠。那對被平滑的双眼皮蓋着的眼珠，完全失去了光彩。他的室內軍服的前胸部被油和塵埃弄得漆黑。

“曾田三年兵大人！”

“什么事？”

“地野上等兵大人命令我來，請您揍我。”

“哼，是嗎。”曾田故意不看地野。“用不着到我這來，別傻里傻氣的。”

“是！”佐藤回去了。但當曾田剛走近木谷身后的時候，他又轉回來說，非得請曾田揍他一頓不可，不揍地野是不答應的，地野上等兵還要親自來找曾田問話。佐藤渾身和他那對眼珠一樣沒有勁兒。看來他冷瑟瑟的，好像不能再動彈了。佐藤這種可憐相使他回想起從前的自己；但是，佐藤並沒有打動他的心。

“算了，就是到我這兒來，我也不管。”曾田用能使地野上等兵聽到的聲音說。

“可是上等兵大人說，無論如何也得請您揍我……”

木谷已經回過頭來望着他們。他凝視了一下曾田的臉，搖搖頭，又向窗外望去。

“我手痛得正沒辦法，不能打人。”曾田說着，心里暗想地野上等兵今天為這件事也可能要打他。這時地野上等兵正站在走廊當中監視着準備開飯的士兵們，他知道地野這種壓力也正威脅着他。“得啦，去吧！我正在忙呢。”

“是！知道了。”佐藤回答說。他的聲音一絲勁兒都沒有。本來他還想等曾田接着說下去，但看來他好像發覺曾田不會再說什麼了，便默默地鞠了一躬，回去了。緊接着曾田就看見地野上等兵向自己這邊走來，他更走近木谷。

“曾田君，查出來沒有？”木谷不等曾田開口，就主動掉過頭來問。他睜大了眼睛，接着說：“曾田君！”

曾田被他猛烈的氣勢壓倒了。曾田眼前的面孔彷彿是從另外

一个地方——从黑暗深邃的地方伸出来似的。曾田低下头来望着木谷的手腕。木谷笑了。曾田没能理解他的笑，他重新望着木谷的脸说：

“对对，是那張傳票嗎？伙食傳票上並沒寫什么。”

“沒寫什么？”

“是啊。”

“怎么寫的？”

“沒寫什么。是啊……寫的是‘从师团部調來’……。”

“嘿？从师团部調來……”木谷臉上的緊張神情緩和了些，但仍然半信半疑地問：“再沒寫什么嗎？”

“是啊。”

曾田隔着玻璃向那棵白楊樹望过去。啊，不是在窗下的廁所屋頂的远处，几乎都能够看得到樹根了嗎？……根本沒想到能从这里看見白楊樹的曾田，想起自己如果正在挖着樹根时被木谷从这窗口看到的情景，不禁打了个寒顛。这确是很有可能。不，假如說剛才他从下士官室出來就立刻跑到白楊樹下面去的話，毫無疑問地木谷一定从这里已看到他了。可是，从前从这窗口确是看不到那棵白楊樹的呀。可能这是因为从前在廁所和白楊樹中間有一所教育隊的房子原故；而現在，那所房子已和地基一塊兒被移到左边的柵欄附近去了。

木谷为什么挖那棵樹的樹根呢？……白楊樹的叶子已經全都落光了，干巴巴地高聳着，月光斜照在剝光了皮的白色的樹幹上。

突然，木谷握住曾田的右手，把他拉到身边來。

“日报表也是这样寫的？傳票真是这样？曾田君，这都是真的嗎？”

“真的。”

“日报表也是……”

“是吧。”

“日报也是的？”木谷的声音逐渐缓慢下去，显得平静了。

“我还没看日报表，因为曹长正在用，曹长的助手也不放手；不过传票总是根据日报负责人的意见开的。”

“喂，曾田，来一下！”地野上等兵走过来说。“喂，曾田，怎么不答腔啊，喂！”地野上等兵这时活像用双角冲击敌人的公牛。“喂，曾田，你不能揍一年兵吗？这是一年兵的教育呀，班里如果不照我的话办，会教育出什么样的兵来呢！懂了吧，你还是不要揍他？”

“我的手是这个样子呀！用这手打人，会把手打肿了的！”曾田伸出右手，无精打采地摇了几下，他想尽办法做出叫对方讨厌的手势。此外，他再没有别的反抗的办法。

“是这只手痛？”地野一下子扑上来猛然捉住他的手，拉了过去。

“喂，管一年兵的，你干什么？”木谷呻吟似地叫着。“别胡来！”

“啧，啧！”地野上等兵转向木谷。

“别胡来！谁叫你从旁边插进来的？等我的事办完了再来！”

“啧，啧！……”

“他妈的，真混！”木谷大声喊起来，他的脸颊气得眼看着就鼓起来，浑身直发抖，但他抑制着自己。

地野上等兵一步紧一步地挨近木谷，反复嚷着：

“喂，出院病号！你在这班里想不听我的话吗？”

“这一套我是不听的！”木谷定着眼，前额上暴出粗粗的青筋。

“好！我把你的脑袋劈成两半，叫你不愿意听也得听我的话！喂，不信你过来看看！”

这时大住班長正好走進來，大声吆喝着。兩人便臉對臉地屏住呼吸，互相瞪着大眼打量對方。

“喂，有人沒有？喂，有人沒？喂，曾田那小子在不在？”

“曾田不在呀！”曾田好像迎面封住地野上等兵急激的呼吸聲似的，故意拿着腔調回答說。

“喂，曾田！那件事查明白沒有？馬上到下士官室來！你这小子，竟在這兒不慌不忙地閑溜！”大住班長兩手推開圍着他們的士兵，走到曾田的身邊來說。

“我沒閑溜哇。”曾田說。

“閉嘴！”班長嚷。

“班長大人！”

“閉嘴！”

这时，飯桶已經提到班里，每个一年兵一面繞着桌子往碗里盛飯，一面焦急地气喘着。

“班長大人！”曾田又說了一句。

“閉嘴！”班長也又叫了一声。

士兵們笑起來，但这只不过是陪笑罢了。

“班長大人！我就來，現在我有点事。”

“閉嘴！”班長愈來愈有勁兒地重復着說；但他一見曾田嘻嘻地笑起來，就改變口吻說：“什麼，有什麼事？別管它，馬上到我那兒去！”

这时中隊勤務兵來找曾田，說是准尉叫他。

“丰濱！媽的，怎么這個時候來呀！曾田，先便宜你啦，去吧，可有一條，回來要馬上到我這兒來！”

曾田擦過班長的身子，急忙向辦公室跑去。終於和地野上等兵衝突起來了，鬧到這個地步，他再沒有好辦法躲過這一關。

“喂，地野！給我弄点劈柴去。媽的，看你紅光滿面的，准保是天天偎着燒得旺旺的火爐暖烘烘的，烤得沒轍了吧。”班長嚷着，推开地野上等兵的肩膀，走近木谷說：“木谷，怎么了？喂，木谷，怎么回事？”

“是，是！”木谷怯生生地回答着，故意作出一副笑臉。

“怎么啦？瞧你这軍服？領件稍微好看的吧。被服股長真好意思，叫你穿这种軍服！”

“是！”木谷回答說。

“我和被服股長說一声，要穿得像个样兒。总要比一年兵好一些呀。啊，对吧？”班長說。“喂，地野！你是一年兵組長，照顧一年兵是你的買賣，可有时候也要管一点別的事情，啊！”

“是，班長大人！”地野上等兵有点不滿似地說。“班長大人！我也在十分当心着呢。可真是整天忙死啦——你們說对吧？”

“說什么，这是什么話？媽的！”班長說着把屁股完全扭向地野上等兵。他又轉向木谷說：“喂，有什么困难沒有？有就和我說。”

“是！”木谷說着，但他並不走近班長，只望了一下班長的臉就把头扭开了。

“有困难，就馬上來找我。”班長用温和的口吻說，就轉过身去叫了起來：“幹么，这羣家伙看什么！走开！走开！吃飯，吃飯！喂，桥本，幹么在那兒傻站着，活像快亮天的煤气灯。桥本！上馬廐去，馬廐！上馬廐当馬兒吧，馬兒！染，你又像猪鬃一样哼着鼻子啦！”

“班長大人！叫我当馬兒，我每天都可以当，嘿嘿嘿……”桥本回答說。

“什么？媽的！笑得怪声怪气的。你馬上就把話头扯到那上面去。話說得真不像样兒。說話要文雅点兒，啊，文雅点兒。”大住

班長回去了。

“敬礼！”一年兵一齐喊。

“喂！这就是咱們的新班長嗎？够受的！”地野上等兵說。

“喂，赶快叫咱們滿期吧，滿期！”今井上等兵跟着嚷起來。

“一定要讓他嚐嚐，嚐嚐餵牲口的草料！等着瞧！”桥本三年兵罵着。他們懶散地回到火爐旁边去。

“喂！冻死人呐。真个的，还不开飯嗎？別忘了餵我呀，啊，一年兵先生！”用水兵長一面嚷，一面对着手呵气走進來。

木谷重新把視線轉向窗外。

十

办公室里，准尉正在叫人尋找犯罪情报案卷。可是，因为小室和时屋找了半天仍然找不到，刚好勤务兵端了飯來，准尉就用飯了。曾田立刻把剛才自己插進卷櫃最里面的通报案卷拿出來，但准尉說还有一本旧的，叫把那一本找出來。曾田問了一句那本的内容是什么，本來他还想說“可能放在营具庫里，我这就去找”，却把話嚥下去了。他發覺准尉的神情和平常有点不同，但这並不是說他眼睛的活动，或說話的口气有了什么变化，而是准尉动着嘴巴，只望着飯碗，看都不看曾田一眼，而且沒穿上衣，只穿一件灰襯衫的矮小身子等等，使曾田感到了这一点。准尉嘴里含着飯說：

“是寫着木谷的問題的。”

这时，曾田后悔自己不該这么快地从卷櫃里拿出通报案卷來。办公室里其他人員找了半天都沒找到，只有他一个人清楚地知道放在什么地方，这將引起准尉怎样的看法呢？

“我馬上去找找看。”曾田說。

“你能找來嗎？”准尉抬起頭來。

“是！”

“在哪兒放着吶？”

“是啊，這……”

“你不知道嗎？”

“是！我完全不知道……。”为了不露馬脚，曾田故意用士兵的語言回答。現在，他清楚地記起來了：沒有疑問，文件是放在營具庫里。准尉“嗯”了一聲。

“准尉，喂，准尉！准尉，在不在？”

這時從隊長室傳來隊長激動的喊聲，接着，隊長又故作威嚴地喊着：“喂，有人沒有？誰把准尉叫來一下！”辦公室的人們都很清楚地知道這是隊長想保持尊嚴的聲音，大家不禁互相望望，笑了起來。准尉卻沒有笑，他把兩條腿伸在桌子下面。沒有一個人到隊長室去，准尉也沒有命令誰去，他自己也沒站起來。曾田正在想：會出什麼事兒吧，立刻就聽到隊長室傳來猛烈的開門聲，接着，辦公室的門砰地一聲被推開了，隊長的矮小身軀出現在門口。

“敬禮！”隊長在驚惶失措的中隊勤務兵的喊聲中，晃着肩膀走進屋里。大家一齊敬了禮，垂着頭；只有准尉一個人坐在辦公桌前不動。隊長氣沖沖地邁開大步向他走去。他的眼睛彷彿是在笑那還不站起來的准尉。

“准尉！官印在哪兒？還給我！”

“是！官印嗎？在我這兒保管着。”准尉回答說。

“在你那兒保管着？這怎麼行！用完了要馬上送回來。”

“還沒用完……”

“不，今后，盖印全都得由我自己來，还給我！”

“在這兒。”准尉鎮靜地回答着。

曾田听到隊長急促的呼吸声。

“准尉！”隊長喊。“文件你一点都不給我看呐。植勤簿應該每天送給我。今后，一定要这样！”隊長的臉气得通紅。他把下巴往上伸着，看那样子就像擺出架子的小孩兒似的。

“准尉！为什么喊了敬礼的口令你不敬礼？有什么理由嗎？有理由說說！”

“是！我免去了这些礼節。因为在办公室里每次都向隊長大人敬礼，工作就無法進行；所以，我把它免掉了。”

“哼，是嗎！說得真有条有理。好！准尉真好！咱們的准尉呱呱叫，准尉！”隊長不叫他的名字，而管他叫准尉。他这时是把准尉这名词当作輕蔑的称呼用的。准尉的神色很平靜。隊長从曾田手里拿过文件，一看就說：

“什么？犯罪情报案件？！怎么搞的，怎么……啊，这不行，这怎么得了，准尉！怎么能讓兵來管这种文件？馬上收回来！知道了嗎？”隊長把文件还给曾田說：“你是誰？木谷嗎？”

“不，我是曾田。”

站在兩旁看着隊長幼稚的表演的文書兵都給逗得嘻嘻地笑起來。隊長不知他們笑什么，抬起头來像鳥一样轉动着說：

“曾田！文件上寫的事情可决不要对任何人講啊！”

隊長回去以后，大家的臉頰感到准尉室里流动着一股險惡的气流，一个挨一个都默默地裝作有事退出去了。

“不赶快走开不行了，留在这种地方要被怒气吹倒的。走吧，赶快走吧。”曾田被小室拉着回到班上來吃飯，虽然迟了些，但伙伴們还在圍着飯桌动着嘴巴。前几天，在隊長和准尉之間，就为

了下一个星期天是否讓士兵外出的問題發生了冲突；在这以前，由於隊長要求每天早晨他到隊的時候，准尉和曹長必須親自到門口迎接，並且要做早晨的報告，也曾發生過口角。總之，在准尉和隊長之間，好像已經存在解決不了的矛盾似的。曾田一面想一面低頭喝上面浮着樹根一般粗的卷心菜的湯。這時，早就幾次想叫曾田的木谷開口說：

“曾田君！吃完飯馬上下樓去嗎？”木谷說這話好像是在向他打招呼。剛才和地野上等兵的冲突，彷彿把他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不，雖然還不能說是那麼緊密，但總是個聯繫，是軍隊以外的聯繫。曾田回答說立刻要下樓去。

“那麼，晚上再求你吧。”木谷說着沖他微微一笑。曾田也望着他笑笑，他發覺自己已不知不覺地鑽進了木谷的內心深處。他停止了和木谷的談話，又吃起飯來，但心里還是想着木谷。

“媽的，今晚又派上我站夜哨哩。曾田這小子，真沒辦法！真是個天大的混蛋！”遠遠傳來地野上等兵的罵聲。

“喂，曾田！要我的命吶。我剛剛在前天站了夜哨，今晚又派上我，這不要命嗎？”走進來的是二班的里田三年兵。

“前天？哦，那麼，等一會兒給你換過來。”曾田說。他想今天為了夜哨和馬廄的值勤，一定還有兩三個人找他吵鬧。今天，他完全沒有細心辦事的興致。他的心完全被放在營具庫里的舊犯罪情報案卷佔住了。奇怪的是，曾田這時與其說是關心眼前的木谷，倒不如說他的心被過去的木谷佔有了。吃過飯，他立刻走近木谷，把臉湊過去，但木谷卻只是微微地笑，沒開口，曾田也怕他們的行動會引起班里伙伴們的注意，就立刻離開他。他下了樓梯，小心翼翼地走進隊長室旁邊的營具庫。恰巧倉庫的門因為營具股長的助理兵吃中飯的時候沒上鎖，曾田就很順利地進去了。倉庫的

右边放着一張堆滿了“掩体”的桌子。曾田从桌子下面的旧文件堆里，費了很大力气才找出了犯罪情报案卷。这是他从前看过的那册案卷。他前几天想起來的也正是这个；可是，他已經記不清在这上面有沒有木谷的名字了。木谷的案子訂在最后，里面簡略地記載着他的罪狀、審查結果和軍事法庭審判經過等等；但曾田讀完之后並沒有發現什么新的东西。文件只剩下前面的四頁，后面的因为訂卷的線繩断了，可能是脫落下去被压在其他文件里。

那是油印的文件，里面夾着一張用鋼筆寫的紙片，上面是从木谷的罪狀寫起的——

那天是七中隊的林中尉担任枚方火藥庫的巡察。林中尉按照軍規向哨兵木谷問了几句話，巡察完畢便走進衛兵所后面的廁所。这时有人从林中尉掛在廁所旁边木樁上的上衣口袋里偷走錢包。木谷是認識林中尉的，因为林中尉担任过軍需委員。也正因为这样，据說林中尉最初想不出偷犯是誰。林中尉又說他从廁所出來时並沒發覺丢了錢包，可是不久發覺了就立刻返回火藥庫，报告衛兵班長，命令衛兵們搜查。当时，木谷也和其他衛兵一起搜查过犯人。其实是木谷偷了錢包，在衛兵所旁边的木头垛底下挖个洞埋起來，后来才挖出來，藏在自己的背包里的。對於这件事，木谷的陈述是这样的：到了換崗時間，交了班，回到衛兵所之后，到廁所去了。在路上拾到一个錢包，拿出里面的錢，把錢包扔到后院的水溝里去。不过，只拿出錢來把錢包扔到溝里，这决不是因为当时先知道是林中尉的，为了隱瞞自己的偷盜行为才这样做的。他說，当时他完全不知道錢包是林中尉的。——对該犯的陈述，檢察官的意見是：肯定的說，这种說法完全不真实，可以断定其偷窃的动机是非常明顯的。由於被告的第一次陈述决不可靠，就一点一点地追問下去，这样才承認了自己的全部罪行。被告的

态度極端無恥、狡猾，很难看出絲毫誠意。被告在被迫承認以前，一直抵賴，並且毫無根据地誹謗原告林中尉。不但如此，从被告的手册上到处都可看到一个士兵謾罵長官的不敬之詞。我們認為木谷的思想對於維持皇軍的神聖秩序非常有害。这本手册是从被告身上的錢兜子里發現的。——

文件的內容大致就是这样，寫到这兒中斷了。曾田翻了一陣旧文件堆，也沒有找到殘缺的部分。他想起了自己上次閱讀这文件的时候暗暗警惕自己决不要有这样的手册。就是現在，他一面看文件，还一面担心准尉会不会突然闖進來，或者有人会从倉庫南面的小窗向里窺視。木谷到底在手册上寫了什么呢？說是“手册上到处都可看到”，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总之，今后和木谷接近，更要多多提防，免得引起誤会。

曾田沒有被什么人發覺，順利地走出倉庫。其余的部分究竟弄到哪去了呢？他仔細考慮一番，終於猜想不出來。他又想了一下是否要把找到文件的事报告准尉；最后，他决定什么也不說。下午上班后，他花了很長的时间，在曹長室、軍官室和營具庫等所有地方都找了一遍，然后向准尉报告：到处都找遍了也沒找到，准备再找一遍，請准尉再等一等。这天晚上，准尉比平常提早得多回家去了，他走得簡直比隊長还早些。臨走前，准尉对着办公桌乱罵了一陣：

“这么一來，叫我怎么搞工作呀！和尚！色鬼！”

“是，是的呀，准尉大人！尽管隊長大人把官印抓得多么緊，可是若不依靠准尉大人，工作就沒法做好哇。”曹長跟着說。

“嗯！”准尉說。

直到黃昏，曾田才重排了值勤表。他为了执行大住班長的命令，就匆忙回到班里來找染一等兵。听說有一匹馬肚子痛，染上

馬廐給牠揉肚子去了，可能夜里也回不來。曾田望望木谷的牀，木谷也不在。曾田信步走近窗子，透過夜里陰暗的空氣，凝視着聳立在遠處的白楊樹的黑影。高大沉重的府公署的建築物在黑暗中呈現出模糊的輪廓，忽而探照燈的燈光掃過建築物的上空。他的視線順着白楊樹樹幹向下移動，樹下並沒有蠕動的黑影。曾田放下心來，想回到自己的牀上去，剛一轉身就看見木谷站在眼前。

“曾田君，工作搞完了嗎？瞧這個！”木谷把用硫酸紙包好的豆砂糕送到曾田眼前。曾田的心好容易才沉靜下來，笑了笑。木谷又拿出一封信來，求曾田把它投在街上的信箱里。

“有回信嗎？”

“沒有。”木谷嘴里塞滿了豆砂糕。曾田答應了。他打算明天有人出差的時候，順便帶出去，不然就託軍官俱樂部的勤務兵投到信箱里。

“監獄里，往後就要冷了。”木谷說。

“够受的吧，一定很受罪吧？”曾田說。

“嗯，可受罪啦！”木谷回答說。

第 三 章

一

在營房南門前，士兵們按照班次排成兩行橫隊，正在受外出前的服裝檢查。他們都穿着外出用軍服。但是，現在的軍裝大部分都不是呢料了。他們弄平了上衣的襠紋，讓上衣的一排扣子和皮帶的卡子成一直綫，把綁腿帶子的結頭對准褲縫。他們的皮靴擦得雪亮（這是一年兵在昨晚点名後替他們擦的）。這樣一來，他們的風貌就和平常大不相同了。這是因為他們脫下了像抹布一樣滿是补丁的室內服呢，還是因為他們用了很長的時間，剃淨前額、眉際、鬢際和後頸，抑或是因為早晨的陽光越過晒衣場對面的砲廠屋頂，暖烘烘地照耀在他們身上的原故呢……。在他們的上衣口袋里，都有一個木制的外出証。……每張臉孔都挺干淨。但是，要從行列里找出學生兵和補充兵，那倒是很容易的，因為老兵們都喜欢排在後面躲起來，這些新兵就給推到前排來了。他們的外出用軍服還一點也不合身，好像穿上一件用漿糊漿得硬梆梆的衣服，他們被用水兵長和地野上等兵檢查了好幾遍。曾田却沒在這兒。

“到營房南面集合！”值星下士官這聲口令，整整讓他們等了一個星期了。木谷從樓上窗口目不轉睛地望着他們。為了不讓他們看見，他光伸出腦袋，望着就要走出兵營的伙伴們。足有兩年

多了，他沒走出軍隊一步！

不一會，從下面傳來大住班長興高采烈的喊聲：

“喂，用水兵長！你不要外出証嗎？就剩下你一個人還沒有來領啦。還在那兒晃來晃去的呀，你這位好色鬼兵長，是不是想給‘禁止外出’^①？”

“哎喲！班長大人！‘禁止外出’？這還了得！”用水兵長趕忙跑去。士兵們哄笑起來。

“幹么都像吃了汽槍子彈的鴿子似的，懵懵懂懂地呆在這兒？”

“值星官大人到本部去了，還沒回來呢。”

“別哭啦，傻茄子！都是你平常良心太壞了。”

“媽……呀！班長大人，我真怕您，饒我一回吧，班長大人，今晚，您要外宿吧？”

“傻茄子！你知道我要外宿，為什麼不把剛入庫的新皮帶給我送來？讓班長紮上新皮帶外出，這才是軍械庫管理員的職責吶，傻黃瓜！”

用水兵長又回到行列那邊去了。他把從班長手里領來的小小的外出証拋到空中，雙手一接，捧到胸前來，像擁抱女人似地緊緊抱着。

木谷想在行列中找到曾田，但怎么也看不見。木谷心想也許是看錯了，也許是因為自己回隊的日子淺，眼睛的辨別力不成吧？於是又順着行列看了一遍，但終於沒看到曾田一等兵。不但如此，在值星下士官走出來，用水兵長的口令聲響徹四周的時候，曾田也還沒出來。

“立正！向值星官大人敬禮！向右看！向前看！第一班共計

① 系隊內處分的一種。

十七名，外出人員集合完畢！”

木谷又退一步想，曾田可能在辦公室有什麼要緊的事情，沒趕上集合，過一會一定要參加到外出人員中去。於是他又繼續等待着。但直到快檢查完服裝的時候，曾田還沒出來。……值星官特別注意綁腿的打法和軍帽的戴法，他檢查每個兵的小腿，並且命令兩三個兵重打綁腿。檢查完畢，他走回原來的位置又講起外出時應該注意的事項。不消說，這訓話主要是講給一年兵聽的，他講的完全是老一套。他說：到了外面，哪管是大致的估計也好，一定要訂出一天的計劃來……。首先，要回家去讓老人們看看精神飽滿的面孔——在家里呆幾分鐘；其次，若是看朋友——要在朋友家里呆幾分鐘；如果還要到熱鬧場去玩——要玩幾分鐘；都要訂出計劃來。要是大家這樣做，就決不會出毛病了。此外，在電車、火車等交通工具上花費的時間，一定要多打出一些來。要緊的是全體必須在晚飯前一小時——最晚也得在半小時以前回營。……話訓完了，值星官又向一年兵提問一些萬一電車發生事故，耽誤回營時間，或在外邊得急病不能按時回來時，應該怎樣辦等等問題。值星官的結論是：無論在什麼情形下，也不要因為怕受處分就不回來。

兩年來，木谷第一次聽見所謂值星官的外出訓話。木谷听着听着就更切實地感到自己是不能外出的。但是，在曾田沒有出來以前，無論如何他是不願離開窗子的。值星官終於講完話，就要發出解散號令了，但曾田卻還沒來。……難道曾田一等兵今天不外出嗎？……這麼一來，木谷前幾天交給他的信，今天還是不能寄出去。曾田說過，因為昨天和前天都沒有出差的機會，木谷的信還沒能帶出去。……為什麼昨天沒向曾田問清今天他是不是外出呢！木谷一面想一面離開窗口跑下樓，向辦公室奔去。他的神

色变了。他硬着头皮把头伸进办公室的门里一望，就在眼前的火爐旁边，曾田正大嚼着昨天从販賣部領來的点心，揮动着細長的右胳膊，做着投球动作。起初，木谷根本沒想到这是曾田，这也許是因为曾田背他站着的原故。不过，眼前的曾田給他一个和平日完全不同的印象。連办公室也和平日不同了。几張办公桌子空蕩蕩地擺在窗口下面，桌上冷落地放着三角板和硯台。地板上有好几条抹布擦过的白色痕跡。准尉不在办公室里面。曾田掄着胳膊，做投壘球的姿势。好久他才回过头來，發現了木谷。“啊！”他發出輕微的驚叫声。正在伸出兩腿，用匙子舀着白糖的中隊勤务兵吃了一驚，但一看是木谷，便瞪他一眼。

曾田走过來，木谷便着急地問他今天是否还外出。曾田敏捷地把他拉出办公室說，今天下午可能有出差，那时一定能把信邮出去。

“下午？”

“是啊，我已經請求值星官，讓我下午出差。”

“什么，下午？原來是这么回事！你今天沒有外出嗎？那么，下午一定出差是吧？”木谷的臉像牛似地充滿血气。

“这，当然出，因为要替值星官办点兒事，上瓦街去一趟。”

“是……嗎？那就一定能去了……。”

“你託我的那封信，我一直在想法早点兒邮出去。可是，怕你不願轉託別人，所以還沒想出什么好法子呢。要是可以託別人，馬上就可以找一个外出的，叫他給帶出去……。”

除了曾田，木谷不願意讓中隊里任何一个人知道收信人的姓名，但想到又要拖延時間，便再也忍不住了。他說：

“麻煩你，想个法子把它赶快邮出去吧。”

“要是这样……染，你認識吧？那个染，我若託他，他一定

肯帮忙，那是一个可靠的人。哟，集合的都解散了？糟糕！”曾田突然喊了一声，就从隊長室門前跑出去。外出的兵已經解散了，只見一羣兵正爭先恐后地湧向營門。曾田沒戴帽子，拖着拖鞋^①跑過去，不一會兒就把染帶回來。他叫染在外面等着，沒管木谷就走進辦公室去把前几天木谷託他寄的信拿了出來。

“三年兵大人，到底怎么回事？嘿，是这个嗎？好的，好的。是給花枝姑娘的？知道了。不过，这回要免我兩三次夜哨才像話吶。”染嘻皮笑臉地把視線移到站在后边的木谷身上。他把信折成兩折，就往上衣口袋里裝，又說這兒不保險，又拿出來，掀起衣襟，藏在褲腰里。在這以前，他又把信封的地址唸了一遍：

“什么，‘西成区山王街’？哎，这不是‘飛田’嗎？哎，三年兵大人，您也到那样的地方去搞‘那个’嗎？好的，‘山海樓’，就是那一家……。‘山海樓’，我也可以親自去交給她——反正我今天回來的时候，也要上那兒串串門兒。”

“好好，別扯得太遠啦。”曾田說。“不許對別人講！”曾田又着重地囑咐說。

“這我知道，沒有問題……是花枝姑娘吧。”染突然把懶洋洋的身子伸直了，做出立正的姿勢說：“報告三年兵大人！染現在外出！”他向木谷敬過禮，便像小孩一樣頑皮地笑了笑，接着向後一轉，裝出老兵的樣子迈步走去。

站在曾田旁邊的木谷很清楚自己的臉色很難看。他知道染一等兵剛才一直在注意自己的神色。他也知道沒有一個人會把他的筆跡誤認為是曾田的。三天前，當他握着鋼筆坐在牀角寫那封信時，發覺自己的字体完全不成體了。他本來決不是不善於寫字的

① 日本士兵出營房時，必須戴上軍帽，換穿皮靴。

人。在小学讀書的时候，他从沒落在为考中学而特別用功的同學們后面。可是，在这兩年里，他的手竟变得連自己也不敢相信……手腕發抖，寫出來的字东倒西歪，又長又細，看起來挺不舒服。在監獄里，他从沒寫过信。偶而被逼給哥哥寫信时，握在手里的，却是一管筆头粗，筆桿更粗的毛筆。

二

因为有人來了，曾田說还要整理各班的外出名册，就立刻回到办公室去了。木谷却沒回班。他順便走到靶場后面，想把埋在那兒的一部分錢挖出來。他已經換过埋錢的地点。原來他在回隊后的第二天，就把帶在身上的錢埋在靶場后面白楊樹旁边的老木樁子下面。可是，这兒的土很难挖，里面又很潮湿，一夜的工夫鈔票就冻上了。因此，他又在旁边选中一堵从后面擋着射的台的砂土的、用木板搭成的高牆。木板一塊挨一塊地橫着架了好几層，在翘起來的木板之間开了縫，从里面漏出砂土來，木谷就把鈔票移到板縫里來。每回來到这兒，木谷都焦灼地用双手撥开砂土，禁不住又抬头望望那棵落光了叶子的白楊的樹根。白楊樹向天空伸出無數又細又秃的樹枝。他的手在顫抖着，这当然除了冷以外还有別的原因。很明顯，这个新地点也是随时都可以从他的內务班窗口，隔着三棵並立的白楊樹看到的。……这些錢，是他在監獄里服劳役賺來的，这是因为監獄里有一种叫作劳作獎金的制度。在監獄的时候这些錢經常由看守代他寄存在儲蓄股。除此而外，他还在邮局里存了一些（这是一种帶强迫性的儲蓄），但在这方面，他每月只存一点点錢。看守曾几次三番叫他把所有的錢都存到邮局里去，但他从來沒有答应过。……当木谷帶着存款摺

子和一百多圓的現款回到部隊時，他想這筆錢，師團軍法處一定通知了中隊，准尉一定會要他馬上存在隊上。但是，前幾天當准尉查看他的履歷，問到他的現款時，木谷看出漏洞，已在心里打定主意。當時，准尉也許是太大意，竟這樣問他：“你沒帶着現款吧？”木谷默默地觀察准尉的表情，判斷出師團方面並沒有通知准尉。於是，他就回答說：只有八圓多現款，其他的都儲蓄了。其實，這筆錢正用紙包着塞在貼小肚子的褲帶里。最後，他又奉准尉的命令，把放在班里的存款摺子拿給准尉看過。

今天，木谷從木板縫里掏出一捆鈔票，又和平常一樣抬頭望了一下把細細的禿枝伸向天空高處的白楊樹。他的手不再顫抖了。他只拿出一張十圓鈔票，又把剩余的放回原地，蓋了一層砂土。這時，他一面蓋着砂土，又想起監獄的監房來；當他第一次把鈔票折成好幾折，插進這木板縫里，在上邊撒上薄薄一層砂土的時候，曾想起了監獄單人監房的便池。他轉動脖子，張望一下四周。——在獄里，一天只發一次大使用的手紙。若犯人不用，就寢前便被看守收回。那時，木谷想不把那些未用的手紙交回去，便到處尋找藏的地方。可是，在監房里的任何一個角落，也根本找不出能夠逃過看守每天檢查的地方。監房里的毛毯、枕頭和草蓆每天都要經過嚴格檢查，每樣東西都要用鞭子抽打過。地板、門板、牆板等的縫隙，也都要用尖尖的鐵棍刺進去，攪挖過。所以，木谷好容易才在北面朝着操場的小窗口下面找到兩個地方。一個地方是窗口下面從小洗臉池往下伸出的鉛管和板牆之間的空隙；另一個地方是安裝在這洗臉池旁邊地板上的便池底下。可是鉛管的縫里太潮濕，放到里面去的手紙等拿出時便濕透了不能用。於是，木谷就在大便的時候，躲着看守的監視，查看便器下面的水泥洞。洞里除了靠近洞口的地方有根木梁，上面釘

着遮盖洞的木盖外，其他部分完全被水泥堵住，一点空隙也没有。第二天，他偶然把手插进木梁下面一摸，发见在木梁和后面的水泥牆壁之間並沒被堵死，从这兒伸手進去，便是地板与地基之間的空间，刚好这旁边的地基上又堆满了土；就是在这上面放些东西，也是很容易再拿出來的。木谷便把剩下的手紙藏在里面，以后又藏些魚刺、沙蜆殼和一些拾來的小石头。当然看守是檢查过便器和犯人的大便的；甚至於移开便器，連水泥洞都檢查过；但直到他出獄，却終於沒能發现他这个秘密。每天夜里就寢前，他都得到許可去小便。他蹲在便器上，从空隙里拿出小石头和貝殼，帶回監房放進毛毯里，和它們一起睡。毛毯鋪在監房當中的地方，躺下來头是朝着門的。第二天早晨，起牀前他又要求看守許可去小便，为的是好把这些貝殼放回原地。淡藍色的貝殼，是他从節日的菜湯里挑出來的。貝殼使他回想起少年时代和哥哥一起在那兒捉过鱒魚的海边防波堤上的岩石來。当然他早就准备好万一这个秘密被發覺时对付看守的話。他想：要在被請來的看守長面前硬裝不知道，一口咬定地說：“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一定是以前押在这兒的犯人藏的吧。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呢。”

木谷把拿出的錢塞在小腹部的褲子里，到二号司廚班去找金子班長。二号司廚班在联隊的西南角。但是，他要找的这位班長今天又沒在那兒。……从前木谷在軍需室当勤务兵的时候，金子軍曹还是伍長。他非常爱护不管扛多重的东西都压不垮、而且又寫得一手好字的木谷。他为了使木谷的案子尽可能在隊內解决，得到比較寬大的处理，曾經出过不少力。他曾对木谷說：决不会叫木谷受到刑事处分，叫他不用担心；又說：軍需室一定替他向师团司令部求情。可是，他的話却始終沒有实现，甚至在这兩年

里，他連一封信也沒給蹲在監獄里的木谷寄過。……儘管這樣，木谷回到部隊後想見的，除了這個班長以外再沒有第二個人。更何況木谷還要从金子班長的嘴里打聽出林中尉、中堀中尉和岡本檢察官等人的消息。……兩天前，木谷在石砌走廊上偶然碰到過金子班長，但當時他被這年紀輕輕却胖得大腹便便的架子十足的軍曹給嚇住了，忘了向他做回隊報到，也沒有對他的照顧表示謝意和請他今後多照顧。在短促的時間內，他所做到的只是觀察對方的神色，連一直記在心上的林中尉的事也沒來得及問。

“哦，是木谷呀！回來了？還結實嗎？回來好，不過，隊里已經什麼都沒有了吧？”金子班長好像早已知道木谷回來，並沒表示驚訝，態度很沉着。他腳上穿着聯隊里數一數二的嶄新的牛皮便鞋，看來他也許是有什么緊急事，大踏步地穿過走廊，向辦公室走去了。木谷默默地望着他的背影，金子班長走進辦公室，不一會又和准尉一起出來，向隔壁准尉室走來。……因為准尉出來了，木谷便立刻躲到一旁，金子班長這時約他到他那兒去玩。

“几時回來的？你一定很想吃甜的吧？要想吃，隨時上我那去拿好了，給你留着。我最近才從分隊調回來，還沒工作，差不多每天都在司廚班呆着。”金子班長說完就走進准尉室。

從那以後，木谷就每天找時間上二號司廚班去，但都趕上金子班長出去了，沒能見到他。

“連星期天都不能出去，還他媽的要給在娘兒們那兒尋開心回來的小子們洗大蔥，真倒霉透了！”雜勤兵們正圍着像班長一樣發號施令的司廚上等兵，打開嗓門嚷着，一看木谷進來，就都露出不滿的表情——這家伙不過是個一等兵，又他媽大模大樣地來找班長；還不是想討點兒好吃的，什麼東西！

木谷立刻返回中隊。原來，司廚班的氣氛對他是比較熟悉

的，——啊，他曾經幫林中尉从一号司厨班偷出大米，又偷了鮮肉和調味品，把它們一塊兒放在載貨摩托車上，盖了好几層草蓆，运出营門……。

木谷回到班里來，修了修襯衫的領子，又縫了縫褲子膝蓋上的破洞，便鑽進毛毯里消磨時間。回到部隊后还有心修补衣服，这是木谷过去連做夢也沒想过的；可是等回來过了一星期的营房生活之后，他不知不觉地又恢复了这样的心情。星期天的班里靜悄悄地沒一点声息。尽管火爐燒得多么旺，空气仍然是冷冰冰的。三年兵留下來的只有曾田、土谷一等兵和今井上等兵三个人。曾田到办公室去了，一直沒回來。今井和土谷把外出的一年兵昨晚受命为他們拾來的劈柴統統燒完后，便一点可做的事都沒有了；兩人就鑽到毛毯里唧唧咕咕地談起女人來。二年兵和一部分补充兵被派去粮秣股幹活，其余的补充兵都去洗衣服了，他們要在上午洗完从班長一直到三年兵和二年兵積了一个星期的髒衣服。木谷躺在毛毯里，玩弄着藏在小腹部的鈔票，他反复把鈔票折起又打开來，終於沉湎在毛毯的溫暖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营房的睡眠是温暖的。他僵硬了的肉体 and 心灵，在这温暖的空气中漸漸柔順起來，舒展开來，他感到自己身体里，好像有一盤上得过緊的發条正在尽情地松开來，接着，他猛地驚醒了。他發覺包着自己身体的，仍是硬梆梆的士兵制服，他驚醒以后馬上又睡着了。等他起來的时候，別人差不多都吃完午飯。是曾田把他叫醒的，木谷奇怪为什么当他醒過來的时候，曾田用手緊緊捂住自己的嘴。后来問他，才知道自己睡着的时候曾經發出非常奇怪的呻吟声，說了莫名其妙的蹇語。

三

木谷下樓上廁所去的時候，看到來探望士兵的家屬們圍滿營房四周。人羣中擦着脂粉的白臉、隨風飄動的顏色衣衫和她們手里提着的大包裹，強烈地吸住木谷的視線。老兵們在家屬們身旁來回踱了一陣子，回來就品評她們的容貌。一個女人從離木谷很近的廁所走出來，他不禁停下來回頭貪婪地望着她的后影。那女人中等身材，穿了一件紫綠兩色閃光的齊膝外褂。

“是來看補充兵的吧。”曾田也從廁所走出來說。

木谷混身還在激動着。那女人和他並沒有什麼關係，她那外褂的顏色也並不吸引他。可是，他感到肚子里正在沸騰，他的臉也有些發漲。他被曾田催着回到班里。直到今井上等兵和土谷三年兵把補充兵由販賣部領來的點心分給他一份的時候，木谷卻還愣在那兒發呆。

“喂，要不要？不要嗎？”今井上等兵問。

“你不要就說話呀！”土谷三年兵瞪着銳利的大眼睛說。

“噢，真叫人流淚！謝謝你們吶！”曾田氣焰高張地一喊，打退他們對木谷的攻擊，雙手拿起毛毯上的點心，回到自己的牀邊去。“噢，錢，馬上給你們吧！”

“喂，曾田！今天晚上別叫我站夜哨啊。”土谷三年兵用露骨地奉承的口吻說。“啊，曾田！不能外出倒要站夜哨，那太倒霉啦！”

今井上等兵也開口了：

“喂，曾田！我也求你啦。上回沒外出，这回又沒有。这回，芳姑娘准保想壞了，哭着等我哩。我說，曾田，沒出差嗎？要是

有出差，多少都行，我情願多跑几趟哩。”

“出差嗎？今天我可要自己去。下午，哪怕是一个鐘头也行，要是再不出差到外面去，玉姑娘要急得哭死了。”曾田从紙袋里拿出点心吃着，一面又用强硬的口气說：“瞧！錢放在这兒啦。謝謝你們！哎哎，我呀，下午可得打扮漂漂亮亮地，唰、唰、唰地走出营門，从谷街往难波去……”

被曾田的气勢压住了的今井和土谷都沉默了。於是，他們便戲耍起正送來点心錢的木谷來。但是，木谷还在發呆，沒听懂他們的話。他說手里沒有零錢，就拿出一張五圓的鈔票來叫他們找，這張鈔票刺激了今井上等兵。

“嘿，木谷君，謝謝你！”今井上等兵接过鈔票說。“嘿，又躺下了嗎？真有耐性吶。像这样沒有馬廐值勤，也不站夜哨，整天閒着一点兒事也沒有，可不呆膩了嗎？又有我們替你从販賣部領點心來……。这兒不像医院，娘兒們也不來看你。”

“木谷！你到底呆在哪个医院了？”土谷从牀上伸出身子問。“金岡嗎？要是金岡，那里面有拉着鉄絲網的病房吧，对吧？听說，半夜三更，病号嚷着怕呀怕呀地，又哭又作揖呢。不是还有个联隊長从前綫送下來，关在那个病房里嗎？喂，木谷，你不知道嗎？”

“不知道。”木谷回答說。

“医院里哪个窗子还不都有鉄絲網呀。”曾田說。“瞧！我要外出了，外出！穿上漂亮軍服，外出嘍！”他又用这些話來压住这两个老兵的話。木谷把点心塞進大衣口袋里，誰也沒理就气势汹汹地走出去。他向往的是那人声喧嘩的热熱鬧鬧的会客室。他已經連片刻也不甘於忍受孤独了。但当他走出营房，看見圍着沒有外出的士兵和因病留下的学生兵談笑的家屬們的时候，脚又不由得

停下來。家屬們把瞞過門崗的眼睛帶進來的點心擱在士兵面前，用好奇的眼光環視周圍，一忽兒著急地問著話，一忽兒又笑了起來。士兵們用紅腫的手謹慎地提著拖鞋，不斷轉動著頭和眼睛，坐立不安地四處張望，當有人喊一聲敬禮，他們就都一下子站起來，看準方向敬個禮。

營場上到處氾濫著和服、大衣、頭髮和白色的臉。士兵們的父母和家屬都坐在現搬到營場來的椅子上，飽嚙著寒風砂土的吹擊。一個小男孩鑽進年老的士兵的大腿里，正在吃東西。這個兵的面孔又黑又干癟，他穿著一身會客用的軍服，領章上的那顆黃色的星星好像玩具上面的小星星似地閃著光。學生兵也夾雜在里面，在他們身邊卻彷彿在飛舞著輕淡而華麗的色彩。木谷看到洋裝姑娘們的細長的臉（在木谷看來是這樣）。她們的臉使他想起曾田。木谷躲過軍需室，從步槍隊的營房那面走近這些人。但是他到底不能像其他老兵那樣徘徊他們的身邊，互相抱著肩膀，或是拍拍伙伴的肩膀，借以讓會客中的補充兵知道自己的存在。……從前，在入伍後第三週，第一回被准許與家屬見面時，嫂子曾帶她的兒子給他送來卷鮭飯^①。平常總用粗暴的態度對待說話刻薄的嫂子的木谷，那時卻覺得個子又高、又任性的嫂子是他最親近的人。這是因為當時他心裡積滿了必須向人傾訴的情感。過去，雖然他一向在店里當伙計，習慣於勞動，但在入伍後的第一週里，他就完全被搞垮了。

“每天晚上挨打。這種生活還要過半年，等下批新兵入伍後才能熬出來。”

“每個兵都得要過這一關哩。松屋街的文次哥昨天串門來也說

① 以紫菜或生魚肉片包的飯團。

过，真够受的。可是，你一定要忍耐些呀。”

直到現在，他还記得嫂子那搖动着瘦瘦的長方形的屁股，拉着剛剃过头的和哥哥义一長得一模一样的小兒子，消失在营門那边的身影。可是他依然还是嫂子家里的麻煩貨。入伍后，每当他外出回家要錢的时候，嫂子都用掛在臉上的“哎，又回來了”的表情迎接他。尽管这样，为了博得老兵們欢喜，他还是非常需要錢的。因此，木谷每次都不得不厚着臉皮，向这露骨地表示不滿的嫂子要几个錢。……現在，哥哥和嫂子大概比以前更討厭他，更怕他吧。

当木谷回班上的时候，中飯早就开过了。补充兵吃过飯后，又排了半天隊，才从販賣部買來点心。回來后，他們便焦急地等着会客室喊自己的姓名，不时从窗口伸出头去張望会客室的雜勤兵是否从营門跑來了。后来，他們再也等不下去，就親自到营門去查看会客簿了。

四

用綠豆湯当菜吃过飯后，木谷終於跟曾田到馬廄旁边的跑馬場去騎馬了。曾田以前就約过他好几次，他心里却不想去。他現在已經不敢相信自已还能自如地駕馭馬匹。离开馬整整兩年了……他好像覺得自己被人騎着跌断了前腿。不，不只如此，今天他咀嚼着飯粒的时候，又突然想起染說的那句話——“要是山海樓，我親自去交給她也行”，耽心着万一染真親自到山海樓去那可糟糕，因此再也不能安靜了。染要是親自去了，無論如何总是不妙的。……如果那个鴿母橫田还在，她一定会把他的一切底細都整個說出來。不过，事情尽管如此不妙，今晚染总会帶些花枝的消息回來吧。

曾田也約了今井上等兵和土谷一等兵去騎馬。但他倆却都不想動。原來是他們早有了計劃：下午再去瞧瞧補充兵的妻子和妹妹，聞聞她們的脂粉香氣。

木谷被曾田領到軍械庫的吉田班長那兒，但他不進屋去，一個人留在門外听着曾田向班長交涉借馬鞍的談話。

“喂，喂，曾田，出去，出去！軍械庫沒有馬鞍，沒有，沒有！”

“班長大人，別這麼說，借我用用啊。我保證把它擦的亮亮的，還塗上油送回來。”

“擦的亮亮的，塗上油送回來？這还用你說，有什麼稀奇呀！”

“得啦，別這麼刻薄啦，借我用用吧。”

“喂，曾田！你准大住班長三天外出兩夜外宿，可是只准我兩天，你不想想是誰刻薄呀？得啦吧，出去！我馬上要外出了，出去，出去！”

“班長大人，外宿這件事我怎麼會知道呢，這是由准尉先生決定的呀，和我完全無關吶。”

“少放屁！媽的，你以為我不知道！還不是你在准尉先生跟前給我說了壞話——‘這吉田班長給他一夜外宿就夠了。’對吧？喂，給我滾出去，滾出去！”

“別這樣不講理呀，班長大人。”

“那麼，保證下回准我兩夜外宿三天外出啦？”

“和我談這件事，能有什麼用處呢。”

“那就不借給你馬鞍，出去，出去！”

“別這樣不講理呀，班長大人！”

“哎哎，哎，你這小子真有個粘勁兒！不讓我外出，還纏住我不放，媽的，真沒有辦法。曾田呀，瞧！那有鑰匙，拿去！不過，

有个条件。曾田，你可得要回答我的问题呀，好好，答应就行。我问你，曾田！大住那家伙，近来每天晚上到准尉先生那兒活动，正在拚命挑唆准尉先生把我赶出中队。喂，对不对，曾田？”

“您说什么，班长大人？这个难题，我怎么会知道呀。”

“媽的，想騙我嗎？那怎么成？什么？你去調查看看。你又想馬虎过去，是吧，想馬虎也馬虎不过去的。不过，今天就这么便宜你。把馬鞍拿去吧！我要外出了，用完再把它放回原处，鑰匙交給用水兵長。可是，下回若不給我三天外出兩夜外宿，你記着吧！”吉田班長帶着濃厚的香水的气味从軍械庫走出來，差点兒撞上木谷：“啊？原來是你，還沒叫你外出嗎？”他說完便向石砌走廊匆匆走去了。

木谷和曾田从槍架上面的掛鞍鈎上取下馬鞍，回到办公室，穿上曾田借來的馬靴，然后攬着馬鞍，來到馬廄。曾田叫馬廄勤務兵把“流星”白山和“栲栗毛”羣福^①牽出來。木谷是回隊后第一次來馬廄，他所熟悉的馬現在連一匹也沒有了。馬在高大的馬廄兩側頻頻地蹬着蹄子。牠們被拴在兩旁的柱子上，高高抬起頭來，睜開大眼望着進來的人。木谷根本不認識白山和羣福，所以当曾田問他喜欢哪匹馬的時候，他便無从回答，不过他对骨架高、身軀苗條、四肢纖細的馬一向是沒有好感的。因为这种馬多半有恐怖癩和后退癩。他最討厭馬的后退癩。他們把馬牽到馬廄前晒墊草的石場子上。这时在馬廄值勤的补充兵自告奮勇地說：

“三年兵大人，我來弄。”

曾田却親自動手把鞍子放在馬背上，緊了緊肚帶，舉起右脚，巧妙地扣上肚帶上的卡子。木谷站在馬的前邊，上好了嚼子。

^① 流星，是前額上有一條白毛的馬，栲栗毛，是有斑點的栗紅馬，白山和羣福，都是馬名。

不一会，兩人都騎上了馬。曾田在馬上有意裝神氣地挺起胸脯，坐得直挺挺的。“木谷君，走吧！”他向木谷叫了一聲，接着又問馬廐勤務兵蹄鐵怎麼樣，一聽回答“都檢查過了”，便策馬向前。木谷一點也不知道白山的癖性和牠的走法，因此，他站在这陌生的馬面前猶疑了一会才跨上去。一試，這却是一匹臀部穩重、呼吸均勻的壯馬，牠馴順地馱着木谷迈步向前。他倆在北操場東邊的跑馬場跑了三圈。木谷感到馬的呼吸傳遍自己全身的肌肉，湧起生命的活力，這活力逐漸聚集到腿部來。他的臉被寒風吹紅了。他追着前面的曾田，曾田不斷揮起馬鞭，回頭望木谷，在他那洋溢微笑的臉上充滿信心。

木谷又追赶着曾田。……起初騎在馬上是冷得，但过一会風停了，藏起來的太陽又露出臉，空氣漸漸暖和起來。他們馬上加鞭，刺馬疾馳。木谷看見前面的曾田弯着背，自己也伏身向前。曾田又揮一下鞭。木谷微微一笑，繼續追赶。他一看曾田的屁股离开馬鞍懸在空中，心想很容易赶上他。但是，当他把屁股緊緊坐在鞍上，双腿夾緊馬腹，想迎头追去时，才感到这是办不到的。於是，他便胡乱揮着馬鞭，鞭聲馬上傳到曾田的耳朵里，羣福的速度又加快了，他們的距離又拉長了。木谷不住地刺馬。远处模糊的操場木欄向后傾斜飛馳而过。但是，木谷的馬还是赶不过前面的羣福。他握着馬韁的手指已經不听他支配，双脚在馬上也漸漸僵了。这时，他自己在監獄勞作房里踩着縫衣机的姿态忽然一閃一閃地浮現他的眼帘。一种強烈的忿恨充滿了全身，他拚命策馬向曾田追去。他的身子却愈來愈僵硬，呼吸失掉了節奏，但是，他用尽最后一絲力量，揮着馬鞭。

不一会，木谷注意到羣福的步伐忽然亂起來了。曾田分明是在拚命緊夾着馬腹。……当跑完六圈，來到馬廐旁边拐角的时候，

羣福已經顯著地減低速度。眼看木谷追了上去。距離縮短了，他渾身血液沸騰，他在馬上有用地起伏着，跑到拐角，他便從外圍追過曾田。

“曾田君！趕過來啦！”木谷喊，轉過喜氣洋溢的臉來望着左邊的曾田。

“哎！到底叫你趕過了。”曾田揚着頭，大聲說。他也在笑。木谷又狠狠抽了幾下馬，全身伏到馬背上。過了一會，他雖然知道羣福不再追來，但他仍舊不佳地刺馬，加快速度跑了一圈。他好像覺得自己的身體在舒適地伸長着。啊，是海風！海風在包圍着自己的身體！……彷彿童年的火花在自己的身體里爆發了。

木谷跑完，勒住馬韁，慢步走近曾田。正把馬往跑馬場的柵欄上拴着的曾田，一看見他就喊着：

“木谷君！我說怎麼總覺得這傢伙有點毛病呢，果然是蹄鐵掉了呀！掉在哪兒了，根本不曉得，可真夠受！那混賬東西還說：都檢查過了，沒有問題吶。信了他的話，可遇到霉頭啦。真是，慘透啦！”^①

木谷看見垂頭喪氣的曾田，不禁大聲笑起來。

兩人把馬拴在柵欄上，開始找蹄鐵，他們沿着跑馬場走了一圈，都仔細地找遍了，也沒找到。第二次回到柵欄旁邊的時候，曾田又用剛才那種無精打采的口吻說：

“媽的，今天才是個十足的倒霉天！這麼一來，今天沒外出，騎馬尋樂倒把蹄鐵丟了，下回的外出也要給取消了，木谷君……”

“還沒到洩氣的時候呀。這個小玩藝，一找就能找到的。連蹄鐵都找不到，怎行呢！要不，我一個人替你找回來，你不是還要

^① 蹄鐵，是中隊公物之一，如果遺失，得受隊內處分。

回辦公室辦公嗎？那麼，你先回去，這件事交給我好了。”

曾田突然回頭大聲怒喝着搖頭想掙脫韁繩的羣福：

“咄！稍等一下不行嗎？口渴了，就給你喝水！咄！今天就爲了你，才遇到這個倒霉事！”

最後他們決定先把馬還給馬廄，兩人便把兩匹馬牽到飲馬場，讓牠們喝個足。羣福輕輕邁着掉了蹄鐵的後腳。從凍了的水管流出的水漸漸積滿長鐵桶，兩匹馬便鼓起細長的喉嚨喝起水來，身軀纖細的羣福還不住地顫動着肌肉。他們把馬交給馬廄勤務兵照顧，又回到跑馬場。可是，無論如何也沒找到蹄鐵。

“今晚求蹄鐵工給打一個得啦。那個，他叫什麼名？對，告訴染叫給打個新的吧。”木谷用馬靴的前端撥着砂土說。

“嗯，也好。就這樣辦吧。向染求求看，還不知道成不成哩，可也只有這個法子了。”

“沒問題！叫他搞一定會成的。我不會看錯人！”

“嗯。”曾田好像被木谷肯定的口氣說服了，不再說什麼。

木谷又蹲在砂土上，一會兒把砂土集在一起，一會兒又把手插進砂里摸索一陣，但終於沒有找到蹄鐵。

五

兩人拋棄了尋找蹄鐵的念頭，揩干身上的汗水，躺在跑馬場東邊的板牆前面晒起太陽來。……木谷身上的熱氣漸漸發散出去，冷風又透過皮膚吹僵了他的肌肉。但由於他閉塞很久的毛孔一下子都開放了，好像還在發散着熱氣。他覺得兩年來頭一次騎過的馬背好像還在使他叉開兩腿，在那兒顫動着，粗硬的馬鬃會像棕絲似地纏着他手指。

木谷忽然变得非常爱說話了。他滔滔不絕地講着。他說：很久沒有騎馬，馬都不听指揮了；看样子还得再磨破一層屁股上的皮，不然也許不能像以前那样熟練。他又說：現在隊上养的馬，蹄子都很大，使他非常奇怪；从前他在部隊的時候，從來沒見過蹄子这么大的馬；馬厰的勤务兵这么不可靠，真叫人沒辦法，要是从前，只跑几圈就掉蹄鉄，檢查得这么馬虎的勤务兵还不挨一頓痛打，打得連腰都直不起來。……木谷的話一串連一串好像永遠說不完似的。

曾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豆砂糕，遞給木谷一塊。木谷塞到嘴里一面嚼，一面說現在外出的人不曉得怎样了，都过了一点鐘，就該回隊啦，大概已經慌起來了吧……，最后，他突然大声問：

“曾田君！这时候染大概已經把那封信投到信箱里了吧？”

“那当然啦。”

“是嗎？我有点担心，怕他直接送到山海樓去了。”

“这，不，不会的。”

“飛田有他的姘头吧？”

“姘头？染有沒有姘头我不詳細。不过，他今天是要到那兒串門兒的。”

木谷發出輕微的呻吟声。

“染不会親自把你的信送去的。”

木谷根本沒听曾田的話。他接着問曾田：准尉是否扣留了花枝的照片，知道不知道放在哪兒。曾田告訴他，不知道这花枝姑娘的相貌，和木谷是怎样的关系，但他覺得准尉不会藏她的照片。他又补充說：如果照片放在抽屜里或文件箱里，立刻就会發現的。木谷又問他是哪一個大學畢業的。木谷早就想知道這件事。曾田为什么和旁的人不一样，总照顧自己，关心自己；这和大学生出身

的曾田为什么还是一等兵一样使他奇怪。木谷知道，曾田很清楚他的歷史，但仍然对他好：从不躲避他，也没有用特别的态度对待他。

曾田說他是京都大学的畢業生。

“大学都畢業了，为什么还不申請当幹部候補生？那現在不都当了呱呱叫的見習軍官，住在营外了嗎？当个小兵受人支使，不是太不合算嗎？”

“不，像我这种老一等兵，怎么能当上幹部候補生啊？”

“是嗎？現在大学生当兵的太多了。真是，尽是討厭的家伙，叫人看不慣。可是，如果你当上幹部候補生，現在也在每天折磨我們吧？”

曾田沒回答他，反問他家在西成区鶴見桥的什么地方。木谷便說明从松巷和梅巷的什么地方進去，怎样拐弯等等。他不再想对曾田隱瞞这些事了。不但这样，他現在感到有一种力量鼓舞着他，想对曾田講清自己的全部歷史。如果曾田已从准尉那兒听到关于自己的事，那可是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不过，可能曾田是根据准尉的話來錯誤地認識他的問題的。想到这兒，木谷更想尽快地揭露事情的真相。但是，他克制了冲动，随口問曾田家在哪兒。

“在住吉。”曾田回答。木谷再沒有追問。他正豎起耳朵听着背后圍牆外面的脚步声。听來，那确是女人輕快的木屐声。他仍旧躺着身子轉过头去把臉貼在牆根的小裂口上，望着外面。板牆外，隔着深溝有一条馬路，路上晃动着兩只白嫩脚脖子和随着步伐舞动着紅色下擺。木谷把前額緊緊貼在板牆上，額部有点發痛了。过了一会，当他回头的时候，發覺曾田正大張着双眼凝視他。

“曾田君，趁今天准尉先生不在，花枝的照片放在哪兒，帮我找找吧。师团司令部告訴我，已經交給了准尉，叫我回隊后从他

那兒領。”

“好的，幫你找找看。”

“都這麼久了，倒不是說現在找到它還有什麼用，要叫人覺得我到現在還捨不得那女人，那可冤枉啦，不過……”木谷就是一面說話，也一直在豎起耳朵，傾听着已走過板牆外面的腳步聲。要是他能跳過這堵牆……不論天涯海角，一定也要把她找到，要這樣——他用雙手在胸部作出用力扼住花枝的頸項的姿勢。當他再回過頭來的時候，又看見曾田大張着眼望自己。木谷突然意識到曾田是在想打聽他的歷史，尤其是他犯罪的那一部分，反倒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陣心慌。他的感覺是銳敏的，並沒有猜錯！當然曾田並不像他所預料的那樣直截了當地問他，而是好像自己問自己似地從“石切那地方冷得很吧”“也發毛毯吧”……等等談起，然後才漸漸轉到“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地方”這問題上來。

“是啊，要說是一個怎樣的的地方，這實在是一言難盡的，除非親自進去嚐嚐那個味道，不然，是體會不到的。”木谷這種口吻自然使對方不便再問下去。但當發覺曾田不得不沉默下去的時候，他又自動談起關於探監（根據犯人的罪情每週或每月可探監一次，但從沒有人來看過他）、吃飯和監房構造等等，他還告訴曾田犯人在早晨六點起牀接受點名，然後去操練或是開始勞作。

“有些人說在那過慣了，和部隊並沒有什麼兩樣，可是，那兒的看守經常在你身後命令你。”

“在身後命令？”

“對呀。拿着刺刀站在背後，叫你動，‘喂，拿掃帚！’‘喂，拿小掃帚！’‘喂，往右邊！’‘喂，往左邊！’‘喂，往前邊！’‘準備開飯！’‘吃飯！’都是在身後發命令。一切都在你身後作。”木谷望着對方默然凝視自己的眼睛。他對於這多種多樣的侮辱所激起來的

憤恨，現在又重新沸騰起來。

“吃飯也得喊口令？”

“吃飯的時候得等看守喊完‘吃飯！’的口令，才能動手吃。大家都直挺挺地面對着門坐着，‘準備吃飯！’‘吃飯！’看守喊過口令，大家才一起拿筷子。他沒喊口令你就吃呀，那還得了！那就要叫你脫光身子，用木槍刺呀刺地，把你弄個半死不活。”

“……………”

“飯，每頓都有定量。”

“定量？”

“是啊，定量。伙伙把飯盛在一般大小的飯盒里，一個個過秤，多一點也要挖出去。”

“這樣幹，可你們還保住了身子呀。”

“說什麼？保得住。人的身體這玩藝兒倒是相當頑強的。”

曾田沉默了。木谷對他氣沖沖地補充了一句：

“反正那個地方，可以把人綁得緊緊的，隨便折磨你，你還不能抵抗。怎樣殘酷的事那兒都能做得出來！”

激動了的木谷已經無心體諒對方的情緒，他顧不得關心因為丟了蹄鐵而喪氣的曾田了。他認為丟了蹄鐵這麼個小東西根本用不着放在心上。染若是今晚不能在点名前找回來，就親自上鐵匠房去試試看，他自己也夠弄到一個蹄鐵。若不成功，那就去司廚班找金子班長，請他運動鐵匠房的班長好了。因此，他就又接着談下去：

“監獄的正門，樣子和寺院一樣，站在前面，能很清楚地望見生駒山。

“因為沒有工具，出去勞作相當累，但總比整天朝着牆壁直挺挺地端坐在監房里好得多。

“那兒的看守都像鳥一樣盯着犯人的食物，所以犯人吃的東西就愈來愈少了。”

談着談着，久積在心裏的憤恨突然爆發了，他再也忍不住，就把他怎樣被林中尉送到軍事法庭的事都和曾田說了。

“曾田君！你認識七中隊的林中尉嗎？”木谷突然用鄭重的口吻問。

“不，我不認識……”曾田儒怯地回過頭來，凝視木谷的臉回答說。

“不，我說的是從前在七中隊的林中尉，現在不在聯隊里。就是這家伙，把我弄到軍事法庭去的。嗯，你大概不認識他。那麼，軍需室的金子班長，你知道吧？”木谷盯着曾田的眼睛。曾田被他這麼一盯，不禁眨了眨眼。“那位金子班長覺得把我送到軍事法庭太可憐，曾經替我到處運動過，他說我犯那点小錯誤，不必送到軍事法庭去。曾田君！我決不說謊。就是說了謊，你也會立刻明白的。我是不會說謊的……可是，就因為這點把事情弄得更複雜了，林中尉那混賬東西說，無論如何不能在隊內處理，一定要把我送到軍事法庭去。我真吃了个大虧。為了那麼一点小事，傻里傻氣地蹲了兩年監獄。金子班長，我在軍需室的時候他還是伍長，是我的直接上司。他待我真好哩。曾田君！我不說謊。我剛才還去司廚班找過金子班長哩。”木谷用充滿仇恨的口吻反復唸着林中尉的名字。他望着曾田，發覺對方並沒能馬上理解自己說的話，很為着急。他不知道怎樣才能使他明白事情的一切。光提林中尉，人家是不會明白那惡棍到底對他幹了些什么！還有，這位曾田果真能相信他講的是實情嗎？……雖然，這的確是千真萬確的實情。

“我幹的那件事，根本不值得送到軍事法庭。就因為那個混蛋

拚命堅持，才把我交給憲兵了。林中尉那惡棍！自己在軍需室不得意，連我都拿來做他的出氣筒。其實，他做的事比我做的要壞到不知多少倍呢。他們都是一色貨，不管林中尉也罷，中壩中尉也罷，沒有一個不是壞蛋。大家在背地都說軍需室是聯隊的尿壺哩。”

曾田一句話不說。木谷看見曾田的臉眼看着就緊張起來，自己也深深受到了傳染。

“真的，他們每個人都搞着不干不淨的勾當。你雖然唸過大學，却還不清楚軍隊的內幕。那簡直怕人！可是，我這些話，你可別對外人講呀。”木谷談着，感到一種像過去在監獄里和無論怎樣的看守聊天，也必然會感到的不安，但是，現在他却不能使自己的話停下來。

“真的，他們都搞見不得人的事呀！當然，你讀過很多書，想得深，看得遠，但對軍隊的事，恐怕還是門外漢。把我送到軍事法庭去的林中尉比起我來，那真不知幹過多少壞透了的勾當哩。曾田君！可是，那軍事法庭根本不做調查，竟只听軍官的胡說，軍官說什麼就是什麼，兵啊，說什麼他們也不听，也不認真調查……把你押着理都不理，到後來就隨便判個罪。我說這是冤枉，軍官說的不符合事實，你就是喊破了嗓子也沒用。他們認為兵就一定要做壞事，你愈分辯，就愈說你不老實，他們就這樣蠻幹到底。好久好久都給你來個“未定”，把你押在陸軍監獄里。說起那個陸軍監獄又真叫人受罪，簡直要把你折磨死，到後來就是判錯了，也管不了冤枉不冤枉，只好由它去，免得活受罪。我就是這樣上了他們的圈套的。恐怕我說破了嘴脣，你也不相信吧，曾田君？”

曾田搖了搖頭。

“曾田君，是真的呢。那些狗东西都搞着见不得人的事呀！”木谷反复地说完这句话，几乎把上半截身子都压在躺着的曾田的身上。他又激动地谈下去。他这长长的叙述虽然有些地方颠三倒四的，而且也掺了些假话，但仍然强烈地感动了曾田。曾田很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六

1

木谷从前在食品店、玩具店和其他各种商店里当过伙计，无论到哪家，他都看到它们内部那些龌龊的勾心斗角的纠纷。所以他在军需室服务的时候，也马上就发觉了军官们腐败的争权夺利的纠纷。当然，并不是木谷一个人，而是差不多所有的士兵都发觉了，他们都暗暗怀着反感，纷纷议论着。不过，那时候的木谷却没想到军需室的权利争夺竟会牵涉到他身上来，甚至有着左右他命运的强大力量；不但如此，直到他被卷入这纠纷的浪潮里，终于被送到军事法庭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过，说来另外也有个原因，这就是他的案子是在他已经离开军需室回到中队以后才发生的。归根结底，他的祸根是拾了前任军需管理委员林中尉的钱包。这个林中尉，便是被当时掌握着军需室主要权势的山屋上尉、中堀中尉和下瀬中尉等人赶出管理委员席位的人。

木谷入伍后受完三个月训练，不久就被派往军需室服务。因为他身体茁壮、机灵敏捷，再加上算盘打得快，又能写一笔好字；尽管有人说他性情有点阴郁，不够明朗，中队方面原来也还是舍不得把他调给军需室的。可是，那时正赶上中队派往军需室服务

的兵，說是不合適被送回來，中隊終於只好派他去補這個缺。木谷到了軍需室，頭兩個月是當雜勤兵，主要是搞運輸工作，天天跟卡車跑。接着正式昇了勤務兵，也更換了工作，主要是擔任室內事務了。他在軍需室差不多當了一年的勤務兵，在定期調換工作的时候，又回到中隊來。在這期間內，他在老練、精通部隊事務、從准尉昇上來的國本少尉和年輕、還有些學生氣質的金子伍長手下工作，每當要寫毛筆字，或是向師團部寫報告的时候，便特別被喊來寫毛筆字或復寫文件。可是，他處在當時對立的林中尉和中堀中尉兩派中間，無論對哪方面他也沒有較深的關係，也沒受過任何一方面的仇視。不過，現在想來，被攆出軍需管理委員席位的林中尉，一定認為他也是屬於中堀中尉那一派的；尤其是自從木谷出了事，中堀中尉竟那樣熱心為他奔走以後，那就更加強了林中尉的這種看法。正是因為這樣，木谷才受到他的仇視而被送到本來可以不送去的軍事法庭，又由於他捏造罪情，木谷終於被判處了重罪。

木谷犯罪是離開軍需室回到中隊後的事（回到中隊後，他很快就沒有錢用了），所以監管他的責任應全部由中隊來擔負，軍需室是可以不負任何責任的。不消說，木谷的中隊曾盡了最大的努力，防止擴大木谷在值衛兵勤務時所犯的案子，而設法爭取在中隊內部解決；因為這件事會影響到中隊的成績。因此，人事股准尉擔心到這一點，曾親自去懇求當時任衛兵巡察官的林中尉。同時軍需室也同樣害怕這個案子會經由憲兵隊轉到軍事法庭，尤其是軍需室的頭子中堀中尉。這是因為，若把在軍需室呆了將近一年、特別是在金子伍長手下服務的木谷交軍事法庭審訊，對軍需室不利的秘密就很可能傳到檢察官的耳朵里去。木谷是很難知道這個內幕的，因此當中堀中尉叫金子伍長盡一切力量為他奔走的

时候，木谷就觉得有些出乎意外，也因此感激他们。原来木谷过去在國本少尉和金子伍长手下服务时，仅仅在事务方面间接地接触过中堀中尉，並沒有較深的关系。不过，尽管中堀中尉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安全才这样出力，但他却真是始終一貫地一直替木谷运动到师团部的上層分子。可是，中堀中尉这种努力却完全落空，林中尉坚持一定要把木谷送交軍事法庭的主張，一步也沒退讓。不过，林中尉起初也不是打算把木谷交給憲兵的。这从这一点就能看得出：当时身为衛兵第一种巡察官的他，当捉到偷錢包的木谷的时候，照理就應該馬上通知憲兵，可是他却沒那样做。……尽管他最初不通知憲兵是为了拉攏木谷，但他确也是为木谷着想。等到后来他那么强硬地主張把木谷交給憲兵——送到軍事法庭，乃是因为發覺了中堀中尉在为木谷奔走活动。……这样看来，木谷是被夾在两个对立着的軍官中間，終於遇上了連做梦也沒想到的厄运。

林中尉失掉管理委員这个席位的直接原因虽然是品行不正，但实际上却是被后来的中堀中尉和下瀬中尉赶出去的，所以他非常仇恨中堀中尉。不过，从前綫回来的他确实也是过分任性，不能注意四周的气氛，这样來搞留守部隊的軍需工作是行不通的。尤其到了物資的統制愈來愈緊，連軍隊的必需品也不易得到、师团部又开始嚴命節約各項經費的时期，这样的幹法更是不行了。从前，在一起从前綫回来的須崎上尉担任管理委員主席的时候，由於須崎在部隊中的資格老，有勢力，林中尉在他特別照顧下，倒是滿不錯的；这位很爱吹自己战績、性癖古怪的須崎上尉很喜欢他，不管有理無理，一直支持着他下來。可是，須崎上尉不久就昇了少校，調往别的联隊去了。自从山屋上尉來接替他的职务以后，林中尉便在委員中孤立起來，終於被挤掉了軍需委員的席

位。

新任管理委員主席山屋上尉、粮秣官（委員）下瀬中尉和新來的軍需官中堀中尉，就是策划趕出林中尉的主要人物。山屋上尉不像從前的主席那樣高高在上，他和聯隊副官搞得非常好，一眨眼的工夫就拉攏好其他委員們，甚至連軍需室資格最老的國本少尉也不得不佩服說：这回的主席“真不簡單”！不單這樣，山屋上尉又取得了下士官的擁護，掌握了全體軍需官。因此，他蒞任不久，軍需室的空氣便煥然一新，內部整頓好了，勤務紀律也重新受到了重視。自然，他這種措施束縛了士兵的自由，在士兵中間普遍傳播着對山屋上尉的怨言，“扣得緊”的外號就是士兵們給他起的。從此，士兵們也就怀着惡意探聽他的一舉一動。看樣子，林中尉也是受不住軍需室這種氣息的。……不過，在木谷看來，掌握軍需室的實權的，還是軍需官中堀中尉和粮秣官下瀬中尉。說來，聯隊有關軍需的一切問題，照規定應該由管理委員會來掌握，高級軍需官只不過是委員中的一個而已；但是，軍需室的實權一般地都是操縱在軍需官手裡的。這是因為運用師團部撥下來的經費是屬於軍需官職權範圍以內的事。中堀中尉巧妙地讓山屋上尉高高在上，自己私下勾結隨着物資統制的加緊、愈來愈紅的粮秣官下瀬中尉，支配全體委員，掌握了全聯隊里唯一無二的實權。這麼一來，從前在須崎上尉的放任下橫行霸道的林中尉，自然就成了中堀中尉的對頭。不過，要趕走粗暴、懶惰、被大家厭惡的林中尉，這對已經掌握權力的中堀中尉說來，並不需要費多大力氣。因此，當林中尉被剝奪管理委員的席位時，大家都認為由於他反對中堀中尉和下瀬中尉而得到這種下場，是必然的事。這時，平常受他欺侮、對他怀着反感的下士官們反倒大為喝采，士兵們是不同情這個動不動就用馬靴踢人的林中尉的。

林中尉在木谷从軍需室的雜勤兵正式昇了勤务兵的时候，已經不常到軍需室來了；偶而來了，也呆不多久。因为，由於各种原因，他的精神和肉体都衰弱了，已經不能从事日常的事务工作。那时，林中尉經常讓下士官帮他偷东西，所以下士官都厭惡他，尤其是管理倉庫的下士官，大家都躲避他，尽量不讓他捉住。他們都很憤恨林中尉那种强迫手段。文書兵也都想尽方法躲避这位一高兴就採取几乎使人害怕的親切的态度、其实是連一絲同情心也沒有的中尉。他对待雜勤兵更是粗暴，动不动就用脚把人踢倒，对勤务兵也毫不客气。有一次，木谷抄完送交师团部的报告，正在收拾桌子上的公文紙的时候，突然旁边有个人从他手里把公文紙搶过，揉成一团。这份报告是由中堀中尉負責的。起初，木谷还以为是他的伙伴开玩笑，就喊了一句“幹什么！”轉过头來一看，林中尉正怒气冲冲地罵他：“什么叫‘幹什么’？对我再說一遍試試！”木谷气坏了，如果在軍隊以外的地方遇到这种事，他就要向他進攻，决不会放松这个像綠葫蘆似的家伙。林中尉抬起叫鞋匠特別造的硬底馬靴，对准木谷的小腿乱踢一陣，把他踢倒了。接着，就把他的臉和手气势汹汹地伸到木谷身上，他那得意的面孔因为过分貪酒，都变成灰白色，眼角潰爛，髒得很。現在想來，他那时已經認為木谷是屬於中堀一派的兵。……林中尉用这种手段，粗暴地踢倒过許多兵。有些老兵說：从前他不是这样的，他剛从前綫回來的时候，常常和雜勤兵一起坐上卡車，把向司廚員要來的食品和酒藏在車里駛出营門，駛到市郊的时候，就請大家吃喝一頓。可是，那时候士兵們也都不太喜欢他，說他是“反复無常”的人。大家都知道，林中尉是四条畷街的世家的次子，曾为了当官花了

不少錢。他雖然不是一個寡言的人，但卻挑挑揀揀的，並不對每個人都開口，一喜一怒又是那樣表現得非常激烈，士兵們都不喜歡他這個脾氣。

有一次，木谷看見林中尉跑進下瀨中尉的辦公室，大吵大鬧地對下士官說：“你們送給山屋上尉的那些東西，也得要送給我一份；不，我不是不知趣的人，只給我酒就行，送一份酒來！”被大家公認為“度量寬大”、其實是相當神經質的大胖子下瀨中尉，起初是裝作若無其事的样子處理文件，吸着煙，隨後罵了林中尉一句“回去冰冰腦袋再來”就走開了。這樣一來，林中尉罵得更兇了，他站在屋子的正當中大罵：“哼，現在的軍需室像什麼樣子，這算是山屋上尉自己開的軍需室，還是算副官的軍需室！你們以為光給聯隊長、副官、大隊長和高級軍醫行賄就能打仗的嗎！”以前，林中尉也搞過物資管理工作，那時他也拉攏了兩三個下士官，也完全和他現在罵着的這些軍官們一樣採用向聯隊長和副官家裏送東西的方法，來維持自己的地位。所以，他現在的言論已經是一點力量也沒有了，無寧是他這樣大聲吵鬧反而遇到下士官們的譏笑，背地罵他太不知趣。軍官們當然不理睬他，連士兵們也都覺得他有點可憐。……林中尉是在決定調木谷來軍需室以後，被解除物資管理工作的。他變成了一個有名無實的掛名委員，暫時之間，他感到這損傷他的自尊心，便一天到晚閒蕩着。以後就開始接近那些過去連理都不愛理的士兵們，給他們煙吸，帶他們外出，企圖博得他們的歡心。那時他常向士兵們發牢騷說：“管理委員這種麻煩的工作，還是趕緊辭掉的好，回到中隊去搞搞操練什麼的，真不知道比它強多少哇。啊，到外面去，痛痛快快地喝它一場！”

中堀中尉聽說是小鐵工廠廠主的兒子。說來，他這個人實在也難怪林中尉蔑視他。據說，他確是商業大學的畢業生，曾有一

个时期在和铁工厂有关系的一家工厂里管理營業，所以他对事务工作具有非常傑出的才能。但是，他的刺槍術和劍術都差，行軍是完全受不了的。換句話說，他是一个最適於做留守部隊的軍需工作的軍人。有一次联隊为准备举行刺槍比賽進行預賽的时候，木谷曾看見林中尉把喊着“我沒有上場的必要，忙得沒有一點時間”不願意出場的中堀中尉硬拉出來，給了他一陣猛烈的冲击，當場把他摔倒，又拉起來揪着打了一頓，奪去他的面具。这时一貫冷靜而又从不吃眼前虧的中堀中尉也不禁變了臉，激動地抽搐着蒼白了的兩腮，喘着氣，喊着“喂，你，怎么这样亂來！”一面蹲下身，想拾起被打掉在地上的木槍。林中尉趁這机会又把他亂打了一頓。中堀中尉的小臉上長着可愛的小耳朵和小獅子鼻，看起來非常溫和，但從來沒有受過別人的欺侮。

平常，中堀中尉根本沒把林中尉放在眼里，從來也不跟他來往。中堀中尉总是完全不顧林中尉，逕自依照自己的意思進行工作，但他对林中尉是有非常強烈的对立情緒的。另一方面，林中尉对他的侮辱也达到了相当程度。他經常对这位軍需官露骨地表示他的蔑視，這連士兵們都觉得太过分。他經常用“管賬先生”這名詞來称呼这位軍需官；經他这么一喊，中堀中尉馬上就倏地變了臉色。“嘿，怎么不响了，管賬先生。”林中尉还是执拗地攻击默不做声的中堀中尉。林中尉瞧不起中堀中尉的另外一点，就是他沒有上过前綫。不过，中堀中尉对这一点並不感到什么苦惱。他經常強調留守部隊的業務——尤其是在統制經濟情況下担任留守部隊軍需業務的困难。他說決不能輕視后备部隊。有时还说有些人經常作战呀作战的喊，而輕視別的業務。但是每个人要是都这样想，那就沒法進行战斗了。他說：“就是將來，我也寧願認真做好留守業務，為國効勞。我从沒想过非要跑到前綫去獻功不可。

上司要是命令我一直呆在留守部隊里，我就高興接受下來，幹它一輩子。”他說這話時，故意放大嗓門，好讓士兵們聽見；當然聽的人也都很明白，他這是針對林中尉說的。士兵們不敢做聲，都站在一邊恭恭敬敬地聽着。於是，下瀨中尉也幫了腔：“我可沒功夫想這些事情，自己在後方，却光喊着前綫、前綫的，能有什麼屁用！哎，能不能也給我一些扯這些廢話的時間吶，要時間呀！”正在辦公的士兵們都哄笑起來。但聽見中堀中尉接着說：“誰願意上前綫，就讓他去吧！”都吓了一跳。士兵們對中堀中尉並不像對林中尉那樣討厭，但這也並不是說士兵們都喜欢他。他不像林中尉那麼自私，但也是高傲、任性、光為自己打算，而且他權力愈大，這種表現也就愈發嚴重。木谷雖然經常也記着伺候伺候他，但不太喜歡他。中堀中尉常以和藹的態度對待士兵，實際上他却是個非常冷淡的人（木谷馬上就看到了這一點。過去，由於他在很多店里幹活，遇到過各種各樣的東家，所以他也是用冷淡的眼光觀察自己的主人的）。……中堀中尉講究文件的式樣，雖然他親自指示過各中隊要嚴格節省紙張，但輪到他自己的文件却往往叫士兵重抄好幾遍，根本就沒考慮什麼紙張和勞力的浪費。

不過，木谷最不滿意的，倒是中堀中尉想把大學生出身的士兵都攏絡在自己的手下，並且開始逐步地這樣做着。中堀中尉也許是從木谷的表現里感到他不是自己的心腹吧，終於解除了木谷的軍需室的職務。當然，木谷是在定期調換勤務工作時回中隊的。這時，中隊正有個上等兵生病入了醫院，需要進行長期醫治，上等兵不夠用了，很想把木谷從軍需室調回來。所以決定另派一個一等兵去替換木谷。但如果中堀中尉認為木谷是對他有用的兵，儘管中隊費多大口舌，也決不會答應的。實際上，軍需室却非常痛快地就答應了。這使木谷感到軍需室並不歡迎他，而且毫無疑

問，這是出於中堀中尉的意思。……因為像金子伍長這樣的人倒是希望木谷繼續留在軍需室，曾答應再向中隊要求一下；所以，現在看來，一定是中堀中尉提出了反對意見。……從前，當定期提升上等兵的時候，中堀中尉雖然也推薦木谷做候補，但木谷很早就猜到自己不是大學生出身，不會受到他的寵愛的。當然，木谷也不是不知道在審查第二次上等兵候補人員時，也是中堀中尉和下瀨中尉要求中隊把木谷提升上等兵的。可是，這完全是形式，因為中堀中尉喜歡儘可能多提升軍需室的勤務兵，尤其是自己手下的兵，因此對所有的勤務兵都普遍地向他們的中隊提出了要求，並不是單單照顧木谷一個人。因為這樣，木谷被提升為上等兵的時候，雖然高興，中隊的伙伴們也羨慕地說：在軍需室工作升得快；但他卻並不從心裡感謝這個中尉。

3

中堀中尉在下瀨中尉的協助下、強迫大家實行的聯隊軍需節約計劃，所說是這兩個中尉命令金子伍長訂出來的，木谷曾經刻過這個計劃書的蠟紙。中堀中尉對待軍隊的包商們很嚴格，他經常和金子伍長認真檢查包商們送來的所有貨物。他就是這樣，建立了軍需室的威信，同時又巧妙地使包商們靠攏到自己身邊來。物質的採購愈來愈困難，留守部隊軍需室的地位也愈來愈提高了。因此軍需室和軍需倉庫也就緊緊地操縱着各個中隊，下瀨和中堀兩個中尉對各中隊和各中隊倉庫的壓力也到了驚人的程度。這樣一來，下瀨中尉的大名也就傳遍了整個聯隊。大家背地里甚至都說：這兩位中尉神通廣大，在聯隊里沒有他們辦不到的事。聽說每當有“征兵”和“動員”的時候，許多人都湧到他們的公館去行賄，請他們為自己的接到“征兵令”的兒子和親戚弄到“不合格”的

命令。大家一提到他們的名字就馬上談論着他們在兩年當中發了大財，積下了很多錢。尤其是補充入伍的雜勤兵更都喜欢談論這件事。可是，在軍需室里，却几乎沒有人提起來說，這是因為他們中間十之八九都多少沾了点好处。

中堀中尉做事非常謹慎，下瀨中尉却不然，他在大軌鐵路的旁边新盖了一所相当堂皇的房子。拿当时的环境來說，一个軍需室的中尉是决不可能新盖这样的房子的。……木谷曾和四五个伙伴一起跟着金子伍長到这所還沒住人的新房子去擦过玻璃。那时，軍隊的包商們已經在这所新房子里進進出出，公开把家具、用品、劈柴、煤和蔬菜等东西搬進來。后来，因为要在这所房子的后院里加盖一間堆房，木谷又被派去抬土。在完工那天，司厨班長派人送來酒，中尉請大家大喝一頓。不用說，这份酒是節日應該分給士兵們的。木谷記得那时他和伙伴們一面發牢騷，一面把酒喝光，才随着金子伍長的口令，醉醺醺地穿过营門，回到部隊來。

下瀨中尉是大雜貨批發店老板的兒子。有些人背地說：軍隊勤务对他說來就等於搞副業。他能在联隊里出头角，可能就是由於有这种背景的关系。中尉穿着特別縫制的肥大的軍服，每天大腹便便、步伐緩慢地踱过营場，出現在司厨班。这时，身为一个士兵的木谷，每次都覺得这个肥胖的長官好像是絕對不能動搖的巨大权威的化身。……下瀨和中堀兩個中尉对付联隊長、联隊副官和高級軍官們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門，無微不至，提起这件事來，联隊里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他們都非常重視這項工作：經常往联隊長、联隊副官的公館送大米、劈柴、煤、肉类和調味品……等等生活必需品。木谷曾奉命跟联隊長和联隊副官的勤务兵們联系，常常把这些东西送到他們的公館去。那位看來五十多歲、蓄着白鬚子的又矮又胖的联隊長，每次都滿臉笑容地迎接他們。

但是，木谷也和這些長官的勤務兵們打成一片，常在運送的路上，偷出一部分東西藏起來。當然，木谷那時幹的勾當還不止這一點。他幹得最順心的，倒是在金子伍長從軍需學校出來、還沒有成為中堀中尉的心腹的時期。有一次，金子伍長勾結被服倉庫的下士官，從倉庫里往外偷運物資，木谷曾奉了金子伍長的命令幫忙把分配給士兵的襪子藏在三輪摩托車上的貨物下面偷運出去。因此，金子班長平素雖然嚴禁士兵們貪污，但對小量的揩油，他却總是裝作沒看見的樣子。

林中尉平素最愛說的，便是中堀、下瀨兩中尉和金子伍長幹的、巴結上級的手段，他稱它叫“高等政策”。每次喝醉酒，他就氣憤憤的，不住嘴地叨咕着：“可再不能饒他們，不能饒他們！”不過，這並不是說他還有什麼力量可以制服中堀和下瀨中尉，他在他們的壓力下已經根本上失掉了力量。現在看來，他只能碰一碰力量較弱的金子伍長，發洩一下。不過，儘管林中尉是這樣的攻擊他們，他的貪心比以前還要厲害得到了驚人的程度。他每天親自上司廚班去，叫司廚員交出糧食；因為他已經弄到到處都不受歡迎的程度，光派勤務兵去交涉是達不到目的的。木谷聽別人說，林中尉因為花柳病重了，要用很多錢。甚至連林中尉的中隊——七中隊的勤務兵也都不否認這件事。原來，勤務兵也討厭自己的主人，他說每次替林中尉偷盜公物的時候，對付門崗的檢查實在是一件大傷腦筋的事。但是，條件卻只有漸漸惡化起來，門崗檢查的愈來愈嚴格了，他不得不出更高明的辦法來對付，有時甚至要把贓物藏在運煤的卡車里面偷運出去。儘管勤務兵費這麼大的力量，但是，吝嗇的林中尉卻從來一點也不分給他。……後來，林中尉終於發生了飛田妓院的事件，受了反省處分，不久就被撤掉了管理委員的席位。所謂飛田事件，就是林中尉把軍部的

机密文件遗忘在妓院里的事件。不过，那並不是太重要的文件，事后妓院老板又馬上把它送交联隊本部，因此这件事並沒有傳揚到外面去。可是，这对中堀中尉說來，却是把他赶出軍需室的最好的机会。

4

木谷的案子就是被夾在軍需室这种尖銳的内部糾紛的中間的。木谷被林中尉当做中堀一派的人，加以仇視，而終於遭到陷害。林中尉不但把木谷交給檢察官，由軍事法庭進行審判，而且还在法庭上陈述各种对木谷不利的証言。不消說，對於林中尉的証言，木谷也認真地提出抗議，進行了辯护；可是，反倒因此被断定他有“反軍思想”而判了重罪。……

“真是天曉得！我哪來的‘反軍思想’？檢察官还說我有危險的打算，这些話都是胡說八道，是他們隨便捏造的。天下哪有喜欢这种軍隊的兵？你在整个日本找一个給我看看！一个兵平常誰不說‘不願当兵’呀、‘想早点退伍回家’呀这一类的話呢！不过，我們当兵的人，尽管嘴上都这么說，为祖國服务的热情，每个人心里也还是有的。”（木谷談下去）。想不到林中尉那小子竟玩弄陰險的手段，歪曲事实，把木谷挤到不利的地位上去，進行威脅，來实现他的陰謀。毫無疑問，林中尉是为了陷害木谷而歪曲事实的。……說实在的，木谷並沒想偷他的錢包，而确实是拾到的。但是，林中尉却硬說木谷是存心偷去他的錢包，並提出了种种“証据”。直到如今，木谷还不能饒恕林中尉这种卑鄙的行为。同样的，也不能饒恕受林中尉的挑唆（一定是这样）、只採納林中尉的証言來進行審訊的檢察官。从木谷的立場來說，又怎能承認这种歪曲事实、捏造的罪情呢！但是，不管他怎样辯解，怎样剖白，

結果却只有愈來愈多地証實了他的“反軍思想”。因此，檢察官罵他態度不好，反省不夠，斷定他是個“可怕的兵”。

木谷決不是為了有計劃地進行偷盜才拿了那個錢包的。錢包是被丟在衛兵室附近，離廁所三公尺左右的一塊草地上的。的確，木谷是拾來的。……在調換衛兵的前一天，當林中尉來巡察崗哨的時候，擔任哨兵小組長（上等兵）的木谷心想來了個這麼討厭的家伙，沒完吶，這回可要受他的折磨了。因為他在軍需室呆的日子太久了，雖然能流暢地背誦“哨兵守則”，但還不太熟悉崗哨勤務。幸虧林中尉可能是太疲倦了，他出人意外地馬馬虎虎巡察一遍，只用眼瞥了一下早就認識的木谷，連話也不說，就馬上喊着倒茶來，到衛兵室后面的休息室里休息去了。木谷以為林中尉已經巡察完畢，馬上就要回去。想不到他在休息室里呆了一會兒，又因為肚子痛上了趟廁所。碰巧，已經到了崗哨換班時間，木谷領着一羣接班的衛兵去換班，又把交了班的衛兵們帶到衛兵室來休息。向衛兵班長報告情況後，他就一個人出來上廁所去了。半路上，他發現在小徑右邊不遠的窪地上有一樣東西，過去拾起來一看，是個錢包。他立刻把它打開，里面有現款五十四圓五毛七分錢、一張用過的電車票和“朝日座”的電影優待券。到底是誰丟的呢？木谷想了半天也想不起來。把錢包丟在這個地方，當然只能是士兵，而決不可能是旁的什麼人。木谷站在那兒，四下望了一會，忽然想到應該把它交給衛兵室去，再調查失主，於是廁所也不去了，就馬上往回走。但還沒等走五步路，他就捨不得這些錢了，他又望了望四周，就把錢包藏進口袋里，馬上跑到衛兵室後身、斜坡下面竹叢旁的明溝邊，從錢包里掏出錢來藏在身上，光把錢包扔到溝水里。不過，當他剛剛要走到竹叢旁的時候，才想起這個錢包是林中尉的。因為錢包是隊里的皮匠用修理皮鞋

的皮子做的，只有和軍需室有关系的軍官或下士官才能有這樣的錢包。想到這兒，他又發現在廁所旁邊掛着一件軍官上衣和一條紅白兩色的巡察官值星帶。這說明林中尉並沒回去，還正在廁所里蹲着呢。木谷有點猶豫了，天曉得，林中尉也許正在廁所里望着他吧。現在，他還來得及返回衛兵室，把錢包交上去。接着，他又想到林中尉發現錢包丟了要來調查的光景；假如萬一給他發覺了，豈不是毀了自己嗎？可是，他渴望着自己能有幾個錢。本來，一調換衛兵值星，他就想馬上到花枝那兒去的，然而，他却已經沒有進錢的來源了。終於，他沒有把錢包交給衛兵室，而向竹叢走去了。一路上他還幻想過林中尉可能以為是把錢包丟在馬路上。……不久，他便在明溝旁邊料理妥當，回到衛兵室來。回來後又重新想了一下，就把零頭四圓五毛七分錢放在上衣口袋的錢包里，把剩下的五張十圓鈔票用紙包好，藏在衛兵室旁邊的一堆木料下面。不一會兒，林中尉就從廁所走出來，“肚子痛，擔任巡察的時候瀉了肚，真夠噲。”他一面叨咕，一面走掉了。這些，木谷一直都躲在伙伴身後偷偷看着，可是，還來不及放下心來，過了一小時模樣，林中尉又回來了。他說：剛要上電車，忽然發覺衣袋輕飄飄的，只好又轉回來。他命令衛兵們在廁所四周尋找，又叫他們從衛兵室順着他走過的路徹底找了一遍，當然，錢包是不会有。衛兵們天天站崗，已經够累了，可是他們又不敢違抗巡察官的命令，只好唧唧噥噥地發着牢騷奉命出動。木谷也夾在裡面，裝作尋找的樣子。林中尉後來也知道沒有希望，便对大家宣佈：這麼找還找不到，那就不得不認為是給人偷去了。本來他是按照搜查習慣，先認為是遺失而進行尋找；但是，現在馬上以巡察官的身份徹底檢查每個衛兵。於是，他把所有的衛兵輪流叫到面前來，搜查他們穿在身上的衣服和隨身帶的東西。但是，他仍然

沒找到錢包。在开始檢查以前，他先把衛兵班長、衛兵室室長和木谷上等兵叫進休息室里，查問这里有沒有行動可疑的兵，又詢問平素品行不好的是誰。衛兵班長回答說：衛兵不是從同一个中隊而是從各中隊派來的，不太了解他們的品質，不過，依他看來不會有偷東西的。林中尉便罵衛兵班長：掌握部下的情況太不夠了。接着，林中尉又走到木谷跟前來，翻弄着陰沉而狠毒的眼光注視了半天，沒問一句話。木谷也故意不吱聲。後來他叫木谷退出衛兵室，只把衛兵班長留一些時候；事後，衛兵班長談起那時的情形，憤激地說林中尉搜查他的身子。聽說，林中尉並沒問他有關木谷的事。不消說，木谷也和別的衛兵一塊兒受了林中尉的搜查。那時，林中尉一面興奮地說不管用什麼方法也非把犯人找出來不可；一面粗暴地搜了木谷的身子，但是，他這一次也沒說什麼有關搜查以外的話。直到現在，木谷還清楚地記得林中尉直到黃昏時分才接受了衛兵們的舉槍敬禮，怒氣沖沖地走出衛兵室的神情。他一走出去就是連頭也沒回。木谷望着他的背影（雖然自己拾到了他的錢包），感到了一股強烈的憎恨。

5

第二天是調換衛兵的日子。上午，木谷從木材底下掏出錢，藏在背包木框上的隙縫中間。他以為巡察官不會再來巡察，交了班就只有眼巴巴地等着回隊了。不料，快到中午的時候，林中尉卻又來了。林中尉馬上召集所有沒有放哨任務的衛兵，叫他們不准走動，徹底搜了一遍。這次，他終於從木谷的背包木框里搜出用紙包着的五張十圓鈔票。昨天搜查的時候，木谷身上有八圓多，單拿這點錢，本來就比其他的兵闊得多，現在又搜出五十圓，任他怎樣辯白也無法掩蓋了。木谷在林中尉的逼問下，不得不承認

这些錢是林中尉的。他馬上鼓起勇气，把昨天拾到錢包的經過，从头到尾毫不隱瞞地报告給林中尉。但在心里却惋惜自己是个傻瓜，不該落到这个家伙的手里！林中尉惡狠狠地瞪了木谷一会，忽然倏地一下子站到跟前來，对准他的臉頰不住手地揍了一頓。后来林中尉又喝了一声：“來！”命令木谷帶路，並叫來衛兵班長一起到木谷說的拾到錢包的地方和衛兵室后面木谷丟錢包的明溝旁，听取木谷說明当时的情形。在明溝旁，他命令木谷赤着脚下到冰冷的水流里去找錢包，也沒找到。最后，他們只好往回走。一路上，林中尉不住口地向衛兵們誇耀他的錢包是罕有的上等貨。說完就又命令木谷再去徹底找一遍，非把它找到不可。但是这个錢包，在接班的衛兵們按照憲兵隊的指示掏干溝水、掘开溝底找到之前，到底沒有找出來。木谷把兩脚浸在冰冷的溝水里，來回踏了几遍以后，就回去报告沒找到。林中尉說找不到是因为沒認真找，又把他揍了一頓；揍完又叫木谷站着不動，用馬靴踢他的小腿，踢他的屁股，过了一会，忽然又說：“剛才你說錢包是檢的，那完全是撒謊！这一定不是你檢到的，而是你从我上衣口袋里偷去的……，赶快說实話！”这明明是林中尉在胡扯。木谷始終否認这一点；林中尉就嚷着說他还在撒謊，又把他揍了一頓。林中尉对大家說明：昨天，他巡察完衛兵崗哨后因为肚子痛，就馬上上廁所去了。那时，覺得上衣有点碍事，就把它脫下來。可是，那时是决不会丟錢包的；因为上衣的里兜用釦子扣得好好的，錢包是不会掉出來的。木谷說他是从旁边草地上拾到的，这明明是撒謊。这一定是他看到上衣掛在廁所罩板上就从里面偷走的。說完，他就狠狠地推着木谷，向他厉声吼着，叫他赶快說实話，承認錢包是偷的。接着，他又帶着威脅的口吻說：“尽管你怎么會撒謊，可經不住我的徹底調查，一定要水落石出的！”但这时的木谷

已經不再替自己辯護，完全沉默了；於是，林中尉也像是有点累了似地不講話了。衛兵班長由於事情發生的太突然，有点不知所措，林中尉向他指示：這案子等他徹底調查之後再做處理，先不要寫進報告里去；同時他也這樣告誡了所有的衛兵。不一會，衛兵們都換了班，林中尉就命令交了班的木谷跟他一道回部隊去。

林中尉的頭髮比從前稀了，眉毛也脫落了，木谷沒有見到他才沒有多久，他那副還算端正的嘴臉已經完全變了樣兒。在回部隊的路上，他还絮絮叨叨地教訓着：為什麼要偷人家的東西？說時頻頻搖動他那張變了樣兒的嘴臉。他說當昨天搜查衛兵身上的錢的時候，就大體上看出了是誰偷的。他對自己這種正確的觀察力十分得意。他認為趕在衛兵們調班的時候，冷不防地來一次搜查，他的這種搜查方針和方法是一定可以成功的。因此得意洋洋地就在電車里也沒完沒了地向木谷提出一連串瑣碎的問題，弄得木谷很難堪。他又問起木谷的身世，知道木谷的父親早故，母親也不知下落，從小被哥哥撫養長大時，他說：“你也是個可憐的家伙哩。”

“可偏偏是你幹的，這實在叫我太為難。儘管是日子很短，可你到底是個跟我一塊兒工作的人吶，我曾想若是你的時候，怎麼辦呢。剛巧，就真從你身上發現了贓物了，可實在叫我為難啦。”他說完馬上又用关心的口吻接下去：“喂，木谷，你真是這麼需要錢呀？”接着，他又誇張地感嘆着：“哎！在軍需室那種地方呆過的人，個個都要中毒，都要墮落下去的！”但這決不是說他不再追究木谷的事，他認為木谷那種過於露骨地表示決心準備受處罰的豁出一切的态度是不能容忍的。為什麼起了偷錢的念頭？為什麼這樣的需要錢？他緊緊地追問下去，直逼得木谷說出了自己和女人的關係——關於花枝的事情，他才心滿意足。他這種手段實在是

既卑鄙又殘忍的。

“喂，你真這麼想見她嗎？”他用揶揄的口吻說。“是！我真想她。”木谷的回答傷害了林中尉的感情。他從背後猛力推一下木谷的頭。“媽的，你有這麼大的膽子，為什麼不說錢包是偷的，還說什麼是撿的！”說着，他馬上又用原來那種粗暴的態度對待他。

當時，木谷的中隊長是在步兵砲隊的中隊長里面資格較老的上尉。但是，他在其他中隊里沒有多大的威信，所以他對自己能不能說服林中尉這一點沒多大的把握。隊長當知道自己的兵在衛兵值勤中犯了偷盜罪的時候非常生氣，他主張立刻把木谷關進禁閉室里去；經准尉提醒後，才明白這案子不能這麼簡單處理。這個准尉名叫山脇，他聽完林中尉的報告後，對自己部下犯的罪向林中尉道了歉，並且提議立即把木谷和其他的士兵隔離開，請林中尉親自審訊，而得到隊長和林中尉雙方的同意。

“木谷！給我滾出去！你他媽面孔倒挺老實、挺聰明，也真可惡！你就是帶這張面孔幹的嗎！這張面孔……”准尉突然提高嗓門吼叫着，用拳頭狠狠地對准木谷的胸膛就是一拳。“你墮落到成了小偷兒啦，媽的，媽的！”他又一掌把木谷推倒了。儘管這樣，准尉却一方面又參閱軍刑法和軍隊內務守則，研究減輕木谷的罪行的辦法。准尉身大頭小，從背後看，後腦勺子活像一塊堅硬的石頭，給人一種愚鈍的感覺，他的言行也都很粗野強暴，經常辱罵士兵；但現在遇到木谷這種事，他却並不想把他胡亂推進深淵里去。木谷被准尉這種不動感情的態度震住了；連曹長也體會了准尉的心意，替木谷到處活動；木谷的班長在准尉面前雖然顯得有些畏畏縮縮，但一等到屋裡沒人，卻把木谷揍了一頓。林中尉當着隊長和准尉的面，再一次追問木谷是不是還說錢包是撿的。但是，木谷卻只能再把事實述說一遍。木谷以立正的姿勢，在曹

長室的牆壁前站了好几个鋪头。

“这小子！在軍需室服务的时候，我倒以为是一个比較有出息的兵呐，可是……啊，木谷！”林中尉站在曹長室的当中說。“你这个混蛋，是在撒謊！”

“是的！我原來也是这样想的，所以，还特意申請軍需室把他培养成为优秀的兵；可是，想不到竟幹出这样的臭事來了。——你这混蛋！一直隱藏起你的本性，瞞着我！”准尉說。

“木谷！你真是可怕的人呐，赶快說实話，向准尉大人求饒！准尉大人为了你这么費心劳神的，你不知道嗎！——准尉大人，这家伙相当麻煩哩。”曹長从旁边附和着說。

“林中尉太不顧情面啦。”隊長每当來曹長室的时候，便对准尉說。“准尉，想法赶快处理吧。”說着，他急得在屋里直打轉。“不用說，中隊長應該对这案子負全部責任，現在，我負責把他看管起來，所以就把木谷交給我們中隊吧。”中隊長向林中尉央求說。但是，林中尉却說：他是站在巡察官的立場的，还没有進一步調查，是不能这么随便处理这件事的。

金子伍長是在第二天傍晚趕來的。

6

起初，木谷看見金子伍長为了自己的事跑來，覺得这是他連做夢也沒有想过的事。另一方面，伍長担心他的事特意跑來，当然他是很高兴的。伍長由准尉領着來到曹長室看木谷，說要詳細詢問一番。“木谷，你可真是幹了棘手的事呀！惹林中尉那种人，你打算怎么办呐？”他握住低头不做声的木谷的肩膀，又小声地繼續說：“为什么要碰林中尉那种人？要用錢，幹么不來找我？”

准尉在一旁听着，却裝作沒听的神情。伍長又告訴木谷：中

堀中尉也非常担心他的事，又詳細打听林中尉到底打算怎样处理木谷。最后，他又說：“我把你的事詳細报告給中堀中尉，請他出力，爭取在內部从輕处理你的案子。”說完，又向准尉打了一陣耳語就回去了。第二天早上他又很早就跑來告訴木谷：中堀中尉已經同意他的意見，打算劝說木谷的隊長，請隊長出面和林中尉交涉；又叮囑木谷，这件事决不要叫林中尉知道。这次，他給被关在曹長室的木谷帶來点心，並且叫人端來热茶給木谷喝。伍長的这种举动深深感动了孤零零地被隔离开來的木谷的心。金子伍長每当來看木谷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的，生怕遇到林中尉，但他却总是頻頻地探听林中尉对木谷究竟說了些什么。金子伍長回去后，木谷也同样受到准尉的叮囑，准尉說中堀中尉特別为你出力，正在到处活动；不过，因为中尉是个軍需官，从他的立場來說，是不便干涉其他中隊士兵的問題的，所以絕對不能对外人講。

第二天，中堀中尉帶着金子伍長，親自來看木谷。这一回，是中隊長領他們進來的。中堀中尉和从前一样，用冷淡的眼光望望木谷，並沒对这个兵的遭遇表示什么同情。“幹是幹了坏事，不过因为他不是有意偷东西的，若不好好考慮到这一点，給以適當处理，那也太可憐啦。”中尉当着木谷的面对准尉說。“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要制造犯人，这有什么好处呢？这倒不如尽量設法教育他，使他不再犯第二次，这不是对軍部更有好处嗎！我想是这样。”不消說，隊長大表贊同，他高高兴兴地对木谷說：“木谷，你呀，真叫上边麻煩！”中堀中尉这一席話，大大鼓舞了隊長，於是，隊長也替木谷活动起來了。

直到現在，木谷仍然清楚地記得当时的情形。那时，木谷虽然感到中堀中尉的态度有点奇怪，但也沒太留心。現在想來，中堀中尉确实是懼怕林中尉的。……他站在木谷身旁，和隊長商量

說服林中尉的方法，接着便說他想親自審問木谷一些問題，怕大家在旁邊木谷不好開口，請求隊長和准尉暫時走開。等到他倆走開後，他就把木谷叫到自己跟前來低聲問：吃苦了吧？這話打動了木谷的心。

“木谷，照理來說，任你現在惹出了多大的問題，軍需室是不負任何責任的。不過，因為你是不久以前還在我手下服務的兵，我也不能置之不理。而且，木谷，你找着林中尉那樣的對頭，也真是太倒霉啦。”中堀中尉說。他目不轉睛地凝視着抬起頭來的木谷，接着說：“林中尉為什麼要歪曲事實，硬把拾的錢包說是偷的呢？這麼簡單的道理，你也會明白吧……”他這樣深入一層地說着，可是木谷不知道怎樣回答（現在，木谷一想起這件事，便懊惱地想：當時沒有立刻猜到中堀中尉這句話的含意，實在是太糊塗了）。中堀中尉又問：林中尉曾經對木谷談過軍需室內部的情形沒有？或者打聽過木谷沒有？老實說，林中尉倒是從來沒向木谷打聽或是談過軍需室的任何問題的。木谷回答說：不知道。中堀中尉却還不放鬆地說：不必隱瞞，如果他說過罵軍需室的話，就照實說出來。金子伍長也從旁邊再三地說這句話。

看來，中堀中尉和隊長對林中尉毫無辦法。林中尉的花招很多，專門鑽空子，這手段實在太陰險了。木谷一想自己當時沒有窺破林中尉的詭計，就是現在還要氣得發抖，他竟連林中尉那麼明顯的謊話也沒有看穿呀。不，木谷所生氣的，是他已經模糊地感到林中尉在耍着花招，但終於還是上了他的大當。林中尉那種奸猾的手段，直到現在回想起來，木谷仍然覺得是歷歷在目的。那時，林中尉馬上嗅到中堀中尉已經來看過木谷，木谷為此還吓了一跳。因為，知道這件事的只有中堀中尉本人、隊長、准尉、木谷和金子伍長五個人，這些人裡面又沒有一個人敢走漏消息的。

而且隊長和准尉還叮囑過木谷別把這件事傳出去。真想不到，林中尉當中隊長按照中堀中尉的指示再次去拜訪他，央求在內部從輕處理木谷的案子時，馬上就猜到了，……他立即來找木谷。他一進門就說：“喂，木谷！中堀中尉來過吧，喂，說，你說‘來過了’！”又氣勢汹汹地走近木谷說：“我說这里面一定有問題嘛，結果真是來過了。喂，想隱瞞我也沒用！看來，中堀中尉又偷偷摸摸活動起來，想要玩什麼手段，那他哪能瞞得過我，有人隨時都會來報告給我的。”“喂，中堀中尉給你講些什麼？說！木谷，不說嗎？”林中尉又說：“昨天你的中隊長來找我，我就覺得很奇怪，這時候又跑來，鄭重其事地談什麼啦？他竟要求我在內部從輕處理你的案子，哼，他這麼一說，我就一切都明白啦。……可是，你的隊長也倒真會裝蒜吶，儘管我怎樣追問，他却連中堀的‘中’字都不肯吐出來。……不過，我總覺得有些可疑的地方。怪不得這幾天來，你就非常沉着，原來是中堀那個混蛋背地里給你使勁吶。不過，我告訴你，這麼一來，我絕對不能饒你！”林中尉責問木谷很久，他咒罵木谷，用腳踢他，然後又威脅他，但木谷一直到林中尉生氣走開，始終沒說一句話。

中堀中尉營救木谷的意圖已經讓林中尉看破，這反而給木谷帶來壞的後果。

7

林中尉第二天又跑來，但是他的態度已不像昨天，變得非常溫和了。哎！就是他這種溫和的態度才使得木谷上了當。林中尉簡直是在奉承他，花言巧語地說服他。當然，林中尉的目的始終是在於探聽中堀中尉的行動。很明顯，他是在策謀着對付中堀中尉的辦法。可是，木谷卻沒能看穿他的詭計。……林中尉說木谷

要是老实說出中堀中尉和他說了些什么，就可以从輕处理，木谷信以为真，便說出中堀中尉答应替他运动的事。但是，林中尉当然是不滿意木谷的回答的，不，木谷的回答反而只是加深了林中尉的疑惑。林中尉露出不相信的表情瞪他，在屋里來回地繞着，把馬靴踏得直响，不一会又走到木谷跟前惡狠狠地說：“喂，木谷！你不能毫不隱瞞地全都說出來嗎？不想說那你就別說吧！”他現在敏速地把剛剛伸到木谷鼻前來的釣餌收回去了。“別以为只談出这么一点点就能从輕处理，那你就想錯了！”林中尉威脅他說。“他們究竟和你商量什么啦？喂，木谷！無論中堀那个狗子替你怎样活动，我这里的調查都已經定案了。到底怎么回事？喂，中堀中尉託你什么啦？說！像中堀那样的家伙，你还打算跟他一輩子嗎？我可不能容忍他那样的賣國賊長久跋扈下去！”

到这时候，木谷才醒悟過來，原來自己是上了林中尉的当，但后悔已經來不及了。他向中尉說明：在自己和中堀中尉之間並沒有特殊的关系，所以中堀中尉决不会託自己什么事情的，中堀中尉只不过是惦着自己才來看望的。但是，林中尉却还是不相信，他說：“你和他沒关系，中堀中尉就决不会特意跑來看望你；再說，你从前不又是在金子伍長手下服务的嗎！”林中尉無論如何不饒木谷，罵木谷是滑头鬼，不像是一个兵；又問木谷：“那么，你当然現在还是一口咬定錢包是撿的啦。”哎！木谷听他这样講，心想這句話不就是林中尉早已准备好的結論嗎！等他回去后，木谷反复想着这件事，每当想到自己竟那么容易上了林中尉的当，真是气得几乎連肺都要炸了。他后悔自己为什么竟談出中堀中尉的事來，尽管是一点点；但現在后悔也沒有用了。第二天中午，木谷便被移交給憲兵隊。林中尉任憑中隊長和准尉怎样請求，也都沒理睬。他坚决地說：除非木谷承認錢包是从他上衣口袋里偷的，

他是决不能饶过木谷的。

木谷却沒感到怎么害怕，他坦然迎接了第二天的中午。被移交給憲兵隊的时刻愈是接近，木谷的心就愈是鎮靜，他完全泰然自若了。他想，中堀中尉和金子伍長已經不再來管他的事了。虽然中隊長和准尉好像还不死心，还在接二連三地跑到林中尉那兒去講情，但中堀中尉和金子伍長今天彷彿連一次也沒來過中隊。当然，木谷並不是完全放棄了对中堀中尉的期望，所以每当听見走过門外走廊的脚步声时，他都是怀着滿腔希望傾听着。但一方面，他已經下定了决心來对付事态的惡化。尽管沒有一個人告訴他憲兵來逮捕他的时刻；但他自己却已估計到大概是在中午。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便自动上完廁所，用过飯，拾掇了一切。正在这时，門果然从外面被打开了。木谷心想，憲兵終於來了；但抬头一看，進來的却是金子伍長。当时的情景，直到現在，木谷还清楚地記得。伍長可能是跑來的，呼呼吸气，慌做一团，对木谷說：“不要担心，中堀中尉一直为你运动着，管保你不要緊。”不过尽管这样說，却正是伍長自己在焦灼地担着心。他深深嘆口气說：“林中尉那个家伙实在蛮不講理，真不好对付。”現在想來，金子伍長当时一定是因为木谷被送交軍事法庭，就等於暴露自己的陰私，所以才那么焦灼不安。当木谷告訴他，林中尉罵中堀中尉是賣國賊的时候，他也並沒有吃驚的样子，只露出陰慘的表情，說了一句“是……嗎？”或許是天气太冷，他那長着柔嫩的毫毛的圓臉也变得發青。他反复对木谷說：“不管他們用什么胡說來嚇你，也不能上他們的当呀；要是这样，我們怎样替你出力，也都要白費啦。”臨走时，他把一只手按在木谷的肩上說：“偷出公物的事和軍需室的事，千万可不要說出來，这一点，可要牢牢記住啊。”木谷望望伍長的臉，伍長的眼睛好像在这样說：“你明白我的意思吧……过

去和我一塊兒幹的那些事，可不要說出來呀！”木谷只是深深地點了點頭。

木谷被押在憲兵隊里。他們一面審訊木谷，一面派人去調查木谷的其他的罪行。這時木谷最擔心的是過去的貪污行為會不會被他們發現。憲兵隊的審訊實在是殘酷透了，他們慣用踢打、火攻、威嚇、欺騙和誘導審訊等方法，來強迫士兵招認，但這種刑罰並不是絕對受不了的，木谷倒是容易通過這一關。他在那兒不斷被竹刀抽打，強迫他承認錢包是偷的，但是他始終沒承認，憲兵隊後來也沒有辦法了，在審訊書上沒能肯定這一點，就把木谷轉交軍事法庭。

8

木谷繼續談下去。他的話竟出乎意外的長。他擔心曾田會不會明白軍需室內部的兩種勢力的對立——林中尉和中堀中尉之間的糾紛。本來，從來沒在軍需室呆過的人是很不容易了解它的內部情形的，因此木谷不止一次地拉回話頭重說，有時扯得離題很遠，有時又添了不少多余的說明。然而，木谷愈是往下談，懷疑曾田的情感就愈是濃重地從心底湧了上來。曾田橫臥在地上，睜大眼睛目不轉睛地望着他。木谷從他臉上的表情看得出他是在同情自己。這一點，木谷是看得清楚的，可是曾田緊閉着嘴的臉，突然使他想起似乎就是看守的臉。（當看守的那些傢伙雖然從監房監視孔那邊很熱心地傾聽犯人的話，表示同情，但他是決不會完全相信犯人的話的！）

太陽快要落下去了，木谷一身全都涼透。他內心的興奮現在也消失了。他想，若不把軍事法庭的情況告訴曾田，曾田可能不相信自己的話……。曾田也很想知道軍事法庭的事，但曾田要出

差的时刻早已过了。

“曾田君，你可能还不相信我的话，要是谈谈军事法庭，你也就更明白啦。真的，军事法庭实在太不讲理了。军官的话全是对的，士兵的话就全都是胡说。要是你不服气，他们就马上说你反军思想。而且，更糟的是我们再也没有别的可以说理的地方。拿我来说，根本用不着蹲两年监狱，可是他们却硬把我送进去了。其实，军需室的金子伍长和监狱的大部分看守都对我说过：‘怎么搞的，光是偷了那么一点点钱就判了两年，真是怪事！’就说那个金子伍长吧，他是个大学生，懂得一些道理，对人总是冷冰冰的，可是，那一回倒真是替我出了不少力呀。下回我一定把这些事讲给你听听，无论怎么说，反正军事法庭的审判可真是他妈荒唐得很呐。”木谷很想马上把这个荒唐、齷齪的军事法庭的情况讲给曾田听，但他只是定睛望着曾田的脸。他终于站起身来，简单地告诉曾田说，他曾在检察官面前揭发林中尉在军需室时干过的种种坏事，但却丝毫没被采纳。他又告诉曾田说，因为他揭发了林中尉，检察官反而骂他过去的陈述都是胡说；一直到后来判决的时候，还受到了审判长的忌恨，结果是给了他一顿“警告”。

可是，他们不得不回营房了。

“曾田君，我们回去吧。你不是要出差吗？军事法庭的事下回一定告诉你。”木谷说。

“是啊，可是，今天不去也没什么。”曾田本来在犹豫不想站起来，但后来也终于懒洋洋地起来了。“真是太不讲理……我根本不知道竟会是那样。”曾田低着头迈开步子，把身子挨着木谷走。

木谷一面走一面讲下去，但愈走近营房，他的声音就愈低微，愈柔弱了。

“在我被关在曹长室里，过后又给押往宪兵队的时候，最难堪

的就是給同年入伍的伙伴們看見。他們每天把我的一份飯菜从班長室端到曹長室里來，總是要探头往里瞅一下才回去……好像我是什么展覽品似的……端飯來的人每回都要換一個，顯然是輪流來瞧我的。我在曹長室里一動不動地躺着。我最怕早晨洗臉和上廁所从屋里走出去的時候遇見伙伴……。曾田君，那才不好受呢。雖然在憲兵隊的時候，他們用竹板子狠命打我，可那個滋味倒像好受些呀。不，現在，我的臉皮和身上的皮膚都厚了些，因為監獄里，一年到頭每天都要從頭頂往下澆一刻鐘的冷水呢。”

木谷最後談起花枝來，聲音里含着滿腔悲憤：

“那才是可恨的女人哩。真個的，我以為她心底里愛着我，把心里所有的話都說給我聽。誰知道，她那一套都是騙人的。她說這些知心話，只是想从我身上多擠出幾個錢來。我是大傻瓜，聽見憲兵到山海樓去調查過，就便急得發愁，生怕那些無賴在花枝面前說我的壞話，真的，我只擔心連花枝也把我當做壞人吶。事後，憲兵开玩笑地和我說：‘喂，木谷，我們离她那兒的時候，花枝姑娘還直哭吶，哭得怪傷心的。’但當我知道，原來她是因為供出了對我不利的証詞才哭著的時候，我真想殺死她呀！”

七

曾田在办公室里，从“外出”回來的士兵手里接了外出証，在外出者名册上填寫每個人的歸隊時間。他暗暗等着染一等兵回來，因為一來要託染幫忙解決蹄鉄的問題，二來要問清他是不是已把木谷的信寄出去了。他有點擔心染說不定正像木谷担心的那樣，把信直接送到山海樓去了。每當从办公室門外傳來士兵們“報告”的喊聲時，曾田就失望地想：又不是染。……曾田今天下午結果

是沒出去。當他從跑馬場回來，跑去找值星官的時候，值星官便說：“今天早上，我本想要你上我家去一趟，可是，你回來的太遲了，我已經另派一個人去了。”的確，曾田和木谷談話，竟費去了整個下午的大部分時間，難怪值星官生氣，另派了人。但是，這時曾田卻懊悔地想，若早知道是這樣，真應該再和木谷談下去，听听軍事法庭和監獄里的情形。……他又想哪怕是半小時也好，很想走出營門去吸吸外面的空氣，但這也已經不可能了。值星官是個出名的“不講私情”的，他就壓根兒沒有想到應該體貼部下，借個公事叫曾田出去散散心。

士兵們從營門跑步回到中隊來。他們當營門就在眼前，馬上就要穿進這扇門回隊的時候，都不約而同地磨蹭着，可是，儘管他們怎樣不願意，營門却是閉着眼睛也得要穿過來的呀。……士兵們在辦公室門前，弄正衣襟，拉拉衣邊，拿好軍帽，排隊等着進屋。“報告！”士兵喊着，迈步走到值星下士官跟前；剎那間，附在他們身上的、外界的寶貴的气息，倏地從他們的軍服上面滾了下來，消失了。值星下士官說是今天非給那些出去被外面的空氣泡軟了回來的傢伙們打打氣兒不可，就手拿竹刀，站在門旁，聳着雙肩等待着。曾田討厭這個身子矮胖、有點高傲的值星下士官。這個下士官慣會對士兵耍弄的陰險刻薄的手段，在士兵之間也是很有名的。但是，同時士兵們也都知道這個傢伙容易對付，只要多拍拍馬屁就行。現在，他又過分執拗地折磨着士兵，而且這種行為，又都是為了奉承值星官的。很明顯，他正在盡量取悅值星官，好在值星勤務換班時，請值星官幫他請求外宿。

“重來！不知道值星官大人犧牲了外宿，擔任了一整天值星勤務嗎？你這就是對待值星官大人應該有的態度嗎，啊？”值星下士官說。他用手摸索着檢查每個士兵的亙衣的所有口袋。“嘿，鼓着

哩。喂，過來！是不是里面藏着吃的吶？有吃的，就把它拿出來留給这个餓嘴的下士官呀。”他故意發出奇怪的聲音，想逗正在桌子那面整理外出証的曾田笑，但曾田却沒有笑。他忍住了，沒讓自己笑出來。

“第×班某某，今天‘外出’，按時歸隊！”士兵們向值星官和值星下士官報到后，便走到曾田跟前來。“三年兵大人！請接受外出歸隊的報告。”士兵們說。曾田却說：“算了吧。”

不一會，小室一等兵和時屋一等兵也回來了。曾田交給他們整理外出証，自己回到班里來。

“三年兵大人，趕快回來呀，今天有好東西哩，我帶來很多白糖……”小室說。但掛念着染的曾田，只淡淡地應了一聲。

班里到處散亂着包裝紙和廢紙。“外出”回來的士兵們脫下外出服，把它折起來，擱在板架上，正在高聲談論今天的收穫。當然，所說的收穫就是關於女人的事。在每個老兵的牀上都放滿了點心、煮熟的鷄蛋、牛奶糖和糖塊，這都是一年兵騙過營門哨兵的眼睛帶過來孝敬他們的。這些一年兵必須在歸隊時間的一小時以前——最晚也得在四十分鐘以前趕回來，和補充兵一起準備開飯、檢柴和洗刷馬匹等等。今天，他們得比平常還要加把勁。剛從“外出”回來的他們，手脚总比往常笨一些，可是留下來在班里躺了一整天的老兵，眼睛却正緊緊地盯着他們。於是，一年兵在這一星期才有一次的難得的日子裡，剛剛自由地伸展了一半的“自己”，又被這沉重的力量壓得縮了回去。

一年兵們正在把火爐燒得旺旺的。曾田剛一回來，老兵們就叫着：“喂，一年兵！趕緊向曾田三年兵大人道謝，請他過來烤烤火。三年兵大人今天沒出去呀！”曾田本來不好意思接受一年兵的感謝，可是，一年兵們却由佐藤和弓山領頭，一個挨一個地跑來

向他道謝，他就不得不接受了。

“玩得好嗎？”曾田問。

“是！玩得很好。”弓山端端正正地保持立正姿勢回答說。曾田看到弓山凍腫了的双手已經用雪白的綳帶包好，里面敷了一層油膏。曾田的感情激動起來，再不能和弓山談下去。他覺得這些一年兵是在想從他的內心里挖掘出和他們同樣的感情。“家里惦念你了吧？”他問佐藤。佐藤笑了，“是！”他用撒嬌似的口吻回答一聲。安西二等兵怎麼還沒回來？曾田有點不放心，但這時聽見染大聲說話的聲音，便立刻把這件事放下了。

“染！小子，你喝醉酒回來啦！”管蹄鉄的彥佐一等兵大聲喊起來，舌頭好像在嘴里直卷動。

“三年兵大人，喝醉了？沒有的事，喝是喝來着，可是啊，咱喝醉了酒那還了得？嘿！”染回答。

“媽的，又吹起牛來啦。”雖然眼睛長得有點怕人、脾氣却是很好的彥佐三年兵說。“喂！得要侍弄牲口啦，趕緊換下衣服，准备好就走，我等着你啦。”

“侍弄牲口？三年兵大人，媽……呀，侍弄牲口……哎，真慘！咱呀，還沒來得及給自己飲口水吶。”

“想喝水就上馬廐吧，那兒有的是飲牲口的，够你喝啦，啊，染！”

响起了一陣笑聲，可是老兵們已經直咋舌頭，對他這種和軍齡不相稱的放肆的態度表示不滿。彥佐一等兵抱住染，把他拖到牀前。曾田也走過去看他，他倒是沒醉得那麼厲害，只不過那女人似的眼皮稍微泛起一片紅色，在一動一動地鼓着活像用小小蓋子蓋上了似的小鼻窩兒罷了。

“三年兵大人！”染一看見他便倏地站起來，敏捷地做出立正的

姿勢。“報告三年兵大人！染今天‘外出’，按時歸隊！……那，那封信郵出去了。”

曾田趕緊制止他，不讓他說下去。染點了點頭，猛地向後一轉，走到在屋當中四根柱子附近和屋四角的牀邊，向羣集着的三年兵和比自己軍齡長的老兵一個挨一個地報到，之後，馬上換上室內服，急忙從屋裡走出，到馬廄里去參加伙伴們洗刷牲口的工作。曾田也緊跟着趕了出來，好容易才在樓梯口追上他。

“三年兵大人，是木谷的事嗎？”染一發覺曾田，便主動地說。“要是木谷的事，回頭再告訴您好吧。信是郵出去了，沒錯。”

“不，不是木谷的事，”曾田猶豫着。“是另外有……”他躊躇了半晌，才把今天騎馬弄丟蹄鉄的事情告訴他；為了提防給走在前頭的彥佐三年兵聽見，他把聲音放得很低。染一聽，臉色馬上變了，但卻立刻鎮靜下來，便硬叫彥佐三年兵先走一步：

“三年兵大人！辦公室叫我有点事，您先走一步好吧，我就來，就來！”他想無論如何也得叫彥佐三年兵先走一步，於是說着就把直在那兒發呆的老实的彥佐趕走了。他趕緊又回到曾田跟前來問：“您是說蹄鉄丟了嗎？是誰丟的？三年兵大人自己嗎？”

曾田點點頭說：

“嗯，今天騎馬的時候丟的。”

染沉默了一會，接着晃了幾下頭說：

“好的，想個辦法。在點名以前我一定替您办好……，這件事，您沒向那些三年兵講過吧？”

曾田又點了點頭：

“倒是和馬廄勤務兵說過，……你說想辦法，办得到嗎？鉄匠房里有現成的嗎？”

“就只是馬廄勤務兵知道是吧，那就好办了，好的，一兩個蹄

鉄还成什么问题！”

“你别太冒险啦。鉄匠房……这会儿門早就关了吧？”

“門关了怕啥，一两个蹄鉄总还有办法的，点名以前管保替你想办法，根本不用担心……真的，您别担心啊。”

曾田默然凝視着染前天挨大住班長毒打还留着一块黝黑痕迹的髮际。染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又說了一句“好的”，向后一轉，連跑帶跳地向楼下奔去。

八

曾田痛切地感觉到和染比較起来，自己的态度实在太軟弱。曾田原來是喜欢染的，他也清楚地知道染明白自己的这种感情。他馬上跑到木谷那兒去，把染郵寄了那封信和答应在点名前解决蹄鉄的事情告訴他。

“哦，郵出去了？”木谷說。“还是我說对了吧，染那个人，什么事都能办。”

如果染不能在点名以前解决蹄鉄問題，到那时候自己應該勇敢地去接受处分。——曾田想。可是，哎，自己真的有那种勇气嗎？这时，班里突然喧囂起来，岡下現役兵張着大嘴叫嚷：

“一年兵！用水兵長大人和地野上等兵大人就要回来啦，难道你們的本事就是这样傻站着嗎？赶快帶他們的拖鞋上办公室門口去接呀！”

弓山二等兵和谷二等兵立即提着拖鞋朝办公室跑去。但是，嘈雜声愈來愈大了。“安西那个餓鬼到底幹啥啦？啊，一年兵！”“难道，这小子开小差了。”再过十分鐘就要吹晚餐号，安西二等兵却还没回来。別的外出兵差不多都回来了，班里还在二十分鐘以

前就为这件事闹得翻了天。就连那些大家公認的“会寻乐”的老兵也都在二十五分鐘以前回来了；只有安西二等兵，地野上等兵和用水兵長三个人还没归队。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替老資格的地野上等兵和兵長担心的，况且这两个人不久就叫一年兵拿着綁腿、战刀和皮靴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安西二等兵却还是没回来。

“哼，听说安西二等兵还没回来，啊？”地野上等兵一進屋里，就把原来就晒的黝黑、今天喝了酒变成紅黑色的臉朝火爐那边一伸，大声地说。“喂，今井！今天留下来辛苦你啦。喂，今井！听说安西没回来呀，这些一年兵不喜欢我的教育呀——喂，一年兵，对吧！喂，到这兒来！媽的，誰敢开小差就試試看！”他粗声粗气地罵着，凶狠狠地逼近聚集在一起的一年兵，但看来他也无可奈何，完全着了慌。用水兵長馬上派人到下士官室去报告，自己帶着两个老兵上办公室去，然后又根据下士官的命令，上营門去探听动静。安西二等兵也許不回来了，这念头忽地掠过曾田的腦际。他感到好像是变成了逃兵的安西被一塊巨大的岩石沉重地压在下面，眼看就给压死了。他坐在牀上往前一望，木谷正在像野獸似地豎起耳朵，聚精会神地观察班内的动静。曾田被他这种神情吓了一跳，把右手插進上衣的小口袋里。他注視了一会木谷，但已不能束手旁观班里的騷动了；但当他站起身来想到外面去的时候，却从背后傳來地野上等兵的怒吼声，於是他又不得不停下来。

“一年兵这羣混蛋！你們难道不知道自己的伙伴还没归队，还呆在班里，一点都不担心嗎？他不是跟你們一起入伍的人嗎，最少也得到营門去看一看！”地野上等兵本來是要跑到办公室去的，但不知怎的又跑回班里叫罵起来，但他馬上又慌忙撤回自己的話。“好啦，好啦！一年兵不准动！所有的一年兵都集中在这兒，不准跑到外面去！今井，拜託你，絕對不准一年兵跑出房間去！”看来，

他那扭過來的半張臉好像都變成青色，臉皮都緊緊地皺在一起了。……在這種騷動里，最着急的是二年兵和補充兵。他們在頭腦遲鈍、又在不能違抗的地野上等兵那種忽左忽右的命令下，盲目地轉動着；他們的行動等於白費。可是，士兵只要在動彈着，那就可以混得過去。

曾田跑進辦公室，雖然只剩五分鐘，但安西卻還沒回來。

“叮玲玲，叮玲玲……”從衛兵室打來電話。值星下士官親自跑去，焦急地拿起耳機。

“是，是，是！……衛兵室……什麼……是，……”他回頭望值星官，用手蓋住送話器說：“值星官大人！從衛兵室打來的，說戊隊還沒送外出人員歸隊情況報告來，叫馬上送去，怎麼辦呢？”

“好，報告吧，不能再等了。”

“中隊勤務兵！中隊勤務兵！把那張桌上的報告書馬上送去！”值星下士官說。“是衛兵室嗎？戊隊有一名外出的兵還沒歸隊……是一年兵……是安西二等兵。”

又打來電話，還是衛兵室。他們要求調查一下安西二等兵今天早上是不是確實外出了，有沒有人和他一道從營門走出去。因為從前學生兵還沒有入伍的時候，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有一個補充兵外出後一直沒回來，經過詳細調查，才發覺原來以為是出去了的这个兵，却留在被服庫里上吊自殺了。小室馬上跑到樓上一班打聽去了，得到回答是：安西確實今天早上出了營門，所有的一年兵都是排成隊一起走出去的。

值星下士官立刻打電話通知衛兵室，打完電話說：

“安西就是那個嘴巴厚厚的傢伙吧。哼！那小子今天早上就給了我一個‘靠不住’的印象，……到底沒看錯。每逢在外出集合的時候，只要是讓我感到有點靠不住的兵，差不多都出了問題。媽

的，这个混蛋可真把我的值星完全搞垮了，本想一定要做到‘無事故’的呀，他媽的，真是個可恨的傢伙！”

“好，我到衛兵室一趟……這兒就託你們照看啦。”值星官已經不能再忍下去，他猛地站起來，粗暴地推開門就走出去了。

“小子，不會回來啦，安西這混蛋！為了這個不講理的大學生，下星期光是咱們中隊全都要吃‘禁止外出’了，媽的，氣死人！”小室一等兵正拿着外出証一張一張地查對外出名冊，在他這種滑稽的口吻里，包含着對安西的無限憎恨。士兵們的關心只是集中在下週是否會被禁止外出這一點上，他們對安西的同情可以說是很淡薄的。曾田直想把自己的耳朵堵起來，但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他只好默默地走出辦公室。一看手表只剩兩分鐘了，曾田拔腳就向營門奔去。其實，他也並不那麼喜歡安西二等兵，但當想到他那張長着厚嘴、扁鼻和方眼的臉孔，將被一只巨大的手提去，消失在“犯罪”的深淵里的時候，他不禁要向那只手大聲狂叫。“回來！安西！趕快回來！”他這叫聲却噎在喉嚨里沒喊出來。曾田在心里想像一下自己成了逃兵的情景，就沿着下坡路跑到塗了防空保護色的油脂庫旁邊。油脂庫偽裝的黃色在黑暗的夜色里呈着白色。當他跑近軍需室旁邊時，迎面看見一羣人包圍安西二等兵，七手八腳推着他走過來。

“是！是！是！”安西二等兵只有一個勁兒搖晃着腦袋。曾田還沒走到跟前，就遠遠聽到安西這種像倒了嗓子似的聲音，一瞬間曾田的四肢僵住了，他站在路旁，想讓這一羣人過去。如果不是地野上等兵大聲喊他，他是決不參加這支隊伍的，他不忍在明亮的燈光下面看到安西。

“曾田！他回來啦！安西回來啦！看，他在这兒吶！”

“哦，回來了，好了，好了！”曾田一面隨和着一面走過去，

但他心里却沒感到絲毫好。他迈着大步走到安西跟前，又說了一句“回來了嗎。”但当一听安西哭咧咧的回答“是！三年兵大人。”便馬上往后一閃，一面退出人羣，一面不斷地說：“大家辛苦了！大家辛苦了！”

“喂，安西！”

“有！”

“够受吧？”

“是！”

“够受的吧，啊？”

“是！”

晚餐号响起來了。地野上等兵本來不知道是在安慰安西，还是在折磨他，一直在不斷地用令人難於理解的声調問着話，这时他也住了口默然諦听着号声。

“安西！听见号声，放心了吧？”从胸膛里發散着酒气的用水兵長說。

“是！”

曾田不忍看誇張地搖晃着头的安西。他向說这句“听见号声，放心了吧”的用水兵長苦笑着。听不見号声的世界！安西是不是真想要走進那样的世界呢？（沒有号声的世界，只有它才是每个士兵的共同願望！）

安西还在像公鷄似地擺动着脖子。

九

在办公室里，植星下士官开始了審訊。安西每喊一句“是！”就把眼珠往上一翻。原來，他是在兩小时以前就从家里出來了，

本來是按照外出以前值星官大人教誨的那樣，準備了充足的時間的，但是都搭上市車了，才發覺沒帶“外出証”，把全身都找遍了，到後來才想起是忘在家里，就又跑回去。當時一面往回走一面想，沒有“外出証”不能進營門，遲到就糟了。就是這樣，到這時候才回來的。他照例不住翻動着眼珠，哭哭啼啼地申訴了一遍。

“傻瓜！應該一直回來呀。遇到這種事情一定要一直回來，先報告給值星官大人。都不知給你說過多少遍，難道還不記得嗎？問題不在‘外出証’上頭，若是遲到了怎麼辦呢？混蛋！這不是整個中隊都因為你一個人鬧得天翻地覆的嗎！”值星下士官提高嗓門說。

“是！我錯了，我錯了！”

“錯不錯還在其次，要是遲到了，哪怕僅僅是一回，你就絕對不能當幹部候補生啦！”

“是！是！班長大人！班長大人！”

曾田一看見安西二等兵幾乎把臉貼在值星下士官身上，伸過頭去努力做出洗耳恭聽的樣子，便不禁把視線從他身上移開。

“媽的，別撒嬌啦！”地野上等兵叱責着。“喂，向值星官大人報到，趕快回到班里去吧。回到班里，我再親自好好地教訓你！”

“是！上等兵大人！”

“別把上等兵大人喊得這麼不值錢！”

“是！”

大家把渾身發抖的安西二等兵擲上二樓去了。弓山二等兵迎面走過來說：“兵長大人，上等兵大人，三年兵大人，都辛苦了！”他握住安西的手，把他拉進掛着昏暗的電燈的房間里。“你到底回來了，太好啦。安西，堅強些，求你！”弓山說着，只是兩眼緊緊地盯着安西的臉；也許是他的身份不允許他對安西表示更多的關

杯吧。

“哎哎，哎，安西先生，难为您回来了。”

“真个的，多謝您啦。”

“是啊，难为您讓咱們担这么大的心呐，啊，一年兵先生。”

桥本三年兵搖擺着細長的臉說。

“別說得太过火啦，說得太过火，下次，这小子可真的开小差啦。”

“得啦，誰見過，这种混蛋还有敢开小差的？”

“是咱们的客人呐，一年兵是客人哩。求求你們可別开小差呀，要是你們开了小差，挨罵的倒是咱們呐。”

“大学生的贵宾們，受罪了吧？尽管你們才不过是学着做了个兵的样兒，可你們就觉得受罪了，是吧！”

“哎哎，吃飯倒是滿頂一个人哩。”

安西二等兵在老兵們一連串毒辣的嘲罵声中，好不容易才向他們道完了歉，回到自己的牀边坐下來，但一看对面的曾田，便又倏地站起來。

“赶快吃飯去吧。”曾田对他說。这时弓山二等兵也走过來，小声劝他赶紧去吃飯，安西却固执地斜扭着臉，用濃重的鼻音說：“幹么，弓山，別这么吵吵嚷嚷地催我呀，別拉我。”他从弓山的手下移开肩膀。曾田为了安西，一时完全把木谷忘掉了，这时忽然想起來，一看，木谷正站在窗边，隔着玻璃窗凝神眺望外面完全黑下來的夜色。不一会，木谷回到自己的牀上，从板架上取下小箱子，从抽屜里拿出信紙，又向鄰牀的人借了鋼筆和墨水，把信紙在小箱子上攤開來开始寫东西，看样子好像是在寫信。

“这些一年兵先生們不滿意我的教育！”地野上等兵又罵开了。
“安西！吃過飯上我这兒來！沒什么，我不罵你。剛才值星官大人

說過，今天絕對不能罵你，所以我不罵你。喂，安西！”

“喂，安西！”

“有！”安西回答得太晚了，或許是他被地野上等兵那句出了名的“回頭上我這兒來”吓壞了吧。但是，總之這決不像剛剛在回隊時間五分鐘以前才回來、因而鬧翻了全中隊的兵的回答。

“安西！”

“有！”

“安西！”

“有！”

“喂，地野！今天算了吧。我說老弟呀，今天還是放一放好。他是你的一年兵，你愛怎麼教訓就怎麼教訓，我並不想干涉你，可是……”用水兵長說着，又從脫下來的外出用軍服的上衣口袋裏把那塊花手絹掏出來。“哎哎，真叫我想念她呀！不管你聞多少遍，總是這麼香噴噴的呀！”大家都哄笑起來了。用水兵長把用剃刀刮得很乾淨的脖子往前一伸，把手絹貼在那裏。“哎哎，真好聞吶！香味兒都沖進咱的心里來啦！你就把這塊手絹兒當做是小奴家，放在你的懷裏……。呀呀呀，咱的胸膛上什麼時候生了這麼粗的汗毛呀？媽的，手絹兒會哭哇！生出來就說生出來好啦，要先報告一聲呀！”

大家的笑聲更大了。

“傻瓜！”地野上等兵跳上牀去了。“這個混蛋，我說的是安西呀，媽的，怎麼做的呢，真都爛到了骨髓。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叫他哩，叫他臉皮厚呢，還是叫他狡猾呢……”

“哎，哎！真叫我想念她呀！就把這塊手絹兒當做是小奴家，當做……當做是小奴家……哼吃，哼吃，哼吃，扑打扑打，扑打……。”

“外出”回來的士兵們，有的舍不得馬上脫掉外出服，就穿着倚靠在牀上，有的雖然已經換上室內服，但並不把脫下來的衣服折起來，仍舊胡亂扔在身旁，懶洋洋地躺在牀上。他們的話頭不約而同地都集中到同一個中心點——女人上面。

十

“辛苦了，解散！”從樓下北面傳來外勤值星上等兵的喊聲，出去刷洗馬匹的一年兵和補充兵都回來了；染一回班里就來到曾田跟前，告訴他說：

“蹄鐵弄好了，放心吧。”

“啊，有了？”曾田說。

“那点小玩藝兒，從鐵匠房的窗口爬進去，把掛在木柵欄下面的拿下來，帶到外邊就完事兒了，一點兒都不費勁兒哩。”

“這……，是嗎，那太麻煩你啦……。染！我一直担着心，怕你給值星官捉住了。”

“沒有的事兒！三年兵大人，我已經給馬廄勤務兵說過，叫他把蹄鐵和‘落蹄報告書’一塊兒帶到牲口管理股班長那兒去。只要有蹄鐵頂替，不管好歹，就啥也不成問題了。這樣就可以了吧？”染是決不讓曾田再道謝的。曾田本想再問他在爬進鐵匠房的時候被人看見沒有，但一看染把視線盯在慢騰騰地拾掇碗筷的安西的背上不做聲了，他也就沒說出來。

“我明天把羣福帶到鐵匠房去換個蹄子吧。三年兵大人，聽說安西那小子今天都差五分鐘了才趕回來。真個的，這回入伍的一年兵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呢，我真不明白。像我這樣的人外出，也要在半小時以前一定趕回來，儘管那些老兵總罵我態度不好，恣

度不好。安西那小子，才一年兵，就到飛田去逛窯子。可是，挨一点兒打就倒在地上磨蹭不起來；可咱当一年兵的时候，要是給打倒在地上爬不起來，那还了得，还不踢得滿臉都腫起來呀。”

安西二等兵到飛田的妓院去嫖女人這句話把曾田吓了一大跳。虽說曾田自己也並不是沒嫖过，但那个安西也嫖女人，这是他連做梦也沒想过的事，这差不多是不敢想像的。一直藏在安西軍服下面的髒东西，現在通过这件事都赤裸裸地暴露了。曾田問染是什么时候在飛田遇到安西的。

“大約是三点半左右。”染說他看見安西走進胡同里头一家叫太田楼的妓院。染在妓院里玩了一陣，离开妓院想到“新世界”那兒去，剛一拐弯兒，迎面看見安西从阪堺鐵路那邊的城門飄飄然走進來，拐進一条小胡同里。染說他看到这个光景吃了一驚。难道安西这小子也到这兒來嗎？染覺得很意外，就不知不覺地跟着他，一直追到胡同口，往里一望，正看見安西大步走進太田楼。

“我親眼看見的，决不会錯。”染这样結束了他的話。那么，安西說今天迟到的，是因为在電車里發覺忘帶外出証而又回家去取的話，完全是胡扯的了？曾田心里一怔，不由得凝視着染的臉。

“我决不会对三年兵大人說謊。”染的口吻和平常一样淡然。

“染！你对別人談过沒有？”心想这件事若是給傳开了，安西該受多么嚴重的处分，曾田还沒想到要追究安西的撒謊，就被強烈的不安籠罩着。他不得不禁止染別把这件事傳揚出去。染虽然答应他的要求，但看來他还有点不甘心：

“那种混小子應該狠狠地訓他一頓才对呢！”他說。“啊，剛从外面回來，总是有点寂寞呀。”染从水壺里咕嘟咕嘟喝了一陣水。“三年兵大人，回头我有話跟您說……就是他……”他把臉扭向木

谷那边說，但剛說了一半就听到用水兵長在喊“染！染！”他就閉上嘴跑过去了。“染！是羣福的蹄鉄掉了嗎？喂，染！明天早上馬上就搞好。羣福是咱們班里的牲口哩，你應該馬上替牠掛上呀，啊，染！”

安西的事件好像在班里拖了一條長長的尾巴，還沒完似的。老兵們对一年兵的反感眼看着就要爆發了。老兵們拖着外出后都松懈了的身心，一舉一動都好像故意在走慢步。三年兵都翻來复去地躺在牀上，互相擁抱，互相隔痒，發出猥褻的呻吟聲。一年兵們預感到粗暴的責罵聲眼看就要落在自己的頭上來，大家提心吊胆地在打掃房間。弓山二等兵和平常一樣，看到伙伴們的動作太慢，就有点着急：“喂，佐藤，你去洗碗筷！”“喂，田川，你去打掃下士官室！”他一面指點着，一面親自領頭和他們一起擦槍。在每次入伍的一年兵里，總會出現一個像弓山那樣充任指揮的兵，担任率領同年兵保衛自己、設法少受打擊的角色。現在的弓山就是正站在這個崗位上。為了執行自己的職務，弓山用盡了所有的力量，即使大家都松懈下來，也不得不机警地注意四周的動靜，不斷地活動着，因此顯得格外消瘦。但是，安西却不願服從弓山的指揮。他在三年兵面前儘管是露骨地眨着眼，擺出一副謹慎的樣子，但对弓山的吩咐，他却壓根兒不理。

吃過晚飯，曾田便下樓到辦公室去了解值星官將怎樣處理安西的問題。看來值星官所最担心的倒是怕過分刺激安西，萬一逼使他真開小差，將給第一次學生入伍留下很大的污點。因此，值星官命令值星下士官注意安西的舉動。這使曾田放下了心，又回到樓上來。一進班里，他就看見安西正翻着他那厚厚的嘴唇，和弓山頂嘴。曾田頓時感到一股怒火從心底冒上來；但是，他卻不想當面就說安西。現在，他最關心的是剛才染剛要說而沒說的木

谷的事；說不定是講他真是親自跑到山海樓去了。可是，染在晚飯後有很多事情要做，拾掇馬具、工具和韁繩的修理等等，一直要忙到点名。染沒來找曾田。

染有了一点空閑時間，是在点名以後。点名的時候，值星官召集中隊所有的兵訓了一番；不消說，是關於安西這件事的。——安西二等兵的回隊時間晚了，差點兒就要遲到。原因是他把自己的問題處理得不妥當：他出來的時候把外出証忘在家里了，發覺後又跑回家去拿來。幸虧他趕上歸隊時間，沒造成事故；但在這種場合，最要緊的是必須先回到部隊來，向值星官報告情況，照值星官的命令行動。——安西二等兵被叫到下士官室去，但馬上就回來了。点名的時候還報告了羣福的蹄鉄掉了的事故，這非常簡單的過去了。点完名後，染先是一甩一甩地揮動着胳膊，在曾田的牀邊來回走着，終於走近曾田跟前。他果然去過山海樓！——染把木谷的信投到信箱里，就和被服股兵長一道上山海樓去，趁機悄悄打听花枝的消息。起初，鴉母們很小心，一句話也不肯講，染就向她們再三解釋說，他是受花枝親戚的委託前來打听的，叫她們不必擔心。這麼一說，她們雖然還在提防着，但也因為染是個兵，終於相信他，才慢慢打听出一些關於木谷的事情來。染上山海樓，起初只不过是隨便去開玩笑的，但卻沒想到後來竟有一個熟悉花枝的鴉母，從里面走出來就和染聊起來：“花枝姑娘過去姘上了像你這樣的老總，可吃了大苦頭哩。所以打那以後哇，我一看你們老總就害怕呀。”染問她這個兵叫什麼名字，回答是好像是個叫做木谷的上等兵。染委實吓了一跳。鴉母又告訴他：這個木谷听說是偷了查崗長官的錢包被抓起來，審問到後來，他終於說出山海樓的名字，結果，憲兵和很多長官就來搜查花枝姑娘的房間，鬧成了件大事……。花枝姑娘後來也

在這兒站不住腳，只好轉到別的地方去了。——染一面講，一面注意把聲音放得低低的，但是曾田却暗暗耽心：這些事情若是被服股兵長同時也聽見的話，那不到明天就會傳遍全中隊的。

“怪不得我總覺得他有點怪，原來是有這麼一回事兒！三年兵大人，您是早就知道的吧？”染說。

“嗯，知道。可是……你可別對旁人講呀……。”

“那當然吶，我才不講呢。”

“可是，被服股兵長也知道了吧，染？”

“什麼？這個，這倒不要您操心。他不知道。我是背着他偷偷向鴉母打聽的呀。”

十一

到了熄燈時間還有半小時的時候，曾田便裝作下樓到辦公室的样子，來到軍械庫門前。他把吉田班長上午交給他保管的鑰匙拿出來，打開庫門。這是他從昨天就已經計劃好的行動，目的是想找到前天看過的犯罪情報案卷殘缺的那一部分。如果這一部分還沒失落的話，那麼除了這個軍械庫以外，再沒有第二個可以找到的地方。他這樣推測是有根據的。——不久以前，聯隊里舉行了一次文件的檢查。聯隊本部通知所有的舊文件，特別是類似士兵勤務表、通知單和通報案卷等等不重要的文件，均可自行處理。於是，曾田的中隊也開始文件的處理。他們中隊的舊文件都塞在辦公室的卷櫃里和營具庫的盡里面，封皮都變成褐色，佔着地方，只有防礙事務人員的工作。准尉主張查看一下就把不必要的文件統統燒掉。恰巧這時軍械股班長要求購買擦軍械——特別是擦軍號和扣具用的紙張。但因當時紙張漲價，並且不易買到，

於是，這二十冊左右的舊文件便被移交給軍械庫。不過，實際上這些文件並沒有用來擦軍械，白白地被扔在軍械庫裏面右邊的器具箱（里面裝着數種油罐）和窗邊牆壁之間的空隙里，好久無人過問。不用說，這的確是吉田班長幹的事。“准尉先生把這種破玩藝兒送給我們，我有什麼辦法呀，對吧，上田。真是太小氣！”參差不齊的一排舊文件，剛好是在說明着吉田班長一面發牢騷一面把它們扔在那兒的情形。

曾田首先把文件原來是怎樣放着的情形記在腦子里，然後就一冊一冊地拿起來查看。他的推測果然沒錯，當翻完文件堆的一半左右的時候，他發見犯罪情報案卷被撕掉的封皮，里面還夾着要找的殘缺的那一部分。可是，曾田從這上面也沒發現他所期待的東西。今天，他從木谷那兒聽到相當詳細的陳述，因而知道了從前連做夢也沒想到過的各種事情，但這並不是說他的疑問完全消失了。他對木谷的疑問依然深深地殘留在心底，而且直到現在發現了犯罪情報案卷殘缺的那部分，找到了說明木谷的案件全貌的報告文件，也還仍舊沒有解除這個疑問。曾田的疑問，是那本據說是從木谷的錢兜子里發見的手冊引起的。曾田渴望着知道手冊的具體內容，哪怕一點點也好。可是，下午談話的時候，木谷却幾乎完全沒提到這件事。

——從被告手冊上到處都可看到一個士兵謾罵長官的不敬之詞。我們認為木谷的思想對維持皇軍的神聖秩序非常有害。這本手冊是從被告身上的錢兜子里發現的。——曾田現在也能背誦出那犯罪情報案卷上的詞句。他所想知道的就是這個所謂“認為對維持皇軍的神聖秩序非常有害”的思想，到底是屬於哪一類的思想。如果能弄清這個問題，就可以挖掘出木谷這個人物的最深奧的秘密。可是，情報案卷的這一部分也和軍隊的其他文件一樣，

寫得非常抽象，關於那本手冊的內容一點也沒有具體地寫着什麼。“手冊的內容非常惡劣，充滿了詛咒，危險萬分。”檢察官下了這樣的判斷。“被告對這手冊的內容再三分辯說，他決沒有誹謗軍隊的意圖，只不過是把偶然想到的事情隨便亂塗在上面。被告就是這樣百般設法隱瞞自己對軍隊的看法。但被告明明是在詭辯，否則被告為什麼要把手冊的最後幾頁撕掉，扔到別處去呢？事實是很明顯的，被告確實是明知自己寫在手冊上的言語是違犯軍規，從而是破壞軍規的，深恐被長官發覺，才把它們撕掉。然而，被告當檢察官這樣追問他的時候，卻總是左右支吾遲遲不作正面答復，而且後來的申訴又大都是前後矛盾，有時甚至陷入神經錯亂的狀態，根本看不出他有絲毫爭取儘快地接受神聖的判決，協助長官們順利進行審判的誠意。儘管如此，但當檢察官追問在和發見這手冊的同時從被告的姘頭那兒發見的信件時，被告方才認識到無論如何是再也不能抵賴下去，而終於承認了。”檢察官這樣論述了之後，又說那些信是完全違犯軍規，沒經過檢查官的檢查就發出去的。“這些信件是被告託當時在軍官俱樂部服務的戰友投到街上郵筒里去的。被告在信上時常透露部隊的行動，包括軍事動員和其他各種重要的軍隊的機密；同時又亂寫謾罵軍隊和長官的詞句，把士兵們由於軍事訓練而受到的神聖的鍛煉說成是非常淒慘的苦難。”至此，檢察官接着說的是：經過被告在檢察官這樣的一步緊一步的追問之下，已經不能再隱瞞下去，終於承認了一切罪行，被告這種惡劣的品質真是令人驚愕不已。後面，又繼續寫着：“更壞的是：被告對自己的行為不但絲毫沒有感到慚愧，反而一再說出怨恨檢察官的言詞。”報告還沒有完。

儘管這樣，曾田仍然不能從這些文章里看出木谷這個人物的真面目。不過，看過這文件後，確實是了解了木谷的罪行的全貌。

木谷的罪行一共是兩件：一件是偷了巡察官的錢包，一件是任意洩漏軍事機密。因此，曾田一直不了解的第二个罪情，現在也大致弄清楚了。可是，曾田的疑問仍然盤据在心头。这就是：第一个偷了巡察官錢包的偷盜犯木谷和第二个洩漏軍事機密的思想犯木谷，怎么会是同样的一个人。在明白了第二个案子的現在，曾田可以認為木谷有反軍思想，而且，这种思想相当明确，有一定的体系，可是，一团疑云又馬上籠罩曾田的心。——那么，这样的木谷为什么僅僅是为了得到玩女人的錢，而偷了別人的錢呢？思想犯木谷为什么要对花枝那种女人洩漏軍事機密呢？……假若，花枝也有和木谷一样的思想，那么木谷的这种行爲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可以設想花枝和木谷同謀，一起为一个反軍的組織服务。但是，这种想法未免有点像脫离现实的夢話似的。而且，这么一來，木谷为了獲得嫖花枝的錢，而偷錢包的問題也就根本不会發生。——把第一个木谷和第二个木谷結合起來是非常困难的。……总之，曾田这种疑問，归根結底都是由於他还不十分明白木谷的信的內容而引起的；这和几天來曾田对木谷的手册所怀的疑問一样。如果他能了解这两种証件的內容，哪管是一点点也好，他也一定就能明白这第一个木谷和第二个木谷到底在哪一点上結合起來的。当然關於信的具体內容，和手册不同，曾田倒是从报告里多少知道了一些；但是看來信和手册的內容並沒多大差別。……报告上說，木谷在給花枝的信上洩漏了軍事機密，但他到底怎样寫的呢？为什么要寫呢？如果不弄清这些，木谷这个人的真面貌就永远被包圍在一層層的迷霧里，無法看得清楚。……曾田終於一口气把犯罪情报案卷讀完了，但他的疑問終於沒得到解决。不消說，他在軍械庫里是相当緊張的，因为在这种时候庫里还开着灯，是非常稀有的事，說不定隨時隨地都会引起值星官

和值星下士官的懷疑而闖進來。當然，曾田也早就准备好理由，一旦被他們發覺時只要說是奉了准尉的命令前來整理旧文件就成。在隊里，恐怕是沒有人懷疑他的吧。可是，曾田翻着文件的手却不禁直發抖，他的身子也由於寒冷而不斷地顫抖着。

“被告确实偷了林中尉的錢包，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尽管如此，被告却仍在矢口否認並企圖全部反駁确知被告偷盜行为的林中尉的証言。不但如此，被告还再三誣蔑林中尉，硬說林中尉是在蓄意謀害他。被告玩弄这种言詞，其实不外是想把自己的罪行轉嫁於林中尉。同时，被告又做了歪曲事实的陈述，暗示林中尉在軍需方面有違法行为。經過法院慎重調查，已証明这也是被告的捏造，这顯然是被告有意引起法庭对林中尉証言的怀疑，从而陷害林中尉。……”

这就是檢察官在控訴木谷的罪行时，向法庭提出的檢察报告概要，在这报告后面还附有軍事法庭最后一次審判的报告抄件。看来，这審判的报告書好像是当时代表中隊出席旁听的人（大概是人事股准尉）抄寫的，上面还盖了隊長和軍官的圖章。因为快到息灯時間，曾田只匆忙把它看了一遍，木谷的審判判決非常簡單，簡直簡單得叫人驚訝。審判長井上中校把被告犯罪的根源單純地归咎於被告的出身。

“被告系兵庫縣鳴尾村的農民木谷喜一之次子。其父为当地地主松井清次郎之佃戶，生來嗜酒，不顧家業，故其貧困与日俱增。及至被告七歲，其父病故，其时十五歲之兄喜一郎因年幼無力耕种土地，全家遂告流离失散。

“兄喜一郎赴‘尼崎’，充某帽店学徒，被告即与其母投靠大阪之外婆家，於此長大。惟当被告十三歲时，其母竟將被告遺棄，与一男子潛逃，迄無下落。此后，被告便被其兄收养。被告小学

畢業后，曾在各種店里當學徒，但均不久，故又回到其兄之店里當伙計。此后不久，被告又從其兄之店里私自出走，在外流浪多時，染上不良習氣，經常牽累其兄。入隊后經過軍隊教育，一時品行有所改正，在部隊的教育和訓練之下，其成績亦日益上昇，故終於被選拔出來，派在軍需室服務，不久便被提拔為上等兵。然而自從昇任上等兵以后，被告的精神却日見松懈，由於工作輕閑，在工作之余竟學會嫖妓，迷戀飛田妓院的一個妓女，從此又恢復入伍前的放縱生活，因而逐漸感到手頭窘迫，以至染指於他人的金錢。被告曾經從很多人手里借錢，他不但背了戰友的債，甚至利用上等兵的地位，強迫一年兵借，而從未償還。後來因為戰友們均不肯借予，因而嫖費來源杜絕，遂在放哨時，趁林中尉巡察完畢上廁所的機會，從林中尉脫在廁所外面的上衣里偷出錢包。”

審判長接着說明：被告所以敢在值勤中偷盜巡察官的錢包，變成這種窮兇極惡的兵，它的根源已經是很清楚的。從少年時代起就一直過着放浪生活的被告，在一年兵的時候就對紀律嚴格的軍隊生活懷着強烈的不滿，經常把兵營生活說成是不能忍受的生活而橫加詛咒。由此產生了輕視軍規的傾向和對長官不應有的、不可饒恕的反抗態度。說到這裡，審判長分析了被告反軍的精神態度；但內容也和犯罪情報案卷上的報告大致相同。接着，審判長又說：由於被告懷着這種思想，便大胆地違犯軍規，不經檢查就私自和妓女通信，並且毫無忌憚寫上最重要的軍事機密——有關軍事動員、部隊轉移等秘密。被告並且在信中一再歪曲事實地描寫士兵軍營生活是非人的，咒罵長官對待士兵的態度是魔鬼般的。審判長說：被告令人不能容忍地侮辱了軍隊。

檢察官的求刑是兩年半的懲役刑，審判長判決和求刑大致相

近，判了兩年零三個月的重刑。審判長在宣佈判決書的時候，說明理由：從被告的態度看來，十分明顯，被告對軍事法庭絲毫沒有畏懼、尊敬之心，且未表示改過之意；其態度十分傲慢，竟至蔑視審判長，並完全不相信神聖的軍事法庭；法庭認為已絲毫沒有酌情減罪的余地。

犯罪情報案卷寫到這兒就全部結束了。

十二

曾田讀完犯罪情報案卷後，就把剛才翻出來的文件，都照原來的樣子堆起，光把情報案卷里有關木谷的報告那一部分帶了出來。他想把這份報告藏到別的地方去，但是想來想去不是隔壁的營具庫就是辦公室的卷櫃，再沒有更妥當的地方。如果把它帶回班里，在點名檢查的時候一定會被發見的。可是，辦公室也有非常熟悉兵營里的種種內幕、能夠猜度每個士兵行動的准尉。因此，曾田決定還是把它藏在營具庫的立櫃裏面。他站在辦公室旁邊的營具庫門前，仔細查看門上的鎖，就握住鎖用力往下一拉，那把不堅固的舊鎖就和平常一樣乖乖地被拉开了。曾田走進庫內，拉開裝土紙、鉛筆和毛筆等辦公用品的立櫃放文件的那一格的門，把木谷的犯罪報告插在一角上的文件下面。當他把報告插進去的剎那，蹲在射的台旁邊的白楊樹下挖土的木谷的身影忽地浮現他的腦中。從前，曾田曾把經濟學的書籍藏在這裏，可是，他再不能在這昏暗的倉庫里這樣磨蹭下去，熄燈號聲已經從營場那邊傳過來了。

曾田回到班里，透過黑暗看清木谷確實蓋着毛毯睡在牀上，也就上牀鑽進毛毯里去，可是，他好久沒睡着。他覺得剛才看過

的文件可以幫助他大体上明白了木谷的犯罪內容，不过他仍然不能完全消除对木谷的疑問。从文件上看來，木谷出乎他意料之外，只不过是因於沒錢嫖女人而犯了罪的一个“人”罢了。但是，曾田所需要的不是这样的木谷，而且这样的木谷和他談話的內容也大有出入。当然，曾田本來也並不是完全相信木谷今天下午对自己講的那些話；現在，他对木谷的談話本身也不得不發生了怀疑。

木谷今天下午說的話，实在是出乎曾田的意料，竟富有那么細致的觀察力和對於“人”的分析的力量。因此，尽管木谷不善於說話，斷斷續續，甚至無法叫人把几个片断有机地联系起來；但也确是叫曾田吃了一驚。（这些話一定是木谷在獄里反复仔細地研究过的。）因为这样，当曾田听着他講的时候，几乎毫不怀疑地完全相信了；可是，后來仔細一想，仍是發生怀疑，而且这怀疑还愈來愈深。当然，曾田並不是怀疑木谷的話的全部，入伍以來親身体驗过的軍隊生活，使他相信木谷說的話有相当的真实性的，尤其是軍需室的內幕，几乎和曾田过去所想像的完全一致。

（虽然只不过是從补充入伍的雜勤兵和司厨兵那兒听來的。）可是，因为木谷太瞧不起軍事法庭，強調軍事法庭的審判是幼稚的和荒唐的，曾田就相反地倒不敢相信木谷的話了。曾田無論如何不能想像出如同木谷形容的那么幼稚的軍事法庭。尽管他还根本不知道軍事法庭是怎么一回事，但总觉得木谷說的軍事法庭太荒唐。从犯罪情报案卷看來，檢察官是經過詳細調查才發現木谷藏在錢兜子里的那本手冊的，那么，怎么能說这是幼稚的呢？軍事法庭！說不定也在等待着曾田。这对於曾田說來是可怕的。曾田已能感到自己是在被軍事法庭緊緊地追踪着。他認為軍事法庭是一个不合理的機構，可是他总不能想像它是一个“幼稚”“荒唐”的机

構。……木谷为什么把軍事法庭罵成那样，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呢？木谷可能是想隱瞞自己的立場。那么木谷为什么要隱瞞自己的立場呢？这要不是因为現在木谷还站在原來的立場，就是因为他已認為原來的立場不对而把它放棄了。总之，出不了这两个方面。……現在，曾田不知不觉地把木谷当做思想犯。可是，当他这么想的时候，却有另一个木谷忽地浮現在他的眼前，这就是很怕讓人知道自己是出獄犯的那个木谷。毫無疑問，这当然是那个偷盜犯的木谷。木谷今天談話的时候，曾再三強調錢包不是偷的，而是拾的。曾田觉得他这种說法太固执，尽管錢包是拾的，但从“据为己有”这一点來說，“偷”和“拾”又有什么区别呢？每当木谷提起錢包的时候，口气上总是說，只不过是拾到的，决不是据为己有味下來的。这話對於曾田这样的人說來是很障耳的。……因为这样，今天木谷对他講过的那些話——軍需室內部的对立、木谷被夾在兩派当中、終於被送進本來不可以去的監獄等等，也就統統覺得有点不可置信了。

曾田翻來复去不能入睡。他不止一次地想爬起來，把花枝已經不在山海樓、也沒人知道她去向的消息告訴木谷，但总是下不了决心。他聽見睡在对面牀上的木谷也时时在啊啊、啊啊地吸着气。

第四章

一

兩天后的傍午，木谷又到司厨班去訪金子班長。（昨天和前天，他已經去過兩次，但都沒見到金子班長。）今天上午，他想盡量不離開房間，因為准尉說不定要找他談話。原來准尉還沒問完木谷的歷史，關於木谷和花枝的關係還一句也沒問過，所以木谷相信准尉一定還要找他談一次話。（准尉直到現在還沒把花枝的照片還給他，也壓根兒沒提過照片是保存在他手里。）可是，恰恰出乎意料之外，儘管木谷耐心地等了半天，准尉也沒叫他。

在司厨班里，金子軍曹活像個司厨班長，神氣得很，他用“嚐嚐味道”的名義叫人把一份菜飯端到班長室的辦公桌上，他却一口不吃另外叫人作了愛吃的雞肉炒飯吃。

當木谷來到司厨班的時候，那個討厭的司厨上等兵恰巧到廚房給雜勤兵送倉庫的鑰匙去了，木谷沒費什麼唇舌就走進了班長室。他立刻注意到金子軍曹頓時顯出狼狽的神色，這是木谷沒料到的，他馬上裝出一副什麼也沒看見似的面孔。

金子軍曹立刻很神氣地搖了搖頭。

“哦，木谷，你來啦！我早就等着你啦，你怎么一直沒來呀？我想你一定會來，還給你留了炸面包餚。”金子軍曹說完，又叫木

谷“等一下，”就看了看桌上的傳票，在上面填寫些什么，寫完便大聲喊雜勤兵，命令再作一份雞肉炒飯。他讓木谷等了很久，然後才回過頭來扔給他一包光榮牌紙煙：

“喂，拿去吸！你沒紙煙吧？回頭給你吃好東西。趁這個好機會多吃點兒吧，啊，木谷，好容易才回來了，要是再給帶去，那可……”

一聽這話，木谷渾身都抖了起來。起初，他以為是不是還要弄錯一回，又被送回獄里去；但看樣子總還不像是那樣。

“喂，你別站在那兒發呆呀。把紙煙拿去吸吧，趕快收在衣袋里，放在那兒一會兒給勤務兵看見，還不馬上都給你吸光啦。”

“那天不是遇見您的時候叫我來玩嗎，所以，我想今天來看看您。”木谷還是和過去一樣，有點怯懦，這真叫他暗暗生自己的氣，但一看端來的雞肉炒飯，便貪婪地大嚼起來。果然不出所料，他清楚地感覺到金子軍曹和他保持着較遠的距離。

“哎哎，你受了不少苦吧。多吃點吧，這兒要什麼都有呀。真是好久沒見着你啦！那天在走廊上碰見你，老實說可真把我嚇了一大跳，我還以為從什麼地方出來了個鬼。可不是說你的臉色發青，不過那時你的臉色可太难看了。”

木谷時時抬頭望着對方，感到自己的胸膛亂成一團。金子軍曹已經不是兩年前在曹長室里低下頭來把臉貼在木谷耳旁、低聲下氣說話的那個金子伍長了。不但如此，木谷明明是來打听林中尉的消息的，而他好像故意擺着軍曹的架子，不讓木谷接近自己。

“班長大人！撥給我們十個雞蛋好吧，啊？”從各中隊和各倉庫來索取食物的士兵和下士官不斷地走進班長室來，其中有些士兵是老資格的准尉們派來的勤務兵，而下士官都是親自出馬。因此，木谷要向金子軍曹打听林中尉的消息，很久也沒抓住機會。金子

軍曹被這些下士官包圍着，架子十足地坐在那兒把兩腿在桌子下面叉開來，只有從軍需室打來的電話，他才站起來親自去接。

“喂喂，你來幹么？什麼，找上等兵有事？又來要白糖的吧，哪一個傢伙要舐白糖？什麼，隊長？笑話！回去告訴你的隊長，最近連這個司廚班長也沒嚐過白糖的味道！要是想吃白糖啊，剛好下來通知，前方部隊要人哩，那兒有的是白糖，叫他帶自己的兵到前綫去吧，每天能吃白糖。”金子軍曹說。

聚集在這兒的下士官們哄堂大笑起來。

“喂，這個小子，你這個受隊長的命令跑到這兒來的勤務兵是哪個中隊的？”有誰在大聲喊叫着。

“是！是戊隊的。”有人站在門口做出立正姿勢回答着。木谷一聽是戊隊的，便回頭一看，答話的原來正是隊長的勤務兵、高個子谷田上等兵。谷田上等兵低聲下氣地、嘿嘿嘿地笑了幾聲。木谷往前屈着身子，躲着他的視線。谷田上等兵受到下士官們狠毒的攻擊，眼看着就沉不住氣了。

“站在門口的傢伙，我來問你！一個隊長，應不應該偷士兵的白糖吃？傻大個！”

“回去，回去！回去告訴你的隊長自個兒帶飯盒到二號廚房來！以為這兒他說怎的就怎的，那可想錯啦！”

“聽說又要調人到前綫去，是真的嗎？到底要調到哪兒去呀？告訴咱們吧，金子班長大人。”一個下士官問。

金子軍曹光是意味深長地微笑着不吱聲。谷田上等兵先是呆呆地在門口站了一會，後來不好意思等下去，就自動走掉了。木谷意識到下士官的視線漸漸集中到一直默默地坐在椅子上的自己身上來；但是，在沒打聽出林中尉的消息以前，他是舍不得離開這兒的。金子軍曹現在却不願談這個問題。木谷趁屋里稍微靜下來

的时候，便問他：“林中尉現在到哪去了？”軍曹却只說自从林中尉調往駐中國東北地区的部隊后，他也一直沒听到消息。木谷沒有得到明确的回答。

“喂，兩顆星！讓开！大模大样佔着人家的椅子，打算坐到死嗎？”从木谷身后傳來含着威脅的喝声。木谷回头一看，原來那个高鼻梁的司廚上等兵好像要叫他看清自己的鼻梁似地瞪着吊眼，把臉湊過來。“叫你讓开，就給我讓开！混上了一頓飯，就趕緊滾蛋吧！”

木谷站了起來，把身子挨近上等兵。他寬寬的胸脯碰到了对方穿着新軍服的胸口。他的鼻孔抖动着張得大大的。对方的新軍服鮮明的顏色刺進他的瞳孔里。他用前胸撞了一下对方的胸脯。上等兵被这突如其來的攻势压倒了，心里直生气。木谷的手本來是要毒打对方漂亮高傲、高顴骨的臉；但是，他克制了自己。

“你这个饞鬼！倒想顯一手啦，給我讓开！”

木谷离开椅子，給他讓出位置。上等兵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向对面的金子軍曹望去。木谷也向他望去，只見金子軍曹正裝着什么也沒看到的樣子。这时一个身穿外出用軍服、帶着刺刀的雜勤兵走進來請金子軍曹，軍曹便一面叫人去拿战刀，一面就打起綁腿來。他依然把脊背朝着木谷。

“石川，幹嗎哭喪着臉？要我才真想出出气呐。”他对上等兵說。上等兵回过头來，給他一个諂媚的眼色。

“我要出去一下，軍需室的事託你啦。听說要給联隊長賀寿，又要大喝一通呐。可是又苦了咱們这个办吃喝的啦！”

“好的，班長大人。寬寬綽綽地准备准备吧，这兒有我哩。”上等兵把臉湊近軍曹面前說。

曾經呆过軍需室的木谷馬上就明白了，金子班長是想借故跑

到外面散散心去，其实，他也不想再纏住班長了。他安閒地望着金子班長系上一条漂亮的新皮帶，伸直了腰。

“木谷，不能陪你啦，再來玩吧，不用客气。沒煙吸就來拿呀，啊。”金子班長說。“我走啦！走啦啊！”他像給自己打气兒似地大聲喊，剛想走出去，却又拖着皮靴吧噠吧噠地走回來，打開辦公桌抽屜，拿出一袋面包放在木谷身旁的桌子上。“喂，好吃的東西什麼也沒啦，拿去吃吧。”

木谷好容易捉住这个机会，打听林中尉、中堀中尉和从前在軍需室呆过的人們的消息，可是金子軍曹却一味地搖晃着右手說，不知道。

士兵們推着前來打飯的飯車声从四处傳來，漸漸集中到司厨班來。金子軍曹走了以后，木谷沒馬上离开班長室。他和司厨上等兵互相睨視起來，但班長一走，司厨上等兵的权力愈來愈大，木谷的心里虽是沸騰着滿腔憎恨，但也無可奈何地只好握着面包袋走出班長室。

“饑鬼！饑鬼！”

从背后傳來司厨上等兵在房間里罵着的聲音，木谷的心給擾亂了，他的臉上又充滿了怒氣。

二

午飯后，曾田接受准尉的命令，要去訪問木谷的哥哥。他想把這件事告訴木谷，問他要不要給家里捎个信，可是到处也沒找到他；又因为曾田对木谷的怀疑還沒得到解决，究竟木谷那天对他講的話是实情呢，还是犯罪情报案卷上的記載是实情，一直不能下最后的結論，所以也就沒更多地去找木谷。今天下午他去訪

問木谷的哥哥以前，还得順便去給值星官办一件事，到偕交社^①的皮鞋部去看看值星官訂作的皮靴作出來沒有，如果已經作好，就得馬上送回來，然后再去执行准尉的命令。

曾田很想馬上去看看木谷的哥哥。他暗暗期待着可能到他那兒以后会帮他更進一步地了解木谷，解决些疑問；而且他還想趁这个机会去另外一家去。所以他衷心希望值星官的靴子還沒作好。

曾田在办公室从值星下士官手里領了公用外出証，就向营門走去。但是，他却沒感到像其他外出的士兵当穿过营門时感到的那种心情：“他媽的，瞧着吧！”（“他媽的，瞧着吧！你們不能再追上來吧，这是营門外面呐！”）老实說，这句咒罵軍隊的話今天也和平常一样擱在心里，但好像是被噎在什么地方了，沒冲出口來。他在衛兵室填寫了中隊名称和去向後，便跨出营門；頓時，他感到有一种像橡膠或是像云雾似的東西从营門里緊緊地跟上来。好像是一根帶子又像是一只手，每当他走出营門便同时从部隊里伸出來，愈伸愈長，緊緊地跟着他。他是被系上一根帶子从部隊里放到外面來的人，是还要被这根帶子拉回去的。

人們在街上走动着，他們好像个个都無愁無慮似的。在馬場街的公園前聚集着一大羣人等着電車，可能是車子誤点了，人愈來愈多，都挤到便道上來。大阪城的城樓在他們背後閃着暗澹的光。公園的樹林里晃动着人影，彷彿他們都在不慌不忙地走动着，他們的脚是自由的，他們身上沒有綁着部隊的帶子。可是，曾田的脚却被軍規緊緊地綁着，他的眼睛也成了“陸軍禮式令”的俘虜；必須不断地注意軍官們的姿影，一个也不能漏掉。

軍人除有特殊規定之情形外，应对長官敬礼，長官应还礼，同級

^① 設在師、旅团駐在地的陸軍軍官俱樂部，里面設有商店，專供軍官購買生活必需品。

应互相敬礼。

敬礼时一般应候受礼者还礼后，始得恢复原来之姿势。

曾田的时间、曾田的空间，都被放在这些军规里。

在省政府前面的公园里，曾田看见两个青年坐在落了叶的藤架下，当他们陡然抬头向这边望来时，曾田发现那两张冻得紧缩了的面孔乃是“人”的面孔。从前，曾田还在这两个青年生活着的世界时，要是走过这公园附近，他一定也和他們一样坐下来，在这冷天的阳光下吸一支烟，悠閒地向那陰得將成灰色的天空吐几口烟雾吧。不，像这点事兒，就在今天，他也可能躲过巡察官的眼睛幹一下的。可是，从他嘴里吐出来的烟，一定和那两个青年吐出来的烟不同，会昇到另一个天空里去吧。

曾田从前做中学教员的时候，曾时常穿过这座聳立在电车道左边、大门上彫着菊徽^①的省政府白色大厦的门，有时上教务科去領委任書，有时受学校的委託送來有关改建校舍的預算資料。現在，他仍是每月从这里教务科領薪水的人。可是，自从他走進营門当兵的那天起，他和这个屋頂設有探照灯和長着長耳朵的听音机的大厦之間的关系，便完全改变了。这省政府大厦屋頂上凸出的电梯机器室的右端，現在既是在兵营北部操場上演習四一式山砲用的射靶，又是練習步槍射击时的假定敌人。当然，他現在也可以走進大厦，和在这兒工作着的朋友們聊聊天；可是，他已不能參加到他們的生活里去。他也可以穿过大厦后面的一条叫作谷街的胡同，到胡同拐角上的北濱銀行去找一个在这兒工作的同学，——其实，他曾經利用出差的机会來找他，听他分析战时經濟，增長知識；可是，毫無疑問，这同学現在是生活在和他完全

^① 日本皇室以十六片双瓣菊花为標誌，故高級國家机关都用菊花徽章。

不同的世界里。

曾田在自己的軍服、軍帽和綁腿里面藏着“自己”，这才是他真正的“自己”，是个大学畢業后当教員，研究經濟学和歷史学的“自己”。这个“自己”現在活在軍裝和內衣下面；可是，他却不能到里面去和“他”成为一体。……原來是有样东西把曾田和軍裝里面的“自己”隔开了，不讓他們互相接近。他被隔在外面了。軍隊里五花八門的軍規宛如这套軍服一样，像蜘蛛網似地纏在“自己”的外面，緊緊勒住“自己”，使“自己”离开曾田很远很远……。剛才在公園里看見的那兩個像手藝工人似的青年——穿着被寒風吹縐的人造絲制國民服^①，冷颼颼地坐着的兩個青年，要是明天接到被征入伍的通知，也馬上就要从兵營鉄柵欄外面的世界被拉進里面來；於是，他們的身子就被軍用襯衫和襯褲裹得緊緊的，把原來屬於他們的“自己”趕進遙遠的另一个世界里去。从此“自己”就在那个世界里，在“軍規”里面不断地發出呻吟声。

兵營乃是一个同甘苦、共生死的軍人家庭，兵營生活的目的在於在起居之間培养軍人精神，熟習軍紀，加强因結。

这是軍隊內务守則綱領中的一条，所有的士兵在一年兵的時候都被强迫記熟，並且能背誦它們。因此，也就永远掛在曾田的嘴上，但是，曾田却私自把它們改成下面的样子：

兵營乃是一个被軍規与鉄柵所包圍的一百平方公尺方形的空間，是以强大压力造成的抽象的社会。人們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遂被抽去“人”的要素，而成为一个“兵”。

兵營里面的确沒有空气，里面的空气都被强大的力量抽空了，說它是真空管还嫌不够，它乃是制造真空管的地方——真空地帶。

① 日本人在侵略战争时被迫穿的一种簡化的洋服。

人在这里面，就被剝夺了一定程度的本性和社会生活，而終於成了一个兵。

曾田每天不断地在这一百平方公尺的方塊地帶里团团地轉，在那里面沒有山，也沒有海，也沒有女人，沒有父母兄弟。——但是，却有人造的山和海，还有人造的父母——中隊長和班長。在那里面，不能在屋里戴帽子，但出去的时候倒是非戴不可，这是一个处处受到强制的社会；在那里面不能在早晨起牀后和吃晚飯之間，随意躺在牀上，这是剝夺人类自由的制度。^①

曾田今天也和平常外出的时候一样，一面想着他的“士兵論”，一面拐進軍人会館旁边的一条狭窄的上坡路，向对面的偕交社走去。当他想到要破坏这个人造的抽象的社会，有沒有什么办法的时候，仍旧是木谷一等兵的面孔格外清楚地浮現在他的腦海中。

曾田來到偕交社的皮鞋部問了一声，回答是：值星官的皮靴还需要一个星期才能做好。……有几个胳膊上佩着公用臂章的勤务兵在陈列架之間來回地走着。店員們把堆得高高的商品捧在胸前，穿过人羣走去。軍官們一面乱翻着商品一面打听价錢，販賣部的掌櫃們都愛理不理地答应着，有时甚至故意掉头不理了。曾田羡慕这些掌櫃們。从前，他也和这些舖子里的人一样自由自在地在軍官面前走动着；可是現在，他却不得不自告奋勇地接受軍官和准尉的命令，好容易才从“真空管”里面爬出來，跑到稍微有些空气的营門外面來。

木谷的哥哥住在南海鐵路^② 荻之茶屋站附近。这地方曾田过去做教員时曾來过一次，前兩天和木谷聊天时也曾听他講过，

① 日本法西斯軍隊軍規中規定：士兵除了有軍医的病假証明者以外，白天只能坐在牀上而不能躺下來休息。

② 敷設在大阪难波到和歌山之間的私營輕便鐵路。

所以他对这附近的路徑已經摸得差不多，不愁找不到木谷哥哥的家。……在这附近最熱鬧的街道算是鶴見橋大街了，可是馬路兩旁的舖子的陈列窗和貨架几乎都是空空洞洞的，没有什么貨兒了，上面落滿灰塵，顯得格外冷落。大多数的舖子都关着玻璃門，木谷哥哥的帽店也关着門，放下了布帘。曾田起初以为來得不湊巧，誰也沒在家（不过，要是这样，下次他又有了出差的机会，在某种意义上說这又是可喜的現象），站在門口，敲了一会門，便从隔壁飄散着草藥氣味的昏暗的中藥舖子里走出一個斜眼的老太太來，告訴他說：

“要再使勁打打，要不，他們是不会听見的。”

又过一会，果然有一个蓬头散髮的瘦削女人从里面掀开了布帘，但一看见曾田，便定睛端詳着曾田的臉並不馬上開門。“是哪一位呀？”她都說完了，还只是从門縫里露出沒有光彩的灰白色的臉龐。曾田又看了看門牌，向她說明了來意。“他还睡着哪。”那女人懼怯地說着，臉上顯出警戒的神色。到这时曾田才明白原來是被她怀疑了，於是他覺得很为难，只好喊住正要轉身進去的女人，把木谷的歸隊和要他哥哥上部隊去看望他的命令告訴她。但是，这个个兒很高、臉龐瘦削的女人却只說：“可是，我們早就和他脫離了关系哩。”接着又露出冷淡的神色，默默地站在那兒一动不动。

尽管这样，現在她已經知道並不是木谷又惹了禍，不但不再那么害怕了，並且伸出手來把曾田拉進舖子里來。

“快些，趕快到里面來！”她說。

哎，她那副神氣！她到底怕什么呢？曾田被讓進內室（雖說是內室，却是他們家里唯一的房間，沒有陽光也沒有生火，草墊的边沿也已經磨得破爛了）。这时她說起过去憲兵曾穿着泥靴子闖進屋里來，叫他們掀开所有的草墊，搜查了每一个角落，看有沒

有木谷的罪証。曾田听了后，才明白剛才她那样子原來是有道理的。看來木谷的哥哥比他的女人還要怕事，雖然曾田再三地說解綁腿太費事，坐在門前談談就行了，但他却固執地非叫曾田進內室不可，他說：

“在這兒談話可不太方便哩，要是有人進來看到你，馬上又傳到鄰居們的耳朵里去了。”

走進內室后，曾田重新向他提出准尉的命令。但是，木谷的哥哥光是反復地說：“前幾天我接到了部隊的通知，也要我去呢。”曾田向木谷的哥哥說明他和木谷的感情很好，木谷回隊后時常找他商量自己的事。到這時候，曾田方才發覺原來對方的手在微微地抖着。木谷的哥哥又反復地說：“前幾天部隊來過通知，也要我去呢。”接着站起來，走到屋里的一角，把放在佛壇^①下面的綠色呢面的桌子抽屜打開，找出一張皺皺巴巴的明信片來。曾田一看，這原來是自己前幾天受准尉的命令寫的。木谷的哥哥絮絮叨叨地解釋說：他也打算到部隊去看看兄弟，不過現在被征用了在造船廠里幹活^②，沒法去；又說：他最近被拉到泉州工廠去，拿着從來也沒拿過的鐵夾子，從早晨七點一直幹到晚上八點，監工的還緊跟在屁股後面催。下班后還有人專門監視着，被關在宿舍里，只要幹一星期，那就累得連腰也直不起來，所以才不得不這樣逃回家來喘口氣。這若被他們發覺那就不得了；因此，他們只好大家互相替工，輪流偷着跑回來。“出去幹活還吃不飽，大伙兒就都得像我這樣跑回家來拿吃的哩。”

每隔一會，從后院不時傳來好像是小孩的哭聲，又像是喘氣的聲音。曾田是不是早就注意到這聲音了呢？……當這奇怪的聲

① 日本人供奉靈牌的地方。

② 戰時，軍隊強迫工人由普通工廠調往軍需工廠工作。

音一傳來，就彷彿在這陋巷里的帽店昏暗而沒熱氣的房間里，引起了光亮的明滅似的。曾田豎着耳朵，定睛透過旁邊拉門上的玻璃向後院望去，那兒是用燒焦了的木板圍起的一個小院，到處晒滿了一堆一堆的破布。這些破布好像是魚肚子或牛腸子似的，冷颼颼地躺在那兒。右邊廁所旁邊有一棵松樹，在伸出來的彎曲的樹枝上也掛着海帶般的破布條。當陽光被雲彩遮住的時候，這些破布就都顯得又黑又潮。隔一會，又傳來方才那種聲音。曾田發現走廊上面也堆着晒在院里的那樣破布。不但如此，從房間里的拉櫃的隙縫里也露出了破布頭，連屋角也都堆滿了。但仔細一瞧，堆在屋角的破布原來已經加了工，都變成大手套的形狀了。

談話沒有一點進展。“我也想去看看他，可是這個樣子，實在抽不出空來。”木谷的哥哥嘮叨了一陣之後總是把結論拉回到這句話上來。他打聽木谷的情形，知道木谷在部隊里幹得還好，一直沒出差錯，才放下心來。可是，他緊接着又重復地說到已經說過幾遍的話：那個孩子很早就自個兒離開了家，很久以來就沒什麼來往了；他在外面惹了禍，要是每次都來傳我，那我可吃不消。

“老總，你不知道，我們一家為了他可不知吃過多少苦頭哩，跟你提這件事，也許沒用，可是，話要是不從根到梢談清楚，就不容易讓人明白呀。……他要是對你講過去的事，那他一定說一切都是因為這個當哥哥的不好吧。”木谷的哥哥到這時才坐得隨便一些了，但眼睛還在緊盯着曾田。據說他為了木谷曾經屢次被警察局傳去，每次都是這位哥哥替他“擦屁股”。

“怎麼說他也沒用，生性不好，什麼辦法也沒有哇。”——“可是，那孩子腦筋倒並不笨。在學校里可每門功課都好，但是學校和外面總是兩碼事，生性不好，再好的話也就壓根兒聽不進去，終於免不了走上邪路。”——“無論在哪一家店里幹活都不成，沒一

回呆得長的。”——“一不高兴就随便从东家那兒跑出來，而且每次都偷了櫃上的錢，我就得替他还債。”——“上回也是一样，自从他惹了禍，又是調查，又是審判的，每次傳我去，我的心都是七上八下的，吓坏了呀。”

在木谷和这位哥哥之間簡直沒有一點相像的地方，这使曾田很覺得奇怪。但是，这两个人都有着完全不可理解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他們却是相同的；虽然这两种东西是否相同，曾田也还没理解到。哥哥的臉和木谷一样，也是圓臉盤，但是这張圓臉却有些平板，沒有生气。鼻子是兩人都長得一样，鼻头鼓囊囊的，不过哥哥的細一点。这两兄弟尽管在外貌上有这些不同点，但神情上，好像都不断地在观察着別人这点却是相同的。曾田忽然發見在木谷的哥哥的眉毛和头髮上彷彿落着塵埃似的一層白棉絮。他穿着一套看來是工厂發給的草綠色的劳动服，膝盖上打了补丁，手脚也髒得很。原來，曾田因为听說木谷的哥哥是开帽店的，又看过木谷的自傳登記表，所以总以为他是个类似常見的那种小商店老板式的人物，現在才發現这种想像是完全錯了。曾田並不是完全不知道这些小商店老板的家庭情况，因为他早就从朋友那兒听說过，可是訪問这种陋巷里的店舖，親眼看見他們的生活却还是头一次。这个舖子可太髒了。他認為这是战时征用令給人民生活帶來的后果；但是，从这里應該得出什么結論呢，他就找不到答案了。他問了一下为什么院子和走廊上都晒着这么多破布，这一來使曾田看到的，是对方的狡猾的态度。

“沒什么，只不过是搞了那么一点点罢了。”他說。“不，不过是稍微搞点副業。”过了一会他又补充說。“幹这种活兒沒一点好处，竟是灰塵，剛搞一点就害得小孩也得了气管炎……”他又說了，但說來說去还是等於什么也沒說。“街坊还都說木谷先生搞的

好事兒，大伙兒都嫉妒我吶，可這是什么好事兒！你瞧，連生意都做不成了，這不是都空了嗎，對吧。”

曾田默然听着。

木谷的哥哥又改變了話題：

“我總是想軍隊會把他教育好的，要是軍隊對他也沒有辦法的話，我又能有什么辦法？要是命令，我也不是不去，可就是每天忙得抽不出一點時間來呀。”

曾田的任務是傳達准尉的命令，要他到部隊來一趟，並決定他來隊的日子。准尉的意思是如果可能，明天就要他來。加強部隊和家庭之間的聯繫，互相合作，改造木谷，這是每個聯隊都採用的方法。但目前最迫切的問題，是如果木谷的哥哥不答應准尉的要求，木谷就永遠得不到外出的許可。

“喂，幹么光是端出茶來就躲起來啦！有什么好吃的請老总吃點呀！”木谷的哥哥突然喊着。

“請別費心，我是來辦公事的。”曾田說。

“不，不，說什么公事不公事的，好不容易才把你請到屋里來的——怎么啦，真是什么也沒有嗎？”

“是啊，你說請客人吃东西，这个年头兒哪有……”被叫進來的妻子站着回答說。“哪有現成的，家家都是一樣哩。”她声色冷淡，無動於衷地說。

“喊什么沒有，不是有那個嗎，前幾天從鄉下拿來的白薯也成啊，烤幾個請老总吃。”

“對啦，……有白薯，烤來嗎。”難為情的神色頭一次浮現在她那張長瓜子臉上。“你呀，說話得要小声點兒。要是給別人聽見又麻煩啦。剛才那個藥舖的老太婆又站在門口探头探腦地問我：‘你們家里來了一個老总吧，又出了什么事情啦？’”她端起茶壺說。

“是呀，那么就烤白薯吧。”

木谷的哥哥到这时候才对曾田说明，这些类似手套的东西，是工厂的火伕、铁匠和轧钢工人使用的手闷子。可是，他对曾田的要求却还是磨来磨去不肯答应，不，不是不肯答应，而总是这样说：木谷已经是交给军队的人，军队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好了；他虽然也很想去看一次，不过实在是抽不出空来，去不了。是不是他在小看着我呢？曾田到了现在不禁暗暗怀疑起来。他定睛望着掠过对方脸上的一丝狡猾的笑影。他不由得想起了佩在自己上衣领上的军阶章——一等兵的领章。平常，他因为自己是一等兵而感到骄傲，但同时又有一种自卑感。人们对待下级士兵，通常对一等兵与上等兵完全不同，曾田对这也并不是不介意的。他的心情暗澹起来了。

“当兵的也有各式各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兵，可是像派到我们厂里来的，待遇可就太好了。这都是碰运气，运气不好的人就倒霉一辈子。那些兵每天都宝贝儿似的，吃保健饭，肚子填得满满的，吃饱了就撒起野来，动手动脚的……”木谷的哥哥不安地动着膝头，他突然失掉了镇静，最后好像再也忍不住了似地站起来向厕所走去，他的背影给人以非常轻浮的感觉。等他回来，曾田又费尽口舌说服他，说明木谷是假释归队的，必须要他的家长到部队去亲自和准尉交换意见，不然，他就得不到外出许可。曾田一面把刚端来的烤白薯放在手里取暖，一面心里想：无论如何也要想尽办法，哪怕一次也好，也要让衷心渴望着外出的木谷到外面来看一看，木谷出来之后可能知道花枝已经不在山海楼，早搬到遥远的山阴地方去了，因而感到惊愕和悲哀，但即使是这种悲哀的滋味也还是出来以后才能嚐到的呀！於是，就更热心地劝说这位哥哥，不料这位哥哥的回答却是向他介绍了泉州工厂里的激

烈的劳动：每天清早，工头們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就一个一个从被窩里拉出來，送進車間，这些征用工就用焦炭生着風爐，把鋤釘燒紅，用鉄夾子夾住，跟着鋤工的屁股，一个个地遞給鋤工。他的話捉住了曾田的心，这是曾田很久沒所說过的日本工人的現狀。曾田睜大了眼睛。在他眼前浮現出一副充滿了热与力的画面，木谷的哥哥顛三倒四地訴述着的工厂里激烈的劳动状态，不消說他並沒什麼特殊的感受，但他的心却为了探听出工厂的情况而激动起來。他又想起悲慘的兵营生活，和緊緊地被幽禁在里面的自己。自己为什么是在兵营里，而不是在这个工厂里呢？只要能够活在兵营外面，只要能逃出那真空管……。比較起來，曾田还是羨慕这位能請假回家的木谷的哥哥。

“虱子多得要命，尽管每天晚上脫光了衣服拚命地抓，到了第二天又不知从哪爬出來，弄得人渾身痒得难受。”木谷的哥哥一談到工厂的情形，臉上就露出了憂郁的神色。他卷着煙絲的手指不太灵活，曾田仔細一看，原來是大拇指肚腫了，不能弯曲。曾田很想更進一步地了解工厂的情况，但看來对方也並沒什麼隱瞞的意思，不过，确实是知道得太少了。曾田只了解到这么一点：大部分被征用來的工人都已開始請假，但請假日期太長了，又得遭到憲兵的調查和嚴重的處分。工厂的警备很嚴，高地上都架着机槍。

又从后院反复地傳來既像是小孩子的哭声，又像是老人喘气的急促的咳嗽声。

“真是咳得那么厉害，音良大嫂对我說过，为了照顧他，她夜里都不能好好合眼，她自己倒支持不住了。”木谷的嫂子突然走進來，放低声音說。“那么，我那个小叔在隊里还給关在叫禁閉室什么的地方了嗎？……應該弄点火來讓老总暖和暖和，可是我們家

只在晚上生火盆，实在冷得够呛。”她把細長的脖頸慢条斯理地縮到衣領里去。

曾田好不容易才說服了木谷的哥哥，約定：如果他下週禮拜五能請准假，就一定到部隊來看木谷。

他們探头探腦地窺看外面的光景后才謹慎地掀起門帘，曾田穿過去，跑到外面，不料迎面碰見一個背着整個左脚都紮了綑帶的嬰孩、歪着嘴、拖着木屐走回來的下腮寬大的男孩子。木谷的嫂子一看就罵着：“义一，你死到哪去啦！正等着你把貨送到立花去吶，你却連影子都不見啦！”她說着，就急躁地把男孩子拉進店里。身穿粗葦蓆般的草綠色防空服的义一一句話不說，驀地把背上的嬰孩推給母親，就踏响着嘎噠嘎噠的木屐，跑進店里去了。曾田覺得這孩子和木谷有點相似的地方。……不管怎樣，如果木谷將能很快地得到外出許可，自己的心也就輕快了，曾田一面想，一面迈步走去。

三

曾田早上在办公室里貪婪地讀完報紙上的一篇“敵軍在南意採取新行動，在台伯河附近登陸”的報道。盟軍在西意海岸德軍防綫背後登陸的消息鼓舞了曾田的心，他彷彿身上什么地方突然輕快了。他反復地閱讀这个消息，又把登在旁边的叫作“海外探知机”的國際簡訊也逐字逐句讀了一遍。他注意到簡訊里有这样的消息：盟軍方面新任了地中海盟軍空軍司令；盟軍对德作战轟炸隊司令美陸軍中將卡尔·斯巴茲於本月二十一日到达倫敦。他到达之后，在艾森豪威尔指揮下參加進攻歐洲战役的盟軍各司令即告來齊。但使他最兴奋的，却是以下的消息：

“〔同盟社柏林二十二日电〕南意战綫由於德軍頑強抵抗，盟軍的進攻屢受阻礙，迄無進展，一時頗感焦慮，但盟軍突於二十一日晚猛攻西部沿岸，已在涅茲諾與台伯河口之間中部地域建立了橋頭堡。目前該處正在激戰中，但詳細戰況直至二十五日仍無法判明。”

這個報道和海外簡訊一樣，只在第二版上佔了一塊小小的地方。盟軍最近在意大利的軍事行動，和蘇聯紅軍的戰績一樣，都是曾田經常關心的問題。當意大利脫離軸心國陣營時，他感到在自己周圍的空氣都變得和過去不同了。最近，報紙上又出現了很多關於意大利的新動態的報道。一星期左右以前，曾田還讀過墨索里尼的女婿齊亞諾伯爵等人由於圖謀奪取法西斯政權而被墨索里尼槍決的消息，並且直到現在還沒忘記——這個消息深深打動了曾田的心。

“齊亞諾伯爵等反叛行為確定，已被槍決”，冠着這樣標題的消息登載於“德軍轉入猛烈反攻，奪回基輔附近數村”的消息下面。曾田把宣告齊亞諾死刑的判決書的內容記得很熟，當閱讀木谷的犯罪情報的時候，他不禁想起這個判決書來。曾田還記得當初看到這篇消息時愈看愈感到興奮。被判處槍決的除了齊亞諾伯爵和德·波諾元帥以外還有三個人，據說他們是不惜任何犧牲，企圖立刻停止戰爭，締結和約的。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四五兩日召開的法西斯黨委員會會議中，曾在反對墨索里尼首相的谷朗地決議上簽名、命令巴多格利奧進行武裝政變，背叛墨索里尼首相的法西斯黨委員會的委員，在特別法庭上被判處死刑，並於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上午九時執行。……”

在這篇報道下面還載着審判情形。曾田最關心的是審判齊亞

諾伯爵的一段：

“最后，齐亞諾伯爵受審訊。他在法庭上的陳訴是：‘打倒墨索里尼首相等於毀滅我們自己，因此，像法西斯黨委員會的委員陰謀打倒墨索里尼首相這種說法是非常不合情理的。我曾認為谷朗地決議除了在和法西斯主義緊密聯繫之下，作全國性廣泛的團結以外，再無其他企圖。也許是我錯了，但我決沒有過任何反叛行為。假若我事前不管多少，只要能夠估計到委員會會議以後發生的事情，那我就絕對不會支持谷朗地決議的。’”接着，報紙又報道了審判第二天的情形，告訴讀者：審判長在法庭上朗讀了已自殺的卡伏列羅元帥的備忘錄，詳細地敘述了委員會的委員們從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以來從事陰謀活動的事實，最後登載了審判長在法庭上的論述，揭發了叛徒們的陰謀。

“在这次政變中，同時進行着兩種陰謀：一個是法西斯黨員的政治陰謀，一個是卡伏列羅元帥、巴多格利奧等軍人與薩伏伊皇室共同策劃的軍事陰謀。叛徒們首先計劃以立憲的方法，來實現他們的願望。後來由於戰局緊張，墨索里尼首相為了號召全法西斯黨員率先鼓動全體國民的戰爭意志，將黨的領袖們召集到羅馬來。叛徒們即乘機召開委員會會議，通過了谷朗地決議。當時，墨索里尼首相立即看破該決議的意圖是不惜任何犧牲，必須講和，因而在委員會會議上指出：‘如果你們贊同決議，我即辭職；假如國王不批准這個決議，你們要對其後果負全部責任。’由此可見，叛徒們在委員會會議進行中，雖已明確地知道通過決議會引起怎樣的局面；但叛徒谷朗地和他的黨羽卻將這顛覆法西斯制度的法律上與政治上的一切權利交給了國王。據此，法庭認為被告的叛變已是無可懷疑的事實，從而按照國法處以極刑。”這是判決書，後面還登着齊亞諾伯爵的簡歷。只這寥寥幾行的簡歷，也就清楚

地說明最近意大利在政治方面的激烈的变化了。毫無疑問，曾田所追求的也正是这种激烈的变化。

“齐亞諾伯爵十四年前，即在他二十七歲時与墨索里尼首相的長女叶达結婚。自一九三六年至去年二月的內閣改組以前，一直担任外交大臣，他非常活躍，以青年外交大臣著称。在七月政變時任法王廳駐葡大使，与前司法大臣谷朗地通謀，禁錮岳父墨索里尼首相，企圖趁政變的混亂局面逃往國外，終於事露被捕。他出身新聞記者，在意阿戰爭時，曾任空軍軍官參加戰爭。今年四十二歲。”

曾田在部隊里找不到一个可以吐露自己的想法的人。前几天，他还想把登載这个消息的報紙拿給小室一等兵看，但躊躇了半晌終於作罢了。在这齐亞諾伯爵的消息旁边还登着这样的消息：“紅軍攻勢稍減”，但一看內容，却在說明着苏联紅軍在各战略地点上的軍事行动的稍減，只不过是一时的現象，即將再度轉入猛攻。

刺臉的寒風刮过街口，冬季若不赶快結束……这对於兵來說，冬季是最痛苦、最难挨的季節。曾田早就忘掉学生时代把双手插在褲袋里走路的習慣，这个習慣被無情地剝夺了。可是，难道說他身上还有沒被剝夺而剩下來的东西嗎！即使是冬天过去，那还不是一样。在沒有空气的兵的身边，季節又怎么会有變換呢。……唯一剩下來的办法，只有打破包圍在四周的真空管的玻璃。除此以外，不管它是什么好办法，也决不会使真空管的內部發生些微的变化……。一想到这里，木谷的面孔又格外清楚地浮現在眼前，緊緊地逼近曾田。（从被告手冊上發現了許多对長官不应有的不敬之詞，我們認為木谷的思想对維持皇軍的神聖秩序，是非常有害的。）木谷就在眼前，他那粗粗的眉毛刺進了曾田的心的深处。……啊，哪怕一次也好，真想把木谷放到这兒來！兩年來，他一次也

沒呼吸过外面的空气呀！当然，即使叫木谷从兵营里出来，外面也还是逃不出兵营的真空管，可是，不管怎样，还是想把木谷带到这里。不消说，那家伙一出来必定马上跑到山海楼去吧，他还以为花枝姑娘还在那里哩。

“你想错了，花枝姑娘已经不在那兒啦！”曾田向兵营里的木谷喊。木谷的哥哥真会在约定的日子来看木谷吗？但愿他无论如何也要克服一切困难来看看他呀！……迎面吹起了一团白色的沙土，沿着对面的公路滚了过去。他来到公路旁一看，原来一輛輛的裝甲卡車和坦克的隊伍正在公路上連綿不断地奔馳着，阻堵了他的去路。有一个兵站在一輛坦克中間凸出的砲塔里面，伸出上半截身子來。这士兵把一付大風鏡移到前額上，把視綫投向聚集在公路旁边的人羣，寻找着什么，然后盯住了一点，他的面孔晒得黝黑。接着又駛來兩三輛坦克，在每輛坦克里面也都站着和他一样的兵，伸出脖子望着人羣，盯住了一点。曾田搖了搖頭，为了減輕在皮靴里冻僵了的双脚的疼痛，把皮靴用力在鋪道上磕着，等待車輛駛过去。

当曾田穿过公路，走進南海铁路的电車站时，他發覺自己和平常一样又开始小心翼翼地注意起四周的动静來了。他望了望佩在左臂上的骯髒的公用臂章，从兵营出来的时候，他就想利用这个公用臂章，回家一趟。到底回不回家，他重新把这个问题考慮一下。从出差的时间內偷出一小时來作私用，这就是出差給士兵帶來的唯一的好处。即使做一个老实的兵，就这样回去，結果也还是一样，沒有一个人会过問这件事。現在的曾田已經不像从前那样認真考慮这个问题了。無論怎样，非回家不可！曾田在寒風里做作地搖了搖頭。前天他沒有外出，今天就更非回家不可；只是，現在不曉得时子在这种时候是不是到他家來了。况且假定时子剛

巧在那兒，也不一定能得到單獨和她在一起的機會。

曾田搭上開往住吉公園的電車，在住吉公園下了車。他擔心中途遇到警察或憲兵的訊問，他已准备好應付的話。可是，如果萬一被他們跟踪，剛巧在他剛走進家裏的時候闖進來，那就糟了。他想起木谷，不由發了一陣抖，但仍然向前邁着步，他故意放慢腳步，往自己的家走去。從馬路拐進去走過一段路，就出現一幢院裏有陰郁的樹叢，四周被矮石牆圍繞着的房屋，這就是曾田的家。但是這個家已經失去了曾田從前纔回來頭一次看見時的那種奪目的風姿。曾田環視四周，加快了腳步。他雖已拿掉佩在左臂上的臂章，但藏着臂章的上衣口袋，現在却沉重地壓着他的心。要走進家門的時候，他又觀察了四周。

四

從前，曾田還沒有入伍以前，每當下班回來走進自己家的舊式昏暗的門廊時，他衷心希望這個“家”趕快崩潰下來。那時候，他和所有的日本青年一樣，正在和他們最切身的問題之一——“家”展開激烈的鬥爭。他認為只要有着濃厚的保守思想、極端恐懼新的改變的父親還活在這個“家”裏，沉悶渾濁的空氣就永遠照舊地飄散着古老的氣味。他不喜歡那位懦弱、鼠目寸光的父親。可是，自從他入伍以來，就已不再是原來那個社會的成員，也不再是這個“家”的一分子了。對於這個“家”來說，他好像是每當外出的時候才來串門的一個客人。因此，他不能再干涉現在發生在這個“家”裏的任何事情；當然，他的父母現在也完全失掉干涉這個兒子的力量。現在，中隊長是他的父親，班長是他的母親，他們對他持有無限的權力。因此，過去曾田和父親之間的对立，自

然也被拋到很远很远的什么地方去了。

曾田的父親是贅婿，自從來到曾田家以後，一直小心翼翼地守護着從岳丈手裏繼承下來的房產和一小塊土地。他既沒有增加這些財產，也沒有因為興辦新的事業而把它們賣掉。但由於最近所有的部門都缺乏人手，像他這種沒有遠大的眼光和辦事能力的人，居然在半年前也被聘為某食品統制機關的職員。不過，說老實話，這乃是向街坊們解釋的時候說的話，其實是因為突然受到物價高漲的襲擊，而不得不從家裡爬出來找點工作做做罷了。這個位置還是曾田的母親到處活動才替他找到的。不但如此，本來不太多的房產又因為這次強迫疏散而必須毀掉一半，曾田的家在他入伍的這些日子裏，終於開始崩潰了。

曾田也不太喜歡那個繼承父親秉性的哥哥。哥哥在高等商業學校畢業後，經母親的朋友介紹，在貿易公司里找到一個股長的位置，於是就很快地丟掉了學生時代學過的東西。當然，他還懷着青年共有的那種對於社會的疑問、警惕和小小的正義感，但是，他卻能夠巧妙地處理這種情感。雖然，他在一定範圍內也還了解自己的兄弟，但這並不是說他是否定父親和長輩們的主張。這個哥哥不久以前被征入伍，開往中國東北地區，又在那兒當了軍官，因此，曾田和哥哥之間可以說已經沒有任何關係了。

現在留在曾田這兒的只有母親一個人。這位喜歡活動的母親當然是不滿意這個兒子的。不過，兒子肯用功研究學問這一點，她還是喜歡的。這或許是出於婦女所特有的一種虛榮心吧，但是，到現在，看來她也許是已經放棄了對兒子的期望。……不，這很難怪，對於一個當了“兵”的兒子，她還能期待什麼呢？……從前，當曾田受了三個月軍事教練，開往前綫的時候，他頭一次發見在這個和自己一樣消瘦的母親的身軀裏，原來藏着那麼強烈的、甚

至是帶点野性的母爱，而吃了一驚。那天，母親到大阪車站去送他出發，在火車開走以後，沒料到母親馬上搭了下一班列車追趕他。這是曾田從前綫回來以後，母親親自告訴他的。她說那時好像有一種力量推着她跳上火車，一直追到宇品港，當看着他坐輪送船離開碼頭以後才回來。這件事深深地感動了曾田，直到現在仍然記得很清楚。她這種行為可說是被奪去了兩個兒子的母親的呼聲吧。當時正在患病躺在牀上的父親，事後不知幾次向曾田發牢騷說：“根本不跟我商量，就把病人丟在家里直跑了一個星期才回來，那時你的母親也真有點胡鬧。”不過，當時曾田的家里還有人幫助料理家務，也不需要母親天天守在家里的。

現在，母親看見回家來的小兒子，已不再像款待稀客那樣款待他了。當然，她還是那麼着急地想在這很短的時間里給兒子吃點什麼；不辭勞苦地設法去弄，但現在却和兩年前曾田入伍那時候不同，很難買到好吃的東西。同時，可能是這個到前綫去了一年、起初擔心再不能見到的兒子，現在已經坐在眼前，而放下心來，恢復了平常的態度吧。另外，擔任的街道防空工作和婦女會的工作也愈來愈忙，也讓她沒有更多的工夫關心兒子了。

曾田回到這個家里來，目的是為了把餓空了的胃囊帶到母親這兒來。不，他還有一個目的：要見另外的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就是時子。曾田直到現在還沒和時子結婚，這當然是有原因的，例如哥哥的婚期的延遲，時子的病等等，但比這些還重要的，就是曾田從學生時代起思想就一直不安定，並由此產生了心理上的動搖，另外曾田的這種不穩定的思想活動對時子的情感發生的影響也可以算是一個原因。此外，生在宦家的時子養成了一種拿一定尺度來對待事物的習性，胆子很小，這也是妨礙他們兩人結合的一個原因。但是，真正影響他們之間關係的還是軍隊，現在的

曾田完全失掉曾經在自己和时子之間有过的感情，这种感情从他入伍的那天起就停止了發展，永远停滯在原来的程度，尽管时子现在也和从前一样經常到曾田家里來。听说时子当知道母親单独去追赶曾田的时候，受了很大的打击。当时时子也在車站，她發覺曾田的母親不知什么时候不見了，大吃了一驚。但事情並不是这么簡單的，因为在母親这种行动里还含有打断曾田和时子之間的关系的因素。时子为这件事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压抑，几乎完全被曾田的母親压倒了。就是現在，时子不知怎的对她还有点畏懼。可是，真正使时子与曾田疏远的当然决不是这件事情。……母親还以为兒子又回到她的跟前呢，……可是，曾田是决不能回來的，他是一个“兵”呀。

当曾田跳進門廊的时候，母親正要出門去参加妇女会的會議，但一看见曾田，馬上又回到厨房去了。接着从厨房傳來时子的声音，曾田才知道时子也正好在这里。

曾田走進里屋，鑽進火爐^①里取暖。这时母親已經把烤好了的年糕一盤盤地端過來，並且回头望望身后的时子，对曾田說：

“今天可以多呆一会兒嗎？那天我以为你要回來，到处託人去弄新鮮鷄蛋等你，結果扑了一个空。”

“可是，今天却什么也沒有了。”时子对着母親做出笑臉說。但曾田却非常清楚地知道，时子有点怕他。曾田用右手撫摩着平常佩帶公用臂章的地方。

“呀，那要馬上把門关上呀！”母親說着擦过曾田的身子，跑到門口去把大門鎖上了。

母親要盛換年糕的盤子，又要做生姜湯，忙得很。时子也跟着

① 日本人一种取暖的設備。把火盆放在小木架里，上面蓋以棉被。

她走來走去的，結果她又弄松了綁腿布^①，不得不和平常一樣坐下來打綁腿，但打了一半又發覺原來是打錯了。母親早就對曾田說過，她時常被拉去參加防空訓練或是招待在鄉軍人會會員，也不好意思拒絕，因而忙得要命，但因為穿上新制的束腳褲而顯得活潑起來的母親，曾田是看不慣的。不過，這種穿着束腳褲的樣子，卻把時子也變得活潑了。母親說今天馬上要去參加婦女會開會。她又說哥哥得到特別休假，最近要回國內來，接着問曾田：哥哥在來信里說可能得到二十天左右的休假，曾田可也能得到這樣的假？但是，對於曾田這樣的一個兵說，這却是不敢想像的事呀。不過，曾田覺得這麼一來，就可能看見久別的哥哥；本來他早就斷定再不能見到哥哥了。可是，儘管能見到，他們的關係還是依然如故，不會有什麼新的變化；所以曾田的心並不為這個消息所打動。母親談起最近市政府街道科科長到附近的市民館來向大家講演的事：街道科科長說，今後戰爭要愈來愈激烈，所以市民生活改革運動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光喊口號了。

“谷口太太馬上向他提了意見：‘把過去的工作一概看成是喊口號，未免說得太過火了吧。’我們都笑起來了。不過，看來仗打得是愈來愈緊張了。原二，今後的局面到底會怎樣啊？”

曾田抬頭望了望母親，她已把烤好的年糕交給時子，正站在那兒俯首望着曾田，等待着回答，但馬上她就向廚房走去了。曾田不做聲，也不和時子談話，當母親回來再問他的時候，他還是不能告訴她有關戰局的任何消息。他岔開話題說：

“再呆一年，混過這個‘萬年一等兵’^②，弄個上等兵就退伍回

① 日本大部分婦女戰時都被強迫參加義務勞動，為了行動方便在和服上穿束腳褲，又打綁腿。

② 指入伍後一直當一等兵的人。

來——要是能交好運的話。”

“你這個一等兵也當得夠長了，最近人家打聽我，我都有點不好意思說啦。從前，我壓根兒沒想過這些事情，我只想能給我回來就是好的，可是現在每逢人家問我‘他已經昇了上等兵吧？’又說哪家的什麼人已經昇了中尉的時候，我真不知道說什麼好哩。”母親的臉從輪廓看來，本來是很茁壯的，但是因為鼻梁往下凹着，就顯得不夠勻稱而有點軟弱之感。現在她在這副臉上浮起幽默的表情走進房間里來。“前幾天你爹爹也說，那孩子一直當一等兵，可有罪受的吧，還替你難受吶。連時子姑娘……昨天也說，原二哥哥一直當一等兵，可能是因為……”

“不，伯母，您別提那個，不，您這樣提可叫我不難啦！”正在斟茶的時子連茶壺也沒來得及放下，就立起一隻腿來趕緊攔着母親。她這種狼狽的樣子，給人一種奇異的感覺；因為這似乎已經超過天真的範圍了，而使得母親仔細望着她的臉。時子向正在咀嚼着年糕、繃着臉頰的曾田的側影望去；曾田却用兵的表情和冷冰冰的和尚頭來抗拒時子的視線。

“上等兵不是那麼容易當的呀，你們起初就應該打斷這個念頭。”過了一陣，曾田故意不理睬時子，用做作的口吻對着母親說。他看了一下手表，在他把左手往前一伸，再移到眼前的動作里，帶着當兵的人獨有的節拍。曾田想對她們說明自己是“兵”，現在無論母親、父親或是時子，他們和他的關係完全和從前不同。但他怎樣向他們說明被關在真空地帶里的自己的境遇呢？要是說出來，那一定會變成訴苦了。

曾田上樓走進自己的房間。書架上的很多書籍在等着他。彷彿每本書都在向他呼喚，要求他翻開書頁。他一看見印在紙上的字跡，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在前綫打仗的時候，只能斜着眼溜一下

老兵手里的报纸，而不能自己读的当一年兵时的深切的痛苦来。现在，他已经回到国内来，并且已成了老兵，但却和这些从前紧紧伴随着自己的书籍有了很大的距离。……再过十分钟，他就不得不走出这个家，他又把公用章佩在左臂上，然后装出心平气和的样子，就好像是奉了军官的命令把他穿髒的衣服送到他家去刚刚回来似地回到部队去，回到那被号声支配着的社会里，回到那被高墙包围着的一百公尺见方的地方。可是，在回去之前他必须和时子办完一件事，这是他迫切需要办的事。要不，晚上眼前就要浮动着莫名其妙的杂乱的影像，手掌里湿漉漉地发潮，不能入睡。（地野上等兵那个混蛋！）彷彿在什么地方，一个兵正在打一个女人，并且把他粗硬的手指插进女人的身軀里去。……现在曾田追求的就是这个，就是女人细弱的叫声！可是，难道他追求的仅仅是满足性欲吗？是的，当这种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在那一瞬间，真就像是在这真空地带的上空里出现了一条美丽的长虹。曾田要爬上这条长虹，走出真空地带；要走到外面、离真空地带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呀。他非从真空地带走到外面什么地方去不可了，要走到听不见号声的地方，走到那样的地方……。曾田究竟还不能像土谷、广井和其他多数的兵那样，在拥挤的电车里“使那个女人哭一场”。那么，是不是因为这样他才回家来找时子了呢？总之，不管怎样，他要伸出手来，他伸出手来摸索时子。而时子就在那儿。可是，哎！他的手够不着啊……有什么东西挡住了他的手，那是网……而且是铁丝网。因此，他还得用力，用尽力气才能把手伸出去；要不，他就够不着“它”。……还要伸，还要伸，曾田拼命把手伸出去。他活像动物园里的猴子，想把手伸出网子外面去，想把自己的手从兵营里伸到外面去。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呀。食物却是放在外面的。用“食物”这个名词来形容它是最恰当的，因

为它是放在鉄絲網外面的。猴子因为够不着它，爬到網子上面去，用四肢緊緊捉住網子，停在中間發出奇怪的叫聲拚命在晃着；冲不出鉄絲網的曾田听見了息灯的号声：

小兵真可憐，
又躲在被窩里哭嗎？
小兵真可憐，
又躲在被窩里哭嗎？^①

曾田所要求的僅僅是女人嗎？若是这样，他可以向妓女去要求和时子所給他的同样的安慰嗎？他想：不，这是不可能的。像他这样不太爱“玩”的人在前綫呆了一年多，也能够毫無內疚地去接触女人，並且克服了害怕惡性病的心理，因此，曾田才想到做这样的比較，但想到这兒他又了解自己了。当了兵的人都是这样的吧，最后，曾田对自己下了这样的結論。

不一会，傳來了門廊边拉門被拉开來的响聲。看來，是母親出門去了。又过了一会，时子从楼下上來了。可能是站在屋子当中望着書籍的曾田的姿态使得她猜到的吧，她一面走过來，一面用同情的口吻說：“在端詳你的書嗎？一定是很想讀吧。”她的眼睛和她整个面貌不太調和，这可能是眼睛有点近視的原故。她虽然沒躲开臉，但她整个身子却好像是在躲避着他。她的双手沒有动。曾田感到她要想对自己談什么心事，可是他却沒有工夫听。他毫不关心地大步走近她，双手抓住她的瘦削的肩膊。从前，她由於畏懼曾田的母親，总是躲开身子，但現在她却連一句話也沒說，只用陰暗的含着抗議的眼神望着他。她僵着身子，稍微犹疑了一下，終於听从了他，她覺得，應該慰勞一个兵。她好像在發燒，

^① 这是日本軍隊里代代傳下來的有名的“息灯号之歌”，是士兵們照息灯号的調子編的。这首歌充分地表現了所謂“皇軍”的日本士兵悲慘的兵營生活。

在太陽穴附近凝結着汗水，顯得那兒的脂粉特別濃厚似的。

时子不知道應該怎样对待从前綫回來的曾田。她不了解他。她有时發覺站在自己身前的人和从前的曾田完全不同，因而吃了一驚，想掉过身子躲开他。……最近，曾田变得太粗暴了，根本不管別人，尤其不照顧別人的情感，活像他原有的神經都被用鋼錘錘平了似的。他压根兒沒想到應該体貼时子，他連千分之一公尺也沒想。任性自私……不，任性自私並不是現在才这样，这是曾田原來就有的特点之一。現在的他却連任性自私这个形容詞都不能用了，他來勢汹汹地跑到时子跟前來捉住她，掠奪她，然後就又跑掉。在他这种行动里根本没有什么“爱情”，不，“爱情”早就不存在了。时子把曾田的这种行为好像解釋成都是因为曾田在前綫經歷过很多她所不懂的事。曾田也知道时子的这种心理，他知道，时子好像迷了路，她望着自己的那神色，好像是想看清离她很远的模糊不清的物体一样，但他总觉得尽管怎样解釋，一个女人也是决不能了解什么叫“兵”的，所以时子也沒有办法了解自己。如果时子單刀直入地向他提出這個問題，追問他，他一定这样回答她：尽管有人能鑽進他的心的深处，甚至於鑽進他的肉体，但这个人想要鑽進一个“兵”的灵魂里面去，这是絕對不可能的。

曾田被時間逼迫，腦子里只想着馬上要回去。因为他对待时子用力过猛了，时子的上衣的胸脯附近被扯开了縫。漸漸地，曾田的眼前变成了黄色。

过了一会，当恢复安静的時候，时子今天也和平常一样，沒有說出藏在心里的話來，又嚙回去了。她望着天花板开了口，她無力地訴說自己的病情；曾田却已經在想着別的事，沒有回答她。

“我，又發燒了，發燒，可以免掉劳动服务①，不必到工厂去，可是好不容易才学会了現在的工作，放棄了，未免太可惜了。”时子

被動員的工作部門是某化學工業總公司，因為她在辦公室里工作，比較容易請准假。關於這個公司，曾田曾經聽她說過好幾次，所以相當詳細地知道內情。他覺得時子沒被動員到車間去工作，是件非常可惜的事。要是她能在車間工作，一定親眼看見工人的各種痛苦，能學到很多東西。他過去向時子提過最好要求勞動股主任把她調到車間去工作，時子也同意了。可是，看來曾田這種想法還是不了解勞動服務動員體制的人的想法，要实现這個願望實際上是很困難的。而且，時子的身體能不能吃得消車間勞動，這也是一個問題。現在的曾田不能再把自己心裡想的事情向時子吐露；他躊躇了一下，但還是什麼也沒和時子說。因為自從木谷在他身旁出現以來，他原來對軍隊的看法逐漸有了一個明確的定形，並且正在發展，但一方面，從前不太感到的恐怖和不安的感覺也宛如從天空中突然飛來的一隻鳥，經常出其不意地侵襲他的心。

曾田默默地整理軍服。他的心仍然被剛才去過的木谷的家和在隊里勞動而又渴望外出的木谷佔據着。他想把木谷的事情告訴時子，但又決定什麼也不說了。

“哎！又得回去！”曾田說，把手插進褲袋里摸索了半天，掏出來的不過是一撮煙絲。時子的臉上頭一次浮出了笑容。

“真是，怪可憐的，要是能夠，我真想代替你。……可是，這是辦不到的啊。”

曾田不知為什麼怔了一下，她說得竟這麼容易！

“這怎麼能夠呢！”一聽曾田的聲音里帶着怒氣，時子便不做聲了。她把眼睛睜開來，又默默地合上了。因為時子沉默了，曾田不由得談起原來不打算講的木谷的事來。他告訴時子最近班里來

① 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侵略戰爭以來，強迫動員人民從事有關軍事方面的勞動，連婦女也不例外。

了一个从陸軍監獄假釋回來的兵，今天他剛剛訪問过这个兵的哥哥，这个兵因为偷了巡察軍官的錢包被判处徒刑，但他决不是一个坏人。这一來，他使时子想起了曾田过去談过一次的話：在軍隊里，所有的兵都幹着偷盜的勾当；如果一个兵丢了部隊發的东西，像洗衣刷子、刷洗軍械的工具等等，这个兵就得設法湊上原來的数目，因此也就不得不从战友那兒偷來。看來，木谷的遭遇很強烈地刺激了时子。她执拗地抓住木谷的問題不放松。曾田已經后悔不該把这件事告訴她。他說自己正在想办法讓木谷早日得到外出的机会。對於这一点，时子也表示了同意，但是她的臉上充滿着不安。因为已經到了归隊時間，曾田告訴她要回去，又問她剛才攔住母親不讓說的到底是什么事？但时子只搖了搖頭沒說話，还是那么躺着，弯了上半截身子，伸手捉住脚尖。於是，曾田提起过去时子对他下过的“身子細長、心眼不灵、动作比神經还迟緩”的評語，又追問她：“所以說我才一輩子不能当上等兵嗎？”

时子笑了起來，先說了一句“猜得差不多”，过了一会又說：

“我对伯母这么說的，你一直当一等兵，因为在家的時候什么事都有人替你做，入伍以后一切都得親自下手，可是你又做不好，所以才弄得慢。”她接着又問曾田：“可是，真正的原因不是这个吧？我想一定有別的原因……一想这个，我就怕得要命……不管你在部隊里怎么想也好，反正是絕對不会實現的。”

时子的神經好像有点失常。可能她自己的母親最近也向她說过什么話吧。很早以前，时子就像独語似地对曾田說过：最近她很多事情都弄不懂了，就連自己也無法整理自己的思路了；但是，她已經決定不再想这些事。看來她在实行这个信念。但是，曾田每次都沒有和时子談話的時間，曾田下楼，打上了綁腿。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家門。

曾田回到兵营的时候，已经过四点了。兵营那座又庸俗、又阴郁的木房的轮廓，眼看着就要消失在昏暗的天空的大气里。办公室的电灯还没有亮。

“准尉大人！曾田现在出差回来了。”曾田走到架子十足地坐在屋当中的准尉跟前。

“噢噢，辛苦了。”准尉说着，瞟了他一眼，曾田也瞟了准尉一眼。他接着报告：木谷的哥哥一直不能来队的原因是因为公司不准他请假的原故；如果这回能请准假，他可能在二十×日来木谷。他又补充说：木谷的哥哥託我替他问候准尉。

“是吗，他在哪一个公司里工作？”

“不，不是公司，他一直在造船厂做工。”

“噢，好，辛苦你。回头再详细讲给我听。我已经告诉过近海上等兵，曾田，咱们接到了开往前线的人事调动命令，又得忙一阵哩。这个文件你也拿去研究一下。我要回去啦，这儿简直没有办法工作哩。”

曾田被“开往前线”这句话吓了一跳，从准尉手里接过联队本部的通知打开一看，原来是要从各联队抽调编制独立步兵联队的人员，他们的中队要调出十五个士兵。这么一来，今天晚上中队里又要闹得天翻地复了。

“准尉大人，准尉大人！要回家吗？看来工作愈来愈不好做了。那位队长大人到底在想什么呢，竟用那种手段对待准尉大人。我在当上曹长以前，也侍候过各式各样的队长，可是遇到这样的队长却还是头一遭哩。”曹长从椅子上站起来说。

“回家，回家！”准尉说。“一切的工作都没法子进行啦。什么事情都给压下来，还是请他一个人随便搞吧。下士官的外宿也到这回为止，不会再有了。”

“难道他連外宿也不給咱們嗎？”

“是啊。”

“那又为什么呢？隊長大人根据什么想出这种事來的呢？”

“誰知道啦。”

“停止下士官的外宿，这样他怎么能掌握中隊？这才真是想昏了啦，咱們活着，都是把外出当做唯一的希望的呀。”

“誰知道啦。”准尉用同样的腔調說。“明天起我也参加劈刺練習，整天練劈刺比这个舒服得多！”

曾田知道隊長和准尉之間的对立已經進入最險惡的階段，心里暗暗期待着可能就要爆發的一場糾紛。他看見小室一等兵閉着一只眼，正在从他的位置向自己遞來暗号。走过去一問，小室就这样說：

“調前綫的是哪几个呢？是补充兵呢，还是現役兵？我想一定是补充兵。”

五

前方部隊調人的消息馬上廣泛地傳开了。这是从办公室人事股文書兵、軍需室工作員、联隊本部工作員、電話交換兵、司厨雜勤兵和衛生兵的嘴里傳出去的。每一个值勤兵出勤回來，一到班里就都馬上把从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得來的消息告訴伙伴們，於是一傳十，十傳百，立刻傳遍整个中隊。每次在部隊里流傳过滿期复員和解除召集令的謠言之后，往往就必然出現这“开往前綫”的消息，这無疑是向正在欢天喜地的士兵头上澆冷水。上个月也曾在隊內流傳过一次解除召集令的謠言，曾田也每天从办公室把有关解除召集令的各种消息帶回班里，可是到后來却化成泡影，緊

跟着來的倒是抽調三个士兵上前方部隊的命令。於是，原來只剩下等待着滿期復員的三个兵，就又重新領取了作战的一切用品，向前綫出發了。这回的人事調動，消息來得太突然，人数也多，因此士兵們受的打击比上回还大。……上个月出發的那三个一等兵，出發时那种意識到死的悲壯的表情，还浮动在他們的眼帘上。这三个兵里，有兩個得到三天兩夜的外出，另一个得到兩天一夜的外出。他們外出回來，馬上被編進輸送司令官指揮下的作战部隊里，离开兵营向大阪車站出發了。他們都曾去过一次前綫好不容易才回來的，但是他們每个人却都知道这一次上前綫可就再也不能活着回來了。而且他們被分配的地点每个人都不同，一个个都是孤零零地去參加完全陌生的作战部隊。所以，他們出發的时候实在慘得很，伙伴們都默默地送他們；他們也不像平常調往前綫去的兵那样为了發洩怨气，順手把所有的一年兵都狠打一頓。他們走了以后，后勤部隊的業務仍然照常進行，从医院回來的出院病員和从前綫下來的伤病員也陸續补充進來，隊里的人員愈來愈多了。但是，那回的印象却深深烙在每个士兵的心上，从此以后一听滿期的消息，大家就都警戒着，又提起上回的事情，異口同声地說：“真是慘透了！”

曾田已經在办公室和自己的班之間來回奔走了好几趟。一回班里，曾田就被老兵們包圍起來，“誰被調往前綫啦？”“是补充兵，还是現役兵？”……他受到了一連串的質問。他回答說不知道，当然，他們是不会滿足这种回答的。他們捉住曾田不讓他溜走，和平常想打听重要消息的时候一样把他帶到火爐旁边去，把最暖和的位置讓給他。曾田只能把自己知道的命令的內容告訴他們：有十五个士兵要被編進独立步兵××联隊，調動人員的詳細办法可能明后天从联隊本部再來通知。老兵們一听都动搖起來了。他們

原來以為這回的調動也和平常一樣，主要是從一年兵或是補充兵里抽調人的。現在經曾田這麼一說，他們不由得懷疑可能這回除了補充兵以外還要調老兵的。於是，他們焦急地想知道到底是誰被調去，究竟把幾年兵調去等等問題。曾田回答他們：這些問題都由准尉先生來決定；他完全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大家的不安不但沒減少反而愈來愈大了。曾田一直想找到木谷把今天去見他哥哥的經過告訴他；他恨不得馬上告訴木谷，他哥哥可能在二十×日來看他，所以一定很快地就能得到外出許可。他着急地用眼睛搜索班里每一個角落，但哪兒也看不到木谷的影子。這工夫，三年兵和二年兵已經把曾田包圍得密層層的，他們捉住曾田的雙手，握住他的雙肩，從背後推他。

每當傳來開往前綫的消息的時候，最感到不安的就是補充兵和被公認成績不好、自己也承認這一點的老兵。正在做開飯準備工作的補充兵，有的提着水壺，有的握着飯勺和湯勺，都聚集在牀邊，小聲地議論着。他們因為在平常的日子里也最關心這件事，所以當開往前綫的消息一傳來，他們在別人還不知道的時候就已經不知從哪兒得到了情報。這些補充兵都過了三十歲，大部分都有家小，平常受盡老兵的歧視，好事都沒有他們的份兒，只有在前綫要人的時候才被拉出去充主角。他們很想到曾田的跟前探聽消息，大家不住地朝曾田望，可是有那麼多老兵圍在那兒，他們是不能走近他的。

曾田用不着邊際的話來敷衍着老兵們：

“我也不太詳細到底要調什麼人去，可是我想主要對象還是補充兵。除了這些補充兵以外還需要多少老兵呢？這一來，什麼都會變化起來的，這樣一想不就大体都明白了嗎？”

“那當然吶，問題是需要多少老兵。真是，到這個時候還遇到

这些鬼事，咱们都不离嘴地谈着‘满期’‘满期’，正在眼巴巴地盼望着满期的呀。万一被调走，那可真惨透啦！”三年兵们说。“瞧，真倒霉……。”

“他妈的，准尉那个饿鬼！把我调往前线试试看，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要闯进办公室，把他那个小小的酸梅脑袋打得稀烂！”桥本三年兵瞪着眼盯视曾田的脸，翘起下巴，呲出门牙，像小孩扮鬼脸似地伸出舌头来。

“喂，决定人选，还是准尉先生吧，对不，曾田？”土谷三年兵每当有人事调动时，就来找曾田打听名单里有没有他的名字。

“是啊，是准尉先生。”曾田说。

“实，实，实在，咱们活也罢，死也罢，一切都得听从准尉先生的意思呐！”土谷三年兵说。

“咱们为什么还要操这一份儿心？啊，曾田。不是要满期吗，咱们不是马上就要满期吗，我说的对吧？是满期吧？”这时，坐在床上展开信纸在写什么的用水兵长插嘴说。

“用水，我就佩服你这股蛮劲儿。啊，用水，不这样，在这个军队里，可就不能当兵长啦。”土谷三年兵说。

“当然喽，因为咱们就要满期，所以我就说满期。像我这样每当前线要人的时候，都能乖乖地逃过这个鬼门关；还当上兵长，服满兵期退伍的时候，得一个伍长的官衔回家，这才是真正聪明的兵呀。……对吧，曾田？像曾田那样出了大学，还要上前线，回来以后又天天在办公室里伺候人；这还不算，直到现在还是一个一等兵，这也是兵呐。话又说回来啦，尽管都是一样的兵，若是当兵，你们应该学我这个榜样。对吧，曾田，你说呢？”

“这，当然是啊。”曾田说。

“当然啦，你用不到担心啦，就凭你这股蛮劲儿也不要紧呐。”

土谷三年兵說。“咱們可不和你一樣呀。”

“有什麼不一樣？還不都是一樣嗎？咱們在同一天從同一個營門走進來，被分配到同一個班的呀，哪兒不一樣呢？如果我要滿期，自然你也要滿期。當然，因為你比我笨，餉關得比我少，這是沒有辦法的。頭腦聰明不聰明是天生的，誰也不能隨便換。不過，滿期也是不能隨便更換的，到了一定的時候就自然會來。曾田，對不？”

“是啊，有一半是對的吧。”

“一半？是嗎？你怎麼不說‘完全對’？滿期難道不好嗎，啊，滿期？”用水兵長的口吻已經帶着下士官的腔調了。

“等着滿期的倒是我呀。”曾田說。“名義是補充兵，接到入伍受訓三個月的通知被征入伍，滿以為過了三個月就會放回去，誰知道在復員的前三天突然有變動，給送到前綫去了，結果弄得直到現在還呆在兵營里。這還不算，在前綫勤務的時候，是個一年兵的二等兵，每天只睡四小時，……是呀，再不讓我復員，那可太可憐吶。”

“對呀，你們真是運氣太壞了。”用水兵長說。

“喂，曾田！真的，說呀，到底是誰被調走？”

“何必瞞着咱們呀！”

“別把咱們當外人，啥都不說。”

“補充兵和什麼兵？是二年兵？還是三年兵？”

“說呀，說就給你找一個娘兒們，找個勁頭兒大的！”

“說出來有什麼關係呢。”

“曾田！聽說還要停止外出，這是真的嗎？怕這回的人事調動傳到外面去，下禮拜天要取消外出啦。”

“為什麼要取消外出？這回不是去南方①呀，若是獨立步兵聯

隊，一定要去華中哩，去華中為什麼還要取消外出！”

曾田妥善地敷衍過這些老兵以後，就又下樓來找木谷，可是哪兒也沒找到他。當來到石砌走廊時，曾田又受到補充兵的圍攻。這些補充兵已經被調往前綫的消息吓壞了，都正在沮喪，但是，仍然想從曾田那兒得到一縷希望，而都捉住他不放。這些兵都个子矮小、胸脯狹窄，有的因為眼睛有毛病都不能瞄準了。他們那瘦削的身軀都穿着不合身的肥大而骯髒的室內軍服，因而看起來那種發着抖的神氣怪惹人可憐。

“三年兵大人！”頭一個走過來的是矮个子、尖腦袋、面孔平板、凸眼珠的東出一等兵。他叫了一聲曾田，窺伺他的神色，發覺他沒表露厭煩的樣子，便招招手喊伙伴們過來。“三年兵大人！聽說前方部隊又要調人，是已經決定調補充兵嗎？”

為了準備開飯，聚集在石砌走廊上的補充兵這時都一起靠攏來。他們小聲地談論着，生怕給老兵聽見。

“三年兵大人！到底怎樣了？啊，還是調補充兵嗎？補充兵統統都給調去嗎？”

“不，這個，我也不知道。要是平常，通知書上都是很清楚地寫着：從幾年入伍的什麼兵裡面調出幾名。可是這回還沒接到這樣的通知。”曾田說，又問他們有人看見木谷沒有。

“木谷君嗎？是最近回來的那個人嗎？要是他，恐怕不是上砲廠，就是上馬廐了吧。我看見他剛才往那邊走了。”東出一等兵用活像粘着一層黑皮似的手，指着廁所的方向說。恐怕又上那兒去了——在曾田的眼帘中又浮現出白楊樹的樹根。可是他不能馬上到射的台去。要是跑到那兒剛好碰見木谷，又該怎麼辦呢？不過，

① 指印度尼西亞、新嘉坡、緬甸和南洋羣島等地。

曾田却又有着想立刻跑到那兒去找他的强烈的慾望。

“三年兵大人！可是，剛才有个司厨雜勤兵回來說，这回主要是从补充兵里調入，此外，每班还要出兩個老兵大人陪补充兵去呢。”东出一等兵用沙啞的声音說。他是打零工的木匠出身，所以在补充兵里面工作能力最强，很受大家的器重，只是体格不太健壯，晒黑了的額上已經有好几条皺紋了。东出目不轉睛地望着曾田，曾田从他的眼睛里看到尽管他怎样掩飾也看得出來的不安。曾田不忍再正視这个兵的臉。

“我可沒听說，哪兒也沒接到这样的正式通知啊。”曾田說。

“可能還沒來。不过，那个司厨雜勤兵說……”东出一等兵为了征求伙伴們的同意，把头掉过去說。

“我可不知道。尽管司厨雜勤兵这么說，我想他的話不一定可靠吧。”曾田說。可是，說不定东出一等兵的話是对的。司厨班由於分配粮食的关系，平常比什么部門都早得到联隊本部的情报。尽管如此，現在圍繞着曾田的这些补充兵，都希望从曾田的嘴里听到否定这个坏消息的話。他們还在喃喃地叨咕着。

“是嗎，三年兵大人？您不知道嗎？嘿，原來是還沒決定呀？”东出一等兵半信半疑地說着，离开了曾田。“喂，讓开些，水桶給压扁了。”他把尽是筋骨的干枯的手在上衣上擦着，一面小声向伙伴們傳達曾田的話。

“听說還沒決定呢。三年兵大人已經在办公室里調查过，還沒來这种通知呢。”左眼皮上有伤痕的佐野一等兵也这样說着。他为了把这个消息傳給伙伴，挤开人羣走开了。

“听說還沒決定呢。”站在曾田身旁的一个兵也說。可是，听了这些話，却沒有一個人能放下心來的。

“对吧，現在，就这样突然被調到前綫去，咱們可怎么办，家

里就別提了，一切都……。”

“哼，軍隊還管你這些事兒嗎……。”不知是誰，在石砌走廊的昏暗的角落上叨咕着。“咱們在入伍的時候，還不是來不及料理家務就馬上給趕進這兒來的嗎！”

“喂，誰把帽子和便鞋借我用一下？我要上廁所！”曾田大聲地說。總之，如果這次上了前綫，最少也得呆兩三年……並且，誰也不知道能不能再回到國內來，大概要變成了骨灰回來吧。……說不定曾田自己也要這樣的，東出一等兵沙啞的發抖的聲音還留在他的耳鼓里。

他從補充兵手里借到硬巴巴的便鞋和軍帽，像丟開大家的話聲似地跑進廁所，從窗口向對面白楊樹的樹根望去，但他連一個人影也沒看到。暮色漸深了，這樣一動不動地站在昏暗的廁所里，曾田剛才在火爐旁烤暖了的身子就逐漸發起抖來。寒冷的夜色籠罩四周，窗外的景象已經看不太清了，曾田却仍然在睜大着眼搜尋着白楊樹下有沒有人影在走動。但望了半天，他所期待着的人還是沒出現。他下了決心；從廁所後面走出來，朝白楊樹走去。他已經打定了主意。即使木谷躲在附近，當他走近白楊樹的時候突然走出來，而不得不碰在一起，曾田也已在思想上有了準備。當然，他絲毫沒有把木谷當做犯人對待的意思。不過，實際上，當他站在已經完全落了葉的白楊樹下面的時候，彷彿覺得躲在射的台後面什麼地方的木谷，正在毫無聲息地從背後走來，因此他不禁回頭望了望背後。接着他又抬頭望望在微暗的夜色里聳立着、呈現出黑色輪廓的白楊樹。突然刮來一陣寒風，幾乎凍掉曾田的鼻尖，刺痛曾田的眼睛。可能要下雨了，沒有星星的天空和平常不同，沒有反射出街上的燈火而微微地發亮，今天是黑沉沉地、一動不動地躺在他的頭上。曾田凝視從最末端的白楊樹樹幹上伸出

去的、枝根像一塊瘤似的樹枝，接着，他猛然想起一件事，蹲在樹下把臉靠近樹根，看看地面，他發見地上留着几塊好像翻过土的痕跡，可是虽然用手指插進土里打算撥開來看，土壤却比他想像的硬得多，加之現在已經冻上一層，連碰都不能碰了。而且，仔細一看，翻过土的地方也不止兩三處，可能是为了分散別人的注意力，附近还有好几處同样的痕跡；但仔細查看却又不像，好像这都是由於自己太多心，眼睛在作怪似的。木谷究竟在这种地方藏了什么呢？如果不是藏了东西，那么他在这兒又幹了什么呢？曾田想使几天來的疑問得到一个回答，而蹲在那兒呆呆地想着。漸漸地，脚趾在便鞋里冻僵了，發痛了。四周完全暗下來，地上翻过的痕跡也模糊不清了。如果一直蹲在这种地方，說不定什么时候会被巡察的值星官發見，要受質問的；曾田終於死了心，站了起來。

曾田來到这白楊樹下面以后，不得不佩服木谷善於应付环境的机灵的頭腦。要是幹什么背人的事，这地方实在太理想了。当曾田站起來向南望去时，透过林立的白楊樹映在他視野里的，是点着昏暗电灯的廁所，和在廁所左面同是点着昏暗电灯的盥洗室的房屋，在这盥洗室后面，他看見自己中隊的樓房露出黑黝黝的輪廓聳立着，那木谷經常站着俯望这里的一班东端的窗口，現在也露出灯光。曾田彷彿觉得有一对眼睛正在从窗口默默地凝視这边似的，長久不能移开視綫。接着，他又回头望一望。在身后，他看見一堵为了防备射的台的土砂崩潰而架起來的高板牆。回班里呢，还是再到別处去找他，曾田躊躇了半晌，最后决定到砲厂去一趟，於是又向盥洗室东边的砲厂走去。來到砲厂一看，只有一年兵和地野上等兵在拆洗砲，也看不到木谷的影子。

“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您！”一看見走过來的曾田，一年兵

便異口同聲地向他打招呼。

“你們辛苦啦！”曾田也說。

“什麼叫你們辛苦啦！”這是地野上等兵的罵聲。一羣一年兵卸下寬敞的砲廠的大門門板，在靠近門口的地方放上一張枱子，把卸下來的砲栓放在枱子上揩拭着，曾田只見地野上等兵正從他們背後伸出臉來望他。在枱子上面的橫梁上吊着一盞晦暗的電燈。曾田裝作沒看見地野，捉住一個一年兵打聽木谷來過沒有，回答是沒來過。

“不會答話嗎？啊！對三年兵，你就變成了傻瓜答不出話來嗎？”地野上等兵本來是站在時而冷瑟瑟地對雙手呵氣、時而把上半截身子伏在枱上擦着撞針的一年兵的背後，低垂頭監視着他們，這時又抬起頭來瞪着曾田說。曾田仍然沒理他，正想走開，但又被安西二等兵捉住了。

“辛苦您啦，曾田三年兵大人！辛苦您啦，……三年兵大人！”安西從枱子旁邊走出來，身子挨近曾田小聲地說，把他帶到砲廠裏面。“曾田三年兵大人！上回我外出，只差五分鐘了才回來，讓三年兵大人替我操很大的心，實在太對不住您，請原諒我。……今後，我一定加小心，再不犯這種錯誤了。”

“這，當然今後要加小心些，你千萬不要再犯了。……趕快去吧，當心又要挨地野上等兵的罵呀。”曾田說。

“是！三年兵大人。我早就想請問您一件事，因為三年兵大人老不在班裏，不知道什麼時候問您才好，一直攔在心裡，……我說，我的處分已經決定了嗎？聽說是下回禁止外出，這是真的嗎？”

“禁止外出？這是誰和你說的？”

“有人這樣說。”

“有人？誰？”

“佐藤和田川，还有很多人都这样说。”安西二等兵已經帶着哭声了。

“这种处分，还没什么决定啊，还没决定什么处分。喂，别这么哭咧咧的，打起精神來！”

“是！三年兵大人，謝謝您。”

这时地野上等兵已經嚷叫起來了：

“喂，安西！这小子死到哪去了？混蛋，在哪兒幹啥？喂，要是請曾田三年兵大人教給你怎样拆洗大砲，就請他到这兒來教得啦！”他又喊曾田：“喂，曾田！要是想教他拆洗大砲，就到这兒來教吧，啊！我情願讓位呀！”

“是！上等兵大人，是！”剎那間，安西二等兵把头一低，站得挺直。接着，他像螻蛄似地搖搖頭，趕緊挤進伙伴里面去，藏了起來。曾田不忍細看安西的这种行动。

地野上等兵瞪眼望着曾田，用討厭的口吻說：

“曾田三年兵大人！請到这兒來把拆洗大砲的方法教給一年兵吧！”他讓开自己的位置。所有的一年兵頓時都啞口無声，深深地垂下头，只是來回动着握油布的手。

孤單單地被留在砲厂里面的曾田感到一股險惡的空气从地野上等兵那兒直向自己这边冲過來。在他左边、隔一層木板放着一尊七十五公分口徑的联隊砲，有不少地方剝落了綠色油漆的粗大的砲筒發出油光，安安靜靜地把砲口斜朝着天花板。从兩側撑着砲筒的寬大車輪，剛剛給一年兵把泥擦掉，並且用油布揩过，在昏暗的厂房里發出濃重的白光。在这尊砲的前面还躺着一尊砲，但这砲筒已經被卸下來，那安放砲筒的黑紅色搖架像个細長的箱子似的就直躺在原來有砲筒的地方。曾田站在那里，隔着这些砲窺伺着地野上等兵的行动。地野站在被擱在枱子右边、中間成了凹

型的木制砲架上的砲筒旁边，右手按在砲口上，好像正在默默地盯着这边。曾田向旁边的隔板里望去。那兒，在黑暗中躺着一尊伸出又尖又細的長砲筒、前面安着一塊和砲筒比較起來顯得太大的盾板的連射砲，連射砲右边又躺着一尊活像肥胖的小狸似的大隊砲。总之，今天晚上他和地野好像已經到了非冲突不可的地步了。避开是困难的，非从正面冲上去，是再沒有第二条路可走了。当然，拿力气來說，他無論如何打不过地野。地野是在这中队里体格最强壯的兵，能把七十公斤重的砲筒扛在肩上跑十步。地野入伍以前給一个水泥匠当徒弟，打零活，他入伍比曾田早半年，現在是上等兵兼一年兵組長，而且曾田最感觉头痛的，是当他还是一年兵的时候，因为地野担任班的內务組長，所以經常挨地野的打，被强迫接受所謂“內务教育”。曾田从來沒想过地野是坏人，但地野却是徒弟制度和軍隊制度养出來的一个典型人物。曾田一想起那个在自己一年兵的时候、專門監視他、一有点差錯就馬上揍他一頓的地野上等兵执拗的行为，就是現在也还是气得压不住心里的怒火。当曾田被調往前綫，离开兵营时，曾把从此能离开地野这件事当做一种安慰，但当他从前綫回來，听見地野昇了上等兵，而且还留在队里时，他感觉到同时湧起了恐怖和憤怒的心情。

曾田下了决心，拖着便鞋沉重的响声，慢条斯理地向地野上等兵走去。

“喂，曾田！上这兒來教一年兵呀！有你在旁边教他們，根本不需要像我这样的一年兵組長哩。”正等待着曾田的地野上等兵馬上开口說。曾田沒理他，自願自地說：

“我早就忘掉怎样拆洗大砲哩。大概是砲口、藥室、砲栓……螺体这些东西吧？整天呆在办公室寫字，慢慢就变成一个不中用

的兵，練兵啦，拆洗大砲啦，慢慢就都不成了。”

“哼！要是大学生來教大学生的兵，教得准保呱呱叫啦。对不，曾田！嚶嚶什么忘了怎样拆洗大砲，我才不相信哩。你可別瞧不起拆洗大砲这一行！”地野上等兵猛地縮緊脖子走近曾田。曾田以为他那只搖动着的右手馬上就要飛到自己头上來了，可是，沒想到他並沒打。上等兵只用惡狠狠的鼓起來的眼睛瞪着曾田。

“我可沒瞧不起的意思啊。我不过是說，像我这样的万年一等兵是不懂得操縱大砲这种复雜的技術的。在前綫的时候，我也光是管搬运砲彈的呀。”

地野上等兵沒去過前綫，所以一听“前綫”這名詞，每次就都感到一种压力。

“哼，曾田！媽的……哼，这是对我說的話嗎？”

“上等兵大人！幹么这么認真？我是在这个班里，每天晚上挨了地野上等兵大人的揍，好容易才成了一个像样的兵的。我可一直不能忘掉这份恩情呢。”

“喂，曾田！从前挨打的事你現在还記在心里嗎？要是恨我，你可以昇了軍官揍我呀。——喂，知道了嗎？你們一年兵也一样，要是恨我揍你們，就趕緊昇軍官吧。喂，知道了嗎，可是当了軍官，你們就一輩子不能滿期哩。这一点你們得首先要有准备！”

曾田感到地野更進一步地逼近自己，但是他却沒理地野，而把上半截身子伏到正在旁边洗刷砲筒的一年兵身上說：

“辛苦你們！你們好生努力，爭取將來当幹部候補生。不过，也得記住当了幹部候補生可就像地野上等兵大人剛才說的一样，要比別人早死呀。从这一点看來，我这万年一等兵，倒不用操这一份兒心呐。这也可以做大家參考的一个例子吧。辛苦你們！”曾田轉向地野，只对他說了一句：“辛苦您！”

“跑來找人，倒在這兒耽誤了半天，這怎么能幹活兒呀！……我走了，辛苦您！”曾田擦過板着臉默然站着的地野上等兵的身旁，向馬廐走去。地野上等兵却出乎意外地並沒有追來。一會後，曾田又聽見地野從背後投來的話聲：

“喂，曾田！要是找那個‘出獄犯’，他可在馬廐里吶！”

一聽“出獄犯”這句話，曾田心裡一怔，不禁回頭望了一下，但馬上又加快了腳步。接着，他聽見地野在叫安西二等兵：

“安西，到這兒來！來一下！你剛才對曾田三年兵講了什麼話？喂！就連我這當了三年兵的人，也都不好意思只差五分鐘了才回來呀！哼，竟那麼親密地和三年兵說話。我們當一年兵的時候，和三年兵大人說話一定要做出立正的姿勢，還提心吊膽的呢！”

地野怎麼知道了木谷是出獄犯？曾田在擔心地想。如果地野上等兵是從別人那兒聽來的，那麼告訴他的人除了染一等兵再沒有第二個了。可是，難道染竟真的把木谷的事講出去了嗎？曾田一向很相信染一等兵，所以覺得染負了他。總之，不管怎樣，地野上等兵知道了木谷的歷史，這是相當麻煩的一件事。木谷是那麼害怕別人知道他的歷史的呀，要是地野上等兵已經知道了，毫無疑問，這馬上要傳遍全中隊。這麼一來，木谷該怎麼辦？曾田凝神地想，希望想出一個不讓地野洩漏木谷的祕密的辦法。可是，現在自己和木谷都成了地野上等兵的仇人，看來，這是完全沒有希望的事了。

曾田匆匆地向馬廐走去。他的身子凍得都從腳下涼到頭頂了。早知道要上馬廐，就應該換上皮靴來；而且把軍帽和便鞋借給他的那個補充兵，這時候一定也在着急。可是，曾田仍然向前邁着步。他一面走一面分析地野上等兵剛才的態度。平常，曾田說了這種話，地野上等兵是決不那麼老實就放鬆的。曾田自己也是先準備挨打而才講了那些話的，那已經決不是一個下級兵能對

老兵講的話了。說來，地野上等兵今天为什么那么老实呢？这一定有原因；而且不外乎是隊里正在流傳向前綫調兵的消息。当然，地野上等兵因为現在担任一年兵組長，正在教育一年兵，他是決不会被調往前綫去的；而且他还和用水兵長一样，是快到滿期的老兵。这么說來，哪怕有了向前綫調人的消息，他也根本不需要畏懼人事股文書曾田的。可是，这是所謂“道理”，实际上一个兵是不能把問題看得那么簡單的。曾田清楚地知道这个，因此，要利用地野上等兵的这个弱点，还說不定能制止地野不把木谷的事講出去。可是，另方面，曾田又必須想到：不久的將來，当調往前綫的人員已經决定了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受执拗的地野上等兵毒辣的报复了。

在已經全黑了的馬廄附近立着数根又粗又高的石柱。拴在石柱上的馬，头被放進兩根石柱中間。被派來刷洗牲口的补充兵都蹲在馬的后腿旁边，把一个膝头插進馬的一对后腿中間，正在刷洗馬蹄。从馬廄那边傳來馬廄勤务兵把飼料倒進馬槽里的响声。一听这响声，馬都不安靜了，牠們用前蹄踢着地面，睜开大眼，頻頻揚着头。

“哦，哦，哦，哦，这个討厭的家伙！”不知是誰在馬身子下面吆喝着。洗馬蹄的刷子声听起来很粗暴，还帶一股冷味。曾田在噴着鼻的牲口中間走过去尋找木谷，但哪兒也沒找到他。刷洗牲口的兵都說木谷沒來过馬廄。看到他們刷洗牲口，曾田不由得想起自己当一年兵的时候：他冬天幹这一行，手指都冻裂了，还痛得哭过一場呢。补充兵都喃喃地發着牢騷，蹲在馬的背后避着西風，眼巴巴地盼望着馬廄值星上等兵發出“停止刷洗”的号令。曾田看見在馬廄的最末端，鋪了石板的地方蹲着兩三个兵，正在談論着什么，便走过去，可是这兒也沒有木谷。他們談論着的还是那

調往前綫的消息。曾田怕被他們捉住，就急忙走進馬廄里面，打听兩個馬廄勤務兵看見木谷沒有，但他們也都說沒看見。他們已經把晒干了的稻草送進每個柵欄，正在把飼料倒進馬槽里。木谷究竟跑到哪去了？差不多已經找遍了整個中隊呀。要是這兒也沒有，莫不是木谷已經沒在這中隊里了嗎？說不定他……，曾田的心被強烈的恐怖籠罩着，木谷怕是开了小差吧？不，他或許在販賣部哩！

“幹么你們懵懵懂懂地站在那兒！難道你們一聲不响地瞧着上等兵大人親自拿刷子刷洗牲口嗎？喂，蹲着的家伙都站起來，站起來！應該從上等兵大人手里拿走刷子！你們不過是一年兵呀，怎么好意思站在旁邊望着上等兵大人刷洗牲口吶，啊！”

說話的人，毫無疑問是染一等兵。要是挨罵的是一年兵，那他們一定已經拆洗完大砲，到這兒來幫忙刷洗牲口了。

“是！二年兵大人！”這是安西二等兵的一貫誇張的聲音。曾田立即朝傳來聲音的方向跑去。染還在吆喝着：

“喂，一年兵先生！你們打算弄死牲口嗎？幹么跑到牲口跟前來撒水！撒的水馬上會凍上，要是牲口滑倒了，跌折了腿可怎么办！喂，一年兵先生！別把牲口當作大砲呀！當然吶，這兩樣都要刷洗，也都要放一放。可是，你們都是花那么多錢讀了大學的人吶，起碼知道牲口和大砲是不一樣的吧？”染一看見走近來的曾田，就在昏暗里難為情地眨着他那對長着長睫毛的眼睛說：“三年兵大人，您怎么跑到這地方來了？有事嗎？”

曾田不知道應不應該告訴他隊里已經有人知道木谷的歷史。他稍微躊躇了一下，結果只打听他看見木谷沒有。染回答說沒看見。他又說：今天很早就來到馬廄里一直沒離開過，可是根本沒有看到木谷。染要求曾田給他一支紙煙，於是為了吸煙兩人就一道向有排氣設備的吃煙室走去。雖說是吸煙室，其實只是在離馬

廐不远的地方挖了一个很深的洞，大家就蹲在洞的边沿吸煙。

染一面吸煙一面呸呸地吐着口水說：

“三年兵大人，我也知道不應該对三年兵大人說这种話，可是，难道讀过大学的人都是这样的嗎？簡直太不行了。这回入伍的一年兵都太狡猾，他們个个都只想自己的事情。”

“是……嗎？都只是替自己打算？”

“是啊，他們都是这样的人：‘管他挨罵不挨罵，反正沒罵到自己头上來就万事大吉’。心地实在太髒，我可看不慣这些人。当然呐，当一年兵是难挨的……，是难挨的事，可是，現在的一年兵和咱們当一年兵的时候一比，那就不知道舒服多少倍啦，可他們却……”

“他們將來都要昇幹部候補生呀。”

“昇就昇吧，赶快昇得啦。媽的，几乎全是光曉得拍馬屁的家伙！”

“拍馬屁的人这么多嗎？”

“多着呐，安西，田川……”

曾田感到自己的心在沉下去，他不能說話了。染的眼光是非常尖銳的。曾田可能呆在办公室的时间太多，因而不太了解这些一年兵在班里的表現。但不管怎样，染的言語真正打中了一年兵的要害，染把这要害挖出來擺在曾田面前了。

“安西，那个混蛋，別看他傻里傻气的，在班里尽受大伙兒的气，大伙兒也以为他是个傻小子；可是，前几天我也和您講过飛田的事吧，那还算好的呢，他的花招才多着呐，他可会騙人哩。”

因为曾田沉默了，染也就沒再說下去。染又吸起煙來，又把口水呸呸地吐在地上。

“停止刷洗！”

馬廐值星上等兵喊了口令。

“停止刷洗，打扫地面，然后每个人可吸一支烟！”

曾田定睛望着自己身旁时而变红时而变黑的染嘴上的纸烟的火。后来，他又望望蹲在自己对面吸烟的看不清面孔的兵，小声提到那天替他解决马蹄的事，向染道谢。

“那种小玩艺儿，在铁匠房里到处都放着，不过是随便捡来一个罢了。”染说，接着突然大声吆喝着：“喂，一年兵！你们是拾掇了刷洗牲口的工具，把地扫干净以后到这儿来的吗？没有扫地吧？真勤快！这样就跑到这儿吸烟来了。是谁在那拾掇着呢，是老兵吧？你们起码要把自己用过的工具拾掇干净呀。想吸烟，等拾掇了以后再吸得啦。”

曾田抬头一看，刚才聚集到洞的对面来的兵，都屏声敛息了。曾田看见其中有安西。过了一阵，一年兵又抬头喃喃地谈了起来，互相点着纸烟。曾田默默地猜想着木谷的去向。这时，他听见蹲在旁边的染背诵起异样的话来：

“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的怪影。旧欧洲所有一切势力都为神圣地驱逐这个怪影而联合起来了：教皇与沙皇，梅特涅与基佐，法国急进党人与德国警探……”

曾田谛听着从身旁传来的唸经般的背诵声，没疑问，这是“共产党宣言”开头的词句。染的声音在黑暗中迴盪着。曾田用右肘把还在唸着的染的身子一推，不让他唸下去。

“别说了，这难道是可以在这种地方唸的吗？”

“嗯？”染说。

“你可知道自己在唸着什么？”

“是‘共产党宣言’。”

“你怎么知道？”

“哥哥从前经常教我唸，……他是个共产党员。”

“是嗎，你的家是開鐵工廠的吧？”

“是，開個小打鐵房。”

“哥哥，……現在幹什麼？”

“蹲着呢，在裡面。”

“監獄嗎？”

“噫！……”

曾田看見刷洗完牲口、為了吸煙來到自己身旁的兵愈來愈多，便不敢再問下去。他很想要求染再背一次“共產黨宣言”的詞句，但卻壓住了這個慾望。他一面擔心在這些一年兵裡有人聽見染的背誦聲，一面為了馬上去找木谷而站了起來。臨走時他對染說：中隊裡已經有人知道了木谷的事；又問他，知道不知道是誰講出去的。染回答了一聲“這？”然後，接着說：要是有人在講木谷的事，這可能是被服股的成山兵長從山海樓的鴉母那兒聽來，廣播出去的。那天，他一聽曾田叫他不要講，馬上就明白這件事是不能隨便講出去的，所以一直不敢講。那天上山海樓的時候，也等到成山兵長跟着老相好走進房間以後才打聽鴉母，所以照理說，成山是不會知道的。但是，可能是後來那個鴉母又對成山講過了。

曾田回到班裡來，一看，找了半天的木谷原來坐在自己的牀邊，筆直地挺著頭，默然在盯視對面。曾田直向他走去，儘管已經來到木谷身旁，但木谷卻仍然用同樣的姿勢在全神貫注地凝視對面。曾田走近他身旁的時候，方才明白木谷為什麼保持那樣的姿勢。原來，班里東面的一角、在軍需室勤務的上等兵的牀邊聚集著一大羣人，圍繞上等兵互相交談著。木谷正在傾聽著他們的談話。談話的內容當然是關於調往前綫的事了。曾田也已經有兩次聽到他們類似“什麼時候出發”的片斷的話聲。這些人一定是為了打聽上等兵從軍需室帶回來的新消息而聚集在那兒的。

曾田輕輕拍了一下木谷的肩膀。木谷活像冷不防地受了別人的攻击似地一怔，几乎跳了起來，害得連曾田自己也吓了一跳。木谷把头扭過來，一看是曾田，方才放了心，要站起來。曾田压住他的肩膀不讓他动，自己坐在他的身旁，告訴他今天訪問他哥哥的事。木谷却好像对这件事不太感到兴趣似的。曾田觉得很奇怪，看來木谷的心是被另外的什么事情佔住了。曾田体諒很久沒回过家的木谷的心，想尽量詳細地把家里的情况告訴他。他說因为木谷的哥哥被征用了，他嫂子一个人沒法兒做生意，而且帽店生意也不怎么好，所以已經关了門。木谷說：已經不做帽店生意，这他也早就听說過，可是难道他們可真的关了門嗎？他有点不相信似地望望曾田的臉。

“哥哥說他在造船厂里幹什么？”

“听說是在幹搬运和有关搬运的事。”

“除了这些，他还会搞什么！那个家伙，他能做什么！哼！”木谷說，又問曾田：“哥哥一定对你說过，他已經和我脫离关系了吧？”

曾田照实回答他。木谷一听就說：

“那种家伙，是我跟他脫离关系的呀！”又說：“他說二十×号來看我，这光在嘴上說說罢了，他是决不会來的。他怕我回家，怕得可要命哩。”

“你哥哥嗎？”

“两个都是一样！”

“可是，我对你哥哥再三說明：無論怎样一定來部隊和准尉先生交換意見，要不，你兄弟一輩子不能外出了。經我这么說，你哥哥也就同意了，答应二十×号來看你。”

“他說一定要來看我嗎？”

“他說：如果公司能准假，他就一定來。”

“是吧，是这么說的吧。他哪能來呢，不會的，他決不會來！他怕我怕得要命呢。”木谷回顧四周說。曾田無法了解木谷的心理，暫時沉默了。木谷也不再說話，他默默地把一盒紙煙伸到曾田面前。曾田一看，原來是剛打開的光榮牌紙煙。

“是從司廚班長那兒要來的。”木谷說。這時，班里的老兵們看見曾田回來了，為了想打聽調往前綫的新消息，漸漸地都靠攏到曾田的身旁來。

“喂，曾田！怎樣吶？把新消息告訴咱們听听吧。別瞞着咱們，啊，可憐可憐咱們吧！”

曾田沒理他們。他擔心地野上等兵就要回來，可是，地野却可能是去洗澡了，一直沒回來。

“那麼，有了什麼消息再告訴你吧。今天外出的時候，怕你有什麼事捎給家里，到處找你找不着，不得已我就先走了。”曾田說着站起來。這時一直望着天花板不做聲的木谷突然回過頭來說：

“給調往前綫的人員已經決定了嗎？”接着他放低聲音說：“准尉先生是不是打算把我調往前綫去呢？”

哎！這是曾田一直沒想到的事。可是，現在一想，連曾田也不能立刻否定木谷的這句話。誰敢說在准尉的頭腦里沒有掠過這個念頭？的確，自己也太大意了。曾田活像挨了木谷的一擊似地愕然望着對方的臉。

“要是你知道了，馬上告訴我吧，曾田君！”木谷說。他的表情好像在說：“趕快離開我好吧！”

“吃飯吶！快些，讓咱們吃飯呀！”

“喂，一年兵先生們！你們都幹啥？咱們要吃飯啦！打算餓死咱們嗎？”

老兵們又吵鬧起來。

第五章

一

木谷害怕自己被赶到前綫去。蹲在監獄的時候，他很少想過自己將來回到中隊后可能被赶到前綫去。不消說，這當然是監獄這樣的地方使他不考慮這種問題。但是，即便是想到了這件事，他也決不會像現在這麼害怕的，不，有一次他還衷心期望着自己被調往前綫去。那是被判处有期徒刑送進監獄不久的事。當時監獄里正流傳着一個謠言，說是被判处五年以下徒刑的犯兵都可以免除徒刑，調往南方前綫，當然，罪情重大的犯兵是不在內的。木谷渴望自己也被算在調往前綫的人員里面。他不能忍受幹完一天的苦工后，一動也不動地在嚴寒的監房里端坐着，靜候就寢時間到來的那種痛苦的生活。正因為這樣，他就衷心渴望着被調往前綫去。可是，這種願望也不過是暫時的。哪怕是陸軍監獄那種慘無人道的生活，他不久也就過慣了。

況且，在沒找到林中尉和花枝以前，木谷是無論如何不能送掉自己的生命的。從前天起，為了捉住金子軍曹，他已經去過司廚班和軍需室好幾次，這都是為了想打聽出林中尉和花枝的消息。不過，他却一次也沒有見到金子軍曹。……今天下午，他也是懷着同樣的目的，又跑到司廚班去了。這回，他一定得打聽清楚調

到前綫的事，一定得打听清楚林中尉与花枝的情况。可是，这一次他又从金子軍曹的嘴里什么也沒打听出來。軍曹照例忙得几乎連对他說話的工夫都沒有。

木谷在廚房后面的水井旁边找到金子軍曹。軍曹正在和一个用三輪机器載貨車运來鮮肉的兵交談，一看跑到廚房后面來的木谷，他馬上就迎上來說：

“木谷，你來要紙煙嗎？要紙煙，我可給你留着一盒，拿去吧。我有公事，馬上得出去。”

“这，我，並不是來要煙的。”木谷說。

“哦，有什么关系，拿去吸好啦。我，真对不住，馬上得走。”

“我是來打听打听調往前綫的消息的。情况到底怎样了？”木谷裝作沒聽見軍曹的話，進一步追問說。他本想这回和金子軍曹說話，口气一定要强硬，但一开口却又不知不觉變得懦怯了。

“調往前綫？哦，这个，还没有决定。喂，我得馬上出去，等我打听好再把詳細情况告訴你。”金子軍曹說。

“現役的老兵也要調去嗎？”

“这還沒听說過。我不是說过嗎，等我打听清楚了再告訴你！”金子軍曹說，打算从廚房后門走進去。木谷緊緊地跟着他：

“告訴我好吧，班長大人！”

“木谷！究竟是誰託你來打听的？三年兵？不是呀？哦哦，原來是你自己。……是啊，要是担心的是你，这倒大可不必。告訴你，这回的調动主要是补充兵。我以为你要打听什么重要的事吶，原來剛剛回來，你就关心起自己的調动來了。”金子軍曹用諛語的口吻說，像甩开木谷似地、大步走進班長室，馬上又拿兩包裝面包的紙口袋出來，一伸手把口袋推到木谷的胸前，好像他打算用面包把木谷赶走似的，木谷却仍然緊跟着想从前門走到外面的軍

曹背后，这时軍曹突然回头向他吆喝：

“木谷！难道你还没明白？我说等决定了以后再告诉你，你就不能等吗，啊？”

木谷没想到軍曹竟用这种态度对待自己，他吃了一惊，停住了脚步，愕然凝视軍曹的脸。軍曹像躲开木谷的视线似地把头一转，迈开大步朝营门走去。可是，軍曹是决不会这样就离开木谷的。还没有走到十步路，軍曹又转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的木谷面前来，用温柔的口吻说：

“木谷，别生气！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忙得连合眼的工夫都没有。调动的事等我打听清楚以后一定告诉你。喂，木谷，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消息呢。你知道花枝现在在哪儿？那天我忘记告诉你了。那个花枝，听说已经不在山海楼哩。听说她背了一屁股债，为了还债移到鸟取县的什么地方去了。你知道吗？”

木谷好不容易才从金子軍曹嘴里打听出花枝的一点点消息，可是关于调动的消息却除了他已经从曾田那兒听见的以外，什么也没有打听出来。他听见軍曹的这句话以后，一肚子的气才消了，他离开軍曹转回司厨班。不过，他在司厨班里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打开胸怀说话的朋友。不久，他就无可奈何地回到班里。现在，除了静候曾田给带来的新的消息以外，再没有其他能打听消息的门路了。他想着那从来没有去过的叫做鸟取的地方，又想着这么一来，不知什么时候能见到花枝；但虽然在这样想，他却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花枝已经不在山海楼。

二

木谷害怕自己被调往前线去。他现在最迫切的愿望是能早日

獲得滿期退伍，但若是被調往前綫，退伍的日子就要离他很远了。不，不單是很远，也可能再沒有机会退伍了。金子軍曹对他說，这回主要調的是补充兵，老兵沒有几个，还笑他顧慮太多，但是他却不敢完全相信軍曹的話。曾田帶來的消息比軍曹告訴他的詳細得多，而且曾田还查出被調的人数。木谷在沒有找到林中尉和花枝以前，是無論如何不能死的。滿期退伍，这是在每个兵的心灵深处蠕动着的心愿。不过，對於木谷來說，却又加上了一層对林中尉的深深的仇恨。当他被关在監獄的时候，在他和退伍之間橫着兩層障碍。那时候，即使从監房的圍牆里爬出來，即使从監獄的大門爬出來，但是，他却还得要服完一年多的义务兵役期，不能馬上退伍。正因为这样，已經过完監獄生活，回到部隊，只等着退伍的現在，要是突然被赶到前綫去，那他怎能受得了啊。

木谷把身子裹在毛毯里躺着，却怎么也睡不着。在班里，調往前綫这件事已經成了压倒一切的話題了。士兵們叫喊着，狂笑着，故意裝作自暴自棄，他們怒吼着，他們动不动就把人事股文書曾田叫來，向他打听消息。曾田臉上每次都浮起“又來了”的表情，但却仍然耐心地向他們說明已經說过几十遍的話：这回被調的人員是从补充兵和老兵里挑选，所以沒有学生兵。又說：因为中隊是以步兵砲三个班和速射砲兩個班編成的，所以如果被調的十五个人平均分配下來，每班就得要出四、五个兵，如果光从步兵砲兩個班里調，這兩個班就得要每班出七、八个兵。曾田还补充說：“依我看來，可能从每个班里調去四、五个兵吧。”……已經註定被調往前綫的补充兵，更顯得失掉了鎮靜，完全变得沮喪不堪了。他們聚集在班里的一個角落里喃喃地交談着，好容易盼到兩手空下來的快要息灯的时刻，便手忙脚乱地往各自家里寫信。今天晚上，在吹过息灯号以后，他們也照旧坐在被留下來的唯一

的光亮——在班中間吊着的一盞電燈下，在紙上寫着什麼。這些信都是要在明天出去演習的時候，偷偷投進街上郵筒里，或是託公差兵帶出去的。剛才他們被查夜的老兵步哨發見，挨了一頓罵，拿不久就要被調往前綫為理由，好容易才被免了罪，鑽進被里睡覺去了。

木谷每當聽見從走廊那邊傳來上樓梯的吧噠吧噠的脚步聲時，都以為是曾田回來了，可是，今天晚上曾田却一直沒有上樓。昨天晚上，曾田特意跑到已經躺在牀上的木谷跟前，把一份點心放進木谷裹在身上的毛毯里，又告訴他：被調人員已經初步決定了，裡面沒有木谷的名字。木谷聽見這消息方才舒了一口氣，所以他昨天晚上能很好地睡了一夜。可是，今天晚上，他的心又被新的不安所擾亂，翻來復去睡不着。……不一會兒，又有人上樓梯來，通過走廊，帶着吧噠吧噠的拖鞋聲走進來；腳步聲走進隔壁二班，慢慢地在房間里繞着。毫無疑問，這是值夜的步哨來查夜了。再過一會，腳步聲來到木谷的班里。接着，木谷聽見兩個步哨囁嚅着的話里還夾着自己的名字。對於現在的木谷說來，再沒有比聽見別人談論自己的名字更可怕的事了。他心里一怔，不由得豎起了耳朵。這時，突然有一道白光在漆黑的房間里晃動，木谷的眼睛被手電筒的亮光照昏了。木谷趕緊閉上雙眼，把下巴放進毛毯里。他竭力使自己不動，但是被手電筒照着臉，他的眼皮却不由得微微顫動着。

“在嗎？”

“在，在。”另一個聲音回答說。

腳步聲來到木谷頭的前面，便停住了。

“這家伙就是木谷嗎？”

“對呀，這就是木谷。從監獄回來的家伙吶。”沒疑問，這是地

野的声音。木谷分辨不出另一个声音，但地野上等兵所特有的又粗又哑的声音一听就听出来了。

“大伙都说‘出狱犯’‘出狱犯’的就是他吗？”

“对呀，大模大样，整天什么也不干，在床上睡懒觉。还来支配我哩，他对人却說从金岡的医院回来的什么的。”

“究竟干了什么事？”

“干了什么事？偷了人家的东西，还开了小差呀。这个色鬼！反正是因为怕挨处分才逃跑的吧。瞧，这副嘴脸！”

“……………”

“瞧，这讨人厌的嘴脸！瞒着自己是个‘出狱犯’呐。大伙儿早就觉得奇怪，这家伙到底是干什么的，每天光晓得吃饭，吃过饭一转眼工夫就不见了。下回开饭的时候却又忽然回来了，准得很呐。大伙都在说这家伙到底是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个……瞧！”

突然，木谷感到一样东西在自己脸上晃动，他本能地知道地野要用冰冷的手指触自己的脸。接着，他的前额被地野粗大的手指点着了，地野的手指却是意外的温暖。

“这家伙，还没来对我这个老兵打入班的招呼呢。这还不算，曾田那个小子不晓得是不是准尉先生託了他，处处都庇护这个家伙，所以这家伙才更自大了。总有一天，我非把这笔账算清楚不可，不能这么便宜了他。”

手电筒的亮光从上面直射下来，黑暗里照亮了木谷的脸。“干什么！”木谷几乎忍不住大声怒喝他们，但他克制了自己，紧闭着嘴。他的胃囊气得僵硬了，裹着毛毯的身子也发起抖来。突然，在监狱时代遭遇的惨痛的回憶在他心里苏醒过来：有一回，他被认为不服从看守的命令，给皮裹衣^①裹上胸部，拉到教练所去浇了一身水。那时，他担任清扫工作。这件事，是由於他蹲在地上沒有

扫地，挨了看守的一脚以后，沒馬上回答所引起的。看守叫他赶快站起来，又用皮靴踢他，木谷却执拗地蹲着。“打算捡石头怎的！”看守一面喝着，一面从背后拉他的肩膀，使他翻了个四脚朝天。到这时候，木谷再也不能讓看守任意擺弄自己的身子了，他發出野獸一般的咆哮，猛然向看守扑过去。就在那时，在木谷的心里燃燒着的仍然是对林中尉的無限的憤恨。他推倒看守，从他腰边抽出战刀，但馬上被听见看守的哨子声赶来的看守長和其他看守团团包围了。在以后的半小时内，木谷兩手握紧战刀，刀尖对着他們，一动不动地站在逐渐靠攏來的人羣里。看守們远远地向他喊，用好話劝他，安慰他，个个都喊得嘶哑了嗓子。后来有一个擅長劍術的看守拔刀迎上來，但他馬上被典獄長止住：“不要殺他，退下！”他就又退回去了。最后，看守們想出一个办法：把一根繩子拉紧从下面向腿兜过去，这样木谷才給絆倒，上了裹衣。裹衣是用皮子造的，每澆一次水，就緊縮一次，他的肩膀和胸部被勒得緊緊的，每一分鐘若不發出呻吟声、大声喊叫就不能呼吸。他滿嘴都是口水和砂土，弄得又湿又髒，他軟癱了的身子被丢在冰冷的泥土上，后来，他便失去了知觉。从那天晚上起，木谷就被关進單人監右側最末端的漆黑的懲罰監里，过了一个星期的懲罰監生活。他被脫光衣服丢進里面，除了一天只得到一頓飯以外，連一口水都喝不到。这个監房因为没有电灯，每当看守來巡察的时候，都打亮手电筒檢查里面，察看犯人。於是，木谷的臉便和現在一样被手电灯無情地照亮了。

木谷觉得被值哨的地野上等兵用温暖的手指戳过的痕迹，好像永远留在自己的額上似的。不久，地野和另一个哨兵又帶着拖

① 采刑具之一種。

鞋的响声走开了。木谷想到不但是班里的伙伴連全中隊的人也都知道了自己的秘密，就再也不能入睡了。对地野上等兵的憤恨燃燒着他的心，他努力压制了这个憤恨。但是，当他心境稍微平靜的时候，他的心又被說不定要被調往前綫去的不安擾乱着。“恐怕是准尉防备我逃跑，才派他們來監視的吧？”这个念头突然掠过他的腦海。他想：“一定是这样，实际上我是这个班的，不，不只是这个班，而是全中隊的累贅呀；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自己被調往前綫去的可能性豈不是愈來愈大嗎？”

确实，准尉是很有可能把他挑進調往前綫的人員里的。被編進前方部隊的，每回都是中隊里最不中用的兵，人事股准尉就借此減少自己的麻煩。現在准尉最想从自己中隊里赶出去的、成了准尉眼中釘的兵，除了他以外还有誰呢？他是中隊人事股長最感棘手的“出獄犯”呀。加之，他回隊已經兩個星期，所以假定这回往前綫出發的日期是一星期以后，准尉就有理由認定木谷在監獄里受过折磨的身心差不多已經复原，能够上前綫。但是另一方面，木谷也替自己找出了一個能打消这个疑慮的理由，那就是，他現在还是一个假釋出來的犯兵，所以准尉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隨便把木谷調動或調往其他部隊，准尉必須請示師團司令部，得到批准后才能执行。况且他的假釋期限还相当長，一兩個星期是結束不了的。木谷想到這兒就努力認為自己是絕對不會被編進調動人員的名單中的；可是，木谷的不安却仍然不能減少。他的心已經乱了。这时一个念头突然掠过他的腦里：要是这样，單單依靠曾田帶來的消息是不行的，必須另找門路，多方打听才行。而且，應該趕緊查明林中尉的去向。若是真的被編進前方部隊，那么，他在監獄里想的那些事情，就都不能實現了：他再不能見到林中尉，也找不到花枝。这么一來，一切就都完了；想質問林中尉那惡棍在

軍事法庭玩過什麼鬼，這也要化成泡影，他也無法叫林中尉招認拉攏檢察官陷害他的罪行；也不能揭穿那可惡的軍事法庭的醜惡的把戲了。

三

木谷直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檢察官在審訊過程中突然改變了態度的情形。很明顯，檢察官在中途改變了審訊辦法。在木谷看來，這一定是林中尉鬧的鬼。因為檢察官的態度改變得實在太突然了，木谷就連現在還能說出他是從什麼時候起改變了態度的。

木谷記得很清楚，那是從第三次審訊開始的。他一輩子也忘不了那天的情景，他對軍事法庭的懷疑也是由那一天開始的，他每次想起來，都是從這一天的記憶出發。……在進行第三次審訊的头一天，他被搬進另一個監房里。他原住的監房是混合監，除了他以外還有很多未決犯蹲在里面，但新搬進來的却是獨立的單人監。當時，木谷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被搬進這種監房里來。不過，他也馬上感到這次的迁移意味着自己的案子過去只不過以普通偷盜案處理，今後要用別的名義處理了。那時候的他還是作為一個未決犯剛被送進監獄里來，不太了解獄內的慣例，不過他却不是連這樣的事也意識不到的人，同時，看守也証實了他的這種看法。……木谷擔心檢察官經過反復的調查，會查出自己在軍需室服務時經常侵吞公物的罪行來。但一方面，在新搬過來的寒冷的單人監房里，他又這樣推想着：說不定也許就要被無罪釋放了。實際上，他這兩種看法都不過是按照自己的方便想像出來的解釋。他哪里知道，從這一天起檢察官的態度和審訊方式就一下子變得

那么严厉，那么兇狠了。从这天起，檢察官就像翻轉自己的手掌一样，全部推翻了木谷的陈述。

木谷对審理自己案子的岡本檢察官沒有好感。但是，另一方面，他对檢察官温和而直率的言語和行动却怀着一縷希望。在开始和这个檢察官接触的时候，木谷沒有看破檢察官这种态度正是說明他內心的冷酷；相反地，在木谷的心灵的一个角落里还怀着依靠这个檢察官的情感。这种情感是他离开部隊前，金子伍長最后一次对他說的“中堀中尉正在为你运动着”这句话引起來的。所以当檢察官突然改变态度的时候，木谷彷彿觉得自己受了他們的欺騙。

檢察官是三十多歲的軍法少尉。木谷从看守的閑談中知道这个檢察官不久就要被提升为中尉了，正在顯示他的优良成績。看守們当木谷說出審理他的案子的檢察官名字时，个个都約好了似地閉上嘴，不再和他談下去。因为，他們都知道被这檢察官審理的被告，过去似乎沒有一个得到有利的判決的。当时木谷哪里知道这些內情！看守和未决犯接触的机会沒有和已决犯多，所以他們和未决犯交談时，大半都是只听对方的陈述，自己很少开口。这些看守都对每个未决犯的犯罪經過怀着莫大的好奇心，个个都好像自己成了檢察官似地提出質問：那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偷出來以后贓物是怎样处理的？藏在什么地方了？他們从監視孔里只露出眼睛，把要問的話問完以后馬上就走开了，很少透露点什么。不过，当他們把出庭的未决犯押送到法院、軍事法庭和檢察庭去的时候，在押送汽車和休息室里却偶尔會談出一些話來。尤其是这个未决犯的審訊期間被拖長、出庭次数增加的时候，看守們由於和他逐漸熟習了，甚至於會談起心腹話來。有些看守就告訴木谷監獄里的工作是怎样怎样繁重，又說有些看守長性情非常乖戾，

腦子里尽想着陷害部下的办法，他們脚穿膠皮鞋，身子緊挨着監房的牆壁，一声不响地走过走廊，与其說是監視犯人，無寧說是想調查看守是否怠工，是否在違法。看守的這些話有不少內容是成了已決犯以後絕對不能聽到的。……木谷案子的審訊進行得很慢。當看守們從石切監獄把木谷押送到大阪城內的檢察庭去的時候，一路上常提出這件事來問他。他們說：木谷的案子費了這麼長時間還沒有審訊完，這實在是令人難解的事；如果僅僅是偷了人家的錢，這很簡單，應該馬上就能審理完的。一般地說，法院審理偷盜案子最長也不會超過三星期，普通在兩星期以內就結束審訊，並進行宣判，也有很多只一個星期就結束審訊的例子。木谷的案子雖說偷了巡察官的錢包這一點和一般偷盜案子不同，但也並不是什麼特別複雜的案子。但是，檢察官為什麼費這麼長時間呢，是不是木谷還隱瞞着什麼問題？一個看守還勸木谷：欺騙檢察官絲毫沒有好處，檢察官經過反復的審訊，最後一定要調查出所有的罪情；在這兒是絕對不能隱瞞什麼的，如果後來被查了出來，那情形就重大了。他又說：有個人已經被判处一年半的懲役刑，但因後來查出了他隱瞞着的別的罪情，竟重新判处五年以上的重刑。看守們都以為木谷案子的審訊被拖長了時間，原因全在木谷這方面。他們口口聲聲勸木谷：若是還有隱瞞的事，還是趁早承認的好，檢察官若是对未決犯有了壞的印象，判決的時候求刑准保是非常重的。木谷對看守們解釋：拖長的原因是檢察官還不能決定錢包到底是丟在廁所旁邊的窪地上呢，或是廁所罩板上掛着的巡察官的上衣內兜里放着，所以不得不反復審訊這一點。但看守們都很不相信木谷的話，他們不能相信以審訊敏捷和手明而出名的岡本檢察官，竟為了這麼一點點事情拖長審訊。木谷也不能再舉出讓他們相信的理由。這些看守雖然明

是未決犯，他的審訊也還沒結束，但決不會像相信檢察官那樣相信木谷，所以儘管木谷怎樣解釋，他們却始終以為木谷是在替自己辯護。

岡本檢察官在開頭時，確是把木谷的陳述——錢包是“丟在廁所附近的”和林中尉的陳述——錢包是“在上衣內兜里放着的”，採取比較對照的方式進行審訊。可是不久，他就不問木谷的陳述，完全把它拋在一旁了。但是，親自從地上拾了錢包的木谷，儘管檢察官怎樣賣弄他的巧嘴，企圖論證錢包是放在林中尉的上衣內兜里，也無論如何不能承認這一點。……當木谷向看守們說明這個情況的時候，他們臉上都浮起微笑。他們說：“由於一時糊塗，把拾得的东西作為已有這件事，和有計劃地偷出人家衣服內兜里的东西是大不相同的，所以應該鄭重地向檢察官說明這一點，取得他的諒解。”可是，他們在臉上却浮着這樣的表情：“誰相信你的鬼話！”他們又說：“檢察官可能已經都調查清楚了，只有你一個人還在堅持錯誤也沒什麼好處，還是趕快承認吧。”

審訊的時間愈是拖長，木谷的身子就愈是顯著地衰弱下去。他原來那又寬又厚的胸脯現在露出了肋骨，他原來那厚厚的指甲現在也變得薄薄的，失去了光澤。他的體力也減退了，他時常被不安和焦躁的感覺籠罩着，他幾乎失掉堅持自己主張的膽量。這正是檢察官想要達到的目的。檢察官一定清楚地知道單人監對未決犯所起的應有的作用。他有計劃地延長審訊期間，把木谷放在這種環境里，一方面不斷向木谷進攻，逐漸把木谷逼到走頭無路。木

印壓根兒沒想到檢察官有這種詭計，當剛從混合監被搬進單人時候，反而喜歡寂靜的環境，高興自己能獨佔一個有便池和等設備的監房。

監房是一間兩張厚蓆寬^①的細長木板房，這間和歷史故

事影片上的牢獄相像的監房，是用粗櫟木造的，高高的天花板上開着一個用鐵絲網罩着的小窗。每天，陽光從這小窗射進來，在結實的厚板門上投出一個方型光框。隨着太陽的移動，光框也逐漸在門上移動。木谷在這扇門的右邊的地板上鋪了一塊薄草蓆，從早晨六點到晚間九點，一直面對着厚木板一動也不動地坐在那兒。入伍以前，他會有過幾次被關進拘留所的經驗，所以當憲兵把他叫到聯隊本部副官室，按照慣例把押票伸在他的眼前，給他上了手銬時，他雖然難免倏地變了臉色，但在被押到檢察庭，從那坐電車被押送到石切監獄，關進監房的時候，心里卻沒什麼太大的難過的感覺。

押送他的軍法警察在石切站下了車，要走下坡路的時候，叫木谷停住腳步，讓他坐在路旁的一棵松樹根上，還點一支紙煙遞給他。木谷把它貪婪地一直吸得煙頭也不剩一點，吐出了最後一口煙霧。這時，他已經下了決心，準備在監獄里呆幾年。在那時候以前，他根本無法預料自己的將來，他对自己的將來，只模糊地感到好像突然會有像老鷹似的東西從天空上飛下來把他捉了去。而如今，這個像老鷹般的禽類已經降到他頭上來，展開黑色的翅膀，就要把他帶走了。但是，他已經下了決心，乖乖地讓牠帶到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呆下去。……等呆夠了，再從那兒到另外一個地方。身體瘦削、臉色難看的軍法警察一面用習慣了的口吻說“別擔心”，一面催他走。木谷心里想這家伙大概對每個押送的犯人都是用這種口吻說話，自己並沒有担什麼心。蓋滿山腰的紅葉映進他的視線里。木谷扭頭瞟一下自己的上等兵肩章。但這一切，都是因為他還不知道陸軍監獄到底是個怎樣的鬼地方的

① 日本以寬三尺、長六尺的厚蓆做為計算房間大小的單位，鋪兩塊厚蓆大的房間的面積是寬六尺長十二尺。

原故。当他在監獄傳達室旁边的身体檢查場受第一次檢查（这叫“檢身”，是按照一定的規則执行的身体檢查。）的时候，他毫不在乎地脫下身上的軍裝，換上綠色的囚衣；当被看守帶到監房前，要被关進里面的时候，他又迈着大步跨过門檻。但是，过了一星期，他才知道整天臉朝着監房的牆壁，双手放在兩膝上，睜大眼睛，直挺挺地端坐着的滋味。牢規是在剝奪犯人一切自由的意圖下制定的，它从犯人身上剝奪了动轉四肢、眼睛、鼻子、眉毛和耳朵的自由；所以，犯人被禁止眨眼、搔痒、搖頭、皺眉等等所謂“自由动作”。要是犯人想做这些动作，必須獲得看守的准許。不需要看守批准的、留給犯人的唯一的自由动作，那只有呼吸。

四

过了兩星期，木谷已經軟癱得和醃的咸菜一样了。每天到了夜里九点，他才能从这种牢規里解放出來，鑽進被窩里去。他把身子鑽進按照一定規矩折成細長的毛毯里，眨眨眼，用手撫摩着肚皮和陰部。看守們命令木谷在从監視孔可以看見全身的地方躺着，按照規矩放好四肢。

有一个小白臉、高个子的看守每当他輪到監視犯人的时候，总來到木谷的房前开他的玩笑。这看守有一天从監視孔对木谷說：

“喂，七十五号！木谷！你簡直不成样兒啦。……喂，那样弯着背是犯規的。規規矩矩坐好！應該按照規矩把兩手放在膝上，把胳膊肘朝外弯着，眼睛望着前面的牆壁端端正正地坐！不許眨眼！怎么啦？小子，不能把背伸直了嗎？啊，你也終於垮下來了嗎？”的确，最近木谷的精神完全頹唐下來，不能在監房里直挺挺地端坐着了。后來，被判处徒刑，参加了劳役，木谷才知道已決犯的

生活比未决犯舒服得多。那时，他每天渴望着夜里九点的到来，就寝后又害怕早晨六点的来临。木谷能活动身体的，只有早晨六点起床后到点名前的十分钟——洗脸和打扫监房的时间，或者是被送到检察庭去出庭的时候。……早上六点钟，当起床的铃声响起的时候，木谷就把毛毯按照规定的大小折好，堆在房门的右边，又用搁在离房门有一尺远的地板上的抹布，揩擦地板、柱子、板墙和门板。他使劲用抹布擦，想借此尽量活动一下身体。但是，过了不久，他发觉自己的身体都不听使唤了，身子摇晃，心在噗通噗通地跳，血液像决了堤的河水似地猛然湧集到下腿和腋下，浑身像喝醉了似地晃晃颠颠的。并且，哎！一过这短短的十分钟，他就又不得不把抹布放回原处，回到没有“劲”的世界里去，在地板上坐下来！

“喂，七十五号！上等兵！你到底怎样啊？肩膀上都露出骨头来啦。啊！难道你没吃饭？喂，你的鸡巴都不像个样儿啦。”那个小白脸濑川看守在不久以后来检查监房的时候，又这样向木谷开玩笑说，但这时的木谷已经没有对抗他的气力了。……听说，这个年轻的看守是石切附近的流氓出身，在七七事变刚刚爆发的时候服完兵役，昇任伍长退了伍；他为了逃避重新被征入伍，志愿在军事机关服务，并且参加看守考试及格。这个看守的监房检查不太严格，又喜欢开木谷的玩笑，每当听到他开玩笑的话的时候，木谷就感到自己好像光着身子站在一面镜子跟前似的。

这濑川看守知道看守长不在旁边时，就免去毯子、便器和监房房门等的检查，但对犯人的身体却还是每次都按照制度检查的。所谓被规定的检查身体的制度，就是首先叫犯人脱掉囚衣，两手向左右伸平，然后随着看守的口令动动两只手臂、右腿和脖子等部分，接受检查。检查是从手臂开始，按照腿、嘴、耳朵、头部、

背和脚掌的次序進行的，最后还要檢查肛門。

“抬右脚！抬左脚！看那边！好，看这边！爬在地上！……这家伙怎么啦？連屁眼兒都松勁兒啦，你呀，看來，活不太長啦！”瀨川看守說。一听這句話，木谷的黑黑的臉龐頓時變得通紅。木谷直到現在還不能忘掉这个每当來檢查時，都在他面前伸出一面令人不愉快的鏡子的看守。而且就連自己成了已決犯以后看到的这个看守討人厭的姿態，也总是和那時的不愉快的回憶連結在一起，浮現在他的眼前。木谷經常看到瀨川看守闖進厨房里來，不顧伙夫的劝阻，就把飯碗伸進大鍋里舀出一碗犯人吃的菜湯來喝。在這樣的時候，木谷對這看守的憤恨達到了頂點。“典獄長那家伙真是太小氣啦！最近連菜湯都不准我們喝。開會的時候，他還訓別人吶，說什麼我身為典獄長，首先要為犯人們服務！”瀨川看守把嘴巴湊近盛了熱湯的碗沿，一面呼呼地吹着氣，一面嘟嘟囔囔地謾罵典獄長和看守長。

五

木谷對軍事法庭的懷疑直到現在不能消除，他又怎么能忘掉對檢察官的憤恨呢！……當他的身體已衰弱不堪的時候受到檢察官的猛攻，硬說錢包是從林中尉的上衣內兜里偷的，他終於違背自己的意志，被迫承認了。一想到這個，木谷就到現在還氣得五臟六腑都要爆炸開來。……當時自己為什麼那麼軟弱無力，乖乖地上了檢察官的圈套呢？這都是由於他被折磨得把體力都耗盡了的原故啊。……當時，檢察官是用這樣的論斷進攻木谷的：“錢包決不是丟在地上，而是在巡察官的上衣內兜里放着的。你把它偷了出來，把鈔票藏起來，光把零頭和自己的錢混在一起，放在自

己的錢包里了。”木谷再三用無力的口吻替自己分辯着，但是，檢察官从他分辯里得到的結論竟是：木谷有反軍思想！檢察官运用的審訊方式和論証的方式都非常巧妙，他輪流运用平和的口吻和冷酷的叱責，不斷地威脅木谷；當然，木谷對於檢察官這種巧妙的審訊是毫無辦法的。

木谷對軍事法庭的懷疑隨着審訊的進展愈來愈深，也愈來愈明确了；而且，往往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曾在混合監里遇到的一個一等兵對他說過的話。這個曾經受過幾次軍事法庭審訊的兵吐露給他的經驗之談，對木谷的受審態度含着訓戒的成分。不過，這一等兵雖然告訴木谷，軍事法庭和檢察官都是荒唐無稽的玩藝兒，而他自己却每次都滿不在乎地接受了這種審訊，蹲了好幾次監獄。木谷一面望着自己衰弱不堪、心境也壞的身子，一面想着那個一等兵。其實，一等兵講的乃是非常簡單而又可笑的話。他說：不管是在受審判的時候，或是在檢察官面前，只消抽抽搭搭地哭給他們看就行。……木谷當然不能按照他的話來做，他不能在受審判時或在檢察官跟前流眼淚。不過，一等兵說的這句話，就是現在想起來，也還使他不由得泛起了微笑，用力地啞一下舌頭。

木谷記得頭一次和這一等兵認識，是在前面有小河和松樹林的、蓋在監獄東面的東混合監里。那時一等兵好像是擔任着這間監房的組長，替新來的木谷領來毛毯和枕頭，又教給他毛毯的疊法和使用食器的規矩。……未決犯都利用看守到隔壁的監房去檢查的機會，敏捷地互相傳遞各種消息。他們相罵、吵嘴、開飯時又巧妙地交換飯菜。木谷從這個已經是第三次入獄的、面孔平板、矮個子一等兵那兒學到了增加大便的次數，多領一天只能領一張的手紙的方法、整天端坐着不使大腿麻木的奧妙和預防肚子餓的秘訣等等。一等兵的聯隊原來和木谷一樣，是個步兵部隊，是駐

在木谷的联隊对面的一百一十一机槍中隊，他是三年兵。他告訴木谷：因为开小差已經服过半年和一年的兩次懲役刑。但却隱瞞了他的偷盜罪（这是木谷听另一个犯人說的）。这个熟習監獄生活、看來傻头傻腦、但却自誇精通受審的兵，用輕蔑的口吻談出來的軍事法庭的各种内幕，解除了头一次受審的木谷的顧慮，使他輕松了一些。不过，他的这些經驗談却給了木谷非常坏的影响，使得他輕視了軍事法庭。那个一等兵把檢察官比做馬，常用士兵趕馬的“哦，哦，哦，”的口头語來形容檢察官。据他說，最要注意的就是走到檢察官面前去的时候，和退堂后往回走的时候的态度。他又說：受審时必须做出立正的姿勢哭下去。不过，木谷直到后來才真正体会到所謂軍事法庭原來和这个兵形容的一絲不差。在当时木谷听他这样說的时候，倒是覺得他說得太过火了，好像是捏造似的。不但如此，木谷几乎直到最后，都还不敢完全相信他的話。奇怪的是，木谷后來再沒有和这个一等兵見過面。那时他对木谷說，等木谷被判处徒刑后再把对付看守的方法教給他。但是，木谷在定了罪，成了已決犯后，在獄里到处留心尋找他，却無論在受訓或在劳作的时候，連一次也都沒有遇見過这个兵。木谷想，說不定一等兵患了病，被送進医院去了。但是，他也沒有法子确定是不是这样。当然，木谷也不会以为这个一等兵會給無罪釋放。当和他蹲在一个監房里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一等兵，木谷有时暗自对他怀着优越感，但过了不久，連木谷自己也被剝奪了上等兵的軍階，成了和他一样的一等兵了。

六

岡本檢察官虽然年紀还輕，但头頂上的头髮却已經很稀，露

出光滑的頭皮。每當被告從休息室被看守帶進審訊室來的時候，他都仔細觀察被告是怎樣走進來，怎樣敬禮，怎樣坐在椅子上的，打算從被告的表情、態度和說話的口吻里搜索有關被告的罪情的參考資料。可是，表面上，他却裝作對犯人毫不感覺興趣似的冷漠的態度。不過，有一次他罵木谷敬禮的姿勢不好，說他當了上等兵還沒學會敬禮，命令木谷重來一遍。……他的眼睛又細又長，鼻梁也很長，鼻頭却是尖的，前額的髮際兩端往上禿進去很深，下腮陡峭，乍看起來好像嘴里含着棉花，不過，實際上他倒是瘦得沒有這麼厲害。他那長着厚背的身體可說是相當結實，每當他從走廊那邊拖着用力的腳步聲走過來的時候，木谷的心就不由得緊張起來。木谷在頭一次看見檢察官的時候，發現這檢察官和他想像中的檢察官完全兩樣，因而大吃了一驚。這位檢察官身穿嶄新的軍服，腳穿擦得雪亮的馬靴，身上發散着濃重的香水的气味。當時的木谷連檢察官這名稱也搞不太清楚，他原以為檢察官是個行動粗魯的、和憲兵差不多的角色。實際上，檢察官却是和軍需室的軍官們一樣講究外表的軍人，臉和手都光溜溜的，氣色很好，一看就知道這個人在享受着非常好的給養。

審訊木谷的案子是在他入獄後的第二天開始的。因為他受審的次序被排到第二，他手上戴着手銬，在昏暗狹小的休息室里，和同是等着受審的其他未決犯一起，互相背向着背坐在硬梆梆的長椅上等候傳訊。……檢察官叫看守解下木谷的手銬後，起初問的完全是些普通一般的問題：木谷的姓名、籍貫、部隊名和父母兄弟等的現況。他的聲調和口吻很溫和，好像是在靜靜地撫摩木谷的心，木谷心中的不安也為此消失了一部分。木谷抬起眼皮望望檢察官的臉。檢察官又根據憲兵隊的報告訊問木谷的犯罪行為，然後問：“喂，木谷，你是個大傻瓜，你知道這個案子要蹲一

年以上的監獄嗎？你是明知故犯吧？”接着突然大聲一喝：“喂，木谷！像你這樣的兵若是愈來愈多，那日本要變成什麼樣子了！”檢察官的聲音是木谷意想不到的大，使他嚇了一大跳，他感到自己的全身都在涼下去。他幾次把垂下去的頭又抬了起來，每當抬頭的時候，他的視線就遇到了檢察官已經變得很嚴厲的眼光。

“怎麼樣？”

“是！”

“光回答‘是’，人家能明白嗎？到底怎麼樣啦？”檢察官把上半截身子伸到桌上來問。

木谷望着地面又回答一聲：“是！”於是檢察官打開桌子的抽屜，拿出一個木谷早就認識的錢包來。

“這是你的嗎？”

“不，不是。”

“抬起頭來望着我的臉！”

錢包在木谷拾到手的時候，因為經常在手上拿來拿去，給弄得光溜溜的，但過後在水溝里泡過了，四角都翹了起來，完全走了樣子了。木谷被押在憲兵隊的時候，也曾經看到過這個錢包。

“這是林中尉的。”

“是嗎？”

“是！”

“你多麼知道這是林中尉的？”

木谷的腦子昏亂了，他不能回答，他的臉色變得蒼白。

“是在憲兵隊里調查的時候，軍曹大人對我說……這是林中尉的錢包。”

“好！回答這問題為什麼需要這麼長的時間？”

“是！”

“这錢包，是丢在厕所障板下面的吧？”

“不，不是。”

“丢在哪兒的？”

“是在离厕所不远的窪地上，有块窪下去的地方丢着的。”

“是嗎？”檢察官命令木谷用手势做出錢包是怎样丢在窪地上的，然后又問：“是你撿到的，是吧？”

“是！我撿到了。”

“这錢包是林中尉的吧。你撿了人家的东西，不声不响地昧下了，你認為这样做是对的昵还是不对？……你認為这是犯罪的嗎？”

“我是这样想。”木谷回答說。

“也許是这样想吧？可是，你把它撿起來昧下的时候，你想沒想过，要昧下就是犯罪？”

“这……”

“什么‘这’，这有什么可想的！你当时一定想到这一点了吧？”

“是！想过。”

“还不是想过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馬上去报告？”

“是！”

“遇到这种事，一个衛兵应该怎样做呢？……当撿到丢在那兒的錢包的时候？”

“报告衛兵班長。”

“嗯，是吧。那你为什么沒去报告？”檢察官仍然保持着冷淡的神情。之后，他訊問木谷的家庭情况，又訊問木谷和山海樓的花枝的关系：什么时候和她認識的，怎样認識的，兩人的关系到了怎样的程度。木谷回答說：半年以前被战友拉到山海樓去，头一次和花枝認識，以后每逢外出日一定要到山海樓去看她。檢察

官問他，去一次山海樓花多少錢；木谷回答說，差不多每次要花三圓到五圓左右。檢察官一听，便追問木谷，要是每逢外出日去会她一次，單拿上等兵的薪金是絕對不够用的；一直到現在，到底从哪弄到这一筆錢呢？

“對於一个上等兵來說，五圓的数目是不算少吧。父親死了，哥哥又不寄錢給你，那么僅僅靠上等兵的薪金，怎能每次外出的时候却去逛窯子呢？”

木谷是剛才被他追問，才被逼說出每逢外出日去看花枝的事。檢察官对他說，这件事憲兵隊早就調查清楚了。

“是女的爱上你，替你出了錢嗎？”檢察官伸出下巴，臉上浮出奚落的表情說，但是，他立刻又恢复了駭厉的神色。

“不是的。”木谷回答說。

“那么，是哪來的？”

“是，是向战友們借的。”木谷犹疑了半晌才說出來。他担心自己在軍需室服务时偷賣公物的罪情会被檢察官發覺，开始感到不安。

“战友？是上等兵，是一等兵？”

“是！一等兵。”

“不是利用上等兵的地位，强迫他們把錢借給你的嗎？”

“我沒做过这样的事。”

“你說‘沒做过这样的事’，不过，我可常碰到。你到底是不是借了战友們的錢去玩女人，这向你的战友們一調查就馬上会明白的，說謊也沒用！”但是，檢察官却沒追問这些战友的姓名，木谷才放下了心。坐在木谷对面的、身穿少尉軍裝的檢察官，把審訊記錄用紙拾掇起來，直挺挺地坐在那兒，定睛凝視着一个地方，想了片刻，然后对木谷說：今天就这样吧。……这一天的審訊就这

佯地結束了。檢察官當快要結束審訊時加快了速度，連珠似地提出問題。看樣子，檢察官因為犯罪案件的忽然增加，有點忙得不可開交了。實際上，就在他進行審訊當中也被叫出去一次，他放下木谷上辦公室去商量事情，大半天才回來。

“好，今天就這樣了。你還要來一次，讓我們好寫口供書。回去之後，你要把以往的行為好好想一想，錢包到底是撿的還是偷的，下次要能做出正確的回答，明白了嗎？——喂，看守在不在？”檢察官用銳利的眼光瞪了一下木谷的臉，然後大聲向休息室喊看守。

“有！”正在休息室里呆着的看守，急忙跑進來，站在木谷的身後喊：“起立！”……木谷站起來做出立正的姿勢。“敬禮！禮畢！”檢察官接受了木谷的舉手禮，就匆匆地拖着馬靴的聲音走進辦公室去了。

木谷重新戴上手銬，回到休息室來。剛才從休息室走出去的時候，木谷活像長久把臉貼在牆壁上的人似的，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可是，回來時，他却有點蔑視這個“審訊”了；他甚至覺得檢察官好像在袒護自己。他想這可能是中堀中尉通過師團部特別為他進行了活動。現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檢察官說過要判處一年以上徒刑的話；據看守們說，他的案子可能判半年，最多也不過八個月左右就足夠的。

木谷在休息室里等候審完第三個受審的未決犯的當兒，有個身穿勞作服、渾身塵土、身體又瘦又長的干癟癟的年輕人，被軍法警察拉着右臂走進來。這人身子一動，就發出一股使人惡心的臭氣。他的脖子黑黝黝的，好像生了疙瘩。拉他進來的軍法警察一放手，他就跌倒在地上叫了起來：“饒了我！饒了我吧！”跟着，伸出去的兩腳也顫抖起來。

“你回去时，把他一道帶回去！”軍法警察說。

“是！可是，这家伙已經生了蝨子吧，又得洗一次啦。”看守用厭惡的口吻說，皺起臉皮。这个因为开了小差而被捕的兵的过分怯懦的态度，引起了木谷的蔑視。木谷本以为檢察官的審訊是和憲兵隊一样要用肉刑的，因此，这次檢察官在審訊他的时候，竟沒动手，这倒使得他有些不安。

七

下一次的審訊是在三天以后進行的，这一次大半只是重复了头一次審訊的那一套，連檢察官審問的口吻也和上次沒什麼兩样，所不同的只是檢察官說伤了風，当接触狹小的審訊室的寒冷空气时，縮緊脖子，搓搓手罢了。他口里說着，在上次審訊時曾講过这次要寫口供書，今天要赶快办，但看样子他也並沒有那么着急。檢察官再一次問了拾錢包当时的情况，並問到上次木谷說錢包是拾的，今天是不是仍然說是拾到的；檢察官並且又追問了一句是不是記錯了，之后又說，如果不是拾的，那就趁現在这时候赶快承認，要是以后查出來不是拾的，他可不答应。然后，檢察官把審問的重点放在“当拾到錢包时，木谷是不是已經發覺这是巡察官的”这一点上；木谷只能回答：当时他並沒有想到錢包是巡察官的。

“不会沒想到吧？”

“我一直以为林中尉大人是在衛兵室里面的。”木谷回答。

“哼，可是，他在不在衛兵室里还不是一样嗎？林中尉很有可能在進行巡察的路上丟掉錢包呀。”

“是……，可是，那天林中尉大人却根本沒進行巡察。”

“沒進行巡察？胡說！林中尉是巡察过的，他不是确实到

过衛兵室嗎？”

“是！不，他來是來了的，可……”

“是巡察过吧……？”

“是……，可是，他只看了一下衛兵室，馬上就走進休息室休息去了，沒到每个崗哨那兒去。”

“他是巡察过的。也許沒到崗哨那兒去，不过，他确是巡察过的。同时，他也有可能在上厕所的路上丢掉錢包哩。……你應該馬上想到这种錢包士兵是决不会有的，士兵不会有这么多的錢。”

“是！不，……可是……”

“你当时一定想到錢包是林中尉的吧？”

“不……”

“你不可能沒想到呀！”

“是……可是，我沒想到。”

“为什么沒想到？你想是誰的？你想是士兵的嗎？”

“是！我那样想，馬上想把它送到衛兵室去……。”

“在憲兵隊的口供書上也是这样寫的。可是，你为什么沒送去？”

“是……”

“可是，你馬上就發覺那錢包不是士兵的了吧？”

“是……”

“既然發覺錢包不是士兵的，那么你当然馬上就会明白那是林中尉的了。”

“……………”

“你从錢包里掏出錢來，为了消滅物証把錢包丟進后面的水溝里，是不？”

“是……”

“那时你就應該發覺這是林中尉的呀？”

“……………”

“你已經發覺這一點吧，說呀！为什么不說？”

“不……不，我……並……沒想到。”

“什么？沒想到？……不准說謊！那么，究竟，你以為錢包是誰的？”

“是！”

“當時你已經想到了吧，對吧？該說的就應該直說出來，明白嗎？是這樣的吧？”

“不，我實在沒想到。”

“那么你以為是誰的？不是士兵的，也不是林中尉的。可是，除了他們以外再沒有第三者能到那地方來呀！”

“是……可是……我當時什麼也沒想……”

“可是，你是打開錢包檢查過的。口供書上寫着：你說過里面有一張朝日座的優待券。當打開錢包檢查的時候，決不可能沒想過失主的問題。……老老實實說出來！說實話！”

“是！”

“你說，是在你上廁所的時候，走過丟着錢包的地方的；那么為什麼撿了錢包以後，卻又沒去廁所呢？”

“是！因為不馬上去也可以憋得住……，當時，我想馬上把它送給衛兵室，所以又回去了。”

“不是這樣吧？要是憋得住，何必要上廁所？不對！你當時已經發覺林中尉在廁所里，所以就沒上廁所去。要真想把錢包帶回衛兵室，就上過廁所以後也同樣可以辦到的呀。”

“是！可是，我的確什麼也不知道。我每次站完崗，都要上一趟廁所。那時候，也和平常一樣想先解個手，才到廁所去的。我

当时並不是因着急解手才去的。”

这一天，檢察官說是伤了風怕冷，就到这兒为止，結束了審訊。他三番五次地对木谷說，要是現在扯謊將來被查出來他可不答应，最后又叮問木谷一次：“当时确实不知道錢包是林中尉的，是吧？”他說今天累了，不能再審訊，下次再說，馬上就叫看守把木谷押回去。

八

下次的審訊据說在兩天以后，可是又延期了；就在这期間內，木谷由混合監搬到單人監來。不但这样，当木谷过了一星期再出庭的时候，檢察官的态度也和从前不同了。檢察官也不知是开玩笑或是認真的向木谷問：身为一个士兵而上妓院嫖女人，这种行为正不正当。木谷回答說，不正当。檢察官就問为什么不正当，看見木谷回答不出，便替他下了結論說：因为弄得木谷花光了錢，玩忽了軍隊勤务，進而發展到偷人家的东西。此后，檢察官對於木谷的“錢包是拾的”这陈述究竟真实不真实的問題，又重新審訊了一次；而且，这一次，檢察官竟把木谷以往的陈述整个兒都推翻了。

“木谷！你說过当檢了錢包的时候你沒發覺那是林中尉的，这你是在扯謊吧？老老实实說出來！”檢察官的口吻比上回柔和多了。

木谷否認了。

“別扯謊！你是决不会不知道的。”

“……………”

“我已經請林中尉來，問过他，無論从哪一方面來看，都無法

想像你当时不知道这一点。”

“不，我完全不知道。”

“不对，你是知道的。如果你现在说实话，我也可以照顾你；可是，如果以后查出你扯谎，那我可不能答应。……这是一调查就马上能搞清楚的。”

接着，检察官又问木谷的工作性质，问他为什么在军需室勤务没到期就被调出来了。木谷分辩说他被调出军需室并不是因为成绩不好。检察官却只说：这也是一调查就能明白的。他又把木谷拾了钱包昧下来的情况重新查问了一次；木谷也又把同样的话重新说了一遍。检察官等他一说完，立刻就问：

“你说：‘捡到钱包后，想把它交给卫兵室，就往回走了’；你到底从那儿往回走了几步路呢？”

“十步，是十步左右。”

“仅仅走了十步路的工夫，竟那么简单地就把原来想交给卫兵室的意图改变了么？”

木谷有点狼狽了：

“是！不，二十步左右，不，可能还要多点儿。”

“二三十步左右？再多的话，可见得你是走了不少路啊。”

“是！”

“走这么多的路的时候，你的心就变了，你就昧下那些钱了，所以你又往回走到坡下边的竹子那儿去？”

“是！”

“扯谎。”检察官用肯定的口气说。

“是！我没扯谎。”

“完全是扯谎！怎么不说实话！说实话！林中尉说没从厕所里看见你。林中尉蹲在厕所里的时候，他是一直望着前面的。厕所

的障板不是光擋着小便池嗎？是吧？”

“是……”

“所以，如果你要向衛兵室那邊走的話，林中尉應該從廁所的窗口看見你的。林中尉却說根本沒看到你的影子。”

“這，他雖是這樣說，可是，我……”

“‘他雖是這樣說’，這是什麼話！林中尉沒看見你，那不就是因为沒向衛兵室那邊走嗎？”

“不會的，我是的確往那邊走的。”

“還有，你為什麼不直接從衛兵室就到廁所去？要是想上廁所，不會繞到左邊的窪地那種地方去呀。”

“可是……這……”

“而且，假定你是繞路去的，你也決不會沒看見掛在障板上的軍官服吧？”

“是！可是……我却沒看見。”

“我就是說你沒看見是叫人難於相信的。……還有哩，如果你是从衛兵室走出來上廁所，那麼應該從廁所窗口看見你才對，林中尉却說沒看見你。”

“……”

“從衛兵室到廁所的路上有一座小樹林，所以有人在走過樹林子後邊的時侯，這個人的身子是從廁所窗口看不見的，可是一走過樹林，就能很清楚地看見了。林中尉說，從廁所窗口根本沒看見你哩。”

“不，我是從衛兵室一直往廁所走去的。可是，在半路上，我又不那麼走了，……我繞到這邊……”

“繞到這邊？到底是從哪邊繞過去的？”

“是！從這邊……”

“为什么要繞过去？”

“这，並不为什么……”

“为什么要繞过去？”

“……”

“这一定是因为你从樹林子后面看見廁所板縫上掛着軍官服的吧？”

“……”

“你看見那兒掛着軍官服，所以為了不讓從廁所窗口里看到你，就繞了個大圈子，從側面走近廁所。要不，蹲在廁所里的林中尉絕對不可能看不見你的。”檢察官又反復地補充說：關於這一點，他已經做過充分的調查了。要是木谷承認這一點，他馬上寫口供書，進行審判，但要是仍然不承認，他就只好把木谷的事暫時這樣放着再說。檢察官的樣子，已是光聽林中尉的話，完全不理會木谷的陳述。木谷再不能對審訊懷着希望了，可是，他却想像着說不定會下緩刑的判決，所以對於這一點仍然懷着一縷希望。他還是重復同樣的話：錢包是拾的，不是偷的。他的口氣已經變得軟弱無力了，因為自從搬進單人監房以後，他的體力就顯著地衰弱下來，氣力也全沒有了。檢察官用威脅的口吻說：不承認就沒有法子，不能寫口供書，只好暫時這樣放着。木谷大聲地哀求說：林中尉大人說的話完全是假話，錢包的確是拾的，要不信讓他見一次林中尉。“請求您，讓我見一次林中尉！”木谷的聲音已經走了調，變了音。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林中尉大人在擔任軍需委員的時候，已經是沒有一個人把他当好人的，所以請不要單聽林中尉的証言，這是不公平的。哪怕只是一次也好，讓他和林中尉見見面，如果他能見到林中尉，弄不清楚的事也都能水落石出的。檢察官臉上顯出了怒色，狠狠地把臉掉過去。他用冷淡的態度搖

了搖頭說，不准吵鬧！再這樣，就要停止審訊了，“喂，木谷，不准胡說八道。再要吵鬧，馬上就把你送回石切，不讓你再來這里。”

儘管檢察官這樣叱責，木谷却仍然不停嘴地嚷着：林中尉的証言都是假的，他的話完全是假的。

“還要嚷嗎？不住嘴嗎？林中尉的話完全正確！你說我光聽林中尉的証言簡直是胡說，我可不准你說這種怪話。我是經過調查，証明了他的話正確，所以才聽的。你的陳述却盡是胡說八道哩！我怎麼能聽你的話！我並不因為林中尉是巡察官，所以才相信了他的話。住嘴！林中尉對你根本沒什麼仇恨，他不過是為了把巡察官的職責盡到底，不得已才把你交給檢察官的。他說因為你始終不說實話，為了徹底調查追究這個案子，才不得不採用這種手段的。”

木谷還是嚷叫着讓他見一次林中尉，那時候一切就會水落石出。但檢察官卻只這樣說：

“辦不到！已經費盡唇舌給你解釋清楚了，難道你還不明白嗎？你還要這樣任意胡說，這是什麼話，讓你見不見林中尉，這都是由我檢察官根據需要來決定的問題。我認為目前並沒有這必要，在這麼忙碌的時候，我不能再為你這種小案子浪費時間！”檢察官又說：“你這家伙真不是東西，從各方面送來的有關你的情報沒有一份是好的。”

木谷再沒有話可說了。

“可是，我在窪地上撿了錢包是確確實實的事實！”木谷繼續地分辯着，他幾乎要哭出來。“檢察官大人說林中尉大人的陳述都是對的，而我的陳述卻完全是胡說。可是，這都是因為您不知道林中尉大人在擔任軍需委員的時候，曾經幹過怎樣的事，……林中

尉大人幹过怎样的事呀，……林中尉大人……”

“林中尉怎么样？”

“……林中尉大人……林中尉大人幹过比我这还要坏的事！”

檢察官暂时沉默了，但他並不为木谷的話打動一点。

“住嘴！今天到这兒为止，停止審訊！”

“請讓我見一次林中尉！我並不是为了想減輕自己的罪情才向您要求的呀！”

木谷的这句话似乎使檢察官大大地生气了。檢察官說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審訊木谷的案子，他除了暂时攔下以外，再沒有其他办法。接着，他就宣告閉庭。

“还有一件事，你剛才說过的关于林中尉的一些話，这話我不受理。”

最后，檢察官补充了一句。

九

在等候下次开庭的期間，木谷的身子更顯著地衰弱下來。整天端坐着，不許轉動胳膊、手，連眉毛也不許動，这样的日子完全把他弄垮了。木谷一想到在隔壁監房里貼信封的已決犯們，就觉得已決犯虽然有每天从事劳作的义务，但遵守这义务比遵守这些牢規倒幸福得多。这么一想，他又觉得不管怎样还是承認檢察官的主張——“錢包是从軍服里面偷的”，請他赶快進行審判，判处徒刑，从事劳作，比这样坚持下去强得多。他又考慮下次受審的时候要不要向檢察官檢舉林中尉幹过的各种勾当，但又想：如果揭發林中尉偷运公物的罪情，結果是会牽連到自己身上來的。因此，就又改变了主意。他想，不單是林中尉，連中堀中尉、山

屋上尉、金子伍長和其他的士兵也都在幹着比自己坏好几倍的事，終於好容易从这方面得到了寬慰。

想不到檢察官在这些日子里竟做了有关木谷的特別調查，使木谷大吃一驚。檢察官帶着木谷过去放在身边的一本手册和一本公用簿走進來。这些东西是木谷平常藏在一个包着日用品的包袱里，放在班里的板架上的。檢察官还把木谷寄給花枝的信也藏在一个紙口袋里帶來了。

“木谷，你上次說的誹謗林中尉的話，那不僅是誹謗，而且是非常可怕的話。照你說來，彷彿林中尉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坏事似的。那是一個士兵說的話嗎？听了你的話，我委實吓了一大跳，不知道應該怎樣對待你才好。林中尉怎麼樣，這是檢察官的事，不是士兵可以亂加指責的。”檢察官說着，狠狠扫了木谷一眼。木谷也默默地回望他。

“你上回說过林中尉幹了比你還要坏的事，這句話是指哪些事情說的？”

“是！指哪些事情，我並沒有……”

“不需要說什麼‘我並沒……’，你是不是确实說过這句話？”

“是！我說过。”

“那麼，你就直說出來好啦。你打算說什麼，說出來給我听听，……不說嗎？”

“……”

“說不出嗎？”

“他把各式各样的东西运到外面……”

“‘各式各样的东西’，是什么样的东西？”

“砂糖、袜子、……大米什么的。”

“哼，把这些东西运出去了……”

“他还和管倉庫的下士官勾結，把這些東西變賣了，……還有很多呢。”

“你的案子和這些事情到底有什麼關係呢？你打算誹謗林中尉，來抵消你自己的罪行吧。可是，我可不受理你的話。你身為一個士兵，却懷有非常可怕的思想，這我已經完全調查清楚了。”

檢察官拿出一本小手冊、公用簿和一捆信件，放在木谷眼前。在那本小手冊上，前邊抄了些軍歌和歌曲，接着是滿期操典、數數歌^①和都都逸歌^②，然后是步哨守則，在靠近末了的紙頁里亂塗着罵隊長、班長、林中尉、中堀中尉、准尉和班里的老上等兵們的話。檢察官打開這些地方讓木谷看了。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木谷感到自己的心都冰透了。他確是在這手冊上寫了些不能給別人看的話，可是這又怎樣，而且寫了這些話的紙頁大半都已經撕掉了啊。

“我委實吓了一大跳，又再重新調查一次你的情況，才查明了你原來懷着士兵所不應有的可怕的思想。”檢察官又反復地說。木谷覺得檢察官這句話彷彿帶着可怕的响声震動了自己的耳鼓，身子不由得顛抖起來。的確，他是持有士兵所不應有的不良思想的。

在小手冊上寫着罵長官們的話。當然，這些話不完全是他自己想出來的，他是把伙伴們經常掛在嘴上的有趣的罵人話也收集起來記在本子上了。在林中尉的名字下面寫着：“瘋子，趕快死掉吧！”在中隊長的下面寫着：“盡是窟窿的蠢才！”在准尉的下面是：“大傻瓜，石頭腦袋！”下瀨中尉是：“一所新房子，五個姨太太，軍隊的生意不能不作！”這些話有些是利用搞事務的公余

① 一、二、三地數下去的歌，到十為止，而這些數字下面的歌詞的頭一個字都和冠在上面的數字的發音相同。

② 日本流行的歌謠之一，大部分是表達男女間的爱情的，普通用二十六音。

時間從老兵的手冊上抄下來的，有些是自己模倣着人家創作出來的。可是，只不過在手冊上寫上了這些渾名，又怎樣？像這一類的話，資格稍微老一點的兵還不是經常掛在嘴上的嗎！可是，在這后面的紙頁上却有了這樣的說了：“混蛋，這個仇非報不可！怕軍官嗎？怕軍官嗎？咱不是因為怕軍官才乖乖地當着兵的啊……那些軍官每天幹的究竟是什麼玩藝呀……”接着還在“軍官做買賣，下士官亂來，只有士兵為國服務”這種士兵慣用的言語后面寫着借貓嘴說的話：“咪咪，大家伙兒都在幹着好事兒，這種軍隊不趕快解散給送回娑婆世界^①的話，咪咪，叫咱怎能受得了！”毫無疑問，這是木谷忘記撕下來的，在這些紙頁上塗滿了像這種在士兵中間流行着的話，也有老前輩們創作的、在士兵當中一代一代傳下來為大家所熟習的各種對軍隊的怨言。

可是，儘管事實如此，這和木谷的案子又有什麼關係呢？公用簿還是新的，最初几頁上寫的是軍隊使用的糧食品種的名稱和一個士兵一天的給養的热量計算等，這是木谷為了應考軍需檢查考試而特別記下來的。但在后面的紙頁上寫着這樣的說：

士兵愈挨愈強壯，
包商愈罵愈出油，
隊長愈賄賂愈高興。

不過，木谷最感到害怕的，倒是檢察官從口袋里拿出自己寄給花枝的信。這些信都沒有經過部隊的檢閱，發信地點當然也是瞎寫的，光這一點，已經就違犯了軍紀。檢察官說唸唸看吧，把一摞信件送到木谷的鼻子前面來。木谷動也不動。檢察官又催他。木谷拿了其中的一封。一拿起，彷彿像直接摸到了花枝的手，感

^① 娑婆，是佛教上的名詞，即塵世的意思。蹲在獄里的人把獄外的世界叫做娑婆世界。

覺到她的体温一直傳到自己的手上來。他的手由於體力的減退和過於緊張而發抖。他怎麼也不能理解花枝為什麼把他的信交給了別人。這些信連憲兵也沒有給木谷看過啊。花枝曾經對他說：她決不把這些信交給任何一個人，這是連還給木谷也都不願意的寶貴的東西。

小花：你可好！我一等大伙鑽進被窩里，就來到在軍官俱樂部服務的二等兵的戰友這兒，借個地方在寫這封信。要是個一年兵白天在寫信，那就要把臉給打腫的，還要挨頓大罵，說你態度不好，架子大。昨天點名的時候，因為打掃得不干淨，他們用抹布亂揩我的臉；班長還親自召集我們這些一年兵，叫我們坐在石頭上；因為我是一年兵的負責人，把我叫到跟前去揍了一頓。我實在氣得要命，可是，除了咬緊牙關在心里想“媽的，等着瞧”以外，再沒有別的法子了。

這是他和花枝開始親密的時候寫的信。木谷猜到了檢察官叫他唸這封信的原因，就實在唸不下去了。可是，檢察官命令他又唸了後一段：

這兒是個非常可怕的地方。每天快到晚上點名的時間，我就不由得害怕起來，有時雖也在想怕他幹麼，可是當新兵的儘管受到怎樣殘酷的折磨，是絕對禁止還手的。小花，你上回不是把十四歲的時候，小學剛畢業就到岡山的一家年糕舖去幹活的事講給我聽過嗎？你因為經常弄水，兩手都凍得腫起來了，可是老板還罵你，說什麼要是討厭水還在年糕舖里當什麼學徒，還用切餛飩的竹筴子對準你手上紅腫的地方狠狠地抽了一下。一想起這件事，我就躺在牀上忍不住流淚，我十五歲的時候在一家小工廠里幹活，這工廠的老板也說我幹完以後拾掇得不干淨，打了我一記耳光。可是，工廠的老板還有點人情，有一次我傷了風，他還叫老板娘做了一碗生姜湯讓我喝了。我從來沒有想到小花會對我講那種衷心話，所以我一聽就高興得不得了。以往，我也和小花一樣，是飽嘗着痛苦生活過來的呢。自從離開小工廠以後，

我不能老在一个地方呆下去。已經換了好几个东家了，但是換來換去，他們的內部却都是一样的。我就是在这些时候里，逐漸学会了騙人的勾当，成了一个狡猾的人。大伙都說商人不騙人是不能过活的，可是，我仍然觉得这样做，心里老是感到空虛。我現在想的，就是赶快服完兵役，成一个能够独立的人，自己开一个舖子。一輩子去过受老板使喚的日子是太沒有意义了。可是，軍隊比这还討厭，再找不到比軍隊更可惡的地方了。在這兒，大家都想着怎样把別人踩在脚下，自己多佔便宜。班長是沒有一點人心的家伙，整天只想怎样才能使他一个人吃到好东西，动不动就罵士兵。……下回的外出日，我照往常一样的時間去看你。一想起盼望这一天赶快來到的时候，就不由得感到过着沒有自由的士兵生活真太可憐了。

这封信是木谷在軍官俱乐部的值班室，絞尽腦汁，有意用些漂亮的詞句寫成的。檢察官接着拿出第二封信、第三封信，命令木谷唸下去。这些信，愈來愈多地叙說出軍隊生活的痛苦，語气也愈來愈强烈。檢察官暫時默然地把木谷的神色观察了一陣。他問木谷，花枝是什么人、什么时候和她認識的、他和花枝是怎样的关系等問題，然后又开始審訊了：

“你承認这些信都是你寫的嗎？”

“是！”

“哼！这件事，連你也沒法否認啦！”

“.....”

“唸了这些信，你有什么感想？”

“是！”

“你認為寫在这些信上的都是正当的話嗎？……怎么不回答？你也不能說它是正当的吧？”

“是！可是.....”

“沒什么可是不可是的，你知道自己寫的話是不正当的，对

吧？”

“是……可是……”

“好！还有一件事。你把六月×日执行的师团管区内的部队动员情况告诉了花枝，你知道这是违反军纪中保守军事机密的一条的吧？”

“……………”

“好！木谷，这些信都没有检阅章呐。”

“好！这也不去谈它。还有一件。木谷！‘中队长是尽是窟窿的蠢才’，这是什么话？”检察官的口吻愈来愈柔和了。“答不出吗？那么，我问你，中队长是你的什么人？”

“是！中队长大人是父亲。”

“班长是你的什么人？”

“是！班长大人是母亲。”

“好！你知道得很清楚。你决不是不知道的啊。你是明明知道这些道理，却写了这种话，对吧？”

“不，这，……我是……”木谷再说不出话来了。

“好！你在家里的時候，也骂自己的父亲是‘蠢才’吗？”

“……………”

“这几天来，我总觉得你这个人太怪。在你的行为和言论里有令人不能理解的地方。我觉得非常奇怪，所以做出了一个假设：你一定有瞒人的事情。可是，那到底是什么呢，我却不能明白。结果，这回调查你的东西，终于弄清楚了；这决不是假设，而是事实。这手册、公用簿和信件就是证据。调查了这些证件，一切就都清清楚楚，没有什么奇怪的了。而且，你还把手册的后边几页都撕掉了，单凭这一点，也能清楚地知道你是怕给别人看见的。”

“.....”

“花枝已經說過決定和你斷絕關係，你打算怎麼辦呢？你的花枝現在已經非常後悔，說她害怕你这样的人。又哭着說你为什么不馬上改過重新做一個誠實的人哩。她還說過，要是你還沒有覺悟，她怕得連想也不敢想你。因此，花枝已經把你所有的事情都毫不隱瞞地都告訴我了，從她的話看來，你從很早以前就經常咒罵軍隊的。”

從檢察官嘴里吐出來的花枝說過的話，沉重地打擊了木谷。他把身子往後一退，凝視着檢察官的臉。他已經連一絲支持自己的力量都沒有了。

“.....”

“好！這麼一來，一切就都水落石出了。從巡察官的內兜里偷出錢包的事，無論是巡察官或是其他的什麼人，你對長官是絲毫沒有尊敬和服從的精神的事——這兩點是無論如何分不開的。不但如此，你偷了錢包，當被發覺的時候，還企圖減輕自己的罪情，強調你是在窪地上撿到的。”

“.....”

“是這樣的吧？我只能這樣判斷。最後，這個手段也行不通了，你就又企圖陷害原告林中尉。你這家伙到底還要毒辣到什麼程度啊！”

“.....”

“好！現在來寫口供。”

“不對！不對！這都不是事實！”木谷大聲叫嚷着，跳了起來，但挨了檢察官的一喝：“幹什麼！”他又頹唐地坐在椅子上。

檢察官又叮問木谷，承認不承認手冊、公用簿和信件上的話都是他自己寫的。叫木谷再一次承認了以後，又補充說：軍需室

送來的報告書上面也寫着這些東西確實是木谷的。最後，他說了一句：下次寫口供，你仔細考慮考慮吧，就退庭了。

木谷的審訊大致就這樣結束了。以後就只是檢察官按着他的方針去進行佈置。無論木谷是怎樣的反對，怎樣的掙扎，他已經是和被獅子捉住的小野獸一樣，剩下的只是給獅子的前掌踏碎罷了。直到這時，木谷才明白，自己亂寫過的東西具有這麼大的力量，左右了自己的命運，但這已經太遲了。他是一個持有反軍思想的兵，從而當然是一個毫無忌憚地偷軍官東西的人。現在，無論他怎樣反對檢察官，他這種行為也只被看成是反軍思想的表現罷了。實際上，在下次開庭時，木谷就肯定地說檢察官的論斷不正確，下瀨中尉新蓋了房子決不是謊話，下瀨中尉、中堀中尉和包商之間的確有不正當的勾當，這些內幕他都是知道的，但是他的陳述却被檢察官下面這句話打回去了：“木谷！你又企圖把自己的罪情推在別人身上啦！”

十

木谷完全承認檢察官起訴的罪狀，並同意讓他們寫口供，是又經過兩次審訊以後的事。檢察官對木谷說：“如果你不承認，就不能寫口供書，也不能判決，除了把你押着看管以外，再沒有別的法子。我還要審理別的案子，忙得很。”他把木谷就這樣丟在一邊。木谷已經完全失掉再進一步反抗檢察官的這種措施的气力。於是，檢察官口述的話，他都一一承認，讓他們寫成口供，在上面捺了指印，靜候判決。這時他唯一的希望是哪怕早一天也好，趕快判決，變成已決犯，從事勞作。他這種希望，在判決後果然變成了事實。這希望的實現比他想像的簡單得太多。……不，那

真能算是判決了嗎？他所畏懼的判決，實際上只是在旁听席上幾乎沒有什麼人的、空洞洞的審判庭上進行的，僅僅費去一小時的工夫就閉庭了。

檢察官首先說明木谷在衛兵勤務中偷了巡察官的錢包並且藏了起來的罪情，接着說明木谷屢次洩漏軍事機密的罪情，然後證明這些犯罪行為都是木谷的放肆的私生活和反軍思想所造成的。的確，他就這樣從這個論證開始了他的公訴，但聽着的木谷卻覺得他這些話都是在說木谷所毫不認識的另外一個人的事。檢察官的論調頭頭是道，但又完全不符合事實。木谷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在正面台上端坐着的白髮軍法中校審判長，一面傾听着站在左端的桌子後面、正進行着公訴的檢察官的話。這些話已經不是木谷所能亂插嘴，所能否認的了；因為這是木谷曾經親口承認，又親自捺了指印的犯罪行為。檢察官講下去：

“被告確實對於神聖不可侵犯的皇軍抱有兇惡的思想和情感。被告在他的手冊上所寫的話，雖然只不過是被告這種思想的偶然的表現，但單看這一點，也就會令人感到把他放在軍隊裡面是多麼危險的！不但如此，被告還對於自己的長官和上司隨便進行誹謗和批評，而絲毫不感到良心的責備。他不但在手冊上寫了罵長官的話，還在受審中再三當着本檢察官的面，謾罵被告過去的長官們，亂講就好像這些長官們犯了什麼罪似的謊言。現在，被告雖然完全承認了自己的罪過，但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多大的悔過表現，這是非常可怕的現象。本檢察官真不知道應該怎樣處分他才更是有效的。”

木谷早就聽軍法警察說過，在審判進行過程中必須正視前面的審判長，眼珠不能亂轉，但他仍然忍不住，時時偷看穿着嶄新軍服的檢察官。因為他的眼睛反復轉動，終於受到審判長的警告。

檢察官滔滔不絕地講了一陣之后提出判決意見。圓臉、口氣溫和的審判長完全相信了檢察官提出的木谷的犯罪行為。不消說，他也照例把木谷的罪情一一唸一遍，問被告是否事實。

“被告承認這些犯罪行為，是吧？”

木谷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暫時徬徨了一下。可是，他終於回答了一聲“是！”自己的這個答話聲一直在心裏面響亮着。審判長就每件罪情重復了同樣的詢問，他每次都這麼回答一聲，實在太簡單了。一直默默地在審判長的左右兩邊坐着的審判官們這時都點了點頭。接着，官方指定的一個律師照例替木谷講了幾句辯護的話。最後，審判長開口了，他說，從被告對待審判的態度看來，他不能認做被告有什麼改悔之意，他命令木谷表白自己的心情。木谷還有什麼心情呢？他一句話也沒有說。這時，全法庭都肅靜下來，軍法警察們也停止在庭內出出入入。但是木谷還是沒有開口。

“被告不服審判嗎？”

“被告還不覺得自己是做了壞事嗎？連‘我做錯了’這句話也不能說嗎？”“什麼都可以，說說現在你心裏所想的，嗯！”

“不說嗎？沒有聽見審判長的話嗎？”

最後，審判長宣佈暫時休息。審判官們都退到另外的房間裏商議去了。等到木谷重又站在被告席的時候，審判長用激烈的言詞責備被告對待審判的態度，最後斷定：再沒有任何為被告考慮減刑的必要。

第六章

一

办公室里从早上就接连不断地传出大笑的声音。平常不大来的班长们，也都一个个从门外探一下头走进来，陪曹长喝过茶，聊过天，才走回去。因为一向不缺勤的准尉今天却和平日相反，过了中午也没来上班，准尉支配着办公室的那沉重的压力，就从大家头上撤掉了。可是，尽管准尉没上班，曾田仍然不能休息。每当调往前线的人员被挑选出来以后，两三天之内，人事股文书的工作是格外忙碌的。曾田和其他的文书兵要根据挑选好的名单编制转调人员名册，而且还要在他们向前线出发以前赶出来。此外，他们也还要整理出人事调查登记表和兵籍表册、填写军队手册等等，出发往前线的士兵们事务上的转调手续不但需要快，而且还很繁杂。这些文件里有一份是提交联队本部的，另一份是在被调人员出发时，经本部移交给输送指挥官的。因此，曾田他们每晚不得不留在办公室里赶到很晚的时候。现在，曾田能在班里的，只有早上、中午和晚上吃三顿饭和夜里睡觉的时候了。现在，他很少有平常那样离开办公室回班里歇一口气的机会。今天，他在午饭以前赶完原定的工作，好不容易才有了空闲，但是他却不想上楼去。对于一个士兵的曾田来说，吃饭是他所最盼望着的一件

事情了，但只要一想像自己現在要回去的那班里的氣氛，他的脚就再也不想动了。他清楚地想像得到那坐在牀上、时时像野獸一般轉动着粗脖子、聳起肩膀在睨視班內的木谷的暗澹的臉，和那些調往前綫的日子愈是接近，就愈是變得瘋狂了的可憐的伙伴們的姿态。他們一看曾田上樓，便会馬上把他包圍住，想探听出調动的消息。

木谷是出獄犯這件事已經被班里很多人知道了，曾田不忍看到在士兵們四面的談論声中，好像渾身在發抖、但却木然不動的木谷的姿态。起初，曾田从木谷的动作里猜想，他好像还不知道這件事，可是等再仔細注意一看，才明白原來木谷是早就知道了的。曾田每當聽見士兵們談論這件事的時候，都警告他們不要亂講沒有根據的話，但是單憑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沒有法子封住他們的嘴的。他看見木谷整天露出憂郁的神色，默然在牀上盤坐着。正因为这样，当他知道調往前綫的人員業已決定，名單里並沒有木谷的時候，他馬上就想到如果木谷聽見這消息，真不知道怎樣地欢喜。他这么一想，就再也不能呆在办公室里了，虽然准尉指示过，在准尉親自宣佈以前不准把这消息透露給任何一个人，但他也顧不得這些了，馬上就跑回班里光告訴木谷，看看他喜气洋溢的臉。可是，木谷高兴並沒有繼續多久。因为調往前綫的消息已經擾亂了班里每个士兵的心，他們變得都非常暴躁，脾气乖戾，不遵守紀律了。在这种氣氛中，木谷的經歷就毫不負責地添油加醋，並且当着本人的面就毫無顧忌地說三道四了。士兵們起初是因为不安而緊張着，接着就撒起野來，每當并飯前肚子正餓的時候，班里就亂吵吵的，到处听得見毆打聲。这种氣氛馬上又影响到在沒有被調往前綫的危險的二年兵和一年兵的身上來。班里完全變成了一個陰郁殘忍的洞穴。

在这洞穴里最感到不安的人，就是补充兵、一部分三年兵和下士官。在当一年兵时曾經被派遣到前綫去过的曾田，能够清楚地了解他們的心情。現在上前綫，和那时候比較不知危險多少倍，可說簡直不能相比。輸送船到处受敌人的偷襲，誰也不能預料將來能不能活着回到國內來。不但如此，这次調动的人听說是要調給独立步兵联隊的，但誰也不知道这部隊究竟开往哪兒，不一定像过去那样开到中國大陸上去，很有充分的可能要开到南方去。因此，这些兵全身的神經都緊張起來，提心吊胆，乱叫乱嚷，並不是沒有理由的。补充兵的年歲都比曾田大得多，他們家里都有大小，其中有經驗的老兵們都知道得很清楚，上前綫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曾田和平常相反，接連吸了好几支紙煙。小室一等兵和时屋一等兵也都已經幹完工作，約了一下曾田，就回自己的班上吃飯去了。曾田却沒有跟他們一起走，他好久沒离开自己的办公桌。“难道我就这样一声不响地在軍隊里呆下去嗎？”从他軀体里的什么地方突然湧出了这种念头。伙伴們就这样很簡單地被挑选出來，名字給填進轉調人員名册上，領了新軍裝和新背包，走上死亡的道路。在大家这么恐慌、这么乱鬧的时候，把誰被調往前綫的秘密握在手里的准尉，却只下了禁止洩漏这秘密的指示，自己倒請了假在家里休养着。曾田的职务，就是輔助这个准尉。准尉挑选人員的办法是多么的簡單，簡單得几乎到了滑稽的程度。

調往前綫人員的挑选是數天以前就有了初步决定的，但最后决定却还只是前天的事。——前天，准尉來得較晚，他喝完一杯茶就稍微拉开嗓子說：“哎，不能再拖啦。今天把它决定下來算了。啊，决定了吧。喂，近海上等兵！你那兒有补充兵名册吧？”

一听这句话，办公室的空气就顿时一变。“哎，开始挑选吧！”准尉毫不关心地继续说着，命令近海上等兵拿来补充兵名册和人事调查登记表。过了一会，准尉喊一个上等兵来，把一张纸交给了他，在这纸上用红铅笔写有十三个补充兵和两个老兵的姓名。

平常，在决定调往前线人员的时候，准尉的态度比一般人事调动的时候慎重得多。可是，尽管这样，却也实在太简单了。……原来，军队里有这种惯例：在决定转调人员名单的时候，应该慎重考虑这个兵的家庭情况；但准尉却几乎没有一回考虑过这一点。当然，现在大部分士兵的家庭情况，在困难这方面来说，都是分不出好歹的。因此要决定谁去，可以说就要看准尉对这个士兵的印象了。准尉既不同班长、曹长，也不同队长商量，只是根据他一个人的意思来决定，这是中队内的一种惯例。尤其是补充兵，因为他们本是为了派到前线去才征来的，所以不管他们的人数增加或是减少，队长和班长都不受什么影响。队长不过是在一切都弄好之后，照例在文件上胡乱盖上官印。当然也有对一两个人提出不同意见，叫准尉更换一下的情形，但几乎从来没见过队长表示了不同意的例子。

在曾田的班里，被决定转调的补充兵有东出、佐野、内山和世古四个人。他们都是三十五岁以上的兵，身体都格外瘦弱，尤其是那个世古，他的骨骼和四肢都非常纤细，一看他的体格，连瘦子的曾田也不由得引起怜悯之情。东出虽是身躯矮小，看来还可以从事劳动，但一只眼睛里却长着翳子。至于佐野，已经是皮肤干瘪、完全是老头儿一般、动作非常迟缓的人了。这几个人的家庭都是依靠妻子的劳动养活着两个以上的孩子。他们中条件较好的只有内山，他虽然也结了婚，但还没有孩子，和别人比较年纪又较轻，虽然他的身体也同样是又长又细的，但好像还能耐些

时候。不过，若把他們和沒有被选中的其他兩個补充兵——瀨川和飯田比較一下，就看得出这两个人也並沒有有什么特殊情况不能調赴前綫，他們的家庭也沒有有什么特別复雜的問題，因此不是不適合於調往前綫的人。也不可能想像因为这两个人的勤务成績特别好，所以中隊就舍不得放他們出去。老兵中这次被調的兩個都不是曾田班里的，他們都屬於隔壁二班。这两个老兵都是三个月以前从陸軍医院回來的病号，年紀也相当大，其中一个已經秃了頂。另一个兵也有視力減弱的毛病，直到現在还没有痊愈。秃头的兵剛从医院回來的時候，馬上就申請給假回省整理家务，但沒有得到批准；眼睛有毛病的兵也申請再把他送回金岡医院重新檢查視力，也被認為沒有必要而駁了回來。

曾田的时间，就是花費在把这些不久要离开部隊的战友的姓名填進各种文件里去。他是为了把准尉选中的这些战友送往死亡的道路，正在办理必要的手續。昨晚，他也在这寒冷的办公室里撓紙繩，磨墨，一直工作到將近十一点鐘。他向來做事，並沒想过要博得准尉的欢心，或者要他說一声好。他对軍事从來沒有努力过，就是想努力也沒有办法的，無論是軍事訓練或是各項学科，他也並不想獲得优秀的成績。他正像入伍时想的那样，直到今天也沒昇幹部候補生，仍然是一等兵。一等兵，对他來說乃是值得誇耀的事。同时，他之成为这个办公室的文書，也不是他自己想要來做的，这是命令。可是，尽管有这种种理由，現在的他仍是为了实现准尉的决定，編制軍事条例所規定的文件，而把自己的时间献了出來。当然，要是他不做，总会有别的什么人來做的，尽管如此，可是，現在总是他在做着呀！

二

……曾田好容易才站了起來，但一看放在桌上的“每日命令”上面有林中尉的名字，吃了一驚。林中尉……林信二，記得木谷曾經對他講過的那個林中尉的名字，確是叫信二的。曾田想仔細讀命令上的記事，正往下看，辦公室的門突然被推開了，吉田班長探進頭來。曾田沒理他，繼續把有關林中尉的部分讀下去。那是陸軍中尉林信二由金岡陸軍醫院出院歸隊，被派屬二中隊的通報。吉田班長看清准尉不在辦公室後，走到曾田跟前來，曾田在這以前趕緊把桌上所有的文件都收起來了。不出所料，吉田班長來的目的也和士兵們一樣，是想找他打聽有關人員調動的消息。吉田班長害怕准尉進來，始終是提心吊膽的，他一面打聽曾田這回要調的士兵已經挑出來沒有；又問：別的中隊有的已經公佈姓名，決定准他們回家外宿一趟，我們中隊却為什麼還沒發表。曾田只好回答他：名單可能是明天准尉先生親自公佈，他自己差不多什麼也不知道。吉田班長又說，他要早些做分配軍械的准备工作，所以若不早點告訴他，他的工作就無法進行。曾田說，准尉先生本來打算昨天或今天召開班長會議，和各班長商量的，但准尉先生今天沒來，可能要延長到明天了。原來吉田班長想打聽的，並不是什麼士兵的調動，他关心的倒是下士官的調動。儘管曾田告訴他在下士官里沒有一個被調動的人，他却說什麼也不相信。

“曾田呀，別瞞着我，告訴我一聲有什麼關係呀，啊！要是再來新皮帶，馬上就送給你一條啊。”吉田班長說。

“不，我並沒有瞞您。”

“你說多少遍‘沒有瞞您’也沒用吶。別的中隊連下士官的名單

也都發表啦，有的已經准許外宿回家了。這是事實，你想瞞也瞞不住啊！”

曾田說調動下士官的只有步槍中隊。機槍中隊和步兵砲中隊都沒有接到調動下士官的通知。吉田班長却說他是剛剛從下士官俱樂部的班長那兒聽來的，步兵砲中隊也要調派兩名下士官，壓根兒不相信曾田的話。

“這小子，真不通商量，告訴我一聲這又有什麼關係呢，真是的！”他說。

“要是我知道，決不會瞞着您的。”曾田說。他心想趕緊結束和吉田班長的談話，把林中尉歸隊的消息告訴木谷。可是，林信二到底是不是木谷曾經談過的那個林中尉呢？

“吉田，你在那兒嘍嘍咕咕嚕什麼，啊？”叫勤務兵端茶來，正在吃飯的曹長，這時像卷着舌頭似的說。

“曹長大人！您不監視曾田這小子可不成啦。小子，最近想女人啦，都開了午飯，他還不去吃，留在辦公室拚命寫情書哩。”吉田班長說着，向正在說“什麼話，班長大人”的曾田伸伸舌頭。

“曾田！喂，你到底是身上的什麼地方想要女人吶？”曹長說。這種氣氛完全是因為准尉不在辦公室而產生的。“喂，曾田！聽說經常有人給你來信吶！”

“曹長大人，真冤枉，哪有信來。”曾田穿過正在笑着的中隊勤務兵身旁，想跑出辦公室。他剛一開門，迎面就跑來了一年兵佐藤。佐藤漲紅着臉，喘着氣，說是從早晨就找不到安西二等兵，班里的伙伴們都鬧哄哄地到處找了半天還是沒找到，所以才來打听曾田有什麼線索沒有。啊，難道安西那傢伙開了小差嗎？！曾田感到自己的胸膛頓時緊了起來。這將造成什麼結果呀！曾田無論如何不能相信安西能夠順利地達到他的目的。結局還不是明天，后

天，或在一星期以后，就会被憲兵逮捕，挨一頓亂打，昏倒在地，然後被關進禁閉室嗎！曾田正朝班里走去的時候，就連續不斷地聽見從樓上一班那裏傳來震耳的怒喝聲，他不由得加快腳步和佐藤一起向一班跑去。佐藤一路上不斷重複着：“三年兵大人，對不住您，麻煩您！”

三

曾田跑進班里。迎接他的是受命在班走廊上站隊的一年兵和地野上等兵討人厭的言語。“你們這羣混蛋，連自己的同年兵不見了也不曉得，這樣還能叫‘兵’！”看來一年兵剛剛挨了這樣的一頓罵，又挨了一頓打，都緊緊地繃着臉頰站着，一看見曾田便一口同音地拚命直着嗓子喊：“曾田三年兵大人，您辛苦了！”可是，曾田不得不提防站在他們前面的地野上等兵。

“曾田三年兵大人回府啦！補充兵趕快端茶來！快，給三年兵大人点上紙煙，伺候伺候他呀！補充兵，要不你們就都給派到前綫去啦！三年兵大人辦理調你們上前綫的事務忙壞啦，班里出了事兒也都不回來幫忙吶！”地野上等兵說。

曾田压根兒不理地野的這種諷刺，問他不見了安西二等兵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地野只回答要是知道怎麼回事，大家也不會這麼鬧成一片啦。曾田立刻被班里的伙伴圍住了。自從調往前綫的消息傳來以後，曾田簡直就成了班里的紅人。每當他回班里來，他們就都擠到他旁邊來探聽有關調動的消息。現在，有些人還錯以為曾田找到了安西的下落。他們口口聲聲地問：安西在哪？調往前綫的事怎樣了？曾田完全不理這些，只向每一個一年兵打聽安西失蹤的經過。聽說安西早晨点名後被派去洗刷馬匹，那時染一等

兵罵他牲口洗刷得不干淨，又說他各方面都表現得非常狡猾，把他亂揍一頓，又把他推倒，把摻了稻草的餵料塞進他嘴里。以後安西很久都板着面孔不高興，不過拾掇完牲口以後，他還是照样吃了早飯的，等到剛要開始操練，他突然說聯隊本部派人來叫他，說外面來了一個人非要見他不可，他就走掉了。等了半天也沒見回來。其實，他這些話都是胡說，一年兵今天很快就操練完畢，回到班里，可是安西還是沒有回來。他們猜想安西可能是上本部見了客人之後，到什麼地方閒溜去了，派了一個人到本部附近去找他，但哪兒也看不到他的影子。不用說，這些一年兵起初還是都保守秘密的，可是到後來就逐漸不安起來，終於不得不報告地野上等兵。而到這時候才知道，原來地野上等兵也是受了安西的騙。他不但完全相信了安西說的值星官已經批准他去會客的話，還照样報告教官。他一聽安西失蹤的消息，嚇了一大跳，馬上領着一年兵在兵營里到處尋找，但仍然沒有找到。這麼一來，事情就變大了。

曾田從一年兵嘴里了解到一些情況，只是覺得很奇怪，像染那樣的兵為什麼會對安西幹出了這種事。至於安西究竟是已經跑出營去了呢，或是還躲在營里的什麼地方，對於這一點却仍然想不出一個可以找到他的方法。他無論如何都不相信安西的失蹤僅僅只是因為染的原故。可是，不管怎樣，如果不趕快找到安西的下落，騷動會愈來愈擴大，就不能光在班里處理了。而且若是這樣，不單是安西，連染也要按照軍紀受到處分。實際上，除了一年兵以外的兵，都帶着幸災樂禍的心情來觀望這場學生兵惹出來的事。尤其是老兵們，甚至於擔任一年兵組長、對一年兵的行為負有直接責任的地野上等兵都在嘲罵說：“真是的！大學生出身的兵做不出好事來！只是用刷牲口的刷子刷了一下臉，就開了小差

啦！”打算不管安西。的确，自从安西二等兵那回險些惹起外出事故以來，班里的伙伴們对他的反感愈來愈高漲了，所以他們对安西是一点也沒有同情的；况且，現在，还有比安西的逃走还要重大的、和他們有切身关系的調往前綫的問題，正降臨在每个人的头上哩。不但如此，联隊本部前天又下了通知，說是后天的星期日全联隊都要取消外出；因此，即使为了安西开小差，全中隊都受到禁止外出的处分，这在全联隊都已取消外出的現在，橫豎是一样的。

曾田重新觀察了每一个一年兵的面孔，他們都怕追究責任，怕挨揍，臉上都掛着恐懼的神色。

“地野上等兵大人，他会不会是到司厨班去了？”曾田說。

“那些地方早就找过啦。喂，曾田，整天在办公室偎着火爐，这时候才大模大样地回來，对班上的事情还要多嘴嗎？”地野上等兵說。“喂，曾田，是哪一個派人去叫你回來的，你知道嗎？要是知道的話，回來了就要馬上到人家跟前來！你听說了是我叫你回來的吧，那为什么不到我这兒來？喂，曾田，你一向照顧一年兵挺好哇，这回也想帮他們找到安西嗎？哼，这我可不同意，好生記着吧！哼，赶快到班長室去，大住班長說要借用一下你那醬腦袋呐！”

“喂，曾田！老弟呀，調前綫的事怎样了？”今井上等兵从他背后喊着說。

“哦，哦，哦，曾田！別把咱們当外人！到底是哪几个給选中了，無論如何咱們班里的人也該告訴告訴哇！”土谷三年兵也喊着。

“咱們班的三年兵一个也沒有！”曾田說。頓時，大家“呼啦”一声向着曾田拥上來。“哇！叫人流淚！叫人流淚！沒人上前綫

嘍！”可是，曾田却没有工夫看看伙伴们这些喜气洋溢的脸。他环视着班内找染，染不在，他又找木谷，连木谷也不在。曾田马上向班长室跑去。在那儿，他看见染脸上挂着自暴自弃的神气，朝着墙壁直挺挺地站着。可是，曾田却没法帮助他。

“小子，真会干这种傻事呀！你这个混铁匠……”大住班长一看走进来的曾田，马上就改用温和的口吻说，不过，他却并没有停止责骂。他让染照旧站在那儿，一面提防着别的班长进来，一面跟曾田商量：班里发生了安西失踪事件，今天可碰巧准尉先生没上班，他想趁现在队长还不知道的时候，得先报告准尉先生，不知道曾田有什么意见。不消说，大住班长说这个话的真意，一来是想对准尉表示他的忠心，二来是万一安西真的开了小差，就要准尉庇护他。

“明白吗，明白吗？”大住班长有点难为情地解释说：“偏偏发生在准尉先生不上班的时候，我做班长的可实在为难呢。”

曾田照着班长的意思，决定上准尉家跑一趟，但一面又劝班长应该先发动大家分头把兵营里所有的角落都找一遍。因为他感到自己的这意见是决不能为地野上等兵所采纳的，所以他想现在只有借班长的职权来执行。直到现在，曾田还不敢完全相信安西会开了小差，安西是决不会有这种坚决的意志的。如果说在学生兵里面有能够实现自己的这种意志的人，那可能是只有弓山一个人，不过，到底是不是这样，曾田也不敢马上下结论。

曾田立刻回到班里来换外出服。一想到那个罚站的染，他便不得不祷告，安西二等兵此刻还是躲在兵营内的什么地方。当他换了军装，向办公室去领取公用臂章的时候，就听见大住班长在班里大声吆喝着：

“喂，地野，命令全体集合！大家立刻出动搜查安西！你们呆

在這兒光是噁噁喳喳的，到底在幹什麼啦！地野，說來，頭一個就是你不對，你所負責的一年兵不見了，你却還光在這兒亂吵，這有屁用！發動大家分頭搜查！搜查！”

曾田在外出以前又找一次木谷，可是仍然沒有找到他。

四

准尉的家在森小路街，要走相當長的時間，但今天曾田却不能利用出差的時間跑到別的地方去。他本來想到北濱銀行去找一個朋友，可是他已經好久沒有接到這個朋友的來信了，他不得不想到自己已和這個朋友斷了聯繫。士兵是與大家割斷聯繫地活着的。曾田換過一次車，從田地里走過，來到准尉巧小精緻的平房前。他把門開得太猛了，在門里边，他迎頭碰見一個正蹲着身子在穿皮鞋的男子，這男子的臉曾田曾經見過一次，他不由得暗暗地吃了一驚。他不能馬上想起這個人的姓名來。可是，沒有疑問，男子是補充兵內村的父親。准尉穿着和服，變得和平常全不相像，身體顯得又小又拘泥，正跪在那兒用溫和的口吻說：“用不着擔心吧，當然，光這麼說您還是不會馬上能放心的……”很顯然，准尉有點狼狽了。“是，只有衷心地拜託您……”背着曾田向准尉答話的寬額男子也馬上閉了嘴。曾田不敢走進去。他站在門旁等着，准尉也沒有叫他進去，也沒有向他打招呼。

“請吧，請吧，就在這兒穿上吧。”准尉勸客人穿上大衣。

“那麼，告辭了。”內村的父親穿上灰色大衣，跨出門檻，但是沒有把臉轉向曾田。曾田躊躇着，不知道該不該和他打招呼。這回，他清楚地看到這男子在寬額下面的低低的眉毛和瘦削的寬肩膀。沒有記錯，確確實實這是內村的父親。當這五十歲模樣的男

子回过头來向曾田瞟了一眼的时候，曾田就更進一步地相信自己的記憶是沒有錯的。从前，当內村的父母來兵营會見內村时，有一次內村曾把他拉到會客室去。那时內村的父親对他打个招呼說，兒子不中用，請多照應。因为內村的父親剛巧正站起來要上廁所，曾田被內村拉來見他的时候，办公室也还有要緊的公事在等着，所以他們僅僅是一般地應酬了一下就分手了。不过，曾田却不会忘掉很像內村的他父親的臉。当时，身子矮小的內村的母親曾硬把一包烤餅和紅白年糕塞在他手里，但曾田現在反而想不起那位母親的面貌了。

当曾田下了决心走進門里的時候，准尉開口問：

“嗯，曾田呀，这时候來幹么？有什么事？要是沒有什么要緊的事，我今天不太舒服，想躺一下……”

“是！”曾田和平日相反，不由得緊張起來。“曾田奉大住班長大人的命令，為公事來見您。一年兵安西从早上就失蹤了，班里的士兵正在分頭搜查。大住班長大人叫我立刻來向您報告。”

“什么，安西？開小差了嗎？”准尉已經抬起一只腿想站起來，听了曾田的話，便仍支着一只腿說。可是他並沒吃驚。“哼，找不到嗎？大住在幹什么？”

“現在，領着士兵搜查！”

“嗯，好！我就去。嗯，曾田，歇一會兒再走吧，給你倒杯茶喝吧。”准尉又說，先在這兒听取詳細情況的報告。但是，曾田這時却特別不願意呆在准尉家里，喝他們的茶，因此回答准尉說，他要早一步回去向班長大人彙報。這時，准尉把太太叫出來了。臉色难看、動作呆板的准尉太太也許是按照准尉的吩咐，留他說：歇一會兒再回去吧，這時候，兵營里可能沒茶喝了。儘管這樣，曾田還是謝絕了。

“別留他啦，曾田還有事要辦呢。”准尉在裏面喊着，一聽曾田要回去，他就又走出來問問：隊長大人來了沒有？安西的東西都檢查過沒有？曾田回答可能還沒有檢查，准尉就說，回去告訴班長馬上檢查一下。說罷又走進里屋去了。

五

曾田因為今天還沒有吃中飯，已經累得精疲力盡，但一想到安西是否已經找到了，又想到哪怕一刻鐘也好，應該儘快把林中尉歸隊的消息告訴木谷，於是在回去的路上也無法再去偷閒。可是，應該怎樣解釋剛才遇見內村的父親這件事呢？他坐上了電車之後，這疑問也始終沒有離開過他的腦子。當然，從前他也曾被派到過准尉家（雖然因為他不是准尉的勤務兵，上准尉家的機會很少），也曾遇見過好像是士兵的父親似的人帶着禮物來訪准尉。那時他想做人事股准尉的大概就是這麼一種情形吧。因為在他入伍以前，當教員的時候，也曾接受過學生的家長送來的土產品。可是，現在內村的父親只是單單這樣才來拜訪准尉嗎？……內村是被選中調往前綫的呀。曾田在編制調往前綫人員名冊時曾看過內村的人事調查登記表，因而知道內村父親是扇街附近的一家紙張批發公司的董事，從前當過該地區的方面委員^①。也許這種推測過於主觀，可是曾田總覺得內村的父親今天來訪准尉的家，是包含着某種特別意義的。不過，這和一個兵的他又有什麼關係！曾田只是趁換車的機會，走進小僻巷裏的一家咖啡館，喝了一杯不加糖

^① 這種委員都是各地區裏有名望的人被推薦出來充任的，原來他們是從事社會福利事業，主要的是救濟貧民。但後來在法西斯反動政府領導下，這個委員不但不起實際作用，反而成了反動政府的狗腿子，利用職權，欺壓人民。

的咖啡，就匆匆地回到部隊來了。但是，他所期待着的安西還沒有找到，在班里，士兵們正在小声議論着。他向大住班長做了報告，把准尉的立刻檢查安西的東西的命令轉告給他。班長一听立即振作起來，喊着：“那麼，馬上檢查安西的小箱子，和板架上的最里面。”可是，從那兒檢查出來的却不過是一封滿是手上油膩、都變成黑色的、破得不像樣的信，和一張用鉛筆潦草的字跡剛寫了一半的信紙，還有一塊有紅色斑點的髒手絹。還有的，就是塞在軍服、襯衣之間的髒褲叉和汗衫，以及放在小箱子抽屜里的手冊，這些東西已都髒得要命，曾田都有點不好意思正視它們了。被班長叫來的地野上等兵在檢查這些東西，信是叫做喜美子的女人寄來的，不消說，那寫了一半的信，也是安西要寄給這個女人的。等班長打開手絹一看，正如大家想像的一樣，那塊紅斑點是女人的帶着口紅的唇印，在一個角落上還用羅馬字繡着“喜美”兩個字。

“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我都不願意離開你呀……。什麼時候考試，什麼時候進學校呢？那時，我也跟你一道上那個學校去！”……——班長大人，班長大人，安西這小子……”地野上等兵大聲把信念下去，他那猥褻的腔調響遍四周。聚集在旁邊的一年兵都板着臉孔。曾田不能再聽下去了。

“喂，你們有沒有人知道安西的女人——這個叫喜美的女人是怎麼樣的玩藝兒呀？”過了一會兒，班長問。

“有！”田川大聲答應了。

“你知道嗎？”

“報告！我不知道！”

“傻瓜！”

曾田想這個叫做喜美子的女人說不定就是那次染看見安西走進的那家妓院的妓女。但是，他此刻卻沒有心腸把這個只有他

一个人知道的消息报告给班长。总之，安西毕竟在军装里面还隐藏着这样的一个他。可是，这种内容的信真是妓女写得出来的吗？这么一想，就连曾田也难於相信这封信是出於一个妓女的手了。尽管这样，虽说安西会逃到这女人那兒去，是难於设想的事，但也决不是不可能的。

大住班长和士兵们查出了这封信，就都好像肯定安西是已经跑到兵营外面去了。他们想虽然是负有责任，但是没有力量来处理已经开了小差的兵的问题，现在除了准尉先生下命令到兵营外面去寻找，或是报告给宪兵队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所以个个都垂头丧气。大住班长命令地野上等兵和曾田赶快调查这个叫做喜美子的是怎样的女人，住在什么地方，有人知道她的消息就马上把他带来，说完就回班长室去了。但看来班长也像是不能呆在班长室的，他马上又走回来说：“限你们十分钟，一定在十分钟以内调查清楚，报告给我！”说罢又走开了。当他走出去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拍曾田的马屁：“喂，曾田呀，准尉先生在生气吗？啊，怎样，没有生气？真的，家伙，竟说叫我高兴的话。”

“哼，又来了，限十分钟查清楚，哼！”地野上等兵说。“哼，随他便吧，哪能这么容易就查出来呀！老毛病又犯啦！”尽管这么说，他还是提起精神，把班长的命令转达给大家。……班长却还不到两分钟，就又从下士官室跑来叫曾田。这一回，他对待曾田的态度变得太亲密了，就连曾田也都觉得有点可怕。他一面恳求曾田无论如何马上替他调查出那个叫喜美子的女人的底细，一面放底声音问：

“喂，听说吉田班长要调走了，这是真的吗，啊，准尉先生是怎么说的？”

六

曾田好不容易才吃完一年兵藏在端食具的箱子里替他留着的午飯，然后到楼下的办公室去。他想說说不定会遇到木谷，所以当下完楼梯的时候，站在石砌走廊上向厕所那边望过去。这时他看見染气喘喘地朝这边跑來。

“找到了，找到了，三年兵大人，安西找到了！”染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

“啊啊！”曾田也喊着，朝着染奔去。那么，安西还呆在里面啊，他还留在兵营里啊，真好！……曾田感到胸口里突然長了一塊僵硬的东西。染好像放了心似的露出温和的笑容的臉映進他的眼帘。听說安西是藏在馬廐旁边的一座干草垛的空隙里的。不久以前有个机枪中隊的学生兵在厕所里上吊自殺了，联隊所有的士兵个个都知道了这消息，曾田也暗暗担心安西怕是也走了这条路。染說，他費尽口舌劝安西，跟他說伙伴們都担心着到处找他，劝他馬上一塊兒回班里來，可是安西却使勁叉开兩腿死不肯走，所以不得已託了一个馬廐勤务兵監視着，自己跑回來。染要求曾田馬上跟他上馬廐去看一看，曾田答应了，穿了不知是誰脫在那兒的一双皮鞋，就朝馬廐跑去。一看，安西已經被帶到馬廐勤务兵的休息室里來，正默然低着头坐在木炕上昏暗的角落里。

“安西，你怎么啦？”

“三年兵大人……”安西二等兵喊着說。虽然屋里昏暗，但曾田从这声音里听得出來安西已經是滿臉淚痕。

“喂，安西，回去吧。”曾田回答这哭咧咧的声音說。

“喂，站起來！难道站不起來了嗎？喂，这时候哭，那你就不要

該幹出牽累大伙兒的傻事來呀！”染的聲音充滿了強烈的怒意。他粗暴地捉住安西放在膝上的手，猛地把他拉了起來。“三年兵大人關心你，特意跑來看你的呀，喂，知道嗎？你怎么不向他道謝！要是換一個別的人瞧瞧，這時候，你這腦袋瓜子早就腫得像瓢似的啦！”

“是！”

“安西，走吧！染，放開手！”曾田不好意思再聽染的話，就先走出房間。安西好不容易才跟着他走出來，嘴里喊着：“三年兵大人，對不住您！”他由於寒冷和恐怖渾身直打戰，牙齒咬得嘎吱嘎吱地響。曾田怒氣勃勃地問他，為什麼染叫他回去時他不跟染回去，但是，安西却一言不發。

“受不了啦嗎？”

“是！”

“受不了軍隊生活啦？”

“是！”

“可是，你只有忍耐着，沒有別的好法子。”

“是！我是忍耐着的。”

“染打了你，可是這並不是染的不好啊。”

“是！我也明白！”

來到光亮的地方一看，安西的臉哭得都從眼眶里紅腫到臉頰。安西把這張臉拚命往前晃着。

“染，你擔心了吧？”曾田對從後面跟上來的染說。

“嘿，沒啥！我早就決了心呢。”染說着，他那女人般的一對眼睛連眨都不眨。

啊啊！曾田竟忘記了這件事，毫無疑問，這兩個人回到班里以後，一定要受正式處分的！

“是嗎！”曾田說。他感到自己的身體冷冰冰的。由於馬廐值星上等兵的報告、許多知道了找到安西的消息的人，從二樓窗口伸出頭來望着他們，曾田對他們揮揮手，可是，當他看見地野上等兵的那張厚皮面孔出現在窗口的時候，他猛地把頭扭過去，再也不往那邊望了。

大家亂哄哄地跑下樓來，打量着渾身沾着稻草、吓得連眼珠都鼓了出來的安西的狼狽相。

“哦哦，找到了嗎，找到了嗎，這太好了！”“傻瓜！啊，你到底安了什麼心，躲在哪一個鬼地方了？”“喂，別亂吵吵啦，小子該又要跑啦！”大家都舒了一口氣，七手八腳地擁着安西回到樓上的班里來，直到把他送進班長室，大家還擁在門口不散。別的班的士兵們也馬上都跑了來，大家擠成一團。

班長室里，連其他班的下士官也都圍着站在班長跟前的安西二等兵，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他。安西被一大簇人包圍着，縮緊肩膀，緊緊捏着雙手，只一味答應着“是！”“是！”長在他嘴邊的稀疎的鬍鬚，給人一種窮酸似的成人的感覺。“是！我錯了！”

“我不是在說你錯不錯的問題呀。”大住班長也重復着說。

“是！我保證今後不再幹這樣的事。”

“我不是問你這個。……你為什麼要做出這種事來，我是在問你這個理由，你不能把它講出來嗎？”

“是！”

“光說‘是！’人家可不明白！”大住班長在聽見安西失蹤的消息以後，一直是垂頭喪氣的，現在精神逐漸振作，又恢復了他那原有的冷酷和威嚴。可是，他又害怕把安西罵得太過火，迫使他再開小差。

“聽說染打了你，這是真的嗎？”

“喂，安西！爽爽快快地說出來！混蛋！別讓班長大人費神了！”地野上等兵从旁边罵着說。

“是！是挨了打。”

“挨打以后怎样了？”

“他打了我，……又用脚踢我。”

“以后呢？”

“他叫我吃馬料，命令我張开嘴，把切过的稻草塞得滿滿的。”

“你吃下去了嗎？”

“是！……”

“喂，安西！別裝神气啦！你不是在馬廄里偷吃餵牲口的豆餅嗎！”地野上等兵又插嘴說。

“是！”

“地野，別插嘴！”班長說。“曾田，你把安西的信拿來。”

曾田回班里把安西的信拿來了，但一提这些信件，安西就緊緊地閉上嘴，無論如何不再開口了。他好像刚从水里撈上來的落水狗似的渾身直打战。

士兵們大半都去出下午的勤务，羣集在班長室門口的比剛才少多了。可是，所有的一年兵都奉班長的命令，仍然留在室內的一个角落里，因此安西磨磨蹭蹭地不肯開口也是奇怪的。一年兵今天兩点鐘要檢查身体，把下午的教練和明天的課程調換，这时候正好閒着沒事。

安西愈來愈顫抖得厉害，臉色也愈來愈蒼白了。

“这封信到底是寫給誰的？你想連班長都不肯告訴嗎？好，不說就不說吧！当你剛剛入伍的时候，我問过你有沒有女朋友，那时你說过沒有。別騙人了！现在还敢說沒有女朋友嗎？把这种手絹兒当宝贝放在身边，到底这是誰給你的？說！不說嗎？要是不

說，我可要不管了！我不再是你的班長，什么都不是啦！”

“是！”

“說說看，是誰？啊，說呀！”

“是！是親戚。”

“親戚？是親戚，是你什麼親戚？”

“是我母親的遠房，現在在大阪做事。”

“好，瞧你不是會說嗎！多大年紀？”

“是！二十……二十六歲。”

“什麼，二十六？你多大啦？”

“是！二十二歲。”

“哼！好的，比你歲數大的親戚啦。那麼，你和這個女人到底是什麼關係？戀愛關係嗎？”

“是！是的。”

“戀愛關係？別說漂亮話啦！干脆說一起睡過得啦！”坐在旁邊嬉皮笑臉地瞅着這光景、一面切着麵包的大鼻子大野班長，這時突然插嘴說。

“是！”安西的聲音又細又小。

“到底是怎樣的關係？”大住班長毫不理會地問下去。“啊，有肉體關係嗎？”

“肉體關係？媽……呀，說得太深奧啦，你是想問他……”大野班長又說了。

“別插嘴！”大住班長說着，把手裡的紙煙朝大野班長擲過去。
“安西！怎麼樣？有肉體關係嗎？”

“是！”

曾田知道站在旁邊的一年兵都在動搖着。他對這種在大眾面前無情地挖掘個人生活的軍隊的威力，激起一種反抗的情緒。他

焦灼地想看一看一年兵眼里流露出痛苦和惶惑的神色。

“所以，为了看看那个女的，你才想开小差的吧？”

“是！不，不是！”

“扯謊！”

“是！我，我並不……，我並不是开小差。”

“混蛋！你又扯謊！联隊本部今天並没人來会你呀！”

“是！”安西回答說。他顫抖得異常激烈，腰部一扭一扭地晃起來。

“喂，弓山，把他帶去！帶去讓他小便！”大住班長吆喝着。

安西不住地說着“是是！是是！”双手按着小腹，腰部弯扭了好几次，走出班長室，曾田看着他，情不自禁地跟着他走出去。他深怕安西在廁所里幹出意外的事來。所以当他看見安西在下樓的半路上倒下來，嘴里喊着“唔唔，嚥不住，嚥不住呀”，用手拚命压住下身的时候，当然有些担心；但远不如在安西的身子消失在廁所里的时候更替他担心。可是，当安西从廁所出來，臉上的神色好容易和緩下來的时候，他也放下心來，臉上浮起笑容。他回头含笑望望站在旁边等着安西的弓山。弓山那冷得發紫的臉頰上，好像是把安西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似的，帶着羞慚而奇怪的微笑。安西一面向冻僵了的双手呵呵气，一面往前走。在这样旁边沒有別人的地方，安西就变得格外有精神了。三个人默默地走上二楼去。哎，安西！被軍隊束縛着的安西是可憐的！

“弓山，你知道意大利的事嗎？”曾田把身子挨近弓山，低声說。可是，对方好像全不理解他這句話的真正意思。“意大利發生了了不起的事，你知道嗎？”

“是？”

三年兵和一年兵，这种軍隊的階級妨碍弓山和自己接近，这

件事叫曾田非常着急。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在动摇着……。”

“是，在意大利？我們根本没有看报纸的时间，所以完全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着怎样的事。”

“是吗？軍隊真是个鬼地方吧？”

“是！过去，我连想都没有想过竟会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三年兵大人！我会受处分吗？三年兵大人！”安西二等兵从旁边湊过臉來說，他的颤抖的声音里还含着撒嬌的成分。

“要受的吧。”曾田冷冷地回答說。

安西好像受了打击，身子一怔，停住了脚步。

“那，那么，我还是要受处罚？”

“大概是吧。”

“要是受处罚，我要受怎样的处罚呢，三年兵大人？”

“是啊，……这我也不太詳細哩。”

“会不会給‘禁止外出’呢？”

当曾田把安西帶回班長室，再回到樓下來的時候，剛巧看見从隊長室走出來的准尉被隊長喊住，正站在办公室前面大声和他爭論着。

七

“准尉，办不到嗎？你不能这么办嗎？”

“是！有关調动人員的人选，除了本人的健康状态而外，主要是根据家庭情况來决定的。所以虽然这是隊長大人的吩咐，但从我的立場來說，还是很难接受您的……”

“所以呀，我不是叫你仔細調查他的家庭情况嗎，你仔細調查

过沒有哇？”

“是！这本是我分內的事，都詳細調查过了，而且人事登記調查表上也填得很清楚。世古二等兵的家庭情况不但不比其他的士兵差，而且應該被选为第一次候选的兵。所以我不能从这次的調动人員名單中取消他的名字。”

“准尉！再到里面去商量一下！”

“是！我得要馬上審問安西二等兵。”

“准尉，到屋里來！”

“是！……”

准尉的态度和口吻都非常恭敬，很明顯，他是很从容的。看來，他确是故意裝出比平常还懇懇好几倍的态度來压倒隊長。曾田不能再停留下去，因为他只不过是从这兒走过，必須馬上走進办公室里。可是，剛才傳到他耳朵里來的，却是一个不得不使他停住脚步傾听的非常重要的消息。

准尉走進隊長室，但不久就走出來，回到办公室。他進來的时候，故意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說：“哼，了不起，真正了不起啊！”說着就一屁股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叫勤务兵倒一杯热茶，然后对着站起來的曹長喊：

“曹長！”

“准尉大人，是不是隊長大人又有什么……？”

“嗯，隊長大人訓了我一頓，說我今天为什么沒有得到他的批准就沒上班。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昨天回去的时候，我又沒想休息，今天也並不是沒有上班啊。我們工作到夜里的事他就不提了，还說什么我不在隊上的时候，中隊里發生了重大事件。我就回敬他說：虽然，这是我不在的时候發生的，但既然这是有关人事方面的事故，我就有責任。說完我就出來了。”

“隊長大人也实在太仔細了。”

“胆子太小啦。一兩個士兵开了小差，就吓掉了魂，还能做人事工作嗎！”

曾田当准尉命令他去叫大住班長的时候，馬上猜到这大概是准尉要和班長商量，决定处分的問題了。他暗暗担心安西究竟要受到怎样的处分。要是像这样在准尉剛剛和隊長發生糾紛以后决定处分，那就一定比平常还要來得重，曾田替安西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他在到下士官室去叫大住班長的时候，順路回到班里去看一看，但是班里只有安西二等兵和染一等兵留在一个角落里，其他还是那几个老兵們照例躺在牀上伸着懶腰。木谷不知道到哪兒去了，还没有回來。

“曾田三年兵大人，听说准尉先生上了班啦？”当曾田正想回到楼下的时候，在班南面的窗口上靠着背，默默地望着这边的染开口說。曾田看見染的臉上没有一点血色。

“嗯，上班了。”曾田說。

“已經，已經决定了嗎，三年兵大人？”

“你問的是什麼呀？”

“就是那个，处分。准尉先生和隊長大人商量定了吧？”

“不。……可是，这个，根本还没有决定呢。”

“三年兵大人，別瞞我，告訴我吧。”

“我可沒瞞你。”曾田的口气不禁重了起來。竟連染这样的人也無法叫他理解自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因而受他这样的怀疑。曾田把扭过头去的染丢在那里，走出房間，当他剛要走出去的时候，回头一看，發見安西二等兵正把上半截身子伏在牀上，聚精会神地寫着什麼。曾田回到办公室以前，又把楼上的每个房間看了一遍，又穿着拖鞋跑到厕所旁边去望了望那棵白楊樹的下面，

可是哪兒也沒有找到木谷的影子。

一看曾田回到辦公室來，准尉就命令近海上等兵和曾田，馬上把安西二等兵和染一等兵的人事調查登記表找出來；但是，等他們找出來送到准尉跟前，准尉却連看都沒看它一眼。他正在臉上露出溫和的微笑，迎接向他頻頻弯腰點頭的大住班長。

“准尉大人，實在太對不住您！剛剛當了一班班長，馬上就在我班里發生了這種事件，……叫准尉大人受累。”

“一樣的話不要說這麼許多遍呀。”

“可是，從我這方面來說，叫准尉大人受累，乃是我最痛苦的事。”

“為了這麼一點小事就大驚小怪，那就當不了軍隊的班長的，啊，大住。”

“儘管准尉大人這樣說，但我可不能原諒自己……。”

“够了，什麼叫原諒不原諒。我可相信你是一個不懂得分寸的人吶。這，不用再說了。可是，染和安西可不能這樣就算了呀。”

“是！這當然……。”

“他們兩個人都在樓上吧？”

“是！兩個都在。”

准尉究竟要怎樣處分染和安西呢？曾田不禁屏着氣望了望四周，辦公室里其他的文書兵也都停下了筆。

“喂，叫他們來！”准尉喊着。

“是！准尉大人，是要叫染一等兵和安西二等兵嗎？”近海上等兵答應說。

“嗯，把他們帶到這兒來。”

“是！我去叫染一等兵和安西二等兵來！”近海上等兵說着，剛

要走出房間，忽然辦公室的門被粗暴地推開了，隊長走了進來。

“准尉！你打算怎樣處理染一等兵和安西二等兵？”隊長瞪眼望着准尉，怒氣沖沖地走到跟前來說。

“是！我要處分他們。”准尉一面站起來，一面用故意壓低了的沉重的聲音回答他。

“可不能亂處分呀！”

“亂處分？”

“亂處分就是亂處分，我說的是別亂處分！決定處分以前，必須得到我的批准！”

“是！這當然，我是打算這樣做的。”

“‘打算這樣做’？”隊長愈來愈激動，頻頻地搖晃着矮小的身體說。他那瘦削的、看得清皺紋的臉也漲紅了。“光是‘打算’那怎麼成！”隊長說。“准尉，不能亂處分！”

“是！我想給染‘禁閉’；給安西‘禁止外出’……。”

啊，染還是要受“禁閉”處分的！曾田的心冷下去，可是，他又有什麼辦法呢！

“什麼？安西不是剛剛入伍的一年兵嗎？給他這種處分合適嗎？難道不能給他一個‘隊內處分’嗎？外面的人都在關心大學生入伍的問題，所以應該用慎重的態度來對待他們。聯隊長大人上回在軍官俱樂部里這樣指示過。你認為怎樣？”隊長說。

“‘禁止外出’這當然是‘隊內處分’，聯隊里除了‘禁閉’以外，並沒有‘禁止外出’這樣的處分。”

“嗯……。”

“我認為這次的事件若不同時處分兩方面，就沒有任何意義。可是，因為安西二等兵是兩個月以前才入伍的兵，所以我想應該考慮這一點，暫時給他一個‘禁止外出’的處分。”

“是嗎，隨你吧。”隊長再沒有話說了，終於表示了同意。他一轉身來個向后轉，想走出去，但走到門口的时候又來一次向后轉，問准尉：“那么，打算什么时候处分染一等兵呢，准尉？”

“是！当然，我要馬上执行，今天晚上就把他关進禁閉室里。那么，我想馬上就叫他們來，請隊長大人親自向他們宣佈处分。”

“好！他們來了，就叫我一声！”隊長接着又大声說了一句“好”，就又粗暴地拉开門走了。不一會兒，从对面房間里傳來隊長大声喊勤务兵的声音：

“中隊勤务兵！中隊勤务兵！替我弄弄爐子！火快要滅啦，怎么半天都不來弄爐子！喂，倒杯热茶來！”

隊長一走，原來退在旁边的班長馬上就又走到准尉跟前來。

“准尉大人，对不住您！”

“准尉大人，辛苦您了！”曹長也說。

准尉只是大模大样地接受了這兩個人的問候。

曾田心里想像了一下被关進寒冷的禁閉室里的染的样子；不一会，他听見被近海上等兵帶領着，朝办公室走过來的染的脚步声。

八

准尉在染和安西走進來、橫排站着向他敬过礼之后，用平靜的口吻分別向他們問过所做的事，又問这种行为是不是正当的。染回答說：“是我錯了。”安西回答說：“是我錯了，准尉大人！我保證不再犯这种錯誤，請原諒我。”

“你們再向准尉大人好好道歉！”大住班長走近他們旁边來，大声地說。

“准尉大人，对不住您！”染和安西一齐喊着說。

“請隊長大人！”准尉說。等隊長進來了，准尉就命令染和安西橫排站在隊長面前，用平靜的口吻說：現在宣佈處分。他宣佈給染一等兵“禁閉”處分，給安西二等兵“禁止外出”處分，說完，就突然提高嗓子大聲喝着：

“染一等兵，你所犯的錯誤远远超过了現在給你的處分！染，如果再犯這種錯誤，我可決不能饒你！”“安西二等兵！你若認為這回給你的‘禁止外出’處分，可以和你所犯的錯誤相抵，那就想錯了！這次念你目前還沒有成為一個正式的兵，所以才給你這樣輕的處分。若拿你這次的錯誤來說，你也應該受到和染同等的處分！”

兩個兵聽到准尉的怒吼聲，都縮緊了身子，連隊長也好像被這出其不意的吼聲吓了一跳。不，准尉大聲吼叫的目的可能就是耍借此嚇一嚇隊長的。

“染！怎麼不向隊長大人敬禮！”准尉說。染喊出“敬禮”的口令來。

隊長接受他們的敬禮，之後，他把胸脯高高地向前挺出來，向他們宣佈了處分——把准尉已經講過的話重復了一遍。

“你們倆今後可要好生注意呀！”隊長竟用了演員在台上唸的台詞“呀！”接着，他轉向班長說：“大住班長！今後，你應該小心管教管教這兩個人吶！”

“是！”班長答應說。

“立刻從中隊派好擔任禁閉室的衛兵；通知衛兵室今天晚上有一名士兵要進禁閉室！”准尉命令曾田說。

曾田看到染從容地接受了處分，才放下心來。當他奉命聯繫禁閉染的事情向衛兵室走去的時候，一路上他的腳步也不再是那麼沉重的了。從衛兵室回來的時候，他繞路到二中隊營房前，捉

住恰巧跑到外面來的兩三个老兵，打听他們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叫做林中尉的軍官刚从医院回來，被派到中隊來服务。回答是：有是有一个刚出院归隊的林中尉，但听说这个人已被調赴前方部隊，不久就要单独一个人到中國东北地区。但是，他們却不知道这林中尉是否曾經担任过軍需委員。於是，曾田决心親自到軍官室附近去探听动静。他走近軍官室，从門外窺伺室內，但是他所能看見的只不过是每当軍官們進出的时候，从門縫里露出來的房間的一部分，至於林中尉究竟在不在里面，他却始終沒有調查出來。

九

染和安西受处分的消息馬上傳遍了全中隊，給了士兵們很大的刺激，尤其是迎接兩個人受处分回來的这一班，就更籠罩着異常緊張的气氛。……士兵們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染反而受到較重的处分。演習和出勤务回來的老兵們为了不久就要被关進禁閉室的染，向大家捐募紙煙，好讓他飽吸一頓。他們看見曾田回來了，就馬上喊住他，故意用安西能够聽見的声音說：

“为了找娘兒們打算开小差的家伙和給他打了气兒的家伙——这两个人到底哪一个罪过大些？曾田先生，你是个在办公室搞事务的聪明人，你該明白这些道理呀，告訴咱們听听！”

曾田把准尉宣佈处分时說过的話一字不差地向大家传达了，可是士兵們只用諷刺的口吻回答了一声“嗨！是这样的？”仍然沒想通。

“曾田啊，这，都是那位准尉先生說过的話？”今井上等兵說。

“是啊，准尉先生是这样說的。”曾田回答說。“听说沒受过第一期檢閱的一年兵是不能給太重的处分呢。”

“哼！是这样的嗎？我也想吊吊娘兒們的膀子，跑到娘兒們那兒去啊！”橋本三年兵說。

“喂，說啥！這個年頭兒別發這種牢騷呀，讓他們聽見瞧瞧，馬上就把你調到前綫去！”土谷三年兵說。

“媽……呀，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染，吸吧！吸得飽飽的！”橋本三年兵說。“喂，染，你要蹲幾天吶？”

“一天……啊！”

“是嗎，給你！好生過過癮吧。”

“一定要凍壞了啊。”

“要是有人想個辦法，現在能給染吃上一頓飯該多好啊……。”

“三年兵大人！曾田三年兵大人！麻煩您了，對不住！”染好容易得到機會向曾田說。

“哦，就要走了？唔，小心點兒，別感冒了。回頭我去看你。”

“是！”染一等兵答應着。

睡在牀上的地野上等兵這時抬起上半截身子來，惡狠狠地把臉伸向染那邊說：

“什麼呀，不過是吃一天禁閉罷咧，有什麼了不起的！喂，你們，幹麼弄來這麼多紙煙！紙煙嘛，應該在放出來的時候再讓他吸才對呀！”

瞬間，班里變得鴉雀無聲了。地野上等兵又把那惡狠狠的面孔轉向一動不動地躲在南面角落里的安西二等兵。

“喂，安西！你到底受的是個怎樣的處分？喂，告訴告訴咱好嗎？儘管我入伍以前是個抬土的小工，一天只領一圓八角錢……，可是，我在这兒，却是個一年兵組長呀！”

安西二等兵臉上露出恐怖的神情，抬頭傾听着地野的話，這

时，他飛似地跑過來，站在地野上等兵跟前，向他做了受处分的报告。“上等兵大人，上等兵大人！”安西纏着地野，但是，地野却扭过头去連睬都不睬。

曾田想趁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安西和地野上等兵的机会跑出房間，便对染說：“染，注意身体！”說罢就一面望着南面尋找木谷，一面向門口走去，可是，他却馬上又被三年兵包圍了。

“喂，曾田，三年兵里面沒有一个被調往前綫的，这消息是真的嗎？別走，吸一支再走呀。”他們說着，把紙煙遞給曾田。

“是啊，是真的呢。”

“那么，补充兵是全都要調去嗎？”

“这，这得要問問准尉先生，我是不知道的。”

曾田感到补充兵也开始聚到自己的身旁來了，所以故意大声地这样回答大家。“調往前綫这种事，打听我可白費事，我什么也不知道啊。”

“別这么說，曾田先生！請吸支煙好吧！”今井上等兵說。

“請你乐一乐好嗎？”

“花子姑娘，見客！”^①

“駒子姑娘，見客！三十二号！”^②駒子姑娘，相好的來了！請進！”

这时，补充兵已經全都聚集到曾田的周圍來了。

“喂，染，跟我下樓去！”來叫染的中隊勤务兵从門口大声喊着。染被关進禁閉室的時刻終於來到了！大概是人事股准尉親自

① 这兒是他們学妓院龜奴的喊声。

② 日本人進屋脫鞋，因此在妓院門口有專門管客人的履履的人，这人每当客人進屋时，把一塊上面寫有号碼的小木牌交給客人，以便出來时憑牌取鞋。这兒喊的是小木牌的号碼。

把他押送到衛兵室去……。

“上等兵大人！染現在要上禁閉室去了！”染向地野上等兵報告說。

“好，去吧！夜里，我派人給你送一壺開水去，……去吧！”地野上等兵說。“喂，一年兵！去一個人陪染下樓！哼，你們以為染是為了什麼人才吃禁閉的呀，啊！”

“有！”田川二等兵走了出來。“田川，現在陪染一等兵大人到樓下去！”

“好，去吧！”

“喂，走開！——染在不在？到這兒來！”原來是大住班長來了。他大踏步地走近染，猛地捉住染的臉，就狠命向左右搖晃着。“喂，染！小子，別以為要蹲禁閉室就了不起啦，我可不饒你！喂，染！以為光是蹲了禁閉就萬事大吉，那想錯啦！你這小子丟盡了我們班的臉了，這罪過可不能拿禁閉這麼一點點處分就抵償啦！喂，染！你知道了嗎？懂嗎？明白嗎？”

染被班長搖昏了頭，砰的一聲倒在地上。可是，他立即又站了起來，在班長面前做出立正的姿勢來。“啊啊！”曾田望着這情景，不禁在喉嚨里喊着。

“好，別忘我剛才對你說過的話！來！”班長又喝了一聲，命令染走在前面，自己也跟着出去了。班長親自示范的這種粗暴的態度馬上影響了大家，班里的空氣眼看着就要險惡起來。

“媽的，這任性鬼！幹麼啦！”地野上等兵對着班長走出去的方向唾罵着。其他的三年兵看見班長走了，就想把話題再拉回調往前綫的問題上，又圍着曾田談起來，可是地野却立刻打斷了他們的話。“光會喊曾田，曾田，曾田又能怎麼樣！差不多啦，並不是曾田那小子決定調誰的。曾田不是說過不問准尉先生他是什麼

都不知道嗎，那就別理他啦！反正，咱們這班是個倒霉班吶，自從那個出獄犯來了以後，每天總要鬧出點倒霉事兒來。這麼下去，將來儘管聯隊解除了‘禁止外出’，但咱們一班恐怕還要吃他媽的‘禁止’呀！”

“地野呀，是真的光咱們一班要吃長期的‘禁止外出’嗎？”今井上等兵問。

“對呀，盡是些倒霉事！喂，一年兵！咱們班里有沒有出獄犯？要是有的，到我這兒來說聲‘有’！”地野上等兵罵着。

“報告！我們班里沒有這樣的一位！”田川二等兵遠遠地大聲答應說。

“沒有這樣的一位？媽的，說清楚！是沒有哪樣的一位吶？”地野上等兵罵田川。

“是！這，是沒有……”

“是出獄犯嗎？”

“是！”

“說得多不吉利呀！‘沒有這樣的一位出獄犯’，為什麼要說‘一位’！要說‘一個’！喂，田川，重說一遍！”

“是！”田川二等兵終於在地野的強迫命令下重說了一遍：“報告！我們班里沒有這樣的一個出獄犯！”班里的老兵們馬上哄笑起來。曾田不忍再聽下去了。他擠開羣集在自己身旁、想打聽調動消息的補充兵，要走到外面去，但是，剛巧這時看到了走進班里來的木谷，因此他的兩腳僵住了，一動也不能動了。木谷是決不會沒有聽見剛才那些話的！曾田望望木谷。他覺得好像木谷的臉也朝這邊望了一下。可是，木谷彷彿沒有事似的，沉靜地走到自己的牀邊，往牀上一坐，抬頭望了望四周。於是，班里所有的人的視線都射到他身上去了。笑声重新響了起來。

“嘖！幹么啦！这小子还滿不在乎地吸煙呐！真没办法……呀！”地野上等兵吆喝着。“來一个吧，媽的！哼，反正是‘禁止外出’啦！喂，大伙兒，現在咱們为染給关進禁閉室里开个慶祝大会！喂，开始吧，來个‘数数歌’！”

“数一个一呀，嘿，嘿，人人討厭的軍隊呀，却有‘志願’^①入伍的大傻瓜，不單是‘志願’呀，还有第二次入伍^②的更大的大傻瓜！嘿，嘿！”

“数一个二呀，嘿，嘿，撇掉了那老爹娘呀，被征入伍，立正，举槍帶敬礼，为了皇國把命喪！嘿，嘿！”

“数一个三呀，嘿，嘿，人人知道的軍隊呀，看來舒服又快活，可是一進來才曉得，当牛当馬受折磨！嘿，嘿！”

“数一个四呀，嘿，嘿，半夜三更去放夜哨呀，天剛一亮还得当衛兵，一天到晚出‘勤务’，当兵的苦处数不尽，嘿，嘿！”

“数一个五呀，嘿，嘿，‘臨時点名’真要命呀，半夜三更爬起來，班長大人發号令，‘报数’‘解散’窮折腾！嘿，嘿！”

“数一个六呀，嘿，嘿，軍官說話不講理呀，还要硬說是命令，当兵的絕對要服从！嘿，嘿！”

“数一个七呀，嘿，嘿，难得的週末星期六呀，被服、軍械、班务都要受檢查，檢查、檢查真难挨呀，嘿，嘿！”

“数一个八呀，嘿，嘿，这样的生活要是不願过呀，跑出营門玩上七八天，二十天禁閉还得說是挺合算！嘿，嘿！”

“数一个九呀，嘿，嘿，軍隊的紀律定得妙呀，起床睡覺都得听吹号，換崗、报告、臨時点名、吃飯，一切都得听吹号呀，嘿，嘿！”

① 指申請应考幹部候补生考試的人。

② 指战时已服完义务兵役的兵又被征來入伍。

“数一个十呀，嘿，嘿，每隔十天关一次餉呀，只有一圓八角五分錢，一頓面包都吃不飽，哪还够上妓院！嘿，嘿！”

“來个‘滿期操典’！‘滿期操典’！”士兵們要求着。

“在这文明开化的世道里，难道还有人不知道什么叫軍隊生活嗎？要有人不知道，兄弟我來向各位說个分明。我在那櫻花盛开的三月里受体格檢查，怕是爹娘許的願不灵驗，或者是办事的机关有意为难，再不然就是我那位老相好的眼淚还没有流够……，总而言之，我被錄取为甲种第一名。跳蚤的四月，蚊子的五月，六月里蟬鳴，七八月大三伏天，九十月秋过半，一眨眼打發走了冬臘月，过了新年，終於來到了正月初十那一天，爹娘請來親戚和近鄰，喝酒吃魚，为我祝賀，万歲万歲万万歲，欢呼声中我参拜了氏神神社^①，祈禱着武运長久后坐上电車。坐在电車里滿舒服，嶄新的礼服沒有星章，想來不禁要落下一顆淚水，我忍着忍着來到了馬場街。下了电車，左边就是廣播电台，右边就是輜重隊。却說走進一一二联隊的营門一看，旁边的房子是衛兵室，左边的房子是会客室；一中隊，二中隊，三中隊，四中隊，在这許多的中隊里，我被編進在全联隊里以刺刀術聞名的步兵砲中隊。每个人都領到了一張牀和一个小箱子，中隊开了个欢迎新兵的会，飯是小豆糯米飯，菜是帶头魚^②，席上中隊長訓話：我这个中隊長是你們的父親，班長大人是你們的母親，老兵大人是你們的兄長，大家團結一致，为國効勞，平安服完义务兵役。誰曾

① 日本人把自己出生地或居住地附近神社所供之神奉为守护自己的神，每逢該神社举行祭祀，或有所求神的必要时，即参拜神社。这神社称为“氏神神社”，这些人称为該神社的“氏子”，他們推选“氏子代表”，参与神社的經營，“氏子”有繳納神社經費的义务。

② 日本人有喜事时常以紅豆糯米飯和帶头的大头魚來慶祝。

想，这位仁慈的中隊長說了令人落泪的話，只过了一夜就变成了魔鬼。”

“哎哎，只过了一夜就变成了魔鬼！”

十

“滿期操典”那宛如歌詠古代傳說的單調而憂郁的調子，打动了每个士兵的心灵，他們都帶着自己的哀愁合誦起來，班內充滿了陰暗的“兵”的生活气息。既然是一个兵，当然曾田也和其他的兵一样喜爱这“滿期操典”。他一面合着伙伴們誦唱，一面在心里用和地野上等兵剛才說过的意思不同的、另一种意思來期望着这“兵之歌”能够傳到可能是剛剛被关進禁閉室的染的耳朵里去。

“滿期操典”在歌誦着，“滿期操典”在歌誦着。曾田看見只有木谷一个人默然垂着头坐在南面的牀上，便不顧一切地推开大家，走近木谷，但当他感到木谷的神色和平常不同，而且身子也在抖着的时候，不禁停住了脚步。在这还没有來电灯的房間暗澹的空气里，木谷的臉好像在拚命忍受着某种折磨似的在硬绷着，膨脹着。曾田勉强把自己本能地想逃开的視綫固定在他臉上，目不轉睛地凝視他。

“木谷君，我找你半天啦，你究竟上哪兒去了？”

“啊？哦哦，是曾田君！……調往前綫的人員決定了嗎？”木谷的臉上浮出了厭惡的表情，他也並不加以掩飾。“怎样了？”

“不，不是調动的事，我想……”

“今天，我下午跑到金子班長那兒去了，也向他打听過調动的事。金子班長說这回的調动可不要你担心了，他說如果有必要，他可以替我向准尉先生講講情。”

“是嗎，那你完全不用擔心啦。要是金子班長替你講情，決不會有問題的。”

“金子班長也這樣說過。”

“那，木谷君，你已經沒有一點問題啦。”

“是嗎？聽說調往前綫的人不是后天就是大后天出發呢。所以這些人明后天可以得到‘外宿’，金子班長這樣說了。我一聽這消息，以為中隊可能今天要發表名單，就急忙忙地跑回來，……結果，還沒有發表。”

曾田看見压低聲音說話的木谷的臉逐漸開朗了，充滿了喜氣，他也就委實替他高興了。很明顯，金子伍長把他所知道的有關調動的全部消息，毫無保留地全都告訴了木谷。

“喂！聽說調往前綫的人大后天就要出發啦！”有個三年兵從那邊大聲地喊了。

“啊！什麼，大后天出發？是誰說的？是准尉先生嗎？是司廚兵嗎？”

“我剛剛到司廚班去幹活兒的時候聽到的呀，去前綫的人都能得到外宿呢！”

士兵們發出了各種各樣的呼喊聲，正在端碗筷、抹桌子、準備開飯的補充兵再也不能平心靜氣地幹活兒了，他們好像被這聲音吸引了似地，都不約而同地聚到三年兵那兒去。

曾田等班里的騷動稍微平靜了以後，才告訴木谷今天中午他知道了林中尉已回隊的消息，親自到二中隊去打聽過，但沒有打聽出這個人究竟是不是木谷尋找的那個林中尉。可是，他的這些話出乎他意料之外，反而使木谷的臉色沉下去了。當一聽林中尉的名字時，本來木谷馬上抬起頭來說：“什麼？林中尉回來了？”但他馬上就漸漸地恢復了平靜的口吻說：“不，一定是他！連名字

也一样，又是个中尉，同姓同名的人不会有这么多的。最近我也打听过硬官俱乐部的雜勤兵，調查他的下落，那个人說好像林中尉患了病，被送回國內來了，所以这一定是他。”接着，他又說：听说林中尉馬上就要被調往前方部隊，他想應該尽量早点兒捉住这个家伙。可是，曾田到这时候才清楚地感觉到原來木谷今天的态度和平常不同，似乎在和自己之間隔着一定的距离。今天，木谷不像往常那样把他的身子挨近曾田，他对曾田說話的口吻虽然也还算是親热，但要是往常的木谷，早就露骨地表示不安，焦灼地等着曾田回來，而依依不舍，不肯馬上放他走的。实际上，昨天和前天晚上，木谷都在上牀以后，还一直等着很晚才幹完工作回到班里來的曾田，向他打听調往前綫的人員决定了沒有、名單上有沒有自己的名字等等問題。他如果沒有这样作，尽管是上了牀也一定是睡不着的。……可是現在，虽然听见林中尉的消息，他却不怎么表示高兴，把視綫定在一个地方，好像他的心在被另外的什么事情佔住似的。他根本沒叫曾田在自己的身旁坐下來，也沒有讓出位置來，只是露出不安的神情，在提防着什么。

因为中隊勤务兵來叫曾田，曾田便說等打听清楚以后再把林中尉的詳細情形告訴木谷，就离开他下楼去了。木谷却只不过是說了一声：“曾田君，拜託你。”

可是，曾田回到办公室以前上了厕所，从那兒走出來一看，原來木谷不是手里提着皮鞋，正从石砌走廊的尽头向着营場走去嗎！曾田不禁吸了一口气。木谷准保是上二中隊探听林中尉的消息去的，曾田本能地猜到这一点，但是他不相信林中尉这时候还呆在營內；天这么晚，林中尉一定已經回家了。

十一

好像上廚房提飯桶的士兵們回來了，從石砌走廊那兒傳來喧囂的談笑聲。曾田一面遠遠听着這聲音，一面把今天夜哨的人員編好，把他們的名字寫在黑板上。他不願意派那些已經決定調動的士兵們站今天的夜哨，所以在挑選人員的時候，曾費了一番苦心。他一面辦公，一面却在心裡直想着木谷，因為直到現在，他仍然猜不出剛才木谷為什麼用那種態度對待自己。木谷改變了態度，這一定是由於班里所有的士兵都知道了木谷是個出獄犯，大家把他當作問題談論着的原故。除了這個再找不到別的原因了。曾田不由得不安起來。班里的伙伴們現在都公開地用含着惡意的眼神迎接木谷，他們動不動就用好奇的眼光重新打量他，好像木谷是很稀奇的存在似的。“出獄犯”這句話就像地野上等兵常把它掛在嘴邊上一樣，好像是什麼骯髒的東西似地在班內傳播着。木谷所最擔心的不正是自己會遇到伙伴們這種歧視嗎？木谷處在這種環境里，今後究竟怎樣過那七個月的光陰呢？不過，伙伴們用懷疑、輕蔑和含有敵意的眼光對待木谷是木谷本身也應該負點責任的。因為儘管他回隊以後已經過了半个月，但他却和剛回隊的時候一樣，整天坐在牀上，根本沒有幫助伙伴們打掃或整理班內的意思，何況他還經常一聲不響地就從班里消失了，不曉得在什麼地方閑躑着。起初，老兵們暗暗在期待着木谷稍微過慣了班里的生活，就自然會參加他們的勞動的，可是，半个月過去了，木谷仍然連一點表示都沒有。加之，木谷又根本沒把掌握着班里的統治權的三年兵們放在眼里，這又大大地損傷了三年兵的自尊心。

可是，剛從監獄回來的木谷，怎麼能有心參加班里繁雜的工作

呢。而且林中尉、岡本檢察官以及他所想打听去向的軍官們又塞滿了剛回隊の木谷的腦袋。因为这样，知道他的底細的曾田，一向都是盡量在伙伴們面前替他解釋，想借以緩和大家对木谷的反感，但是，事态已經擴大到这种程度，他这种努力也已無济於事，尽管他怎样为木谷的过去辯护，也再沒有一個人听他的話了。尤其是像地野上等兵那样的人，一掌握了木谷的歷史，就有意識地散佈出去，想煽起大家的反感。在这种情况下，同是被地野討厭的曾田虽然拚命保护木谷，也是决不会起多大效果的。

曾田决定今天晚上派地野上等兵值第五班夜哨，把他的姓名寫在黑板上，叫中隊勤务兵把它拿到走廊掛出去。到底是誰把木谷的歷史向班里的伙伴們洩漏了呢？当曾田又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染的面孔头一个浮現在他的眼前。在士兵里除了染是沒有一个知道木谷的过去的。办公室文書兵的小室和其他的人是决不会講出去的。曾田也可以想像这是班長們幹的事，可是班長們怎么能特意把木谷的事講給地野上等兵听呢，这無論如何是不会有。那么，归根結底，还是染的嫌疑大些。尽管这样，曾田却不願意使自己相信那个染竟会辜負了他。染决不是这种人。曾田把木谷的信託染帶出去，这也是因为他相信染才这样做的。不过，話要說回來，託染帶信的是曾田，所以，如果染洩漏了秘密，要負这个責任的还是曾田自己。这么一想，曾田突然發現說不定木谷是在怀疑自己的。要是这样，今天木谷对待他的那种态度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木谷怀疑他是很有可能的。因为，虽然曾田一直在关照木谷，但他却連一次都沒有真正为木谷出过力。他是非常同情木谷的，同时他又更多地畏懼木谷，不，直到現在，他还不能确定木谷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当然，現在他再不能把木谷当做一个和他一样有明确的反战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了。可是，

他也不能把木谷單單看做是一个偷盜犯。……如果木谷在怀疑是他洩漏的，那就應該尽快地替自己洗清这种冤枉才对，曾田想着，而且为了达到这目的，他就想早日調查出那二中隊的林中尉到底是不是木谷所尋找着的人，把結果告訴木谷。曾田叫中隊勤务兵倒來一杯热茶，一面吮茶暖着身子，一面在想心事，最后，决定再調查一次犯罪情报案卷上記載着的有关林中尉的材料。於是他又悄悄地溜進營具庫里面。但当听見在冲破四周寂靜的空气、从隔壁隊長室傳來的話里夾雜着木谷的名字时，他不禁吃了一驚。隊長已經騎馬回去了，是誰还在里面說話呢？曾田屏住气一听，原來是准尉在和什么人交談。他們在談論木谷。从他們平等的、好像是伙伴般的說話的口吻看來，和准尉交談着的人一定也是准尉或是曹長階級的下士官。曾田硬挺着身子靠近牆壁，好容易才偷听着談話的內容：原來这个人在要求准尉把木谷一等兵編進这回調往前綫的士兵的名單里，並且准尉已初步答应了这要求。

“准尉先生，麻煩你啦。当然，准尉先生办事，我相信是用不着叮囑的。”粗大的声音稍微提高了，好像說話的人在笑着。

“到这种时候趕來要我替你办好事兒，我可办不到。这么重要的事，我哪有权利隨便搞呀。我以为你急忙忙地來找我幹么呐，原來是这么一回事！”准尉的口吻始終是平穩的、是冷靜的。

“中隊里的事情，还有准尉先生办不到的？別这么叫人着急呀，帮帮忙好嗎？”

“我这隊上的那位老头子，金子先生，你也知道吧，我的中隊和別的中隊不一样哩。这一陣子，沒有一样事情不干涉我哩。这种吃力不討好的差使，在我入伍以來还是头一遭遇到呢。”

“这我也明白，那个隊長是怎樣的一个玩藝兒。可是，尽管这样，不过是一兩個兵的問題罢了，准尉先生决不会办不到的。”

“这当然，管它头上頂着怎样一个隊長，我可不会給嚇住的。不过，要动木谷利一郎，这是相当辣手的一件事呢。虽然在这回調动里我最先想到的也是他。”

“木谷有什么了不起呀？准尉先生，木谷还不和其他的家伙一样嗎？別为了这么点事不答应……。”

“不，不对，那家伙，是要师团部的批准的……。”

“这为什么呢？”

“並不为什么，他不是还没服完刑期的兵嘛。把他帶回部隊來的时候，师团部叮囑我了，金子先生！”

剛才准尉叫了“金子先生”的时候，曾田吓了一跳，現在又听准尉叫了一声金子，他就不得不相信和准尉交談着的人就是那个金子軍曹。前些天，曾田也曾兩次见过这金子軍曹到办公室來和准尉閒談，但因为他不記得金子軍曹說話的口音，所以現在不敢馬上断定这个人就是金子軍曹。可是，在他談論木谷这一点上看來，这个被叫做“金子”的人毫無疑問的是金子軍曹了。不过，若真的是这样，曾田又搞糊塗了，木谷平常那么得意地向自己宣傳的、曾經为木谷拚命活动的那个金子軍曹，为什么倒要求准尉把木谷調往前綫去呢？那么，叫做这个“金子”的也許是同姓的另外一个人吧？

叫做金子的男子暂时不做声了，好像他在想着什么，接着他說师团部方面由他馬上想办法，所以，無論如何也要把木谷編進調动人員里面。他的口吻里充滿了自信。准尉仍然帶着諷刺的口吻說：“那当然，你的神通廣大，师团部方面一定不会有問題的。可是，人員已經決定了，如果現在把它重新更換，可得又要說服隊長，你这是給我帶來了多么麻煩的事情啊！”对方說話的声音突然变低了，接着傳來准尉的声音：“不，既然金子軍曹为这件事这

么着急，我也並不是完全办不到的呀……是吧！”

啊，和准尉說話的还是那个金子軍曹！是那个金子軍曹在要求准尉把木谷調往前綫去！……說不定今天木谷去找金子軍曹的时候，在他們之間曾經發生了什么問題吧？要不，金子軍曹怎么会突然改变了态度呢？曾田無論如何猜不到这个謎。

准尉接着和金子軍曹低声講着什么，尽管曾田把身子緊緊貼在牆壁上拼命听，他再也听不出他們到底是在商量着什么。不一会，他才听到准尉稍帶着諷嘲的口吻說：

“說老實話，虽然指的不是木谷，我們隊長今天也向我提出了和你同样的要求，叫我想办法从名單里取消一个补充兵。我对他說尽管是隊長的要求，但身为人事股長的我可不能办这样的事，把它頂回去了。……現在，咱就答应隊長的要求，叫木谷去补这个缺，你看怎样？”

“要是这样，那就再好沒有啦，准尉先生！”金子軍曹說。

“真是，給我帶來这么麻煩的事，到底打算拿什么來謝我呢？这回可不能光拿白糖來騙我啦！”准尉說。

在寒冷的空气里縮緊了的曾田的身子愈來愈僵硬了。木谷要被編進調往前綫的人員里！这几天來，曾田最怕的就是这个。从前也常有已被决定調往前綫的兵突然在出發前才有更动，甚至於在移交給輸送指揮官手里以后，往往还有撤銷或更換別人的事。不消說，这大部分是出於联隊本部、医务室和隊長的指示，但曾田曾經經常感到好像在这里面存在着某种問題。今天下午在准尉家里遇見內村的父親时，他也感觉到厄运已經臨到木谷的头上，而現在經過金子軍曹的要求，这果然变成事实了。曾田想應該立刻跑回班里把这消息告訴木谷，但又想，还是再待一会兒等探听出这个人确实是木谷說过的金子軍曹以后再說，於是就仍然留在倉

庫里。他利用这个時間，一面悄悄地翻开文件，調查林中尉的材料，但正如他記着的那樣，文件上寫林中尉的部分很少，他無法調查出回到二中隊來的林中尉究竟是不是木谷所尋找着的人。

过了一会，隔壁两个人的声音逐渐大了，接着就听见起身走出房間的脚步声。曾田打算馬上跟蹤他們，正要走出倉庫的時候，他听到送走軍曹回來的准尉的脚步声。

“喂，里面有人嗎？倉庫的門在开着呢。”准尉說，他大声喊中隊勤务兵：“喂，中隊勤务兵！中隊勤务兵！叫营具庫的兵关倉庫的門！我要回去啦！”

十二

曾田等准尉一回去，馬上就跳出营具庫，向樓上跑去。但仔細一想，营救木谷的路已經被堵塞了，明天，准尉一定一早就命令曾田部分修改調动人員名册，曾田就又得花費一天的工夫重寫文件。过去，曾田曾經無數次地为了重寫文件而暗自叫过苦。尽管整天爬在桌上寫，但修改名册也不是那么簡單就可以完成的。名册的修改是文書兵最感头痛的一件事。毫無疑問，准尉是会下命令的。曾田也不得不把木谷的姓名填寫在名册里。等办完这些手續，木谷就被移交給輸送指揮官的手里，被拋進輸送船的艙底里去。可是，曾田却不能抗拒准尉編制文件的命令。他是和伙伴們一起把木谷的姓名填寫文件里的；改变木谷所要走的、被决定了的路程已經是不可能的了。曾田一步一步地踏着樓梯，心里这样想着，他感到自己的脚愈來愈沉重，几乎不能再抬起來。他不知道自己已經爬到樓梯中間拐弯的地方，因而猛然把右肩撞在牆板上。“如果我把金子軍曹和准尉的談話內容告訴木谷，木谷一定

親自去改變這條被決定了的路程吧。”原來，曾田想到了這一點。木谷決不會乖乖地接受調往前綫的決定的，他一定要跑到金子軍曹和准尉跟前交涉的。對，他一定會去！他去要求他們撤回這個決定。可是，那個准尉竟會答應撤回他親自做的決定了嗎？這無論如何都是不可想像的。儘管木谷怎樣吵鬧，表示反抗，但在軍隊里，存在於准尉、軍曹和一等兵之間的距離是決不可能縮短的。那麼，木谷是不能用這種手段來改變自己的命運的了；而且，要是木谷當真這樣做，准尉一定會發現是曾田把他們的陰私向木谷透露的。不，木谷可能會採取別的法子，他准保會開小差，這是很有可能的。當然，現在從軍隊開小差，能夠順利地達到目的是很困難的；開小差以後，木谷是毫無疑問地被逮捕的。可是，他却會因為開了小差，而避免了調往前綫。但在這種場合，曾田把他們的內情告訴了木谷，這一點仍是同樣不可避免地會暴露出來。那麼，他就因此會被認為是在不應該宣佈的時候把動員的秘密洩漏給木谷而受到處分。

曾田當上完樓梯時，站在樓梯口，屏住呼吸想了一下，他的猶豫只不過短短的一瞬間，立刻決心去接受處分。這樣一想，曾田的身子不由得顫抖了一下，隨即以很快的速度從下士官室門口向自己的班奔去。他一面跑，一面盡量使自己忘掉腦里那木谷在白楊樹下挖着土的不可思議的情景。可是，當他跳進班里，看清木谷在里面想跑到他跟前去的時候，他却被地野上等兵喊住了，上等兵的聲調不像平常，非常溫柔：

“曾田老弟！曾田老弟！勞駕您過來一下好嗎？”

“有什麼事嗎，上等兵大人？”曾田問道，他並沒有走過去。

“曾田老弟，今天晚上我又被派值夜哨了吧，您可不可以幫我換一下？”

“这，可不太好办了，派值夜哨是根据勤务表上的统计算出来的。”

“这我也知道，所以才特意要你帮忙的呀……。不但是这样，你还把我派了第五班夜哨，这实在太不讲情面啦！”地野上等兵的声调已经变了，不过仍然带点儿奉承的口气。

“可是，这，也是按照次序该轮到您的……。”

“我就是说把它换一下呀！曾田，你就不肯答应我的要求吗？按照次序！按照次序！小子，你真的是根据次序派的吗？啊，在这班里还有从来没有值过夜哨和马厩勤务，也没有当过杂勤兵的家伙呀！喂，要是按照次序的话，为什么不派那个出狱犯值夜哨？”

“是谁呀？您这话到底是指哪一个说的呢？我们班里没有这样的人。大家都是按照次序出勤务的呀。”

“‘是谁呀？’别装傻！曾田，出狱犯不就是出狱犯嘛。啊，喂，你们听见了吗？曾田这小子说他不知道哪一个是出狱犯呀！”

“出狱犯不是吃饱了饭，在那儿大模大样地给窑子娘儿们写信吗！”今井上等兵说。

“是出狱犯吗？瞧！他正躲在板架下面哩，他一定是喜欢黑暗的地方吧！”是谁接着说。

曾田怕这些话传进木谷的耳朵里去，已经坐立不安了。这时，他听见从背后传来了木谷的野兽般的吼声。

“喂，滚出来！刚才讲话的家伙统统给我滚出来！喂，要你们滚出来，就给我滚出来！”木谷吼叫着。他跳下床来，气势汹汹地跑到北面的地野的床前去，半路上撞上了一个补充兵，他把补充兵推倒在洋铁桶上面去了。“喂，上等兵！再说一遍瞧瞧！出狱犯怎样啦？”因为木谷的来势太兇，弄得地野上等兵不知所措，坐在床上只瞪着大眼准备迎敌，这时，木谷吼叫着扑上来，用粗大的

手指头伸進上等兵的脖頸里，馬上用兩手捏住，狠狠地左右搖晃着。“站起來！站起來！站起來呀！怎么不站起來，小子！”

地野惡狠狠地回罵着：

“什么？混蛋！要我再說一遍，我就說給你听！”

地野上等兵想甩開木谷的手回擊他，但被木谷捉住了雙手，從牀上給拖了下來。

“放什麼屁！混蛋，混蛋，混蛋！我可和你們這些剛升了三年兵的小子們不一樣啊！喂，四年兵的出獄犯是怎樣揍人的，現在讓你們嚐嚐味道！站起來，站起來，站起來！”

地野上等兵好不容易才站了起來，把身子靠在窗台上，用充滿憤怒的眼睛瞪着木谷，吼叫般地嚷着：“他媽的，他媽的，我可不能饒你！”但當他聽見從木谷嘴里反復流露出來的“四年兵”這個詞的時候，他的臉色就漸漸蒼白起來了。

“喂，上等兵！怎麼啦？來嗎？那就試試看吧！敢向四年兵還手就來一個吧！這個四年兵，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四年兵吶！”

“四年兵，四年兵又怎樣！”右手抱着头站起來的地野上等兵咧着嘴嚷着。木谷又猛然撲上去，一舉手就把上等兵打倒在地上。他嚷叫着：“來呀，來呀，來呀！站起來跟我拚呀！出獄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呀，來！我打死你！”他按着地野上等兵的腦袋往地板上撞，發出咚咚的声响來。地野上等兵眼珠往外冒出，齜着牙，哈哈地喘着氣，想把腦袋抬起來，但是，木谷却緊緊按住他身下的地野的臉，繼續狠命地把地野的後腦勺往地板上撞。不一會，有一股粘性的液體從地野上等兵的頭下流了出來。

木谷哭咧咧的奇妙的吼叫声刺痛了曾田的耳鼓。曾田起初還暗暗地為打倒地野的木谷喝采，但當他看到木谷一個勁兒地把地野打下去，好像永遠不知道住手的時候，他感覺自己的身體漸漸

从内部冷下去。他推开补充兵，从背后拉了一下木谷的肩膀。木谷回过头来只在鼻子里哼了一声。他跨在已经不能动弹的地野上等兵的身上，哭咧咧地嚷着：“知道了吗！知道了吗！知道了吗！”他仍然打下去。“你哪儿知道监狱是个怎样的地方呀！你们哪儿知道监狱是个怎样的地方呀！喂，喂喂！怎么不做声！说话呀，说呀！……啊……啊，啊！”“哼，三年兵是白当的吗，大惊小怪的，军队里有监狱这有什么稀奇！啊，啊，啊，说！说呀！”木谷的身体激烈地上下摇动着。曾田的心被从木谷的嘴里爆发出来的奇妙的哭声和彷彿永远不停的殴打声扰乱了，他的身体不禁颤抖起来。他眼前的木谷，不正是挖开白杨树下的土、藏着什么东西的那个木谷吗！

“喂，到这兒来！还有哇！说出狱犯的家伙还有哇！喂，出来！我把你们统统揍死！”木谷用缓慢的动作站起来，环视四周，把视线定在三年兵聚集着的地方。“来！上等兵今井！”木谷大踏步地向今井上等兵走去，像敲打一块砖头似地把结实的大拳头打到嚇得呆然站在那儿不能动弹的今井上等兵身上。“喂，出狱犯就不能给燕子娘儿们写信吗？知道了吗，这就是监狱里打人的方法呀！喂，你的脑瓜子还没裂开来吗？你的脑瓜子还没裂开来吗？”“明白了吗，监狱里就是这样打人的呀！喂，啊！”木谷嚷着，他的声音已经变得好像是女人的哭声了。只见今井上等兵的两条腿摇摇晃晃地弯下去，无力地用双手抱着头，蹲在地上。

“三年兵！你们统统从牀上下來，排在这兒！喂，三年兵，都來站排！喂，我來教给你们监狱里的见面礼！”木谷把磨蹭着的三年兵一个个地拉过来，叫他们站了一横排。木谷那张在稀疎的鬚鬚之間浮着油汗的脸，这时在昏暗的灯光下看来好像是一颗黄色的水菓。

“一年兵也站排！補充兵也來！統統給我站好！”木谷把他微腫了的眼睛挨個盯着排隊站在自己面前的每個士兵的臉，一張一張地打量着。等大家站好隊，鞋聲停下來以後，木谷便從三年兵開始，用他那結實的拳頭挨個兒打下去。“監獄的見面禮比這個兇得多啦！叫你脫光身子，用這家伙打進肋骨和肋骨中間去哩！”“喂，三年兵！補充兵！一年兵！我現在就教給你們監獄到底是個怎樣的的地方，免得今後給捉進去的時候一竅不通。告訴你們，每頓飯都有定量，哪怕是多了點點，看守就會給你奪回去的呀！……”咚，咚，傳來遲鈍的響聲。木谷先把對方猛打一頓，趁對方的身子搖晃起來的時候，便猛然一推，把他們推倒在地上。“害怕出獄犯嗎，啊，喂！”木谷對每個人重複嚷着這句話。“哼，要是讓你泡在熱水里一分鐘洗洗澡，你就整天覺得暖呼呼的，心里高興得要命，這就是監獄呀！明白嗎？”

曾田覺得木谷的聲調好像愈來愈像地野上等兵。現在，在班里沒有站排的只有他一個人了，他想勸勸木谷趕快把抱着头躺在地上呻吟着的地野上等兵叫起來，但是他一直沒有找到向木谷開口的機會。

“把丟在地上的一顆飯粒撿起來放進嘴里一嚼，原來是個小小的白石頭，這就是軍隊的監獄呀！大學生，痛嗎？哼！”木谷望着咬緊牙關等待着拳頭的一年兵的臉，癡笑了一下。等把大伙兒揍過了以後，他發見站在自己身旁的曾田，就向他嚷着：“喂，你也到這兒來！”

曾田明白了。他從木谷的聲調和眼神里知道木谷是要把他和別的兵一樣揍一頓的。曾田向前走了一步，站在木谷的面前。他看見木谷露出疲勞的痕跡的臉面稍微繃緊了，眼里浮出宛如凝視女人似的煩惱的神色望望自己。曾田的心感到了畏縮，他眨眨眼

毛。这回，木谷也並沒有減少力气，同样地揮起拳头，狠狠地打在曾田的臉頰上。曾田轟地倒下去，腹部撞在牀角上了。他馬上站起來，为了忍住剧痛暂时不得不屏住气一动不动地站着，他的臉由於受到了不可忍受的恥辱而漲得通紅。

“喂，你們都嚐到四年兵的拳头的滋味了吧！已經嚐到了，就算了！”木谷把曾田抛开，对着大家嚷着。

“洗刷飯桶的出來！洗刷飯桶的出來！”从外面傳來值星上等兵的喊声，但是，这喊声隔了相当的时间以后，才傳到曾田的耳鼓來。

十三

曾田把一年兵替他留下來的晚飯端到自己的牀上去，独自一个人吃了起來。但在头腦里來回奔馳的却只有木谷的影子。他不能原諒和毆打其他的同伴們一样毆打他的木谷。木谷那家伙为什么要揍我？我又为什么讓他來揍自己？……我不是曾經那么热心地为他着想、为他出力的人嗎？曾田的心被憤恨木谷的怒火燃燒着，他不能忘掉当木谷握緊拳头站在自己的面前时，浮在臉上的好像凝結了的表情。那是否認曾田的存在的表情。“木谷否認我的存在！”哎，想起來真害羞，那时他以为只有他是决不会挨木谷的拳头的。他也这样想着：木谷和自己是能够站在同一个立場的。曾田一面嚼着飯一面四下探望着尋找木谷，但木谷恐怕是上販賣部去了，班里却哪兒也沒有他。看來木谷是不会馬上回來的。現在，曾田再沒有特意跑去找木谷、把調往前綫的決定告訴他的心意了。木谷一定以为是我把他的歷史告訴伙伴們的吧——曾田用舌头舐舐口腔里被打得还在麻木的部分，一面想着，可是，他不

能想像木谷只是單單为了这件事揍了他的。

“三年兵大人，三年兵大人！曾田三年兵大人！”

曾田好不容易才注意到有人在喊自己，抬头一看，原來是弓山二等兵站在自己的跟前。

“三年兵大人，今天被派值夜哨的人員里有安西，您能不能把他換一下？”

“安西給派值夜哨了嗎？”是他昨天挑选安西值今天的夜哨的，可是現在已經完全忘掉这件事了。“好，馬上換。今天晚上把安西派值夜哨，这不太妥当哩。”

“是！我想今天晚上應該小心照看他。”

“是嗎？危險嗎？剛才大住班長也說过，這兩三天應該多注意安西，那么还是危險嗎？”

“是，我想不至於到危險的程度，可是……”弓山說。他們說“危險”，是意味着怕安西有什么意外的行動，因为最近有一个手槍中隊的学生兵在廁所里吊死了。“值夜哨，我可以跟他对調一下。”弓山接着說，但說出來以后馬上把臉漲得通紅。曾田却裝作完全沒有注意到的样子。他暫時說不出話來，因为主动地要求代替別人值勤，这對於一个当兵的人來說，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曾田深深地被感动了。他想要是他自己，准保下不了这种决心。过了一会兒，他才想起來要打听弓山是哪一個学校的学生，但馬上又記起过去向弓山提出同样的問題时，弓山回答說某某大学，曾因为私立大学而覺得很难为情，因此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可是，弓山为什么直到已經参加了軍隊的現在还为这种事抱着自卑感呢？要是学生兵里沒有一个像弓山这样的人，曾田一定要对大学生感到絕望。不，如果把这种情感叫做“絕望”，他曾經不知几次地对过着士兵生活的自己感到过絕望。他在遺失刷洗軍械的

工具时，不但从鄰班的士兵那兒偷來充數，有时还要偷自己班里战友的，而这些兵竟为此挨了老兵一頓毒打，連臉都被打腫了……。这样做的原因，僅僅是因为怕自己挨打。这些过去的事忽然掠过曾田的腦际，但从他嘴里吐出來的却是这样的話：

“安西的父親是做什么的呢？”

“是！我也不太詳細，不过，听說是在什么公司里当部主任、科長什么的。”

“是公司的董事嗎？”

“这，我可不太清楚。”

“是嗎，听說安西每天晚上一步不离地守着垃圾箱，找剩飯吃呢。”

“是……”

“这話是真的嗎？”

“是……”

“肚子餓嗎？”

“是，餓是餓，但也並不是不能忍受的。”

“哦……”曾田說，但一想像那个安西凸出厚厚的嘴唇，在垃圾箱旁边徬徨着的姿态，他的身子不禁冷下去了。哎！可是，木谷对自己說过他在監獄里曾經吃过小石头、紙張和漿糊，連曾田自己也曾經在中國大陸的戰場上，不但是尋找剩飯，而且簡直当过叫化子呀！

“安西，听說在大学的时候还是个优秀的学生呢。二班里有一个安西在学校的时候的同班生，他这样說过。”弓山說。

“是嗎？可能是这样的吧。”曾田一面說話，一面窺伺对面三年兵聚集着的地方。这些三年兵完全都被挫失了銳气，有的把热水壺夾在兩条大腿之間，有的互相緊緊擁抱着，在牀上縮成一团。弓

山也在和曾田同时把視線投到对面去，他是害怕因为和曾田聊天，回头又要挨三年兵揍的。

“弓山是沒有父親的吧？”

“是！家父早死了，現在母親当家，維持一家的生活。”

“她做什么？”

“是！是招房客到自己家來住，就好像开公寓似的。”

“光靠这个，能够生活嗎？”

“哦，这个，当然不知道能維持多久……。”

“是嗎，你一定想回去吧？”

“是！可是，我入伍才两个月……”

“弓山！你別瞞着我，說实話吧。”

“什么？是……”

“說实話有什么关系呢？”

“是……”

“对我也不能說实話嗎？”曾田伸出脖子，几乎把前額貼在弓山的胸脯上，窺視他的臉，但是弓山却只是看什么眩眼的东西似地細眯着眼睛。他是不敢向曾田吐出心里的話呢，还是並沒有話可回答呢；曾田从弓山的端正的臉上看不出一点表情來。

“要是当上軍官，你們就能过舒適日子啦。”曾田故意用平等的口吻說。

“我从来沒想过要当軍官。”弓山說，声音里含有坚强的东西。

“可是，为了家……”

“是嗎？”曾田說。他重新改用平板的口气叫弓山：“弓山！今天中午，我对你提起过，就是意大利的事，我有登載这消息的报纸，把它借給你看吧。”曾田从身后的小箱子旁边把一張留藏着的报纸拿出来，說是回头讀讀看，把它交給了弓山。这时他看見补充

兵內村从班長室把班長吃剩下的飯菜放在飯盤上，雙手捧着走進來，曾田便站了起來。內村远远地望着曾田笑了一笑。曾田想着：这家伙又帶來什么东西想送給我的吧；是点心呢，还是豆沙餠餅？內村的臉和曾田中午在准尉家看見的他父親的臉多么像呀！內村准是躲過了鬼門关，他一定巧妙地籠絡了准尉。曾田以前上准尉家的时候曾經看見准尉一面說：“这太不敢当了，請再不要这样”，一面从前來拜訪他的士兵的家長手里接受礼物，那时候他在心里想：“原來如此”，正因为这样，这回他馬上就明白內村的父親是用了怎样的方法買通了准尉的。現在，由於內村巧妙地買通了准尉，木谷就要代替他被送到前綫去呀。

“三年兵大人，曾田三年兵大人！今天販賣部里賣咖啡，要是您想喝，我就去買來好嗎？”內村远远地向他打个招呼說。

“赶快把報紙藏起來！”曾田对弓山說，想把冷淡的臉轉向內村看，理都沒理他就走出房間，但这时已經被內村緊緊地捉住了。

“三年兵大人，三年兵大人！”內村挨近曾田，把一塊冰糖塞進曾田的手里。“三年兵大人，調往前綫的事怎样了？是已經决定了嗎？三年兵大人，咖啡，我可以現在就去買，替您留着，好不好？”

“我不詳細！咖啡，我不要！”

“三年兵大人，有什么关系呢，請收下吧。”內村扭动着腰部，把曾田想還給他的冰糖推回來。曾田不能再拒絕他。他从前連想都沒有想过內村竟會这么露骨地向他搖尾乞憐，他無法擺脫這個臉上浮起可憐的表情、執拗地纏住自己的內村。

“三年兵大人，聽說下回要來大量的冰糖和葡萄酒呢。”

曾田从內村的冻得变成櫻花色的葫蘆型的臉上，看出了沉默的哀求，他是在向自己恳求着什么事。

“喂，內村！不拚命拍曾田准尉大人的馬屁可不成吶！”有一个三年兵从对面喊着。接着傳來橋本三年兵的喊聲：

“喂，內村！分点兒給咱們呀，並沒有專門拍辦公室的馬屁的道理吧，分給咱們一点好吧！”

“是！馬上送到您那兒去！”內村說。

十四

曾田像逃跑似地走出房間。剛才聽見的“曾田准尉大人”這討厭的喊聲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他不能再留在班里忍受這種侮辱。他大踏步地跑下樓梯。他心里想應該馬上回辦公室一下改變今天晚上的夜哨的手續，但他的腳却不向着辦公室，而是不知怎地就穿過石砌走廊，向販賣部走去了。在走廊出口的地方，他向一个一年兵借了皮鞋，走進販賣部里面，但当他發見木谷正坐在屋子中間，大模大樣地（曾田覺得是這樣）吸着煙的時候，他無論如何不能走到木谷的跟前去了，雖然他來這兒的目的專門是為了尋找木谷。……他馬上穿過販賣部，想走回去。這時，他發見安西正躲在后門旁昏暗的角落里，一手抱着藏在軍帽里的咖啡瓶，一手握着一只瓶子往嘴里倒着。安西竟在這兒呀！曾田不禁吃了一驚。看來安西自以為是藏得很巧妙，決不會被發見的吧，這時他突然吓了一跳，猛地回過頭來，但一看是曾田，就趕緊把咖啡瓶伸到曾田面前來。

“安西，躲在這兒，要是給發見了，又得挨一頓打。喝完了，就趕快回班里去吧。”

“是！三年兵大人。”

“安西，苦嗎？”

“是！苦啊。……三年兵大人，我說，請喝咖啡吧。”

“不，我不要。可是，安西，你真的能受得了嗎？今后，永远能忍受下去嗎？”

“是！三年兵大人，讓您勞神，對不住您！”安西把一對帶着情感的大近視眼猛地逼近曾田的眼前說。“真對不住您！”

“你，真的能受得了嗎？”

“是！”

“肚子餓嗎？”

“是！”

“肚子餓了，就來找我吧。我想辦法給你找點兒吃的。”

“是！謝謝您！”

曾田漸漸不能原諒和安西交換這種談話的自己了。

“你來找我好啦，別不好意思。”

“是！三年兵大人。我說，三年兵大人，我那個‘禁止外出’，究竟多嚙才能撤消呢？”

安西竟這麼自私，佔據他的心的只是他自己的事，這真把曾田嚇着了，不禁帶着惡意的口吻回答他：

“這，我也不詳細。大概一個月到兩個月吧。”

“是……能這麼長嗎？”

曾田不能再和安西談下去了。

“可是啊，染是為了你，今天晚上要蹲在那麼冷的禁閉室里呢。”

“是！對不住，三年兵大人。”

曾田對安西說，原來今天晚上派他站夜哨，但已經決定找一個三年兵來代替，所以不要他值勤了，就把還想糾纏下去的安西丟在那兒走出去。但當走出去的時候，回頭一看，木谷却已經不

在販賣部里面了。於是，曾田就改變主意，買了兩瓶咖啡喝了。今天的咖啡不像平常，還帶着熱氣和咖啡的味道，好像咖啡的熱氣一直從胃囊傳到身體的每個細胞里去似的。他真想讓染一等兵也嚐一嚐這熱咖啡。“喂，染！”曾田在心裡呼喚着他。可是，咖啡是不能連瓶子帶到禁閉室去的。曾田馬上回到班里，取來飯盒，把咖啡倒進里面帶到衛兵室旁邊的禁閉室。“喂，染！”一路上他反復地喊着。

“已經都開過飯啦，這時候還帶茶來幹么，我可不能讓他喝！”衛兵按照形式故意大聲吆喝着，好讓衛兵班長聽見，但曾田把飯盒伸到他嘴前，他就打個手勢要求曾田揭開蓋子讓他喝，等喝了一陣之後，他朝着里面輕輕喊了一聲：“喂，染！”

寒風從衛兵室那兒刮過來，刮進禁閉室里颼颼地發出響聲。

一股腐爛的氣味散發在小小的、像個豬圈似的禁閉室的門口。

“三年兵大人，勞您駕！”從黑暗的狹小的禁閉室傳來染好像在洞里說着話似的聲音，但曾田看不到他的身子。

“染，凍壞了吧？”

“冷是冷，可是有毛毯呢。”

“不過，你要小心感冒啊，現在，你幹什麼？”

“躺着呢，三年兵大人。”

“躺着？你，難道睡得着嗎？”

“這不消說，凍得睡不着，可是，自個兒會打起盹來的。”

“是嗎？”

“就是這麼回事兒。給關在這種地方誰還乖乖地照規矩站着呢，我一進來就躺下來了。”

“飯，已經吃過了嗎？”

“是，剛才吃過了。吃得飽飽的，一年兵把飯盛得滿滿的，端

來給我吃了。”

“染，喂，別這麼大聲說話呀！會給衛兵室聽見的。”

“三年兵大人，我才不怕呢。給衛兵室聽見又能怎樣，咱，已經吃了禁閉哩，部隊里再沒有比它更重的處分了吧。吃了禁閉還不夠的話，那就只有蹲監獄了，是吧？”

“嗯，照理說是這樣，可是，還是小心點好。是誰給你端飯來吃的？”

“飯嗎？飯是弓山給我端來的。一年兵里，除了他還有誰能做這種事啊。”

“是嗎，弓山來過了嗎？”

“嘿，學生兵里面像個樣的只有弓山一個人了。哎！咖啡真好喝啊，三年兵大人！”

“是嗎，好喝嗎？身子暖和了吧？也許咖啡已經涼了吧？”

“不，真的，身子都暖和起來了。”

肯定地說，染是故意用快活的口氣在說話，借以給自己打着氣兒的，可是，乍一听，好像他在禁閉室里仍然那麼無憂無慮似的。

“三年兵大人！安西在幹啥？”

“嗯，他在班里蹲着呢。”

“是乖乖地蹲着嗎？”

“噢，是乖乖地蹲着呢。”

“那小子，真個的，要是我出來了，等着瞧吧，我一定狠揍他一頓，叫他直不起腰來。”

“嗯，可是，安西也……”曾田說不下去了，染對安西的強烈的憤怒一直傳到曾田的心的深處來了。

“那種家伙，要是再不給他點厲害看可不成，狡猾，只想着自

己……”

“嗯，可是，那小子也怪可憐的呀，在學堂裏讀了一半書，就突然給拉到這種地方來，每天挨大家的揍。”

“是啊，這也對。可是，因為過去我也這樣想，所以平常總是照顧他們，結果那些大學生卻壓根兒沒理會人家的好心，心裡總是想法騙別人，好讓自己快活快活。”

曾田很着急，因為現在的他只能和從黑暗的洞里傳來的染的聲音交談着，他不能在這種情況下對染做更進一步的說明。站在旁邊的衛兵已經從禁閉室裏拿回飯盒來，打個手勢要他回去。曾田臨走時又喊他一聲：

“染！你在幹什麼，現在？”

“三年兵大人，對不住您，因為冷得要命，我又不客氣地躺下來了。”

曾田聽見染在裏面用皮鞋“通，通”地踢響地面的響聲。

“是嗎？小心身體呀！我說，染，我想向你打聽一點事，木谷的事情你對班裏的什麼人講過沒有？”

“木谷？沒有！我怎麼敢把木谷君的事情講出去呢。三年兵大人不也叮囑我了嗎。木谷君的事，我也最近暗暗替他担着心呢。三年兵那些傻瓜，說木谷君是出獄犯，吵吵嚷嚷的。監獄，這有啥稀奇呀！這，准保都是那個被服股的成山兵長講出去的，那傢伙可能是在山海樓打聽來的吧。三年兵大人，三年兵大人！木谷君又出了什麼事嗎？”

“不，沒什麼。木谷君倒並沒有出什麼事。……是嗎，是被服股兵長講的嗎？”曾田比什麼都高興，好久盤踞在心裏的對染的懷疑此刻完全消失了。離別染，在回去的路上，好像迎面刮過來的寒風一樣，儼然擋住他去路的，是蹲在禁閉室裏完全無憂無慮地

行动着的染的姿态。……过去，自己为什么怀疑染那样的人呢？曾田好像觉得冷飕飕地刺进自己的脸颊、四肢和身躯里每一部分的冷风，同样地刺进自己的心里来，他沿着军需室的房屋向营房走去。“监狱，这有啥稀奇呀！”染这样说过。曾田觉得染这句话彷彿是针对着自己说的：“监狱，这有啥稀奇呀！”

曾田把脸凑近还漏出灯光的右边的军需室窗口，怀着一丝希望偷偷地向里面望去。说不定或许能探听出林中尉的什么消息！但是，军官们已经回去了，只有下士官坐在尽里面，光是动着嘴。曾田朝机枪中队迈着步，心里念着那回染当着他的脸背诵的“共产党宣言”。就是现在，他仍然不能想像染是会理解这“宣言”里的词句的，但是，他却深深地感到在染和自己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哎！的确，曾田是懼怕着监狱的呀！（他想起了木谷的拳头打在自己的脸颊上的场面），那么，他怎么敢说自己有资格不挨木谷的拳头呢。

的确，曾田是懼怕着监狱的，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正因为这样，他只是因为木谷是出狱犯而懼怕木谷，怀疑木谷的。木谷把自己和班里的其他的兵一样，也下令叫排起来揍了一顿，但现在想来，木谷要揍他的理由是非常明白的。从木谷刚才叫班里的所有的兵都站好排，叫每个人都吃了拳头这行为看来，绝对不能把他看做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可是，尽管这样，自己又有什么资格能避免木谷的拳头呢？毫无疑问，木谷是看到了我这个人的本质的。这並不稀奇，木谷在揍大家的时候不也说过叫你们嚐嚐出狱犯的拳头吗！事实上，自己也和大家一样，一直把木谷当作出狱犯的呀。的确，过去，我仅仅把木谷看作是一个出狱犯罢了。而且和大家一样懼怕着这个出狱犯呀。……那天，和木谷一块儿去骑马的时候，尽管从木谷的嘴里听到了军需室内部的复杂的人事纠纷、林中尉和中堀中尉的对立以及被卷进他们两派的纠纷里的

木谷的立場等等，那時雖然基本上是相信了木谷的話，對木谷的命運表示同情，但仍然用懷疑的眼光對待想把全部責任歸在軍需室的木谷。那時，不可否認的，自己是比木谷親口講的話更相信那犯罪情報案卷上的記載的。木谷看破了這一點，這是理所當然的。

不，當木谷站在我的面前，把那黝黑的面孔板得緊緊的，舉起拳頭的時候，我已經完全明白木谷為什麼要打我的。因為，那時候，我已經知道那犯罪情報案卷上的記載完全是胡說，這是只要聽一下金子軍曹和准尉在隊長室交談的一句半句，就會明白的。當時，我就感到躲在木谷的事件背後操縱着整個事件的發展的，不但是如木谷所說的聯隊軍需室，還有那師團軍需部。木谷一直認為是自己人的金子軍曹已經出賣了木谷，這事實雖然此刻還得不到一個明確的解釋，但儘管它目前仍然是一個疑問，但我已經捉住了活動於木谷事件的背後的真正敵人。可是，我為什麼已經完全明白了這些事實，却仍然不敢把它們告訴木谷呢？不，現在，我還在怕着他的！……

不，我已經清楚地明白了，木谷為什麼用他那結實的拳頭揍我的臉頰。我親眼看見內村的父親訪問了准尉的家，又偷聽了金子軍曹向准尉要求把木谷送往前綫的談話，和隊長命令准尉更改調往前綫的人員的名單。可是，我却不能馬上把這些秘密告訴了木谷，不，不是不能告訴他，是我不能甘心情願告訴他了。木谷的事件！這事件應該全部歸咎於這個“軍隊”，這是何等明顯的事實呀！可是，我却只因為懼怕木谷……。我為什麼這樣害怕他呢？理由，是我自己也很清楚的。——

曾田從機槍中隊旁邊向販賣部拐個彎，他感到木谷的拳頭把一直執拗地佔據着自己的身心的丑惡的東西統統粉碎了。

木谷的拳頭會毀滅真空地帶！

十五

曾田來到販賣部附近時又四下尋找木谷，但哪兒也沒有找到他，於是，曾田就回到班里來，但班里也沒有他的影子。曾田打听弓山，木谷到哪去了。回答是木谷曾回來過一次，但呆了不一會兒就又出去了。

“三年兵大人！報紙，謝謝您。我已經看過了。”弓山說，把那張報紙從毛毯里拿了出來。

“看過了嗎，是嗎？怎麼樣？”

“是！我不太懂。已經有兩個月了，從來沒有仔細讀報的機會，所以已經失去了思考力，我對自己的腦力已經沒有自信了。”

“是……嗎？”

“是！三年兵大人，您對這報導的看法是怎樣的呢？”弓山的眼睛已經失掉鎮靜，他不得不注意其他的三年兵的動靜。“三年兵大人，又想拜托您一件事，可不可以點名的時候，把我的沒寫完的一封信放在您那兒？”

當曾田收下弓山從小箱子背後拿出來的信紙的時候，安西跑來了，他也請求曾田在點名的時候，把他的一封信拿到辦公室去，替他藏起來。

曾田想先把他們的信藏進自己的桌子抽屜里，然後再找木谷，於是就回到辦公室去了。但是，回到辦公室後又覺得毫無目標地亂找木谷也無濟於事，就坐了下來，隨便翻開他們兩個人的信和手冊。一看，弓山和安西的信都是寫給母親的，兩封信都是由“媽媽”這兩個字起的頭，曾田不禁回憶起自己在一年兵的時候的情形。

媽媽：

上次回家的时候，我告訴您这星期天也有“外出”，可以回來，可是突然有了变动，我不能回家了。因为，最近下來了班里的补充兵要調往前綫的命令，为了防备洩漏軍事机密，全联隊都“禁止外出”，所以上次您跟我商量的那变賣家產的事，請您自己处理吧。那时，伯父明明說那一筆款子是送給我們用的，現在却叫我們償还。虽然伯父一貫是不講道理的，可是这种手段也实在太不人道了。伯父是清楚地知道我們的現况的呀。您那天对我說过，現在变賣家俱要吃很大的虧，又覺得对不住祖宗，所以要再去求求伯父；但是我劝您別再去哀求那种人。我不能帮您一点忙，讓您老人家一个人操心，因此，我覺得自己没有什么資格說这种話，但是这回請求您一定要听从我的話，下个决心把那些家俱統統賣掉吧。請再忍受一下，等考完幹部候補生，我的前途也就有眉目了。如果能考上，我当了軍官，今后就可以帮助家里了。所以，現在，这个階段虽然是不容易度过的，但是請您忍耐一下。每月不够开支的部分仍然照我入伍前說过的那樣，变賣一些家俱來补一补。本想利用这回外出的机会，專門跟您商量这件事，可是因为有了变动，不能如願，不得已就寫信了。在班里没有一点安靜地寫信的机会，所以不得不分开几次寫，現在我深深感觉到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時間的、那种呆在家里的时候的生活是多么宝貴。……我再不願意把那种人称为“伯父”，說老實話，連在操練的时候，只要我一想起他就不得生起气來呢。媽，要是到他家里去，請千万不要受他花言巧語的欺騙。真可惜不能回家去看您，可是，很快地又会看見您的。——这是弓山寫的信。

媽媽：

因为这个星期天不能“外出”，所以寫信告訴您。这是前天突然下來命令。理由是这回上边决定把补充兵調往前綫去，他們馬上就要出發，所以为了防范間諜，而禁止全联隊外出和会客。每天盼望着的外出被取消了，我很失望。因为这样，請您接到这封信馬上就寄來一

个慰问袋。我得要填填自己的肚子，还要孝敬班长大人、三年兵和老兵们。如果能买到冰糖就好了，因为上回您寄给我的冰糖用处可太大了。我的手愈来愈肿了，那油膏根本不灵，已经肿得手指都不能动弹了。瀉肚也还没有止，瀉肚的时候最感痛苦的是“跑步”，可是明天早晨在点名前就有跑步训练呢。为了准备这回的调动，这一週，原来我们当做自习室的军官室也不能使用了。在这以前，我们每天晚上都可以跑到军官室去喘一口气，但现在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慰问袋，请别忘了！外出、会客都被取消了，请告诉初枝把报上的重要消息剪下来寄给我。不能看报纸，这是最大的痛苦呀。

安西这封信是夹在小手册里的，手册上东一句西一句地乱涂着零碎的句子，一看这些句子，曾田的心不由得痉挛起来。

痛苦吗？喂，痛苦吗？你说说吧，说：“痛苦”吧！“心”，这样的东西已经没有了。我不能再照顾自己了。虽然和狗一样挨打，我却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只是本能地举起两手抱住头而已。

真没有想到自己竟会变得这样！胃囊已经冲到嘴边来了！

沉重的皮鞋，臃肿的军装，嘩啦嘩啦地响。妈！今天，我又挨了罚，学“蟬叫”①！唉，“蟬叫”！

曾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妈！”他在嘴里小声喊着。

十六

楼上传来吆喝声：“点名扫除！”曾田把信和手册丢进抽屉里，提着便鞋上了厕所，但偶然从厕所里把视线投到对面白杨树的黑影下一看，好像有人蹲在树下蠕动着似的。怕是眼睛在作怪吧，曾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解完手以后马上从厕所后面绕过

① 是老兵处罚新兵的花样之一。叫人双手抱住房柱，身子紧贴在柱面，学蟬叫。

去，走近射的台。果然不出所料，木谷吃了一驚，回過頭來望着這邊。木谷當發現了走近自己的人影原來是曾田時，才從地上站了起來，朝曾田走過來。

“我想把藏錢的地方換一下，可是這兒的土太硬了。”木谷說着，臉上掛着難為情的神色望望曾田。曾田毫不猶豫地回望他，說：“是錢嗎？”

“嘿嘿，本來是藏在射的台的板牆的空隙里的，可是已經有一個星期多了，我想再把它移到別的地方去。”

“要是帶在身邊，可能就要你去儲蓄了。”

“就是啊，我就怕這一手。儘管數目不太多，但我想找花枝一定需要錢，所以才在獄里積下來的呢。”

“埋在土里，不會給雨水弄濕嗎？”曾田說，他却仍然不敢說自己替他藏這一批錢。

“濕了一點怕啥，這玩藝嘛，誰看見都會樂的呀。”木谷說，想遮蓋自己難為情的心境，故意冷瑟瑟地縮緊寬大的脊背。“唉，真冷！冬天的土會把身上的熱氣統統吸進去的，真夠噲！”

“木谷君！”曾田重新喊了一聲木谷，但當他正要把改變木谷的命運的、調往前綫的消息告訴木谷時，他又不得不躊躇起來。可是，如果只顧慮對方的心為此所受的打擊，因而遲遲不講，那么就愈來愈難開口了。“木谷君！”曾田又叫了一聲，把剛才在營具庫里聽見的事情從頭到尾全都告訴了木谷，他一面講，一面感覺到木谷的身子眼看着就僵硬起來，一動也不動了。每當曾田停頓下來，木谷就急急地問：“以後呢？”“以後怎樣了？”看來木谷當聽見金子軍曹的名字時吓了一大跳，起初無論如何不相信的，但等全都听完以後，木谷又問了一次曾田：“調往前綫的人員是已經決定了的。這時候，金子軍曹還來要求准尉，把我編進里面去了，

是这样的吧？”又說：“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太奇怪了，再沒有法子改变这个决定吧，曾田君？”說完，他就呆呆地站在那兒，一言不發。曾田看着他，只覺得自己的身子在收縮着。

“这不得了啊！調往前綫的消息是可靠的吧？是真的把我編進去了嗎？”不一會兒，木谷又突然開口了；他猛地走近曾田，一伸手拉住他的衣服。

“我想是可靠的。”曾田用力保持原來的姿勢說。

“不會錯吧？是这样的吧？”

“真是，他們也實在太豈有此理啊……。”曾田說，他一面望着把身子靠到自己身上來的木谷的就在咫尺之間的面孔，一面在心里對自己說：就是这个人把拳头打在我臉上的呀。

“曾田君！准尉先生已經不在辦公室了吧？”木谷又拉拉曾田的衣服說。

“嗯，已經回去了。”

“确实是金子班長嗎？沒錯吧？”

“沒錯。”

“是……嗎？这應該怎麼說呢？……我找過林中尉，可是他也回家去了，不在營里。”

这时远远傳來点名的号声，木谷的臉在黑暗的夜色里突然浮起了陰沉的絕望的神色。

“怎么办？”木谷不知不覺朝前邁着步，但又回過頭去向曾田叫了一声：“曾田君！”

“你打算怎么办呢？”曾田在腹部運足了氣力說，他這句話意味着：木谷君，打算怎么办？不想个办法可不成啊，要幹，就幹好啦。

“什么？”

“你打算怎么办呢？”

“什么？”

点名号又响遍了空間。到了这时，曾田才感到自己的身子原來已經冻得冰凉了。

“木谷君，要点名了，点完名再說吧。”

可是，木谷已經丢下曾田，吧嗒吧嗒地跑开了，尽管曾田連声喊“木谷君”“木谷君”，他都沒有停下來。木谷可能是沿着营房繞个大圈子，从厕所旁边拐过去的吧，他的后影不久便消失在黑暗中了。曾田不再追他，木谷一定是去找金子軍曹的。……可是，說不定他找到金子軍曹以后，不再回到班里來了。曾田为了定一定自己开始感到不安的心，又上了一趟厕所。剛才和木谷談話的那地方，这时望过去已經是一片漆黑，只有一陣陣的寒風从那兒颳过去。在那黑暗的夜色里，曾田彷彿看見了自己过去教过的几个学生的臉；那烤年糕給他吃的母親的姿态也忽然出現，又忽然消失了。他拚命捺住不安的心，回到班里來，向用水第一兵長报告；木谷剛才为了办公室的事到軍需室去了。他想，如果木谷能回來，那就沒有什麼問題，但如果不再回來，也許就要負讓木谷开小差的責任。可是，他又想：要是正在点名的时候讓他們知道木谷失蹤的消息，中隊馬上就要鬧翻的，他們馬上要派遣搜查隊尋找木谷的下落，这么一來，木谷就不能逃跑了。

曾田一面接受点名，一面暗暗在担心木谷为了办公室的事上軍需室的假报告会被他們看破，但剛剛在值星官檢查完楼下各班，就要來到一班的时候，木谷却像跳躍一般發出“通，通”的脚步声，跑進班里來了。

“哪一个混蛋，这时候才回來！”大住班長一喝，但一看是木谷，就改用温和的口气說：“是木谷？快到自己的位置上去！”

曾田的心又被擾亂了，無論他怎樣給站在對面隊伍里來的木谷遞信號，對方却根本沒注意到。

“木谷，你到哪去了？”大住班長等重新叫大家報了數以後，對木谷說。木谷却故意裝作听不懂他的話。

“是……”

“我問你剛才到哪去了？”

“是……”

“喂，難道听不懂我的話嗎？喂，你这……”大住班長想要發作，但話剛說出一半就咽下去了。木谷怎樣回答班長呢，這使曾田很擔心，本來心里就非常緊張，這時他更有点害怕了。

“是！我到廁所去了。”

“什麼，廁所？不是軍需室嗎？”

“是！我是上廁所……。”木谷慢騰騰地回答說。他這種口吻明顯地表示着對下士官的蔑視。大住班長當然是很銳敏的，哪兒會不知道這個，可是他却裝作不知道的樣子，平心靜氣地說：

“哼，你这小子也瀉肚了嗎？——喂，曾田！你不是說木谷是為了公事上軍需室去了嗎？小子，竟是胡扯！我可不能饒你！喂，曾田！點完名後上我這兒來！”

大家哄堂大笑起來。曾田從這些笑聲里感到大家對木谷的強烈的反感。

“班長大人！班長大人！木谷的的確確是為了公事上軍需室去了，我沒有說謊。”曾田說，瞟了木谷一眼。

“木谷不是說過他在廁所里拉稀了嗎！點完名到我這兒來！”

“班長大人！”

“點完名後到我這兒來！”

“班長……”

“來！”

点名平安地过去了，曾田担着心走到班長室，一看原來大住班長叫他去並不是为了追究剛才木谷的事，而是想向他打听，准尉先生臨走时關於下士官的調动說过什么話沒有。曾田这才放心來，但平心一想，这又有什么稀奇呢，在这些中隊的班長里面，沒有一個人会把自已的班上的事情放在心上的。从前，大住班長用“想把木谷培养成一个正經人”这种話來对曾田表示他是要誠心誠意領導自己的班的，但是，現在像木谷这样的問題却早就从他心里飛走了；他毫不关心自己的兵。当然，如果不是这样，士兵們一定早就被那些压迫他們的下士官搞垮了吧。大住班長用手指指吉田班長的空牀說，家伙，最近每天晚上跑本部！又問曾田，知道不知道他到底是去找什么人。可是，班長提出的这两个問題，曾田都沒有法子回答。大住班長生气了，他責罵曾田，說上一回染照着吉田班長的命令搬动他的牀的时候，他曾經命令曾田叫染說实話，可是曾田却压根兒沒管；他是每天等着曾田的彙報的，而曾田为什么直到現在還沒有完成任务？班長又命令曾田現在馬上就到禁閉室去向染問个明白。班長这样威脅曾田的目的，不外乎是想从曾田的嘴里挖出有关調动的消息。曾田心里惦着木谷，用尽心机想找个回班里的机会。但是，大住班長等明白了原來没什么消息可从曾田的嘴里打听出來时，他就說为了处罚曾田，而命令他整理班長日記，說什麼也不放曾田回去。直到自从点名后就不知跑到哪去的吉田班長帶着醉得紅紅的臉走了回來，輪流地打量着曾田和大住班長的臉，露出了意味深長的表情，使得大住班長不能再把曾田留在房間里的时候，曾田才終於从班長室被解放了出來。

曾田急忙回到班里來。但是，木谷却不知道跑到哪兒去

了。……木谷回來的时候，是过了息灯時間很久以后。曾田虽然睡不着，却用毛毯裹着冰冷的身体，合上双眼躺着。这时，蹣跚起脚跟悄悄走回來的木谷，走到自己的牀边摸來摸去，不知道在幹些什么，过了一会才來到曾田的枕前喊着說：“曾田君！曾田君！”据說，木谷从司厨班到軍需室、縫紉房、营具房、倉庫……等等，到处都找遍了金子班長，但仍然沒有找到他。“怕是躲起來了。”木谷放低声音說。“曾田君，到了哪兒，哪兒就有上等兵擺着架子对我說‘不知道’。好像說‘不知道，不知道’就提高了他的身分似的。我在軍需室門前整整等了一个鐘头，那家伙却終於沒有回來。”

曾田覺得有股冷气从剛打外面回來的木谷的身上降落到自己头上來，但一看木谷平安回來的臉，他才放心地合上了眼。

第七章

一

可能是这样吧……对，一定是这样的。这句话闪电般地反复掠过木谷的脑海。……不然，他就没法理解金子军曹为什么想把他调往前线去了。这么说来，一定是林中尉收买了金子军曹，指使他进行活动的。木谷想来想去睡不着觉。他想起昨天金子军曹好像把自己当做叫化子似地丢给他一包烟的事来。听曾田说，今天，金子军曹是把他赶走以后，马上到准尉那兒去交涉，要求把他编进调往前线的人员里的。现在仔细一想，谁也不敢肯定地说金子军曹决不会做这样的事。那个胆小的金子军曹，有时竟不管是中堀中尉或是林中尉，都可以随机应变地参加他们之中的任何一方面。……可是，随他去活动好啦，我可绝对不去前线那种鬼地方呀！“把我调往前线去吗？是！服从命令！”——谁这么乖乖地听话呀！

木谷反复想着自己被调往前线的事，几乎整夜没能合眼。他无论如何要再和花枝见一次面，一次就行，只有一次就行，他想见她，把自己的憎恨像烙印一般烙在花枝的身上。……但是，当浑身被愤怒的火焰燃烧着的时候，和这完全无关的花枝的气味却紧紧地包围着他那毛毯下面的微温的面孔，使得他更鲜明地回忆

起花枝的姿态。於是，他的心也就變得愈來愈粗暴了。那時候，花枝躺在他身旁，總是喃喃地耳語着。現在，木谷好像也聽見了花枝的耳語聲。木谷看見過她哭。……木谷相信花枝，相信花枝的心，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可是，現在想起來，花枝畢竟不過是一個妓女罷了。……她不是終於讓木谷上了大當嗎！

木谷一想起檢察官對自己說過的“花枝對我說：因為木谷先生是老总，我總覺得他怪可憐的，所以每次他對我訴說新兵的苦處，我都聽他說”這句話，就不禁怒火沖天，破口咒罵她。但反過來一想，這對於一個妓女來說難道不是最平常的一件事嗎！木谷想起花枝那雖然開了電扇，但仍然不停地流着汗的身上緊緊裹着夏衣，低聲啜泣的姿态。但是現在的他所需要的，已經不是過去難於忘掉的花枝的哭聲，現在，他得狠狠地剝開花枝的身子！對於現在的木谷來說，不管花枝是娛樂場里的“婊子”也好，或是別的什麼也好，這已經和他沒有什麼關係。……他就是非和她再見一次面不可。……買花枝的肉體的錢早就準備好了。

木谷整夜沒有合眼。我不是舍不得這條命啊！……我不是怕上前綫啊！——木谷在毛毯里反復地唸着這句話。但是，直到他感到疲勞不堪為止，花枝的那股氣味却始終沒有離開過他。

天快亮了，木谷却仍然不能入睡。

二

第二天清早，准尉向大家公佈了被調人員的名單。一夜沒有合眼的木谷讓刮過走廊的寒風吹着滲出油脂的面孔，諦听着准尉唸名單的聲音。補充兵都被喊到辦公室門前來，排好隊。他們的臉上究竟浮出了怎樣的表情呢，在昏暗的走廊里是看不清的。只

見他們都很不自然地做出立正姿勢，雙眼盯着准尉的臉。……站在最后一排的木谷，因為早就從曾田嘴里聽到了消息，所以只是心中暗自在咒罵准尉，並不怎麼緊張。他想等名單公佈以後，就馬上跑到准尉那里去，把曾田講給他的消息統統端出來，要求准尉從名單里取消他的名字。……准尉首先對大家說，你們終於輪到了為國効勞的機會，應該精神百倍地去服務才對，然後發表了十五個士兵的姓名，向他們傳達調遣命令。最後，准尉又費了十分鐘左右的工夫訓誨這些兵：要是平常，在現在這種情況之下是決不能讓他們回家的，但考慮每個人可能都需要處理一些私事，所以特別批准家在市內市郊的，可以外出，家在遠地的可以外宿一夜。大家回去後都要好好整理家務，別等到了前綫後還掛念着家。准尉訓完話，就派一個兵去請隊長來，讓他也講了一番，然後命令他們立即做外出準備，就喊了聲：“解散！”隊長裝出一副悲壯的面孔，几乎是聲淚俱下地講了一番刻板式的訓話。然後又同樣做出悲壯的面孔和補充兵們道了別。木谷不知道和大家一起回班里，還是馬上去和准尉辦交涉，因而停在那兒逡巡着。這時，他聽見有人低聲喊他：“木谷！來一下，我有話跟你說。”木谷一看，原來是准尉。木谷便跟隨他身後走去，准尉把他帶進曹長室去了。不知是為什麼，一進這房間，木谷就覺得有種不快的感覺穿過脊背。這是從前他被關起來，受林中尉調查的房間。

准尉暫時不開口，待了一會兒才說：

“木谷！你是不能外宿也不能外出的，這是師團部的命令，我沒有力量改變，所以你得忍耐一下。不過，我已經通知你哥哥，請他來見你，他來了你就跟他好好商量今後的事吧。”這是木谷完全沒有意料到的話。但是，他卻不怎麼感到驚訝。准尉會來這一手，這並不是稀奇的呀。這又有什么關係！木谷想馬上要求准尉

从调动人员的名單里取消他的名字。但又想还是先去捉住从一早就寻找过两次却一直沒有找到的金子軍曹，向他交涉这件事較妥当些，所以他只默默地傾听准尉的話。准尉又說：“木谷！命令你到前綫去服务，这对你說來是恢复你名譽的最好机会了。你这回能够得到成为一个真正的兵的、新生的好机会，到了前綫就要認真为國効劳。”“尽管別人說你什么，如果自己是在走正路，那就根本不需要理睬別人的閑話。明白了嗎，木谷，对吧？……”准尉談下去。这样的話木谷曾經不知道听过多少次，現在，准尉也把这老調子搬出來了。准尉像試探木谷的表情似地凝視他，木谷並沒有避开他的視綫。他像望敌人似地瞪着准尉。

“明白了吧？”

“是！”木谷用安靜的口吻低声回答，但是他的眼睛却在尋找跟兩年前一样留在房門上面牆上的那塊月牙型的白色斑点，和笨拙地补在地板上一个地方的一塊木板等等。

“他媽的！”一走出曹長室，离开了准尉，木谷就破口罵了一聲。他馬上回到班里，但塞滿了他的腦海的是那非找到不可的金子軍曹的姿影。

聚集在一起正在一面冷瑟瑟地小声談論着、一面做外出准备的补充兵，一看走進來的木谷，就好像都看見什么可怕的东西似地馬上停止了談話。木谷四年兵可能成了这个班的一个中心——獨樹一幟的一个新的中心了吧。三年兵們却仍然不肯示弱，臉上露出“活該”的神色，从远处幸災乐禍地望着木谷。这可刺激了木谷的心。他馬上拿起軍帽和皮鞋，正想走到外面去，却撞上了一个正在把軍大衣鋪在班走廊上，卷成圓筒的补充兵。

“四年兵大人！上哪兒去？四年兵大人，上哪兒去啊？四年兵大人，馬上有外出人員的集合，請准备一下好嗎？”木谷回头一

看，是东出一等兵在喊他。“四年兵大人，我把您的大衣卷好，放在这兒啦。”东出把他那長着鬍子的眼睛盯在木谷的臉上說。

“不用管啦！”木谷回答他，打量着聚集在一起的补充兵的臉，在他們一本正經的臉上，都怪难为情地掛着做錯事情时常有的那种难堪的神色。

“不用管啦，我可不要大衣这种玩藝兒啦。”木谷說。

“四年兵大人，不外出嗎？不要做外出准备了嗎？”

“傻瓜！外出？就这么乖乖地外出了，給調到前綫去嗎？我可不幹！”

所有的补充兵都閉上嘴，望了望木谷。木谷發見內村也夾在里面，正帮忙伙伴們准备外出，就站在那兒瞪了他一眼。內村赶紧扭过臉去了，木谷再也沒理他。

“喂，內村！你这家伙乖乖地逃过鬼門关啦，咱們一到前綫，就把慰問袋寄給咱們才对呀。”像个老头兒似的飯田，不管木谷在旁边，好像給自己打气兒似地直着沙啞的嗓子說。“寫信告訴你的女人了嗎？她一定乐坏啦。”

“嘿！飯田，別开玩笑！”內村低着头說，但是他馬上又受到攻击。

“喂，內村！下回准会臨到你的。我們，不过是比你先走一步，在那兒等你來呀！”可是，飯田的声音已經顯得很寂寞了。

“傻瓜！”木谷只是这样對他們喊了一声。

三

木谷丢下这些补充兵，跑到司厨班和軍需室去了。他尋找金子軍曹，但無論在司厨班或軍需室，都沒人肯把軍曹的去向告訴

木谷。司厨班的上等兵甚至都拒絕木谷進班長室了。班長在里面怒喝說：“又來了！你要進來，可把你打出去！”木谷昨天晚上点名以後來過兩次，今天早上又來過兩次，所以司厨班的兵一看他的臉，就都好像摸到了髒東西似地，露出討厭的神色。不消說，沒有一個人會關心他這態度高傲的一等兵的。木谷克制自己，平心靜氣地離開那兒，到二中隊去找林中尉，但林中尉也沒有來中隊。……時間慢慢地流過去。已經逝去的时间是不可能再拉回來的。現在，除了先到准尉那去辦交涉以外，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那個准尉終於乖乖地被金子軍曹買通了。他一定是從金子那混蛋手里拿到了司厨班的一袋子白糖什么的吧。……金子那傢伙是怕我呆在部隊里的，因為我統統知道他幹過的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我在這里，確實是他的一个障礙。

可是，木谷的兩隻腳却遲遲不肯往中隊走。他不喜歡站在准尉跟前時從准尉身上向自己吹過來的那股溫和的風。一遇到那溫和的風的包圍，木谷的四肢便不知為什麼不聽他支配了。但是，若不去找准尉，在這兒發呆又有什麼用呢。木谷想馬上回中隊找准尉，但又改變了主意，決定還是先找金子軍曹。他又從縫紉場起挨次走遍了修理場和軍需室系統的每個倉庫，然後再去司厨班和軍需室。可是，他這一次也仍然沒有捉住軍曹。金子軍曹一定是為了躲開木谷，跑到營門外去了。找了這麼久既然都沒有找到，現在除了這麼想以外再沒有別的想法了。歸根到底，他是上了金子軍曹的大當！金子軍曹昨天還說等決定後再把調動人員的名單告訴木谷，但舌頭還沒有干，就跑到准尉那兒去活動，把木谷編進名單里去。木谷一想起這個，就氣得連肺都要炸開。

因為捉不到金子軍曹，木谷又從軍需室向二中隊往回走。這時他看見在二中隊營房的南面門口站着一個高個兒的軍官，好像

在看清什么似地定睛望着这边。他心里一动，便朝他走去，一看这人果然是在他入獄以來兩年的歲月里，始終尋找着的那个林中尉。

不，木谷从远处看了他一眼，就馬上知道了那是林中尉。他怎么能忘掉稍微向前傾斜着上身的中尉的姿势呢。可是，中尉的面貌改变得令人驚訝，如果木谷起初在很近的地方看見他，反而会不認識他了。……木谷好像冲鋒似地向他奔去，觉得自己好像是在边跑边吼似的。当來到对方跟前时，木谷便停住脚步，一声不响地抬头凝視中尉的臉。木谷的嘴巴失去机能，木谷的脚也不动了。他目不轉睛地瞪着对方，彷彿在說：瞧我這張臉！瞧我這張臉呀！他的眼皮也腫起來。

“木谷！是木谷吧，果然是木谷！”

“嗯，是木谷！”木谷气势汹汹地說。

“是啊，多嚕回來的？过得怎样？木谷，一直很好嗎？”

“不久以前，好容易才出來啦。”木谷說，中尉的口吻使他重新燃起了心里的怒火。

“不久以前？是嗎，嗯，也难怪，原是判得相当長的。真的，好容易才遇見你啦。我很想再見你一次，可是总觉得再也不能遇到你了。木谷，这兒太冷，進里面去談一會兒吧。我有一件事，很想跟你談一談。”

放什么屁！想談一談的倒是我哩！——木谷心里罵着。林中尉完全变了。虽然那武断、任性的口吻仍和从前一样，但現在却沒有一点精神，这是过去所沒有的現象。木谷一面在心里罵：“小子，放什么屁”“小子，放什么屁”，一面跟着他走進軍官室。一看就在眼前的中尉的后影，木谷觉得那心里的怒火又熊熊地燃燒起來。中尉的后背瘦得几乎沒有一点肉，軍服顯得寬大臃腫。可是，

尽管如此，林中尉还不就是那个林中尉嗎！就是那个在衛兵室里乱揍他，把他推進冰冷的水溝里的林中尉，偏說拾的錢包是偷的，硬把他判处重刑的林中尉！那时候，为了調查被关在曹長室里的木谷，每当林中尉挺着筆直的背脊，有几分裝腔作勢地冷然走出屋子的时候，就恨恨地望着他——这就是那林中尉。媽的，冷酷的魔鬼，瘋狂的畜生！——可是現在，这位中尉的臉不但像溶化了的糕点那样糜爛，連眼角也爛得通紅，鼻子顯得又細又尖，鼻孔很大，好像連站一會兒都觉得支持不住似的。

“木谷！你在恨我呀，可是，先坐下來談談。木谷！从那以后發生了很多事情，我也变成現在这样子了，我很想找到你，和你談談。到这边來吧，啊，木谷。有什么好东西請你吃点就好了，可是，我也剛剛从医院回來，什么都还没有拿到手呢。喝点茶好不好？”

林中尉站起來，从板架上端下兩只玻璃杯來，倒了茶。木谷却仍然沒有坐下。他为了使呼吸均匀，深深地吸進一口气，但他鼓起來的胸脯却愈來愈高了，双肩也愈來愈聳起來；他沒有法子使自己鎮靜。

“今天屋里的家伙們都出去了，一个人也沒有，我們可以談个痛快……你們班今天也有外出嗎？”

“.....”

“这回的調动可能是南部哩。听說全都是补充兵，可是能不能平安地到达目的地，这可不太可靠哩。”中尉已經毫不隱瞞地表示他的疲劳，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沉重地把脊背靠着椅背，使它發出吱吱的响声。

“林中尉大人！我是为了什么事來找您的，您也該明白了吧？”木谷到这时才开口，每說一个字都好像在吐什么重东西似的。

“嗯。”林中尉也許是身上的什么地方發痛，歪着臉回答說。“所以呀，我才說要我來解釋一下，你才能明白的。老實說，如果不跟你談，你怎么能明白呢。我覺得非常對不住你。木谷，當時我完全看錯你了。”

“現在講這些話可沒人听！我可不能听你的！”从木谷嘴里喊出來的已經不是一個兵的話了。

“木谷！喂，木谷！”中尉尖聲叫着。

“……………”

“木谷！你弄錯了！傢伙，不想听我的話嗎？”林中尉被木谷剛才的話刺痛了，他感到受了污辱，他的臉顫抖着。

但木谷眼看就要吼叫起來，像一头野獸似地向他扑去。他那整整積壓了兩年、一直被悶在心里的憤怒，現在整個兒都爆發了，他像哭叫着的女人一般激動地顫抖着肩膀。可是，他却不能馬上扑到對方身上去，中尉那和从前完全不同的脆弱的身子制止他這樣做。

“林中尉！我絕對沒有偷過錢包呀。錢包是从廁所旁邊檢到的呀！”

“唔唔……唔……”

“那錢包，不是从你上衣里偷出來的呀！錢包是在廁所旁邊檢到的呀！”

“唔……我不是說了嗎，若不从根到梢告訴你這件事的經過，你是完全弄不清楚的嗎。先听我說好不好呀！所以，我才說我把你誤會了呀！”

木谷想跨過放在兩人中間的火盆，更進一步地逼近林中尉，可是中尉那光是眼睛發亮、沒有一點精神的軟弱無力的身子把他擋住了。

“我可没有什么不明白的事！我是在厕所旁边捡了钱包的，中尉大人却偏说我从上衣里面偷了钱包，所以我就被……”木谷吼叫着，就是为了这个中尉，他才被穿上皮裹衣浇水，被浇水后又遭受接连不断的殴打的呀！就是为了这个中尉，他才受了禁闭的处分，被脱光了身子关进又黑又冷的监房里的呀！

“这一点，不说过是我不对吗。那时，是我误解了，我以为你是中堀一派的人呐，所以才终于叫你吃了徒刑，每当我想起你这件事，总是觉得自己做了非常对不住你的事，懊悔的不得了。……可是，原来在那事件里面还有更大的问题呢，结果是，我也和你一样，吃了很大的亏。我上了中堀那家伙的大当，被他害成这个样子了。啊，木谷，坐下来谈谈吧！”

“……………”

“我的身体已经变成这样，在军队里成了不中用的废物了。瞧，直到现在还戴着中尉的肩章呐，这都是中堀那个混蛋干的事呀。木谷！你知道金子军曹已经被调回来了吗？啊，你已经知道了，那么你知道中堀现在在师团部吗？”

啊！中堀中尉现在在师团部！木谷摇了摇头。金子军曹果然欺骗了他！

“看来你还是什么也不知道啊。你完全不知道中堀中尉的事吧？那时害了你，叫你坐牢的，就是那个中堀中尉干的事呀。”

“到现在才谈这种事，这有什么屁用！”木谷在喉咙里嚷着。他这时才走到椅子旁边来。他不能相信这个伸出细长脖子坐在眼前说话的中尉。中尉的脸上泛起了一点红晕，但彷彿从每根毛孔里都分泌出肮脏的东西似的，木谷多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

“木谷，你还不知道中堀运动了师团军法部，叫你坐牢，他自己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事吧？你不知道这些内情，光埋

怨我是不对的呀。啊，木谷！当然，你恨我是应该的，我做了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我现在已经病得这个样子了，尽管你恨我，我也是毫不在乎的。要是我完全不想理你，我是决不会向你浪费这些唇舌的。我是和你一样受了中堀的骗，中了他的诡计，吃了很大的亏，所以才深深知道自己原来是做了非常对不起你的事。因为这样，我才跟你讲这些话。木谷！中堀究竟怎样通过师团军需部运动了师团军法部，关于这些事你知道一点消息没有呀？”

木谷感到血色从自己的脸渐渐地退下去。彷彿从内部一直支持自己的一根支柱被摇撼着，就要被拆走似的。现在听中尉的详细说明，他也相信中堀中尉运动军法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如果这是事实，金子军曹那家伙想把他赶往前线去，因而积极开展活动，这也就明白了。那胖乎乎的、长着一副少爷相的金子！木谷总觉得那家伙鬼鬼祟祟，形迹可疑，现在到底弄出真相来了！

林中尉更进一步地把身子往前伸出，因为身上疼痛，脸上的肌肉不时在痉挛着。他谈起两年前的事情来，他讲出来的一切，都是木谷在监狱里呆着的时候连做梦也没想到过的事。木谷听从中尉的话，在椅子上坐下来，但他暂时连动都不能动了。两年来一直是确信无疑的事情现在却全盘被推翻了。这么说来，把木谷关进监狱里的，岂不是中堀中尉和那个检察官了吗？！那么，木谷现在到底还有什么人可以依靠呢？

四

1

“木谷！我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却还要对你讲这些事情，也许

是愚蠢的。不过，軍隊确实是一个不入道的地方……你也被送進那种地方关了兩年，說來我太有点过意不去；但國內的軍隊真是腐敗透了頂。我在外地服务的时候，时常听人辱罵說國內的軍隊是‘太監部隊’。后來被調回國內來，实际在國內軍隊服务后，才知道实际情况比想像的还要糟糕好几倍，真叫人没办法。我也曾經努力設法改善，也具体地实行过，可是，像我这样的人有个屁用，結果是被他們謀害到这种程度！……我並不否認自己过去做过的种种不正当的事。但我都是为了改善軍隊，只是为了这个目的才那样做的。我呀，为了軍隊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的，正因为这样，我就不能袖手旁观那些混蛋藐視軍隊的行为。不过，在軍隊里單憑一个人的力量去改造是完全不可能的。你也知道吧，联隊長、副官和大隊長那批人馬到底在幹什么勾当。……他們幹部的工作只是拍拍师团部的馬屁，左也是师团部，右也是师团部；不但本人这样，而且如果不把他的老婆、女兒和全家人都动員起來拍馬屁的話，他的位置就要难保了。你知道那个副官吧，大家都称讚他是‘联隊的快刀’的那个副官，要是把他披在外面的一層皮剝開來瞧瞧，你就会看到：副官老婆整天在联隊長公館里当差，替他們跑腿，幹老媽子的活兒，連休息的工夫都沒有。不然，副官大人的位置就危險了。真是，無論誰看到这种現象都觉得太可嘆呀！包商們交來的貨物，数量和質量怎样他們根本不在乎，他們以为最重要的倒是設法赶快把这些东西送到联隊長家里去。不但如此，他們从來也沒忘記过把自己餵肥，那个下瀨中尉，不也已經新盖了一所房子，搬到里面住下來了嗎。我不能睜眼看着他們这些勾当不做声。所以終於挺身而出，反对他們。可是，拿我一个人的力量是解决不了問題的。結果是讓你吃了很大的虧，我自己也被趕出軍隊，变成現在这个样子了。像这样患了病瞧瞧，再

沒有一個人來理睬你呀。尽管你怎样申請再休養一些時期，上邊却連理都不理你。……木谷！那時，我原以為你是被中堀中尉收買了的，所以才把你送交軍事法庭，但後來，當我知道了這原是一種誤會的時候，却已經沒法子營救你了。”——林中尉用出乎木谷意料之外的哀聲說，從當時軍需室內部的對立開始一句接一句地談下去。木谷聽他講完後，証實了自己原來的看法並沒有錯。但是，實際上，他在過去還是有許多事竟沒有注意到。不，他一直完全沒有想到在這兩個勢力對立的背後還隱藏着什麼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林中尉跟中堀中尉發生了正面衝突，林中尉因而被擠掉了軍需委員的位置；之後，林中尉便策謀推翻中堀中尉的勢力，運動倉庫方面的下士官，想調查出中堀中尉一派和包商之間的各种不正當的勾當，並且已經初步調查出很多材料。林中尉探聽出被服倉庫的下士官們對中堀中尉有反感，就想盡方法跟他們接近，好容易才把其中的一個人拉到他這邊來。但是，只獲得一個幫手，力量仍然是太單薄，不能打倒對方的。於是，林中尉就為了獲得更多的幫手，而大力運動起來。恰恰在這時候，林中尉遇見木谷的事件。林中尉說：那時他認為要澄清瀰漫在聯隊軍需室的腐化空氣，必須從裡面把腐化分子趕出去才行。但是到了後來才認識到要實行這個計劃，像過去那樣單憑個人的力量是絕對辦不到的。中尉說，當他知道了原來士兵和下士官都對他有反感的時候，他曾經反省過自己以往的作風。於是，他又把兩三個下士官拉過自己身旁來。可是，實際做起來，推翻這些利用物質力量來掌握聯隊幹部的中堀中尉一派的勢力，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不，這可說是一件不可能辦到的事。中堀中尉一嗅到林中尉的活動，馬上就動員聯隊副官，把這三個下士官叫去，用調動工作來要挾他們，命令他們吐出林中尉策謀的全盤計劃。之後，

就把这三个人用轉調前綫和航空隊的名义，从联隊赶走了。中堀中尉的手段实在高明得很。林中尉的計劃轉眼之間被他看破，被他打乱了。林中尉焦慮起來。虽然在他身旁还剩下一个从一开始一直和他在一起行动的下士官，但事态变化到这种程度，这下士官便也不得不考慮自己的安全問題了。正因为这样，当發生木谷事件时，林中尉就想到首先利用这事件，从木谷的嘴里探听出中堀中尉和軍需室的各种問題。据他說，林中尉是在枚方的衛兵室里調查木谷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一点的。当然，当时他並沒有想到会从一个士兵的木谷嘴里拉出重要的問題來。但当他听說中堀中尉知道木谷的事件，又开始活动起來的时候，他的想法便完全改变了。……嗅到木谷事件的中堀中尉深恐木谷在林中尉的策謀下被送交軍事法庭，因而想用尽一切办法制止这件事的發展。……林中尉起初是連想也沒想过要把木谷移交給軍事法庭的，但他看見中堀中尉过分地为木谷活动的时候，就不得不想一想这里面可能有什么問題。林中尉当时断定木谷已經被中堀一派收買了，所以就打算設法說服木谷，如果知道中堀中尉的不正当的行为就說出來，可是木谷却守口如瓶，一点也不吐露。这么一來，林中尉对木谷的疑惑当然要加深，到了最后他終於下决心把木谷送交軍事法庭。如果屬於中堀一派的木谷受到審訊，軍需室的秘密也就很有可能暴露出來。除了实行这办法以外，再無法捉住推翻中堀中尉一派的机会了——林中尉是这样想的。而且，当木谷受審时，他自己不是可以成为一个發言最有力的証人嗎。但这一切都是因为林中尉深信軍事法庭的尊嚴才敢这样做的。他相当清楚地了解軍隊內部的腐敗墮落和官官相护的内情，但他从來也沒想到連軍事法庭也是和这完全一样的，是和他們同一个鼻孔出气的玩藝兒。因为这样，当时林中尉就不得不担心如果中堀中尉的不正当的行

为被軍事法庭調查出來，那么他自己也不可避免地会受牽累，影响自己的安全。所以他在下这个决心以前，曾經犹豫过相当長的一个时期。可是，他馬上就認識到这种想法太幼稚了。直屬於师团部的軍事法庭怎么会做出对师团部發生坏影响的審訊和判決呢。

林中尉說，他也經過这事件以后，才知道了維持軍隊的威嚴的軍事法庭可怕的真面目。不消說，当时他是沒有注意到这一点的，但在他清楚地知道的时候，却已經太晚了。木谷已經被判处徒刑，他自己被轉調到危險的南部运输机关去了。

現在，一切都沒有法子挽回了。他現在已經成了这个样子，什么力量也沒有，也無法想出办法，不但如此，他連再想办法的气力都沒有了。在木谷服刑、林中尉在調往外地的途中病倒在船上、送回國內來輾轉於几处医院之間的时光里，中堀中尉却高陞了，他被調往师团部去服务，昇了上尉，随心所欲地在發揮着他的权力。說实在的，这軍隊都被这些軍需官們蚕食了。軍需官这些混蛋，的确是寄生在軍隊的害虫！

2

左右木谷的軍事法庭審判的，是师团軍需部的中心人物大山少校。师团軍需部在此以前早就听說过林中尉对联隊軍需室進行着各种不良的策謀，而怕一旦有关联隊軍需室的各种問題被揭露出來，可能会牽累到师团部。因此暗里一步步地進行对付林中尉的准备工作。如果事态擴大到危及师团部的安全，結果是会損害軍部的威信，对战局會發生非常坏的影响。正因为这样，师团軍需部就不問事件的内容如何，絕對不使它有公开的机会，在它还没有擴大以前，就立刻設法暗中了結。不消說，林中尉早就預

料到中堀中尉一派会跑到师团部去，策划各种对付的办法的。但他沒有料想到中堀竟直接运动师团軍法部。可是，实际上，中堀一派所進行的消滅运动的規模是非常大的，連副官和連隊長也参加了这运动。他們慎重地進行下士官和軍官的人事調动，連在軍需室里工作的勤务兵們也調了不少，把自己的四周都換成全是心腹，筑成一堵坚固的圍牆來。不消說，林中尉再沒有法子向他進攻了。木谷的事件可能是中堀中尉一派在这圍牆上留下來的唯一的小洞了吧。但是，連对木谷的事件，他們也採用了非常周到的手段，巧妙地把这个小洞填好了。很明顯，檢察官当时是受了上边的某种指示的。不过，他們也非常害怕林中尉的進攻，所以不敢馬上把他調走；可是他們却用別的各种方法来对付他。

林中尉因为完全相信木谷是屬於中堀中尉那方面的，所以最防备他們会馬馬虎虎地了結对木谷的審訊，而用緩期起訴或不起訴等形式把他放走。他这一着，只是讓中堀中尉大为开心。因为这样，他就不得不对檢察官詳細說明木谷的犯罪是按照一定的計劃進行的。为了說服檢察官，他用尽所有的力量，也花費了不少的时间。可是，檢察官却不肯馬上採納林中尉的話。他反而站在木谷一方面，反駁林中尉的証言，甚至於做了反証言。檢察官的話鋒非常尖銳，林中尉因而始終沒法怀疑檢察官这种作風是有一定的目的的。現在回想起來，檢察官这种过分包庇木谷的态度應該引起他的怀疑。但林中尉被檢察官巧妙的審訊方法蒙住了眼睛，以后隨着審訊的進行，檢察官逐漸改变了原來的方針，相反地挖出木谷的各种罪情來，最后出乎意料之外要求处於重刑的时候，他仍然不能怀疑檢察官是在玩弄詭計的。岡本檢察官从外表上看來，是个温和的、很懂得人情的人，林中尉在这方面也受了他的蒙蔽，而完全相信了他的人格。后来才知道，檢察官原是受了上

边的命令，起初打算对木谷给予不起诉处分，把这事件简单地处理掉的。为了达到这目的，他必须得到巡察官林中尉的同意，同时又得要叫木谷表现改悔之意。但是，檢察官却在这两方面都失败了。木谷后来在受审的时候竟公开指出軍需室全体的不正行为，质问法庭说：长官們都在做这种坏事，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为了这点小事就受处分。因此檢察官除了镇压木谷，把他处理掉以外，再沒有别的办法了。……檢察官当然预料到木谷会来这一手，很早就做了准备工作。他对木谷进行了非常綿密的調查和搜查，为了一个士兵所犯的罪行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搜查是从來沒有过的事。而且審訊期間延長到这么長，也是稀有的事。当初，檢察官站在木谷那方面，不肯馬上採納林中尉的陈述，既要親自赴現場再次調查案子的經過。但当林中尉第二次被傳去出席法庭时，檢察官却首先对他說木谷的态度非常不好，接着說木谷在受审时說过林中尉充任軍需委員时曾經有过不正当的行为；而擺出非常气愤的样子給林中尉看，很巧妙地扼住了林中尉的脖子。林中尉当然否認木谷的陈述，他說木谷的話都是胡扯。檢察官又說：“那家伙真是太豈有此理！我当听到木谷講出这些話來的时候，也是气得几乎克制不了自己。我当时說，身为一个士兵竟敢誹謗長官，士兵不需要管这些閑事，师团部自有檢察官代替你們管！把他狠狠地痛罵了一頓。”这句话是够厉害的，林中尉有点害怕了，从此以后，林中尉就不得不完全听从檢察官的支配了。当他下一次被傳去的时候，檢察官就說：“木谷說，林中尉有貪污行为是事实，他絕對不扯謊，向我反复要求調查这件事。这个兵实在太混蛋，再沒有这种品質惡劣的家伙哩。現在軍法部决定調查木谷的思想，說不定調查了以后会發見可怕的問題。所以我們也已經通知他的联隊，要求調查他在隊里的时候曾經对其他的兵給了怎样的影响。

听木谷講，長官們都在搞不正当的行为。他还說軍需室就是貪污分子的巢穴等等可怕的話。这实在太可怕了，这是危險思想哩。这是一个兵絕對不会有的想法，这种想法要不是一个怀有特殊思想的人，就决不会想出來。”林中尉一听这句话暗中大吃一惊。当檢察官征求他的意見时，他不得不回答：他不知道木谷究竟有沒有这种特殊的思想；他也不敢主張法庭方面應該採納木谷的話，調查軍需室的內情。檢察官好像觉得林中尉的这种态度很奇怪，他搖了搖頭，但也沒有說什么別的話。可是，当第三次出庭时，林中尉却自动向檢察官提出要求說：既然木谷說过他和軍需室都有違法行为，檢察官可能对这問題有所怀疑，所以他希望法庭進行調查。“你这話是認真說出來的嗎？身为一个軍官却毫無考慮信口开河地乱說，这是太不應該的。”岡本檢察官說。“师团部有軍需部，一直在嚴厉执行各联队的軍需檢查。如果你和軍需室有違法行为，在执行軍需檢查的时候，一定会被發見的。你难道不相信师团部的檢查嗎？不，最近有人对一一二联队的軍需室散播很多無聊的謠言，所以檢察方面也正在暗中進行調查，調查結果由檢察室來負全部責任。但是希望你說話要謹慎些，別親口談出这种事來。我覺得很奇怪，木谷上等兵說过侮辱你的話，你为什么不开气呢？当听见木谷說出誹謗你的話的时候，連我都气得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站在檢察官的立場來說，我也不能放过那种荒唐的話。”这时林中尉已經下定了决心，不再退縮，他要求檢察官務必調查。但是，他一个人的力量已經無法推动了。“如果我們有調查你的需要，那时候你不要求我們，也自然会來調查你的。……不过，要是一一採納一等兵、上等兵这些家伙的話，我們可沒有那么多工夫哩。”到了最后，檢察官用談諧的口吻下了这样的結論。他拿出听說是从木谷的肚兜里搜查出來的一本小手

册，光把其中之一頁給林中尉看了。在那上面清楚地寫着咒罵林中尉的話。從形式上看來，檢察官審訊的方法非常公正，而且進行得很巧妙，林中尉找不到一點可責難他的地方。正因為這樣，林中尉如果後來不和一個曾經在師團軍需部呆過的下士官認識，從他嘴里聽見關於這事件的內幕，他一定永遠不會懷疑這個審訊了吧。不過，他也當檢察官把說了“軍需室有違法行為”的木谷說成是一個持有危險思想的兵的時候，稍微感到這種說法有點勉強。可是，仔細一想，他却又不得不承認這種說法是適合於軍人精神的。……林中尉因為深信木谷是中堀中尉一派的人，他的計劃就整個兒遇到失敗。當時，他只好拿木谷受了刑這件事來安慰自己的心。他是始終把木谷誤會了的。他說：儘管如此，當審訊向意料之外的方向發展下去時，他反而後悔不應該把木谷送交軍事法庭；在下判決的一天，他暗暗希望上邊對木谷賜予緩刑的恩典。可是，一切都太遲了。林中尉在受審後不久就接到轉調命令，被調往完全陌生的一个運輸部隊。從此以後，中堀中尉們才放下心，自由自在地支配軍需室了。

“木谷，突然遇見你，馬上就講出這種事來，你可能是不能相信的。可是，我已經病得這樣子，我現在是一個對軍隊完全感到絕望的人了，我絕對不說謊。我當時完全誤會你，因而讓你吃了那麼大的虧，不過，這也決不是單單為了我個人的利益而做的。我是想法子改良這腐敗到極點的軍隊的，這一點，你應該相信我，若不這樣，我為什麼還對你講這些事情呢。……那回被派值衛兵巡察勤務的時候，我曾馬上跑到聯隊副官那兒去辦交涉，質問他為什麼叫一個中尉去擔任巡察官這種職務，放着那麼多少尉幹么，應該使用少尉。副官却說什麼也不給換。現在想起來，那時候他們已經利用每一件事來對付我的呀。真想不到，執行巡察的那

一天恰恰遇到你。实在做了对不住你的事，可是这可以说完全是中堀中尉那家伙玩的花招啊。那天我刚巧又泻了肚……”林中尉这样结束了他的话，他已经累得几乎再没有力气谈下去。

五

哪怕林中尉讲的都是真话，木谷又怎么能马上放弃自己一直相信着的看法，而采纳林中尉的看法呢？可是，尽管如此，听到林中尉的话以后，他觉得一直盘据在自己心头的疑问却似乎完全都消失了。林中尉的话不一定是捏造呀！说实话，木谷压根儿没有想到过当时林中尉和仓库的下士官一起策谋推翻中堀中尉的势力。现在，听过林中尉的话以后，重新回想起来，当时的确有仓库方面的三个下士官分做两次被转调到外地去了。木谷现在还记得这件事。而且，中堀中尉和金子军曹对待自己的态度，以及那个岡本检察官审讯自己的情形……等等，现在拿它和林中尉的话对照着想一想，木谷历来怀着的疑问都能一一地得到解答了。尤其是岡本检察官那现在想起来仍然使他气愤的审讯，完全符合林中尉的话。林中尉说过：“我这些话绝对不是根据自己的猜想随便讲给你听的。在我进医院休养的时候，有一个师团军需部的下士官也住在这医院里。这个人的名字我不能告诉你，他起初无论如何不肯讲，是我一点一点地从他嘴里挤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相信我的话。说老实话，当最初听见这些内幕的时候，我实在是吃了一惊哩。我整个晚上都没有合眼。不用说，我也早就猜到了大概情形，可是当有人出来亲口证明这件事的时候，我却由不得重新吃了一惊。”但比林中尉的这些解释更使木谷相信他的话的真实性的，倒是今天早晨自己从准尉嘴里听到转调命令这一个傲然的

事实。……木谷好像一下子被夺去了在这兩年的歲月里一直鄭重地替自己保存着的寶貴的東西似的，不知道用什麼東西來再支持自己。他也完全不知道應該怎樣對付眼前的這個林中尉。

“不會是扯謊吧？”長久的沉默以後，木谷才開口說，但這不是木谷原想要說的話。

“我不說過決不扯謊嗎，已經都成了這樣子了，還有什麼不可講的。所以我就把自己做過的事，做過的那些壞事，都毫不隱瞞地統統告訴你了。這些話，是早就想告訴你的。……現在，我比過去改好了很多，但是，身體卻衰弱得更厲害，醫生已經宣佈我維持不了多久。那時，如果能辦得到，我的確還想請求他們叫你來看我……”

可是，木谷站起來了。

“隨你怎麼說，我可在這兩年的日子裡，每天腦子裡想的都是怎樣才能殺死你，我在監獄裡光想着這件事的呀！”

林中尉抬起頭來，他光是亮着一對眼睛，默默地凝視木谷。木谷的嘴唇鼓了出來。

“光說好聽的，光說好聽的話！放屁！你，你，儘管你想見我，我可決不會到你那兒去的！”

林中尉把臉往後縮着。

“木谷！你難道還不明白嗎？當然，你也冤枉，可是，剛才不講過了嗎，我也跟你一樣，是吃了中堀中尉的大虧的呀……”

“不對！你說的不是實話！你光說對你有利的話罷了！”木谷一躍身跳過火盆，想衝到林中尉跟前去，但恰恰在這時候曾田走進來喊他。他不能撲向中尉了，只好瞪開大眼，狠命盯看對方的眼睛——對方那對無力地眨閃着的糜爛了的眼睛。林中尉受不住木谷執拗地盯視自己的強烈的眼光，他急劇地咳嗽着。“木，木谷

君，对不起，倒，倒杯茶給我。”他說。木谷的心軟了，他倒了一杯茶遞給了中尉。曾田露出莫名其妙的神色觀望着這情景。

過了一會兒，曾田得到中尉的許可後對木谷說：木谷的嫂子來了，准尉大人命令他把木谷帶到准尉那兒去。啊啊！那麼，現在不得和准尉發生正面衝突了！木谷想。把他調往前綫的準備正在刻不容緩地在進行哩！

“有人來看你嗎？是嗎？木谷！那麼，你馬上回去嗎？”林中尉說。

木谷一股勁兒把玻璃杯里的開水撒在地上。

“明天，我要跟補充兵一起上前綫呀！”

“什麼！木谷，你要跟補充兵一起上前綫？”住了咳嗽的林中尉鼓着眼睛說，看來他無論如何不能理解木谷的話。木谷簡單地把金子軍曹暗中運動，終於把他編進調往前綫的人員里面的內情告訴了中尉，林中尉的眼睛愈來愈瞪大了。

“是金子那傢伙幹的事嗎！我也聽說過那傢伙最近調回聯隊來了……。那麼，說不定又是中堀叫金子來搗的鬼吧？”

“是調往南方呀！”木谷不理睬林中尉的話，獨自地說。

“唔……嗯。聽說是這樣。木谷！可是你真的要去嗎？”林中尉說，定睛望着木谷。木谷却已經不再回頭了。

六

木谷跟着曾田匆匆地向中隊走去。他完全沉默了。他發見曾田的太陽穴上有一塊昨天晚上用自己的拳頭留下的青色的傷痕，但是他仍然沉默着。當他知道曾田露出同情的表情望着自己的時候，他更加快了腳步。他只要求曾田調查一下中堀上尉現在是不

是在师团軍需部。一听，曾田的表情頓時緊張起來：“就是那个中壩中尉嗎，他現在在师团部嗎？……是林中尉說的嗎？”他問。他答应了木谷的要求，但並沒有追問下去。

木谷一到中隊馬上就跟着曾田上准尉那兒去，得到見客的許可后，再走進嫂子等在那兒的辦公室隔壁的房間。准尉也跟着他一道走進來。准尉的態度很溫和，很客氣。他對木谷說：時間很充足，他可以和嫂子談個痛快。怕就要開飯了，要是願意，也可以叫人把飯端到這兒來，跟嫂子一塊兒吃。

但是，木谷的嘴却愈來愈閉得緊。站在准尉的身旁，他感到自己的身子在發抖。他把身子挺得硬梆梆的，拿這種態度去反抗好像是個富於人情的長官似地、用親切的口吻說話的准尉。准尉却裝作完全沒有注意到的樣子，只管對木谷的嫂子打打招呼。

嫂子一看准尉進來，就倏地站起來，用拘泥的態度不住地向他彎腰鞠躬。她偷看一下木谷，等准尉一走，馬上就幾乎挨到木谷那麼近地把身子湊過來。

“利一，聽說你明天要出發呀！”“所以我想無論如何想個辦法把這消息告訴你哥哥，已經打了電報，可是，今天他來不及來看你啦。”“你哥哥的公司管工人很嚴，這一陣子他一直給關在宿舍里，連回家都辦不到。可是，這和別的事情不同哩，明天他准能請假回來的。明天，無論如何讓他看你才行呀，要不，說不定不能再看到你啦。”“利一，咱們兩年沒有見過面吧。”“你，明天什麼時候出發？”嫂子時時注意隔壁房間的動靜，一句接一句地講下去。

“明天出發的時間還沒有決定哩。”木谷從嫂子身邊挪一挪身子說。

“什麼？還沒有決定？一定是很早的吧。要是早上，你哥哥怕

赶不上來看你……，从他那兒坐南海电車的头班車趕來，也要三個鐘頭……”

“不，不會是早上。背包什么的都還沒有發下來，有些人今天得到了外宿，明天早上才回來，所以不是明天晚上就是后天早上……大概是這樣的吧。”

“我沒有什麼東西送給你。聽說你要出發，我想盡量想辦法多帶東西來。可是，一面請求來叫我的老总等着，一面拾掇東西，你說哪能來得及呀！實在什麼也沒有辦到。”嫂子嘴里叨咕，手在忙着打開帶來的大包袱，從里拿出來的是一個裝肥皂用的木箱，里面裝着千人針肚帶^①、一摞干烏賊魚、肥皂、牙刷、筷子、毛巾、手紙、褲叉和針線等等東西。另一個包袱里面是用食盒裝的十錦醋飯^②。十錦醋飯使木谷想起花枝來——切成細長條的熟蛋黃的黃色和搗碎了的紅生姜^③的紅色，這些鮮明可愛的顏色使木谷想起花枝來。花枝愛吃十錦醋飯，從前曾有一次特意從館子里叫來一盤，和木谷一塊兒吃過。那時候，外面還有這種飯賣。木谷雖然不太了解現在外面的情況，但也能猜到今天嫂子為他花了不少錢。過去，嫂子從來沒有這麼慷慨過。嫂子又從食盒最下一層的盒子里拿出煮熟了的雞蛋、紅燒藕片和干芋頭片請木谷吃。她說自從木谷的哥哥被征去服勞役後沒有法子再做生意，家境困難得很。“真的，家里的東西愈來愈少了，你哥哥不習慣現在的活兒，每星期回家來一趟，就整天躺着爬不起來呢。”她這樣地形容自己

① 日本風習，當自己的家里人或朋友等去打仗時，婦女拿一塊長白布和穿了紅線的針站在街頭，請每個過路的婦女在白布上縫一針，直到縫滿一千針為止。他們相信若用這“千人針肚帶”裹着肚子，子彈就不能穿進身子。

② 在糯米飯里加少許醋，摻加蛋黃片、紅生姜、四季豆片等的菜飯。

③ 泡在芥子油里，染成紅色的姜。

的丈夫。她又說木谷从前呆过的舖子最近也关了門，又告訴他親戚們的近况。今天，嫂子比平常饒舌多了，可是，木谷却相反地愈來愈沉默了。他只是貪饞地动着嘴巴，把擱在眼前的食物送進胃囊里去。

“利一，够受的吧。真是，你也吃了这么多的苦。可是，我們也为了你吃了不少苦头呢。啊，因为憲兵到家里來搜查，隔壁鄰近都知道了，就說什麼开了小差啦，在隊里幹了坏事啦，胡乱宣傳起來……。”嫂子說。“我說利一，这回你一定要換个心，做一个正經人。准尉先生剛才也說过，他也希望你这回好好地幹一番。”“那个人，剛才來的那个人就是准尉先生吧。准尉先生說，他很想把你放在他身旁，再帮你一个时期，可是这回是师团部下的命令，他不能依他的意思來这样做。是这样的嗎？这回調往前綫去的，都是像你这样的人嗎？”

“不是这样！”木谷聳起眉毛回答她，猛地站了起來。嫂子被他这种举动吓了一跳。她失手把正在替木谷剝着殼的熟雞蛋丢在地上，追过來。从前，木谷还蹲在監獄里的时候，曾經不知几次地想像过自己出獄后头一次和家屬見面时的难堪的情景。但是，事实上和家屬見面了的現在，他却絲毫沒有感到羞恥。嫂子从地上把被塵土弄髒了的雞蛋拾了起來，但当知道已經不能再吃的时候，她把臉漲得通紅。她彷彿在這兒呆得太長就会受到軍隊的处分似的，时时怯生生地窺看四周的动静，又望望木谷的臉。

“哎，这兒多冷啊，小心別感冒了。”在簡單地打听过監獄的情形以后，嫂子像憐憫他似地把那張細長的气色不好的臉孔朝着木谷說。木谷用草率的、粗野的态度回答她。

当嫂子終於起身要回去的时候，木谷才改变了口气，向她道了謝：

“嫂子，一直都在麻煩着你，实在太对不住你了！”他說。“哥哥要是不好請假，明天就別叫他來了。……义一，在上学了吧？”过去动不动就对母親告狀的那个义一，从前嫂子來看他的时候，每次都跟着母親來看这个叔叔，所以今天沒有看見他來，木谷真覺得有点寂寞。一想到就連这嫂子也說不定再不能見面，木谷不由得就对她發生恋恋不舍的感情。嫂子眼里噙着大粒的淚珠，反復地劝他保重身体。木谷得到准尉的許可，把嫂子送到营門，当她就要走出营門时，木谷最后問她：

“嫂子！准尉沒有把一張照片交給你，託你保管嗎？”

“什么？照片？他什么也沒有交給我呀！这是怎么回事？”嫂子說。她站在营門旁，把一張二十圓鈔票放進木谷的手里。

七

木谷拚命地尋找金子軍曹，但是始終沒有找到他。木谷重新去过几次司厨班和軍需室，又找遍了联隊里的所有的地方，可是，哪兒也沒有金子軍曹的影子。很明顯，金子軍曹为了逃避木谷，在調往前綫的士兵們出發以前，跑到营門外什么地方去躲起來了。……木谷在尋找金子軍曹的余暇，抽空把嫂子为了送別他出發前綫而帶來的包袱放在牀上，整理里面的东西；但一面整理一面却覺得很奇怪，自己为什么还要整理这包袱呢？自己不是早已下定决心絕對不到前綫去的嗎！

“曾田，說說吧，下回的外出是什么时候？曾田，說說吧，我，再也忍不住啦，我要睡啦，抱緊枕头睡啦！”不知道是哪一個三年兵在說。木谷朝他那边扭过头，一看，原來是曾田回班里來了。

“我也真想抱个枕头睡觉啦！”曾田回敬那个三年兵一句，就不再理还在糾纏他的老兵們，一股勁兒走到木谷跟前來。木谷停下整理包袱的手，等待曾田开口，但是，曾田却一声不响。

“曾田君，忙嗎？今天，压根兒沒从办公室出來呀，是在搞轉調手續嗎？”

曾田露出难为情的样子，但却仍然沒吱声。

“这，味道不怎么好，可是請你嚐嚐吧！剛才家里給送來的。家里人听說我要調到前綫去的消息，就乐得不得了呢。”

“……………”

“竟勉强想办法，給我送來这些东西。不过，要赶走一个麻煩貨，这些錢花得並不多吧。曾田君，嚐嚐吧？”

“別說这样的话，木谷君，还是替自己留着，帶走好了。”曾田說，好像他不知道說什么才好似的。

“別客气啦，嚐嚐吧！曾田君，就剩今天一个晚上。……啊，你昨天告訴我的还是說对了。”

曾田只像过意不去似地、默默地点着头。他望望木谷，好像要从木谷的臉上挖掘出什么似的。木谷簡單扼要地告訴他，剛才遇見林中尉，从他嘴里听到的事情。看來木谷的話大大地激动了曾田，他臉上的汗毛立刻豎了起來。他把大拇指湊在嘴边，呼呼地哈着白色的气。

“真沒想到，竟这么毒辣！可是，我也相信这些內情。”曾田說。

“曾田三年兵大人！曾田三年兵大人！”安西二等兵双手抱着剛洗过的、湿漉漉的衣服回來，一看曾田，就一面喊一面走过來。“三年兵大人，今天晚上还是我來站夜哨吧。”

木谷瞪了安西一眼，但一看他手里的衣服那样髒，不由得吃

了一驚。這簡直不能說是剛洗過的。要是他當一年兵那時候的話，衣服洗得這樣髒，還不給打得連腰都直不起來。

“站夜哨？不，今天有人替你站，你別擔心。”曾田說。

“安西，這到底是誰的衣服呀？”木谷忍不住，插嘴問。

“是！是班長大人的。”

“再洗干淨點！再清几遍，太髒啦！”木谷說。

“是！可是水太涼，手指頭都凍僵了，沒法清洗。”

“還不是不想好好洗嘛！喂，安西！難熬嗎？你，是吃了禁止外出的吧？”

“是！”

“安西！你有姘頭嗎？”

“是！不，我可沒有。”

“別瞞我，啊，講給我听听，啊，想見她吧？”

“是！”

“安西！……你，不喜歡軍隊吧？”

“不，沒有的事，我可……”

“別胡扯！說！是不喜歡軍隊吧？這若是在外面的話，不是呱呱叫的大學生嗎。可是，一進這里面來，就整天讓你去做洗衣服這種屁差事，不但這樣，連外出也給禁止了，啊，不喜歡軍隊吧？”

“不，我是……”

“‘我是’什麼？胡扯！說呀！”

“不，我是……”

“別胡扯！”

“是！”

木谷把臉扭向曾田。他看見曾田浮出緊張的神色在凝視自己。

“啊，安西！家里給送來的，你嚐嚐吧。”木谷說着，把干芋頭

片遞給安西。他發見弯腰伸出手接芋头片的安西的眼睛下面有一塊青疤，這痕跡觸動了他的心。

“安西，你真的能幹下去嗎？”曾田說。

“……………”

“安西，你，真的不要緊？能幹下去嗎？”

“是！能幹下去！”安西的臉變得又哭咧咧的了，木谷再不高兴看他了。

“尽管是難熬，但也得要忍受下去呀。拿我來說，一年兵的時候還不跟你一樣，每做一件什麼事情都受他們的譏笑——也是這樣熬過來的呀。”曾田說。

可是，木谷却再也不能這樣呆着。他在嘴里罵着安西：“自私的家伙，自私的家伙”，接着突然站了起來，對曾田說：“曾田君！我再試一遍試試看！”他跳下牀，從牀底下拿出了皮鞋。

“什麼？再去一遍？……是要去二中隊嗎？”

“嗯，二中隊，我要到林中尉那兒去！”

木谷以猛烈的气势向二中隊奔去，一縱身就向吃了一驚、想從椅子上站起來的林中尉的身上撲過去。

“木谷！幹什麼！混蛋，幹什麼！”林中尉猛搖着肩膀，甩開木谷想握住他的手，怒目瞪他。“木谷！要對長官幹什麼！混蛋！”林中尉用下巴抵住逐漸勒緊脖子的木谷的手指，發出尖細的聲音說。木谷看到了中尉充滿恐怖的陰慘的臉。但是，他仍然揮起結實的拳頭，接連不斷地打到壓在自己身下的一張臉上。

“自私！你們這些家伙，都太自私，太自私呀！想的盡是對自己有利的事！你知道嗎？我在監獄里一直在想殺死你，你知道嗎？啊，知道嗎？喂，我每天躺在被窩里，在睡覺以前都想着用什麼法子殺死你！用那種話來騙我，怎能騙得過！”木谷“哇”地一聲，

發出了呻吟般的吼声。他不停手地乱揍对方的脸，好像要把那张脸捣成肉酱似的。

跟椅子一起被推翻的林中尉，双手抱着前额，踉跄地站了起来。

“木谷！混蛋！你对我……”但是，他像使尽了体力的牲口似地、无力地弯着双腿，坐在地上。“混蛋！你真的用武力对付长官吗！好，混蛋！”

“这又怎么样！”

“混蛋！难道你还不明白为什么我特意把那些话告诉你的吗？刚刚我还想到金子那兒去替你求情，收回调往前线的命令。你却对我……你这混蛋……。”

“这又怎么样！金子那混蛋，我自己去对付他！我呀，是想要杀死你，才跑来找你的呀！”木谷仍然接连不断地打下去。他呻吟着，喉咙里发出嘶声。啊啊，现在，他应该去查出金子军曹的去向。他又跑往军需室和司厨班，但是仍然没有找到金子军曹。在回到中队的路上，他向自己独语着：我不是怕去前线呀，我是非见中堀中尉、金子军曹和岡本检察官不可的呀！他呻吟着，喉咙里仍然发出嘶声。他没命地跑着。他猛然推开办公室的门，跑到准尉跟前要求取消调往前线的命令。

办公室的人一看闯进来的木谷，都吃惊地抬头望他。木谷看见曾田的脸色变了。准尉一听木谷有话对他讲，就说：“在这兒讲！在这兒讲！”他并没有站起来，“啊，木谷，坐下来谈，什么事情？”但等木谷一开口，他就马上冷淡地拒绝了木谷的要求。

“准尉大人！我为什么给编进这回调往前线的人员里面了呢？”木谷一面在心里说服自己：“沉着些”“沉着些”，一面像俯视着准尉似地说。

“什么？这个原因沒有对你解釋的必要！”

“准尉大人！为什么光是我一个人非給放進补充兵里面不可呢？”

“这一次，並不完全是补充兵哩。”

“可是，其他的中隊里却全是补充兵呀。”

“根本沒有把別的中隊和咱們的中隊互相比較的必要。人家的中隊是人家的，咱們的中隊是咱們的中隊哩。”

“可是……”

“沒有什麼‘可是’不‘可是’的！”

木谷的眼角和嘴角都往上吊起來。他大声吼着：

“所說这是师团部下的命令，是真的下來了这种命令嗎？要是
有命令，讓我瞧瞧好嗎？”

“木谷！你在說什么！你管不着这些事！”

“我为什么突然給調往前綫去呢？为什么非把已經决定了的
名單改過來，把我补上去不可呢？”

“木谷！”准尉猛地站起來，把放在窗边的一把竹刀握在手里；
但是，他馬上改变了主意，又把它放下來。“出去！木谷，回去！
誰叫你進來的！我沒有工夫再理你！”

“說不出理由來吧？說不出吧？那么，我來說給您听听吧！”
木谷往前迈了一步，走近准尉的桌子。

“把木谷帶到外面去！曾田！喂！馬上把木谷帶到樓上去！然
后叫班長來！”

曾田站了起來，但是，却故意在自己的桌子旁边磨蹭着。

“我不出去，准尉先生！”木谷說。

“曾田！幹么不赶快把他帶出去！”准尉厉声喊着。

木谷看見曾田向自己走來。他看見曾田的臉色是蒼白的。他

正想把从曾田的嘴里听来的、金子军曹和准尉之间交谈过的话的内容统统在准尉面前揭露出来，但当看见朝自己走来的曾田的时候，他的嘴唇却自然合上了。

“木谷，回去好吧。”曾田说。

“赶快回去！”准尉喊着。

“曾田，别慢腾腾的，赶快！快些！”曹长也从旁边催他。

“报告！”这时门被推开了，一个卫兵带着从禁闭室放出来的染一等兵走进来。卫兵做完报告，把染交给准尉，就马上出去了。木谷磨磨蹭蹭地停在门口，望着染。染的脸和耳朵都通红。

“染现在从禁闭室回来了！”染对准尉做了报告。准尉接受报告后，照例对染教训了一番，接着突然提高嗓门喊着：

“好！染，你能保证今后不犯这种错误吗，怎样？”

“是！我能保证！”染用低声泰然回答说。

“曾田！你在干什么？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哩，干什么不赶快把木谷带回去！好，马上把染也一起带去！”

木谷和染都慢腾腾地把鞋底拖在地板上，故意发出“喀啦，喀啦”的响声，走出办公室。

“木谷君，对不住你！”当来到楼梯口的时候，曾田说。

“没什么！”木谷清楚地显出笑涡，向曾田笑着。

“木谷君，金子军曹的那些话，你可以对准尉先生说，是我讲给你听的。”

“不，没关系。”

染从他们背后伸出脖子来说：

“木谷君，听说你要到前线去啊。……那个花枝姑娘，你还没有找到下落吗？”

“噢，还没有呐。”木谷说。“染，肚子饿了吧？冻坏了吧？马

上到洗澡房去暖暖身子吧。”

“对对，吃苦了吧，染？”曾田問。

“这么一点点事兒，咱可不在乎呢。”染回答說。

曾田一面爬楼梯，一面对木谷說，他已經到軍需室去打听过师团軍需部里到底有沒有叫做中堀上尉的軍官，但是沒有得到結果，他打算点名后再到本部去打听打折看。木谷却默默地在想着什么。

八

补充兵們渡过了“延長時間的外出”，回來的时候，已經离点名只有半小时了。看來他們是互相約好大家在營門前等，都到齐了之后才一起走進來的，大家都在一个时候回到班里來了。營門崗哨的檢查佔了很大的時間，整整叫他們多等了半个鐘头。这些兵和早上外出的时候不同，这时都很鎮靜。但是，相反地每个人好像都掉了魂似地直發呆。当然，明天就要出發，老兵們放松了对他們的監視，是这种現象的一个原因，但这些兵也無疑地仍然浸沉在和家屬們團圓的甜蜜的回憶里。他們和平常一样打起精神來从事“点名前的扫除”，但互相一碰头就小声地談論着今天外出时在家里吃的什么，出發的时候家屬們还來不來等等；有的說：“今天老婆一直送到營門旁边，哭得淚人兒似的不肯放我，要是在家里住一宿，該多好呀——只准我外出，这可不把人折磨死嘛。”

这些外出回來的补充兵一个換一个地跑到木谷跟前來向他报到，报告家庭情况，又打个招呼說：出發前纔后請他多加照顧。他們也分給木谷少許的禮物。他們个个都以为木谷今天也是和他們一样外出回來的，所以異口同声地問他：“四年兵大人！您的府上

都很好嗎？”木谷却不作聲，沒有回答他們。点名后，他沒理睬被服股班長傳下來的、被轉調的兵士都要到他那兒去領新軍裝的指示，馬上跑出房間，上射的台挖土去了。他把埋在土里的錢全都取出來，藏在身上，旋即又跑到軍需室和司廚班，但這兩個地方仍然都沒有金子軍曹的影子。他迈着沉重的脚步，又像被什么东西从背后追赶着似的回到班里來。一看，不知是誰把替他領來的軍裝、襯衫、襯褲和袜子等被服都已放在他的牀上；而且襯衫上面已經用黑線繡上了“木谷”的字母，軍服的里子上也已經用墨水寫上了他的姓名。木谷原以為沒有一個人會幫他做這些事的。到底是誰替他做的呢？木谷正在想着的時候，只見弓山二等兵雙手抱着新背包、綁腿和口袋，朝着他這邊走過來。木谷的眼角上浮出了淚水。弓山把領來的東西放下來以后，又去拖來行軍用口糧、鹽和燃料，還有軍帽和皮靴等等。啊啊！出發的時間在逼近着。

“是你嗎？弓山！”

“是！現在我有空呢，四年兵大人，要是您有別的事，請先去辦吧。這，我來弄好了。”

“弓山，這種玩藝你別管好了。”

“是？！”

“我說你別管這些事呀。”

“四年兵大人，我現在空着呢。”

“別管它！啊，弓山，你還是陪我聊聊天吧。啊，你也有喜歡的女人嗎？”

“喜歡的女人？”

“有吧？啊，你也有吧，啊？”

“是……”

“多大了？”

“十八歲。”

木谷默然凝視弓山伏下眼皮的臉。……可是，他却突然站起來，對弓山說，別管這些玩藝兒好啦，就又跑到司廚班和軍需室，不消說，這一次也不能捉住金子班長。回到班里來一看，一年兵們又在受着已經吃光補充兵帶回來的禮物、逐漸撒起野來的三年兵們的攻擊。三年兵罵着：“今天染從禁閉室回來以後，你們到底向他道過歉沒有哇！有沒有人向他道過歉呀！染在禁閉室里渾身都弄上了泥，你們卻沒有一個人說替他洗衣服呀！”

一年兵都急忙跑到房北面地野上等兵跟前去了，上等兵把他們一個挨一個地拉着，站在染一等兵面前，向他道歉。

“染老兵大人！辛苦您。老兵大人從禁閉室回來，我沒去迎接，今後保證不再犯這種錯誤，請原諒我！”他們說。

“染老兵大人！辛苦您！老兵大人從……”安西二等兵最後說。

“安西！這時候才爬出來幹麼啦！染到底是為了誰吃了禁閉呀？啊，到底是為了誰……，喂，安西！”地野上等兵怒喝着說。

“是！”安西答應着。“是為了我！”

“那麼，你為什麼不頭一個去迎接他呢？喂，為什麼不去迎接他，啊？”

“是！上等兵大人！是！上等兵大人！”

“害怕嗎，安西？”

“是！上等兵大人！”

“上等兵大人，算了吧。啊，上等兵大人，算了吧。”染說。

“上等兵大人，他們都照顧我滿周到哩，襯衫是弓山送來的，我已經換上了，他說明天還幫我洗呢。”

地野上等兵突然跳到牀上去了。

“染！小子，放什么屁！喂，染，染！小子，要是蹲过一次禁閉室，就神气起來了，我可不饒你！”

“嘿！”染說。

“什么叫‘嘿’？”

“別吵吵，三年兵！不讓大伙睡覺怎么的？啊！”木谷大喝了一聲。

大家馬上靜了下來。為了轉調人員做出發準備，今天晚上的息燈時間延長了一小時。

九

補充兵都脫下身上的舊衣服，穿上剛發下來的新衣服，大家都去洗衣服了。不一會兒，他們又把洗好的衣服裝在洋鐵桶里提了回來，一面對凍得麻木了的紅紅的雙手呵着氣，一面聚在房間的一個角落里吸起煙來。之後，他們把新領來的刺刀排放在木谷身旁的桌子上，開始擦油，從他們嘴里自然而然吐露出來的盡是些“媳婦”、“老婆”等話。木谷把兩腳插進毛毯里，豎起耳朵傾聽在嘈雜聲中傳來的他們的談話聲，但是，他再不能平心靜氣地聽下去了。

“哎哎，他媽的禁止外出！我那個娘兒們，今天准保是把腰一扭一扭地勁着等我吶。真是，太折磨人啦！”今井上等兵伸出脖子說。

延長一小時的息燈時間還不夠用，因此又下令再延長一小時。在燈光明亮的班里，穿着軍大衣、帶上刺刀、戴着臂章的夜哨兵在巡邏着。他們在木谷的四周來回地走着，然後走到別處去，但馬上又折回來。

过了十点以后，木谷想再去一次軍需室和司廚班，尋找金子軍曹，但当下楼梯，來到石砌走廊的时候，却遇到站在那兒的哨兵，受到查問。木谷說出了自己要去的地方，哨兵說今天晚上有命令，士兵除了上廁所以外哪兒都不准去，明天就要出發了，今天要防止發生事故，不准到別處去。木谷想硬要冲过去，但因为哨兵大声喊着“值星官大人”“值星官大人”，他便不得不暫時死了心，回到自己的班里來。

息灯以后，木谷在哨兵的監視下去了一趟廁所，回到樓上來一看，剛才还坐在牀前寫东西的补充兵們，現在都聚集到走廊当中昏暗的灯光下面來，縮着冻僵了的身子，正把發下來的袜子、領布和修理工具等裝進自己的背包里。他們在走廊的一角上拉着繩子把点名后洗淨的枕头套子和襯衫等晾了起來，这些东西都已經冻得硬梆梆的，活像一塊塊的木板。

“四年兵大人！四年兵大人的背包已經裝好了，擱在板架上哩。”东出一等兵抬起頭來說。

“喂，你們明天再搞好啦，是給調往前綫的呀，忙成这样兒，不覺得太傻嗎？”木谷說着，注意到这些兵在用手掩盖着什么東西。仔細一看，在他們手里的都是妻子和小孩的照片。木谷趕緊移开視線，抬脚把混在他們一羣里的內村的屁股踢了一下。

过了十一点以后，曾田才从樓下回來，把三个消息告訴了已經鑽進毛毯里的木谷：他已經查出中堀上尉确实在师团軍需部；今天晚上对夜哨兵下了要監視木谷和染的命令；对衛兵重新下了嚴密防备有人开小差的命令。木谷却没有多和曾田說話。

“辛苦你啦。幹到这么晚，都十一点了吧。”

“是啊，刚过十一点的样子吧。”曾田說。看來他等待着木谷的話，这木谷是很清楚的。……曾田一定是被木谷的冷淡的态度

打斷了話頭，默默地站了一會兒，就輕輕地說了一聲“請睡吧”，回到自己的牀前去了。木谷在毛毯里聽見曾田的咳嗽聲和哨兵巡邏的脚步聲。他的身子在毛毯里愈來愈硬了。

木谷在森然的夜氣和哨兵的脚步聲里，等待着衛兵換班時間的到來，等着等着之間，他聽見了“刷”地打在地上的驟雨聲和花枝的耳語聲：“睡，睡吧。你很累啦，睡吧，安安靜靜地睡吧！”

“你怎么啦？真可憐，睡不着嗎？一定是擔心遲到吧，不要緊，我會叫醒你的，好生睡一會兒吧。回到兵營，就一定想睡也沒有法子睡啦，眼睛都腫得紅紅的。我把表放在你的枕前守着你，到了時間就叫你，你別擔心了，好吧？”

花枝把手溫柔地放在他頭上，發散着芳香的右頰貼着木谷的左頰，貼得緊緊的。在這沉默的、緊緊地貼在一起的臉頰中，一切都成了一體了。在這甜蜜的接吻里，一切都成了一體，彼此都听到了對方的呼吸聲，哎，臉頰里在沁沁地响着。

十

木谷聽見了換班的衛兵橫過中央營場的“刷，刷”的脚步聲。他馬上爬起來，一面穿軍大衣，一面透過昏暗窺伺睡在對面牀上的曾田。“過去多蒙你照顧啦！”他心里說。接着，他把綁腿和軍帽放進大衣口袋里，提着皮靴，踮起腳跟，放輕脚步走進門口，傾听正在巡邏中的哨兵的脚步聲。……脚步声從樓下逐漸來到樓上，向右拐了個彎，向三班那邊走去了。木谷趁他們還沒有轉回到自己的班附近的机会，奔下樓梯，對站崗的哨兵報告他要上廁所，然後跑進廁所里，故意把廁所的門弄响，就穿過廁所，從後門跑出去了。

木谷跑着。他在雨中縮着脖子，彎着腰，繞過射的台後面，

向着西边的圍牆跑去。那是剛巧离开正門站崗的地方和后門站崗的地方很远，从這兩处的哪一面都監視不到的地域。雨水打在木谷的臉頰，逐漸淋湿了他的身子。对面的圍牆在黑暗的夜色中黑黝黝地聳立着。木谷在一塊窪地上失足滑倒了，又在新填平的地面上跌了一交。他立即站起繼續跑着，雨珠像發出响声似地打進他的眼睛里。大概是由远处的电灯光照过來的，有一道白色的雨水斜着打在地上。木谷的軍服和四肢都滿是污泥了。

木谷一只脚搭上鋪着鉄皮的圍牆上有塊凹進去的地方，右手抱着牆柱，想爬到牆上去，但黏了爛泥的皮靴馬上就滑了下來，把他蹣到地上。他又搭上脚，但立刻又蹣下來。他的手指已經冻僵，不能再用勁兒了。他又搭上脚，这次好像是攀上去了，他拚命往上爬，但是，这次也終於和上次一样，又蹣了下來。……这时候，哨兵一定已經發見木谷开了小差，喊醒值星官，下了全員起牀的命令了吧。……木谷一面小声对被雨水淋得精湿、冻得愈來愈僵、緊縮着身子的自己喊：“沉着气！”“沉着气！”一面为了另換一个地方，向右跑了四十公尺左右，但是，正如他調查过的一样，圍牆上除了剛才那地方，再也找不到可搭脚的地方了。

木谷又跑了回來，把脚搭上原來那塊凹着的地方，可是，他的脚尖却一陣陣地發着抖，不听他支配了。……在他背后很远的地方响起了号声，号声終於响起來了！木谷又把脚搭上去，但是仍然爬不上去。号声又响了起來。……木谷傾耳一听，毫無疑問，吹的是緊急号！而在他眼前聳立着的，乃是一堵鏽成了紅色的鉄皮牆。

号声在斜着落在他眼前的雨水中重新响了起來。他好像聽見在自己背后很远的地方傳來喧囂的人声。

木谷好容易才脫下皮靴，拋到圍牆外面去，又往上爬。他穿着冰涼的袜子的脚在牆板上不知几次地滑下來。当他終於爬到牆

頂上的時候，他就一縱身跳過牆外的一道明溝，屈著腳跌倒在凍硬了的馬路上。在他硬梆梆的身子下面，有塊積了雨水的地面反射著對面民房的燈影，照出他的臉。木谷的腳再不能在凍土上跑路了。被雨水打濕了的地面好像從下面沉重地衝擊著他的腳底板。很明顯，他不能再打著光腳逃跑。冰冷的雨水弄濕了木谷的頭、木谷的臉和木谷的脊背。他的胸部像火一般地燃燒著，但是，却在愈來愈小地緊縮著、僵硬起來。他馬上跑回來，沿著牆下的明溝一邊爬一邊四下搜尋，但他始終沒有找到剛才自己從牆里拋出來的皮靴。木谷站了起來，一面用完全不聽他使喚的右手撫摩著濕透了的臉，一面拖著痛疼的腳，朝著剛才從牆上跳下來時候發見的目標——一座閃著昏暗的燈光、像古老的酒庫似的民房走去。

十一

三天后

含著蒸氣的空氣碰到低低的天花板後落了下來，像液體似地打在倚著船舷躺著的木谷的臉上。之後，他的身子隨即又在溫暖的艙底里一陣陣地涼下去。永遠不停的引擎的響聲震動著木谷的耳膜。木谷睜開眼睛，把視線投向現在已經從班里的老兵手下解放出來，舒舒服服地伸著懶腰的一羣補充兵的身上。

補充兵們這三天來整日不停地動著嘴巴，現在他們又在互相分吃著干烏賊魚的腳。出發的時候，他們在大阪車站從每個人的家屬的手里接過來的包裹，裡面裝的都是吃的東西。他們把這些包裹一個接一個地打開，填滿了肚子。他們的身子隨著船的搖動而搖動著，睡意朦朧地微睜著眼。現在，他們除了值準備開飯、

站夜哨和監視潛水艇的勤務外，就沒有別的事了。

“四年兵大人！四年兵大人！我端茶來了，喝杯茶好吧？”東出一等兵打開旁邊狹小的艙門，提着茶壺走進來說。

“噢，給我來一杯！”木谷說。

“外面已經全黑了。……四面啥也看不見。都說有潛水艇，可是看樣子，出來也不那麼容易呢。”東出一等兵低著頭，跨過夥伴們的身子走過來，鼓出他那只長著鬍子的白眼望望木谷說。

“是吧，黑漆漆的吧。”木谷說。

“傻瓜！潛水艇這麼容易就出來了，那還了得！”不知是誰從昏暗的電燈那邊插嘴說。

“今天晚上不發配給品嗎？”又有一个人說。

“今天晚上的配給品聽說只有紙煙哩。”

“至少也得發羊羹，讓咱們嚐嚐呀，啊！”

“四年兵大人，四年兵大人！您旁邊那個窗子的防空帘拉好了嗎？瞧！茶來了。”

當！咕咚咕咚咕咚，當！咕咚咕咚咕咚！

從甲板的什麼地方傳來了鐵鏈的響聲。

“潛水艇監哨第三班監哨集合！下一班潛水艇監哨集合！”從樓梯那兒傳來用喇叭筒喊着的傳令聲。

“喂，去吧，去吧！趕快去吧！”

“趕快去吧！怎麼還不去！船沉下來也不怕嗎，這些傢伙！”

“你們，以為沒有老兵了，都鬆了勁兒了嗎？”

“哦！走啦！”

“好的！去吧！”

含着蒸氣的空氣又碰到天花板落了下來，纏住木谷的臉。木谷喝完茶，默默地凝視着呈現出白色、好像浮在低低的天花板一

角上的救命帶。可是，一閉上眼，出現在眼帘中的却是那晚上藏在豆腐店的堆房里的自己，藏了兩個多鐘頭就被搜查隊發見了，捉回部隊的情景。

“喂，報告姓名！姓名！”“說清楚！”在衛兵室里，寬鼻子的衛兵班長一面吐出白色的氣息，一面用嚴厲的口吻反復地質問他。立刻前來接領木谷的值星官，因為挨了總值星官應該嚴密執行值星勤務的叱責，而把他的怨氣全都發洩在木谷的身上。曾田也來了。曾田一言不發，只是默默地從人羣後邊望着木谷。全都被喊起來的中隊的伙伴們，一見木谷被值星官帶了回來，就爭先恐後地擁擠到門口來，但當他們看見渾身濺泥的木谷時，都發出恐怖的叫聲。木谷被帶進軍官室，換穿弓山和補充兵替他送來的干淨的軍服。他的身子整個晚上都顫抖着，他無論如何不能停止這顫抖。

第二天，准尉把木谷從值星官手里接過來，把他帶進曹長室里。“木谷！混蛋！你這麼怕去前綫嗎！”准尉一面不住地罵着，一面不住手地打他。木谷站起身來，也不住口地嚷着：“讓我見見金子軍曹！”

“沒有必要！”准尉說。

下午，木谷被叫到隊長室去了。隊長照例火了一陣子，但只不過是如此而已。罵完了，隊長就說：剛才他跟副官和總值星官商量過，也請示過聯隊長大人。聯隊長大人的意思是木谷剛剛回隊，馬上又加上別的罪名，這太可憐，叫好好教訓一番就夠了。所以他這次並不處分木谷，不過希望木谷把聯隊長大人這種仁慈的關懷銘記在心上，到了前綫後必須改造自己，誠心為國効勞。真的，這是出乎木谷意料之外的奇怪現象，他連一點處分都沒有受。“好嗎，木谷！明白了嗎？——准尉！再好好地講給他聽。教訓教訓他呀，好嗎？你的教訓還不夠啊，准尉！”隊長說。

“木谷！都准备好了嗎？嗯？脚上的伤也包好了嗎？……那么，去吧，注意身体啊。这是我替你保管的东西，现在也还给你。”最后，准尉这样说着，把装在信封里的一样东西放在木谷的手上。虽然看不见里面装着什么，但木谷已明明知道是花枝的照片。

现在，花枝的照片夹在上衣内兜里的军队手册里面。那是留着刘海、眼望着稍远的地方的花枝的半身像。照片里的花枝的脸一本正经，好像在人家做客似的。这和挨近木谷身旁、有着一对稍大的眼睛、薄薄的脸颊、脸上挂着顽皮的微笑的花枝的脸完全两样。花枝曾经告诉过木谷，她在高小读书的时候，曾经手里拿着用尿弄湿了的手帕，追赶一个捉弄她的头发的男孩子。听说花枝的故乡是岡山北部的一个农村，她是自动要求父亲答应她来到大阪的。在她的村里每年都有做荐头生意的男子从大阪赶来，劝说村里人，把姑娘让他们带出去。虽然合同上的期限不太长，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姑娘能按照这期限还清了债回来过。花枝说她明年合同就满期，但她仍然不能回去，也不想回去。借的债不但不能还清，而且一不当心，就反而会增加。

“告诉你，我们昨天也没吃中饭呢。……老板看见我们挂不上客，就口口声声地不准我们吃中饭。可是，一天只吃两顿饭，我们可支持不了啊。话是这么说，但若是每天无愁无虑地填饱肚子，到了月底，饭费可就多得吓人哩。”从前，听见花枝说这句话，木谷就经常从部队偷出公粮来，送给花枝。花枝把一对大眼睛睁得大大的，乐坏了。……当她说出埋怨无能为力的父亲的话语的时候，木谷也同样想起自己那爱喝酒的、满身酒臭的父亲来，并且把他的回忆讲给花枝听。“可是，爹也满可怜的呢，我可不愿意责备他哩。”当时，花枝这样说。她又告诉木谷，她直到现在仍忘不了小时候从田里把父亲种的甘蔗砍回来，用刀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放進嘴里嚼过的味道。这种回憶是木谷也有的。他就把当草莓熟得通紅的时候，菓醬公司的人們在地主的朴樹下放好煮菓醬的大鍋，做菓醬的回憶講給花枝听了。

朴樹种在他家东边、一块地主家旁边的空地上。每年，当草莓快要过时的时候，就从大阪來了菓醬公司的員工們，在这棵樹下面搭个小棚，又用磚头和粘土筑灶。这是从木谷还没有生下來以前歷來就有的習慣，每年从这天开始，木谷的父母和哥哥們就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因为他家的地主也是这家菓醬公司的股东之一。木谷的家不得不全家去帮忙收購“高級”草莓。地主和菓醬公司派來的人以每段^①多少的价格，从村里人手里收購逐日跌价的过时的草莓，於是，木谷的父親便拉着牛車替地主运搬这些草莓。裝在淺底、細長的木箱里的爛草莓逐漸被堆放在廣場上的一个角落里，接着又交給聚滿了廣場上的村里的女人們。染紅了手指甲的这些女人們，从清早一直到深夜，整天弯着背摘草莓梗。摘梗的工錢是兩箱草莓一分錢。木谷的父母奉菓醬公司人員的命，每从摘梗的女人和小孩手里接受摘完梗的草莓箱子，就把上面寫有“一箱券”的小小的紙票交給他們。……当时剛剛四歲的木谷，跟着父親背后，一面走一面纏着父親，要求讓他來發票。父親却罵了他：“真討厭！喂，把这小鬼帶到那边去！”他記得，自己在五歲的时候，曾經和在那一年年底死去的奶奶一塊兒摘过草莓梗。奶奶常說等把摘梗的工錢積蓄下來，替木谷買双新膠鞋，但不消說，这些錢統統被父親拿去了。

村里开滿了草莓花，接着就是紅色的草莓和綠色的麥子。於是，木谷瀉肚的季節也就來到了。每天从他屁股里排泄出紅得

^① 日本土地面積單位，一段為兩丈八平方尺。

可怕的草莓。“你們幹么啦！整天光吃草莓……”哥哥每当从菓醬工厂回來，就这样罵。可是，这制造菓醬的活計也从木谷的父親去世的时候起，就从村里消失了。大阪附近新开了一家大規模的菓醬工厂，村里的草莓直接被送到那兒去了。这也就是木谷的家最困难的时期。木谷的十五歲的哥哥，不能單獨对付地里的活兒，而且为了父親的病借了不少的錢，弄得全家几乎破產，結果是被沒收了土地。听說地主把这些从佃戶手里沒收來的土地，以很高的价格賣給輕便鐵道公司經營的一家土地公司。

木谷有一次把自己的这些身世講給花枝听了。那时他看見眼淚沿着花枝微微傾着的臉頰上流下來。木谷又把奶奶拿摘草莓梗的錢買糖球給他吃的事和奶奶总把“菓醬”說成“菓漿”的事也告訴她。花枝一听就說：“小时候，我也說‘菓漿’啊。”木谷又說他小时候怕那个姓东方的地主怕得要命；但这时花枝一定是在回憶自己的老家吧，她默默地一声不响。

花枝的姿影不断地浮在眼帘，一想到再不能和花枝見面了，木谷就懊悔地想：自己竟連她的下落也沒有打听出來啊。他已經不再相信花枝了。有时候，他也想过岡本檢察官对他講过的那些有关花枝的話，也許全是捏造的，他說不定是上了檢察官的当。他也想过落進檢察官手里的那些信件，可能是花枝被逼無奈才交出去的。不，他是多么希望自己的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呀，可是，他的另外一顆心却硬要否認这种想法。

哎！自从來到这人間以來，一直到今天，在他回憶中曾經愛过他的只有这花枝一个人！……可是，这回憶已經和这搖动着的船一样，在他的腹部微微地搖动着而已。……在班里，一个士兵若想不受其他的兵的欺压，这个兵就得动作机灵，風采出众，至少要有一个人，而且每当外出的时候，就能跑到自己的女人那兒去，

讓她哭一場才行。平日裡，這些士兵們就在班裡給自己的女人寫情書，等她的回信。當然，木谷最初要求的也是這樣的女人。可是，他和花枝之間的關係，却並沒有僅僅停留在這種程度上。士兵們開始需要這種女人，是經過第一期檢閱以後，就是開始出勤務，並且下期的補充兵和一年兵們也都入伍，而自己能擺出老兵架子時候。不過，木谷還是一顆星而且還沒有經過檢閱的時候，就和花枝認識了。（那時，他還是沒有公開去嫖女人的資格的兵。）自從在山海樓遇見花枝以來，他從來也沒有去過其他的妓院和交接過其他的女人。正因為這樣，他在剛被關進監獄的時候，在最初四五天的日子裡，他心里不斷地喊着花枝的名字。在單人監房裡，當身心都逐漸衰弱下來的時候，他不得不連聲喊叫花枝，衷心熱望着她能夠來到自己的身邊。但是，花枝對自己究竟是怎樣的看法呢，這種疑問尖銳地在他心底裡蠕動着。

還有，他又怕自己在監獄里的期間內，花枝會搬到別處去。有一次，他在單人監房裡回憶起自己問過花枝這些話時的情景來：那時他問花枝，如果他被動員到外地去，她能不能一直在山海樓等他回來；會不會搬到別處去叫他找不到下落。那時花枝仍然閉着眼睛回答他：“不要緊，我的身子不是那麼容易動的，……儘管自己想換個地方。不過，你別想這些事吧。當然，要是換了地方，我馬上就會寫信告訴你。可是，咱們不應該想這些難受的事，是嗎？”但是，木谷逐漸覺得她這些話不一定都是可靠的。

現在，花枝果然如他所懷疑的那樣，不但已經換了地方，而且連一封信都沒有寄來了。

嗚！嗚！

大約是木谷他們坐的船和另外一只船互相見面了，雙方都在鳴着汽笛。剎那間，木谷的眼帘中忽然浮現出被黑暗的夜色籠罩

了的海洋。他又想起花枝曾經對他說過的話，花枝說：她在新世界買東西的時候，路上遇見一個少尉在大眾面前叱責沒有向他敬禮的一個士兵，當時她氣得要命，真想挺身而出，向那個軍官講講理。可是現在，花枝好像漸漸離他更遠了，他也覺得現在自己不再那麼強烈地憎恨她。但隨着船的動搖聲，花枝卻又回到木谷充滿着情慾的肉體里來了。

“端飯的人出來！端飯的人出來！”

不一會，從樓梯那兒傳來值星上等兵的傳令聲，接着就從船首傳來士兵們低聲背誦“五條”的誦聲。

再不能見到花枝了！連中壩中尉、金子軍曹那羣混蛋和岡本檢察官，也終於無法找到了。

- 一、盡忠報國為軍人之本分！
- 一、軍人須守禮節！
- 一、軍人須尚武勇！
- 一、軍人須重信義！
- 一、軍人……………

標致的花枕夜夜換，
容顏艷麗的青樓女，
但你與眾不同
獨有一番情意。
初來時，
原想即離去，
相歡後，却覺得
情深似海難別離！

木谷閉着雙眼，輕輕在嘴里低吟着，淚水已經干了。

譯 后 記

“真空地帶”是一部描寫日本軍隊生活的小說。幾十年來，日本千千万萬的青年陸續不斷地被強制投入到這個軍隊里去，在與外界隔絕的兵營里受特殊訓練，逐漸被抽去“人”的要素，被培養成完全喪失人性的“兵”。而日本軍國主義者和剝削者利用這些失去了“人性”的、變成他們手中唯命是從的工具的“兵”，去把子彈打進同胞的身上，又驅使他們去侵略亞洲各國，屠殺這些國家的人民。日本現代著名作家野間宏，怀着滿腔憤怒，勇敢地揭發了這個日本法西斯軍隊組織的實質。蘇聯文學評論家李伏娃對“真空地帶”給予很高的評價，她說：“野間宏的功績之特別偉大，在於日本文學到現在為止，實際上不曾有過一部作品像他這部作品這樣完全地、全面地，同時站在民主的立場來說明日本軍隊對日本的命運曾經起過巨大而且惡劣的影響。‘真空地帶’第一次寫出那個一向——無論在投降前，或投降後——都被秘密禁止的主題。”^①

野間宏在一九一五年生於日本神戶市，從小喪失父親，在母親的幫助下苦學，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法國文學系。畢業後就職

^① 見“譯文”第十七期栗解譯“為和平而鬥爭的日本進步文學”一文，原文載於蘇聯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的“蘇聯科學院院報語言文學部分”一九五三年第七卷第五期。

於大阪市政府社会部，担任貧民救济工作和少数民族部落的工作。他在中学时已經和同學們編印文学同人雜誌“三人”，發表詩和小說，在大学时親身參加学生运动，積極支持革命斗争，一面又深入到羣众中去，向他們學習。但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所描寫的往往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內心冲突，頗多悲觀失望的情調。但这种傾向，以后就逐漸克服了。例如一九四九到一九五〇年他所寫的小說“青年圈子”，就是描寫書中主人公由悲觀失望轉变为对軍國主义的憎恨，轉变为積極抗拒的意志。他的这部小說獲得了進步批評家的高度評價，而他的小說“真空地帶”，可說是日本進步文学中的一大收穫。

在日本帝國主义者發动太平洋战争以后，他以补充兵的名义被征入伍，被派到華中、菲律宾等战地，后又調回國內。在这期間內，他始終受陸軍憲兵隊的監視，曾有一次被捕，关進大阪陸軍監獄里。

在前后三年半的軍隊生活和陸軍監獄生活中，野間宏不断地遭受日本軍國主义者所謂“絕對主义”的强迫教育，但是尽管这些战争販子用这巨大的暴力机构企圖使他屈服，却始終不能摧毀他的反抗精神和斗争意志。正像“真空地帶”里的木谷和曾田沒有被屈服一样，正像人民的蓬勃生气不能被消滅一样，他們所得到的唯一的效果只是引起他更多的憤怒和憎恨。

野間宏在他一篇雜文“關於战争”中說：

“在战争期間，我始終抱着这个决心：我應該寫反战小說，尤其要寫暴露軍隊的小說。在服兵役时，有一次我对上等兵和班長宣告說：等我复員后，一定寫一部揭露軍隊內部的小說給你們看。每当受他們的处罰时，我的心都被強烈的怒火所燃燒，我暗自發誓：沒有把这个軍隊的實質揭露以前决不能死！”

具有高度的现实主义和政治意义的反战小说“真空地带”的题材，已经从这时候起就在野间宏的心中酝酿着了。

野间宏所描写的“真空地带”——日本法西斯军队——现在又以“陆上自卫队”等的化名在日本出现了，并且正在美帝国主义积极扶持下逐渐成为正规军队。一个曾经被打倒的日本军国主义，正在企图死灰复燃。

日本人民正在为民族独立、为打倒美帝国主义统治、为解放祖国而斗争着。共产党作家野间宏，和日本其他进步作家一起，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用艺术的武器勇敢作战。在今天，他们面对着很多困难，但他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亚洲及全世界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都在支持着他们的斗争。

这个译本是根据日本河出书房一九五二年版译出的，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还参考了其他版本，并且删去了一些原文的个别字句。

1956年5月：日